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清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⑦
周駿富輯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二)

卷一
二四至
二

(清)李桓輯



明文書局印行

國朝香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四目錄

卿貳七十四

鍾昌

龔鏜

程恩澤

齡鑑

關聖保

李煌

徐法績

趙炳言

熙成

宗室恩桂

宗室德誠

補錄

徐法績

趙炳言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四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卿貳七十四

鍾昌

鍾昌滿洲正白旗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改
刑部主事二十年六月遷員外郎九月授翰林院侍講二十一年
充日講起居注官二十二年轉侍讀二十三年二月遷侍講學士
三月轉侍讀學士道光元年充 實錄館纂修三年充總校 命
稽察左翼覺羅學四年四月遷詹事府少詹事八月大考二等
賞賚緞四十二月 命查東四旗覺羅學五年四月升詹事十一

國朝名臣類傳卷之四十一

十一

月權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六年稽察中書科七年二月署兵部右侍郎四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七月遷盛京禮部侍郎八月調刑部右侍郎九月署工部右侍郎管理錢法堂事務兼署光祿寺事務時以山西猗氏縣生員閔采華因決水灌地侵浸驛路經教諭楊炳榮典史蔣紹林與猗氏縣門丁徐奎幅等夥同詐贓知縣張珍臬復罰采華出銀一千二百兩修理書院以致情急自盡上命偕都察院左都御史湯金釗往讞得實將知縣遣戍新疆教諭典史發軍臺效力門丁等均治罪如律八年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授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九年正月充文會試知貢舉五月山西平定州民朱照寶被朱惠吉毆傷氣忿投井斃命先

經朱照幅解勸不從恐其復出被毆用繩細縛該知州恆杰輒將
朱照幅依細縛致死律擬徒 上命借禮部左侍郎史致儼往按
獄定知州恆杰坐失出正犯累及無辜褫其職門丁等科罪有差
九月福建閩縣被參知縣張騰列款稟訐督撫 命借禮部尙書
湯金釗往訊尋以張騰所控俱屬虛誣遣戍如律十年三月署戶
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四月轉刑部左侍郎是月雲南騰越
廳生員黃庭淙以父黃金輅被廩生何自凱謀殺具控 上命借
禮部右侍郎楊懌曾往訊究出黃金輅失跌受傷自戕身死將黃
庭淙革去生員擬罪如律御史宋劭毅奏貴州幕友劣蹟及稅務
科場供給各情形 諭令鍾昌等查辦復 命鞫貴州荔波縣書

國朝名臣列傳卷之四十一
五十一
役陳汝安淨收舞弊拖斃六命湖北保康縣民婦王程氏夫死圖
詐未遂復聽唆使羅織多人各案均按律定擬七月調吏部右侍
郎十一月復調刑部左侍郎十一年正月調吏部左侍郎兼右翼
總兵三月授馬蘭鎮總兵兼內務府大臣六月奏巡查內外大道
酌復舊規並添設巡查章程得旨東陵內外大道地界遼闊
附近居民間有偷竊樹株牲畜隻之事必應嚴密巡防從前歷任總
兵章程未能一律周妥茲據鍾昌議請添設梭巡著照所請務當
隨時密派委員認真稽查勿得日久生懈以昭嚴肅十二月授倉
場侍郎十二年正月因陳奏景陵餽餉房失火時刻不實又於
東膳房後簷榻板被火燻焦未經具奏降四級調用七月賞給

頭等侍衛充科布多參贊大臣十月卒子宗貽工部候補筆帖式
宗祐浙江候補批驗所大使

右 國史館本傳

中華書局影印 卷一百一十四

三

龔鏜

龔鏜江蘇陽湖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六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十二月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二十三年四月命稽查儲濟倉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奏請清查糧戶賦額略言積年民欠恃符刁詐者少而無著貧民爲多蓋田畝輾轉售賣遺漏有年傳之子孫無處清理其名係貧民無力完繳其實則係有田者漏網應令賣田者據實推淨買田者據實收清則窮黎不受追呼之苦而正課亦不至虛懸諭曰龔鏜奏請清查糧戶賦額一摺國家惟正之供則壞成賦自應糧隨地轉若如該御史所

奏江蘇省有貧民地無一廛每歲納糧銀數兩至數十兩不等有地祇數畝每歲納糧田銀十餘畝至數十畝不等者皆因業戶從前售賣時未將糧銀全數過戶以致轉轉不清著江蘇巡撫嚴飭各州縣調查遠年糧冊秉公考覈見在執業之戶有地若干頃畝按照則例應納糧若干其貧民無著虛糧一槩推收勿任隱混該管上司仍嚴行稽查不得任聽官吏藉端索詐致滋擾累四月乞假省親道光二年正月假滿旋京補山東道監察御史七月遷刑科給事中尋丁父憂四年服闋五年正月補原官四月擢順天府府丞十二月丁母憂八年服闋十一年五月補原官八月調奉天府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三年遷太僕寺卿十四年二月擢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銜十月充順天武鄉試副考官榜發經監試御史到萬程劾奏內場取中試卷有單好中式雙好未經取中與例不符 諭曰衡才大典豈容任意去取上年武會試正副考官白鎔胡達源於取中試卷置雙好而中單好辦理錯謬曾經降旨分別示懲並著兵部於武闈揭曉後將取中各卷比對監射各冊妥議章程覆加磨勘桂林龔鏜豈未之見耶此次覆蹈前轍殊不可解似此錯謬實屬咎無可辭俱著交吏部都察院嚴加議處尋議降四級調用得 旨龔鏜降爲正四品京堂候補不准抵銷十五年四月補鴻臚寺卿五月因病陳請開缺七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余己巳會試同年友龔聲甫之亡余由臺灣道升陝西按察使過海後始知舟抵杭其子淦以書與狀來乞銘且曰先君子臨終諭懇至再三嗚呼聲甫交好半京師而獨於數千里外求余誌其墓以余知其志也初聲甫官翰林與浙江戚蓉臺以名節相砥礪蓉臺講程朱之學聲甫不事講學惟任質行聲甫或不道蓉臺蓉臺則逢人必稱聲甫然蓉臺以翰詹侍從之臣經濟無所表見聲甫由翰林轉科道志在建言嘗謂人臣幸遇昌言不諱之朝職列司諫隱默苟容固非毛舉細故以瀆宸聽亦與國事奚濟故其有所言必斟酌州縣地方可行行之無滋流弊乃言如條陳民間地畝過糧民以爲便其一端也盛京爲我朝根本之地高

宗聖訓奕世宜巡視周歷敢阻撓者誅殛勿赦嘉慶戊寅 仁宗
已定議北巡首輔松筠以阻撓降責且舉 高宗聖訓宣示中
外而聲甫之摺入畱中不報逾日 仁宗諭竟有膽大包天之徒
以身試法姑從寬免次年己卯 欽點河南正考官余嘗與蓉臺
論 本朝之諫官一洗勝國廷杖之陋如聲甫之昧 祖制違
明詔不惟當時優容尋復 恩子試差此非獨作臣子敢言之氣
先帝盛德之寬大度越今古實非唐虞三代以後之人主所能
及也聲甫事 君以忠事親以孝蓉臺迎養太夫人於京寓聲甫
封翁太夫人不樂就養使其妻子居家服事隻身宦京自奉人所
不堪聞太夫人疾禱城隍神願減己算益親年道光壬午封翁卒

乙酉太夫人卒皆星馳回籍哀毀盡禮戊子余見聲甫於金陵己丑再見於京時蓉臺以丁太夫人憂居杭守制忽傳其死聲甫頓足失聲今甫逾六年而聲甫亦亡矣悲夫蓉臺抱可以大用之才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聲甫由給事中洊升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幾乎大用矣乃緣武閣事降補鴻臚寺正卿使天假之年必能再膺 聖主之眷遠爾殞謝豈非其命耶按聲甫諱鏗字屏侯號聲甫先世由江西遷江蘇常州府之陽湖世居新塘鄉之賢德里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 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陸祖妣王妣陸皆 贈太夫人原配夫人周繼盛繼劉繼張子一女一子塗張夫人出女盛夫人出適直隸三河生員郝藝山生於乾隆四十

七年四月二十日卒於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四聲甫生平有膽識主試河南時河決馬營壩渡口流急如箭居民曰已數日無人渡聲甫命渡甫及岸船敗毫不置意中及臨終命家人扶坐精神不亂目光四射如其平時惟嘆無以荅 高厚而已嗟乎知聲甫者莫如蓉臺蓉臺如在當不以余之誌爲毫有溢美也聲甫未卒之前張夫人於是年正月先卒卜於道光某年某月合葬於陳灣山之新塋銘曰

陳灣之水白石粼粼陳灣之塋翠柏森森是爲聲甫之墳

右墓誌銘劉鴻翱撰

君名鏗字聲甫江南武進人也性剛果遇見卽發不轉計予嘗謂

事理必熟審而後得譬如道路未有無關津間阻者思得其理而後通君曰不然凡行義必有利害一轉計私念卽起無定識者殆矣故平生行意不少挫己已成進士爲翰林不甚爲詞章聲律之學而喜讀古人佳言行書遷監察御史風槩凜凜一日自局一室置食飲戶內聞筆硯聲竟夜五鼓啟門呼家人語死後葬殮事遂登車去家人惶惶不知所謂君至晚怡然歸無所事是歲奉命同考順天鄉試明年爲河南正考官轉刑科給事中 恩盼逾他日終不知其所陳何事也嗚呼士處 聖明時易爲直臣如此矣當是職者不可興乎 上御極遷順天府丞以憂歸起爲奉天府丞兼學政凡其地宿習相因者悉正之風氣一變旋爲太僕寺卿

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甲午爲武殿試考官取內場格部式先是
有以違式鐫級者同列戒之君曰跡同勢異何疑焉或言無已
宜先奏君亦不聽爲御史所糾部議降三級得四品京職未數月
特授鴻臚卿君已得病不能起乙未八月卒年五十有四子淦
潘諂曰聲甫所奮發未必皆不得已然要無出於身謀者人所難
也其圭角不自掩然遇所敬畏深自謹抑如對父兄人與之處用
以去貪立懦於朋友之道深有益焉

右傳潘諂撰

程恩澤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爲新安太守者居篁墩
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會祖筠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進
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穆木
女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
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
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
毀力學及長補學生員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
後乃從凌仲子先生游及其闖奧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
來所成者大也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

大邑程氏家世方員

七十四

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 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 命在南書房行走 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祁公窩藻同 召見親聆 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 敕校刻 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校刻 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回京 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補國子監祭酒九年項太夫人卒丁憂歸欵十一年服闋入京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 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 命在上書房行走課

惠親王學王敬禮師傅出於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 上與王論公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 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冬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 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會試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 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醫逾月病愈深遽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明日遺疏入 上嗟歎悼惜久之 諭曰程恩澤由翰林洊升卿貳前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溼賞假調理方冀速就全愈益資委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

舉人服闋後准其一體會試公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
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
時與布政使吳榮光勸士民育榘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
五經以訓士及奉 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
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
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公不知也書榜大失望
然所得佳士亦甚多出闈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游白雲山
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澗賞秋之圖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
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遽折詩文雄深博雅稟
亦盈篋其孤方治喪待錄成卷帙就有學者擇之當成佳集公又

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
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尙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
有椒其馨椒字譌本是馥字其譌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
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
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
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
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
災人驗其言而避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古有之乎
公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國策地名考如
謂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

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
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
人孫一名新寵公於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爲吾友學術相契
因爲之志銘曰

公之爲人和而不同厓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 內廷在位靖其
聲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啟於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
究經義及於子史卽以其學望之於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 帝
諭飾終 賞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鐫此銘永貞宰木

右墓誌銘阮元撰

歙縣少司農師程公旣卒之明日儀徵相國師阮公約同人集龍

泉寺檢其遺書先一日基以告於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志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爲之甚勤顧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襍置書篋中往往無首尾題識它日從容整理稍就次第當乞阮公鑒定今苦出迫促未遑也顧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盛心不可以負有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遂寫粗畢矣德威斬焉衰經不敢躬詣明日將挽宗人鎮北先生持正於阮公同人既集鎮北持書來公披繹久之歎曰疵類有未滌者然既博且精矣聞尙無副墨本余雖欲爲審訂未忍遽攜持去屬鎮北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爲校讐使無遺憾余雖老幸及爲覆跡而弁言以行胡拙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志稽

疑後此其盛業矣並其它著作當成大集司農其可以不朽烏乎
京師才士之藪魁儒碩生究樸學能文章者輻輳鱗比日至有聞
至於網羅六藝貫弗百家又巍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
星戴斗如水赴海在於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然儀徵以
文章經術受 三朝殊遇敷歷封圻入躋宰輔儒生勳績彪炳人
寰司農繼先公蘭翹學士後兩世入直書房督學典試頻膺使
命嚮用甫殷迄未足以行其志儀徵公所著研經室集十三經校
勘記等書手付劖劂又刻宋本十三經注疏 皇清經解諸巨冊
普惠天下學者司農則詩文各種既未寫定卽此二十卷成書亦
未知付槩何日儀徵公久得末疾日有歸志承學之士謂京師中

儒林祭酒繼儀徵者惟司農乃司農年不中壽偶攫溼疾遽歸道
山儀徵公年踰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檢其遺書流連而太息
之噫資秉之異學術之大精神意量包涵斟酌之闕且遠司農眎
儀徵亦幾如驂之靳矣信屈殊勢豐膏殊形修短異數如其不
相侔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儀徵少年通籍早負隆譽由乾隆至
道光六十年閒海內覃經講學之儒皆其先後所師友或其門下
士或其再傳弟子司農之起後二十餘年乾隆時先師宿儒未及
見者已多矣然基久處京師所及交若劉丈申甫潘丈少白陳丈
碩士陳秋舫龔璵人魏默深陳碩甫江鐵君徐廉峰管異之陳東
之徐君青鄭浣香俞理初羅茗香汪孟慈陳頌南張彥惟許印林

張石州沈子敦黃蓉石諸君大抵皆兩公所識習而矜賞者也基
自爲弟子員出司農之門及成進士改庶常儀徵公實爲館師兩
公居相鄰其與璣人孟慈頌南諸君過從游侍軌跡輒相屬今司
農已矣儀徵旣告歸邗上文選一樓如靈光魯殿因念基所及交
諸君者前後數十輩或旣逝且老其尙未至於此者或浮沈郎署
或留滯公車或汎濫江湖如有著述早付殺青天時人事茫茫汗
汗知誰爲後死當檢其遺書者哉讀斯圖不禁爲吾師雪涕向天
深悲之而復幸之也

右龍泉寺檢書圖記何紹基撰

程侍郎爲阮文達公再傳弟子例稱門人文達入相與侍郎結鄰

尙以暇相講習其援據博洽文達甚遒之世盛稱侍郎詩文康祺
謂侍郎亦漢儒實事求是之學不墜師門家法者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齡鑑

齡鑑吳雅氏滿洲正白旗人由禮部筆帖式報捐主事嘉慶十九年選 東陵承辦事務衙門主事尋以親老改掣理藩院行走二十三年補盛京刑部主事道光三年調工部主事六年升員外郎九年盛京將軍奕顛等以恭修 三陵暨 官殿各工保奏齡鑑曾在事出力奉 旨以應升之缺儘先升用十年擢郎中十一年派承辦 龍泉峪萬年吉地工程十五年工竣下部議敘十七年充山海關監督十九年正月差滿回京 賞給盈餘銀兩七月擢鴻臚寺卿二十年以派辦 萬年吉地隧道等工下部優敘二十一年授大理寺少卿二十二年奏請訓練旗員摺節俸餉略言查

世職官每旗少者數十員多者一百餘員除挑補侍衛與充正副
參領等官外尙有十之六七俸銀俸米所費實爲不菲出學之後
名曰歸旗當差其實無所事事弓馬技藝一切置之不問止於軍
政之年聊以塞責而已查各省漢世職官向來皆隨營當差令其
學習弓馬其法頗善請 欽派大臣將各旗閒散世職選可以造
就者酌量人數滿蒙世職分在前鋒護軍健銳火器營等處漢軍
世職分在礮營巡捕五營認真學習該大臣仍不時查看如世職
學有成效當差亦知奮勉遇有升缺准與本處人員輪流補用既
可備干城之選亦能省俸餉之需於國家撙節俸餉教育人才不
無裨益疏入下軍機大臣議尋議言應入軍政之世職均有差使

至幼官及歲出學均由本旗酌量派差如齡鑑所奏轉致派撥無人奏寢之二十三年正月升太僕寺卿七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二十五年授盛京兵部侍郎二十六年先是吉林驛站監督舒津於監督任內因私開荒地相沿未報部議褫職舒津尋撫款訐告至是經齡鑑遵 旨查辦鞫實按律定擬報 聞二十七年因病懇請開缺 允之二十八年卒子瑞琳江西永豐縣知縣咸豐閒勦賊陣亡

右 國史館本傳

關聖保

關聖保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由繙譯生員考取繕本筆帖式嘉慶十九年補兵部筆帖式道光二年京察一等旋中式繙譯舉人三年升兵部主事五年擢員外郎十二年遷郎中十三年兼公中佐領三月授張家口監督十四年京察一等十月擢大理寺少卿十五年九月充滿洲繙譯鄉試正考官十月升太僕寺卿十六年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命爲駐藏辦事大臣十七年奏言把總彭友泉領餉銀中途被番賊劫掠乍了守備徐自發前藏守備龍啟驥輒以並非此案正賊之阿隴等率行稟報有乖職守請旨將徐自發革職龍啟驥交部議處又言廓爾喀國王額

爾德尼稟稱該國赴藏學習漢字之人今已年老懇求派人學習以通聲教應准其派令四人來藏學習遂其向化之誠均從之十八年正月調正紅旗滿洲副都統九月奏言博窩生番滋事經官軍剿辦見已畏罪投誠縛獻渠魁請將前定善後章程量爲變通得旨允行十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十九年五月升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奏言噶勒丹錫吟圖薩瑪第巴克什請派深通字話喇嘛二名赴京教習唐古忒學生俾該生等可免長途跋涉亦可節省糜費上允之二十年六月轉左侍郎充國史館清文總校官十一月命管光祿寺事務二十一年正月署經筵講官八月命稽察左翼宗學九月署正黃旗護軍統領尋補正

黃旗護軍統領兼署鑲黃旗護軍統領十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二年八月充崇文門副監督十月調鑲黃旗護軍統領二十三年四月兼署工部左侍郎五月完繳罰賠庫項 諭曰侍郎關聖保應交罰賠庫貯銀兩於限內全數完繳革職畱任處分著加恩寬免閏七月調工部左侍郎旋授右翼總兵官十月兼署右侍郎管理錢法堂事務二十四年七月調兵部右侍郎兼右翼總兵八月以病解職會駐藏大臣琦善劾前任駐藏大臣文蔚等濫借諾門罕火藥等項 諭曰西藏爲極邊要地操防最關緊要每年前後藏應用火藥向由四川製造運解統交前藏分撥自應妥爲收貯以期有備無患茲據琦善等查明前駐藏大臣文蔚等各任內並

未奏明請旨輒敢私行借給諾們罕火藥等項僅據收還一次此外尙欠未還火藥四千一百六十斤火繩一千六百盤鉛子三萬三千粒礮子二百顆總未飭催交還以致不敷操演總緣歷任駐藏大臣不肖實心任事以致諸物如此敝壞天良何在著工部卽查明歷欠藥斤等項照數估計價銀飭令前駐藏大臣文蔚慶祿關聖保鄂順安孟保海樸將應賠銀兩如數解交工部仍均著交部議處儻限滿不完著該部嚴參具奏尋覆奏得 旨前任兵部右侍郎關聖保見已告病開缺著革去頂帶二十五年六月卒子桂林見任鴻臚寺八品筆帖式

右 國史館本傳

李煌

李煌雲南昆明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四年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充陝甘鄉試副考官六年充會試同考官七年記名御史提督山西學政初尙嵐州嵐縣興縣科試附省城考棚保德州及所屬河曲縣附甯武府棚而歲試則皆赴尙嵐巡撫成格因尙嵐地僻每值考試食物增貴官吏稽察難周奏准歲試如科試例附省城及甯武分考至是煌偕巡撫盧坤奏以甯武路程較遠赴考未便請復試尙嵐州考棚仍令尙嵐等五州縣生童赴尙嵐歲試以復舊制 從之十一年三月升右春坊右贊善六月升右中允十月任滿還京轉左中允十二月遷司經局洗

馬十二年四月升翰林院侍講擢右庶子九月轉左庶子十二月
升侍講學士十三年正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大考三等降庶
子九月補右庶子十四年二月復擢侍講學士七月仍充日講起
居注官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六月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十
六年轉侍讀學士十七年八月稽察右翼宗學九月請假回籍十
九年還京補原官二十年二月仍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命協
同內閣批本十月升詹事府少詹事二十一年四月授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銜充殿試讀卷官旋充朝考閱卷官八月稽查中書
科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二十二年八月署吏部右侍郎十二
月一統志全書告成煒曾司纂輯下部議敘二十三年二月授禮

部右侍郎仍兼署吏部右侍郎時會議盛京將軍禱恩奏撤防善
後事宜一移駐員弁一勤加操演一分貯礮位一補造戰船以及
設旗勇杜姦萌禁硝磺嚴保甲修城垣巡邊柵凡十事如所請行
尋丁父憂二十五年服闋還京署吏部左侍郎二十六年八月提
督江蘇學政十二月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二十七年
轉左侍郎管理三庫事務二十八年卒子培祐翰林院庶吉士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三

徐法績

先生諱法績字定夫一字熙庵涇陽人嘉慶丁丑進士選庶吉士
改編修擢監察御史轉刑科給事中以禮科給事中主湖南鄉試
旋奉命分往東河轉太常寺少卿還朝未幾移疾歸道光二
十三年卒於里先生志行正直而淡於進取始官翰林以親老屢
告歸十餘年乃轉官既爲御史所上疏必關大體上嘗嘉納爲
刑科給事中稽查銀庫同官某與庫丁共爲奸匿雲南餉銀四十
餘萬兩先生適充禮闈同考官及出乃發之其後庫大獄興先後
管庫者以庫丁賄通奸伏法或以失察黜官而先生無與也是歲
爲道光壬辰其秋主試湖南先生於文章主其正大明切者副者

入闈而卒先生專其事自房薦外必接取其遺者同考官至聲譽
先生不爲動榜出舉者多知名士而得於遺者六敏樹與今陝甘
總督左公宗棠與焉今年同治庚午先生孫部郎某自陝以狀來
且傳左公之言曰吾與吳某以遺卷獲收於先生吾任表墓可屬
吳某爲先生傳嗟乎若左公者勳名冠世而親至先生之里撫其
家人雖無爲文固不虛先生之舉矣而敏樹何爲者也且凡師門
生云者大都泛泛人耳古之可道若韓退之之於陸宣公蘇子瞻
之於歐陽以文章相授受垂光於無窮先生之賢不減陸歐陽而
敏樹窮老江湖之上聲名不徹於 朝廷文又不足爲一家之史
以傳先生殊自慙也承左公之命而次其本末蓋非先生藉文於

敏樹而敏樹附先生以有傳也

右傳吳敏樹撰

日知錄七十四

三

國朝詩林卷之六

七

趙炳言

趙炳言浙江歸安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以主事用籤分刑部道光元年充提舉廳二年閏三月補官六月充湖北鄉試副考官四年升員外郎五年遷郎中六年充坐糧廳監督八年俸滿截取記名以繁缺知府用九年授江蘇松江府知府十一年調江甯府十二年三月兼護鹽巡道九月升廣東惠潮嘉道十三年擢湖南按察使十六年武岡州逆匪藍正樽聚眾滋事巡撫吳榮光帶兵赴劄省城存兵一千餘交炳言會同長沙協副將萬飛鷹稽查彈壓尋遷甘肅布政使十七年以前在坐糧廳任內失察經紀已滿復充降一級調用十八年二月補廣西按察使七月升江西布政使

二十一年正月英夷犯廣東 上命炳言赴南安駐劄辦理糧臺
六月以吏船退出回任八月擢湖北巡撫十一月偕湖廣總督裕
泰奏言鍾祥縣十五工羅家陂隄因盛漲以致漫潰估修月隄及
加築子埕石坡各工需銀一萬三千九百餘兩應請動支修築以
資捍衛又奏言清江縣民隄潰口難以集費修復該縣民例得撫
恤加賑銀二萬四千餘兩請移歸工用以工代賑庶貧民當此寒
冬餬口有資不致流離失所實於保障民生兩有裨益均如所請
行十二月崇陽縣逆匪鍾人杰倡亂攻陷縣城二十二年正月賊
搶掠蒲圻縣港口官塘兩驛馬匹大路隔絕炳言以丁泗橋爲咸
甯蒲圻要道見僅存兵百名卽挑選省標兵二百配給鄉勇一百

馳赴咸甯聽總督裕泰調遣隨黃州德安等營兵二百餘防守
省城並奏言督臣帶兵剿賊火藥鉛彈爲行軍要需請豫辦火藥
五萬斤在武昌省局儲備並於漢陽局動撥黑鉛豫備鉛子五萬
斤如軍需尙有餘贖卽撥抵各營年額得 旨允行時以湖北頻
年水災武漢黃荆四府尤甚該處向賴川南米石接濟自崇陽滋
事以來米商稀少糧價驟昂炳言偕裕泰奏請碾動常平倉穀出
糶俟市價稍平卽行停止其糶獲銀兩解存司庫畱待歲豐以原
價發買還倉 上可其奏八月偕裕泰條奏崇陽善後事宜一改
移正佐員缺崇陽地僻事簡向爲簡缺今則生齒日繁民性獷悍
好訟應將知縣改爲繁疲難三字題缺由本省揀員題補查竹山

縣近頗易治應由繁改簡歸部銓選以符定例又該縣佐雜僅有典史一員專司監獄並管捕務不足以資彈壓該縣南鄉柱口爲崇陽通城二縣要道應請添設巡檢一員查宣恩縣東鄉巡檢地僻事簡擬卽裁缺備抵一移設弁兵崇陽城汎原設外委一員額兵十四名通城汎原設外委一員額兵十三名俱形單弱請於崇陽添設千總一員同原設外委駐劄並添設馬兵二名戰兵六名守兵八名又通城改設把總一員並添戰兵三名守兵四名通城汎原設外委一員改爲崇陽縣洪上貼防外委並添戰兵三名守兵四名共需添千把總各一員兵三十名查鄖陽鎮標額設員弁較多其右營存城右哨千總一員鄖陽城守營存城左哨把總一

員堪以撥駐其所添兵丁由督標撫標各營內抽撥俱歸武昌城
守營兼轄一清查叛產崇陽首從逆匪鍾人杰等產業照例入官
其房屋五十九間應行拆卸湊修衙署以節經費其田地六百六
十六畝應撥出二百畝充該縣義學其餘畝同屋基槩行變價以
供修理文武衙署之用一禁包攬錢漕崇邑徵收錢漕具有舊章
惟鄉僻居民零星小戶不免以錢折銀而銀價有低昂完數卽有
多寡甚至花戶憚於遠途遇差役下鄉之便託代完納於完漕米
則又因山路險阻運腳不貲轉託就近買米交倉因而刁矜劣監
從中包攬致滋弊端亟宜嚴申例禁嗣後花戶完納錢糧俱令自
行交納截券回家不許矜監包攬亦不許如前託人代納一添設

保分操練民壯崇陽境內向分四十八保每保舊設保正一名地面稍廣既防專摺公事又恐稽察難周見飭該縣詳查轄境共分為一百三十二保令紳耆公舉保正分段稽查至額設民壯原應練習以備調用惟舊額較少每遇下鄉勘驗巡查地方不足以壯聲威應於舊額外添設五十名與營兵認真操演其工食卽由外捐給毋庸動項一設立義學崇陽民情獷悍好鬪以東南二鄉爲最除原有義學之外另在縣城及東南二鄉適中之地添設義學三所其經費卽於叛產內撥田二百畝由該縣經管收支年終造冊詳司覈銷疏入下部議行二十三年偕裕泰奏言湖北寶武局鑄錢每年額鑄二十一卯一尾卯共需購買銅鉛成本銀七萬三

百餘兩鑄錢八萬六千二百八十餘串除支給鑪匠工料錢一萬餘串搭放各營兵餉四萬一千九百餘串外存錢三萬四千餘串發賣民用每錢一千照例易銀一兩三分五釐五毫收歸成本嗣因工費遞年昂貴工匠所領之錢不敷食用每年僅鑄十二三卯不等兼之銀貴錢賤市價比照例價低昂懸殊民間不願承買局錢前督臣訥爾經額奏明暫停鼓鑄又經臣等奏請暫緩開鑄在案竊惟圓法固貴流通而財用宜權損益湖北寶武局鑄錢若照市價減售每千錢計虧成本銀三錢三分有奇以全卯計之應虧成本銀二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實屬有損無益臣等再四熟籌與其開鑪鑄錢轉加工費愈增成本不若仍緩一二年再行察看情

形具奏二十四年又偕裕泰奏言湖北被水成災之江陵石首公安三縣均宜分別撫恤加賑查楚省前所辦撫賑成案撫恤則全放折色銀兩加賑一項有全放銀兩者亦有動撥倉穀本折並放者均係隨時酌覈辦理惟成災各縣及附近常平倉穀歷年災緩動缺未能買補不便派撥碾放恐致儲備短絀且該三縣漫潰民隄工費較鉅應以工代賑所有本年撫恤加賑之項應請全放折色銀兩飭司迅速動撥解赴災區分別散放二十六年荊州駐防旗人糾眾毆毀漢城舖戶炳言偕裕泰奏言旗人生齒日繁除額設甲兵之外閒散者不少往往潛至漢城賒物酗酒打降若非分別彈壓恐致尋釁釀事嗣後旗人無論兵丁閒散有至漢城滋事

者卽由地方官拘拏一面申報將軍會同理事同知究辦二十七年又借裕泰奏前於二十五年戶部議廣捐米石章程惟專指有漕各省及見任候補等官而言臣等管見嗣後捐米石議敘似可不論有漕省分凡見任候補及在籍候選道府有願捐米石者均准於有漕省分呈明兌交軍船搭運或米數較多不能重載並准其遣丁雇船隨幫挽運抵通交兌仍由挽運廳員押運並飭糧道將交收實數呈明俾職官人等不致限於疆域於漕糧亦稍有裨益先後奏入均得 旨允行二十八年江漢盛漲異常湖北被水三十餘州縣居民田廬淹沒蕩析離居炳言偕裕泰以 聞 上心惻然特頒帑金六十萬兩 命妥爲賑恤二十九年閏四月調湖

南巡撫七月炳言奏湖南被水較重各州縣亟應動項撫恤上
命將應給口糧修費迅行散放旋調刑部右侍郎十二月卒子景
賢內閣中書綬銘候選知縣

右 國史館本傳

熙成

熙成齊普楚特氏蒙古正藍旗人父台布陝西巡撫降頭等侍衛
自有傳熙成由監生於嘉慶二十二年考取理藩院筆帖式道光
五年記名以軍機章京用七年二月署軍機章京七月揚威將軍
長齡等勦辦逆回張格爾克復喀什噶爾等四城 上命軍機大
臣大學士曹振鏞等保奏章京出力人員熙成與焉得 旨照軍
功例下部議敘十一月充補軍機章京八年張逆就擒回疆底定
復甄敘軍機章京滿漢各員經曹振鏞等遵 諭分別等第入奏
熙成以行走資淺列三等 賞緞匹向例章京行走每屆三四年
由軍機大臣遴擇保奏 恩予獎勵十年曹振鏞等以熙成當差

勤慎疏請遇有理藩院滿洲蒙古筆帖式缺出不計旗分卽行奏補 允之十一年補筆帖式十三年復屆奏獎之期經曹振鏞等請以理藩院滿洲蒙古主事遇缺卽補並補缺後免其試俸悉奉 兪旨十四年補主事十六年九月復經軍機大臣大學士潘世恩等循例保奏作爲候補員外郎遇有理藩院滿洲蒙古缺出卽行奏補 詔如所請尋以 圓明園不戒於火熙成隨大臣等撲救出力 賞加三級十一月補員外郎二十年保送御史得 旨記名二十三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五月遷郎中二十四年正月升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五年七月考試國子監蒙古助教充閱卷大臣十二月遷鴻臚寺卿二十六年二月 命往三音

訥顏 賜奠七月充滿洲繙譯考試官十月升太常寺卿二十七年正月充 東陵 西陵查禮大臣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尋兼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三月 命稽查中書科事務旋丁憂四月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詩林卷之六

卷之六

三

宗室恩桂

宗室恩桂鑲藍旗人道光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四年九月升左春坊左贊善尋轉右中允十月升翰林院侍講十二月充文淵閣校理九年正月轉侍讀四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擢侍講學士十年命稽查右翼覺羅官學十一年轉侍讀學士十二年四月遷詹事府少詹事十月升詹事十三年正月充文淵閣直閣事二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十四年授鑲白旗漢軍副都統十五年正月擢盛京工部侍郎二月調兵部右侍郎九年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十二月調吏部右侍郎十六年七月調正白旗滿

洲副都統九月充左翼監督十七年三月曠誤文職六班下部嚴
議部議降四級調用上加恩改爲降一級調用補內閣學士仍
降二級畱任七月署 玉牒館副總裁升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
堂事務十八年閏四月管理國子監事務五月授鑲白旗滿洲副
都統七月授鑲白旗護軍統領十一月調吏部右侍郎授右翼總
兵十九年正月調左翼總兵三月都統敬徵等奏裕豐倉花戶舞
弊御史沈鏞奏領催領米遲延 命恩桂偕兵部尚書裕誠查辦
尋奏領出之米灰土夾雜與倉內不符請將花戶飭送刑部並飭
按廠開放接續關支 上從之五月調正黃旗護軍統領六月奏
宛平呂下交界之妙峰山每屆四七兩月開廟之期京中旗民萬

餘前往燒香男女雜還難保無匪徒煽惑斂錢情事應請查禁
上從之七月以議處奉恩輔國公景綸等於 景陵茶膳房不戒
於火指爲放火誤入罪名之案意存開脫得 旨切責交都察院
議處降二級調用 上加恩改爲降四級畱任尋 命稽查三庫
事務充崇文門副監督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十月御史高枚
參浙江學政李國杞怠逸竄疏各款 敕偕大理寺卿何汝霖往
按鞫實以李國杞失察考生陳殿詔等冒名頂替奏請下部議處
二十年正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時以御史蔡家珥奏淮揚河隄
奸民偷取碎石柴葦 諭恩桂等就近履勘並查南河東河料垛
情形尋奏言南河埽壩參差空損實係奸民抽竊應飭河督嚴飭

國朝通志卷一百一十四
三
廳汎認真巡查揚糧廳料垛空虛請將該管官下部嚴議責令賠
補其餘各廳承辦之數已貯工者五六分二三分不等查向例歲
料應於年前到工今已屆期滿未及分數請飭部明定議處章程
二月奏東河曹河廳短料五十六垛儀睢蘭儀兩廳於原估春鑲
外俱各浮用稽料河臣栗毓美於上年霜降後上南等廳搶辦要
工豫用新料亦未專摺奏明請一並議處皆從之六月署禮部
尙書旋署右翼前鋒統領十一月御史陸應穀奏奸民偷藏米石
把持倉務上命恩桂按其獄讞定治如律十二月擢左都御史
調正黃旗漢軍都統充經筵講官二十一年正月管理上駟院事
務閏三月偕軍機大臣等議圓明園添兵四百名每月餉銀於入

官生息項下支放 上如所請行 諭令偕同理藩院尙書賽尙
阿督查訓練四月仍署禮部尙書五月授理藩院尙書兼署左都
御史六月劾大常寺寺丞豐仲未諳公務請褫職七月劾查倉御
史廣祐稽查倉務未能謹慎請撤回原衙門俱 允之九月署吏
部尙書步軍統領十一月 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奏言京城巡
捕五營槍兵一千不足以資捍衛擬再增設一千裁撤籐牌軟硬
弓箭等兵三百八十三名改爲槍兵其不敷之數在各營差防兵
丁內揀選足額操演時輪派二百名演打鉛丸以一千八百名入
隊排演分爲前後兩隊前隊施放旣畢後隊梭穿而出其陣式繪
圖呈進所需公費銀兩由所裁項下移撥下部議行二十二年二

月復兼署左都御史五月調禮部尙書仍兼署吏部尙書御史韓椿奏京城火藥局宜密爲防範恩桂偕巴清德阿靈阿勘奏請開濬水溝加高圍牆值班官兵給予軍械不時查訪見貯火藥七十二萬餘斤請分別扣撥健銳營內外火器營等處慎密儲藏從之十月奏裁上駟院馬六百餘匹得旨允行是月上御閱武樓閱圓明園槍操步伍整齊施放有準諭以該管大臣恩桂督率有方賞戴花翎並隨帶加二級尋調吏部尙書仍兼署禮部尙書補授步軍統領二十三年五月遵旨撙節冗費奏言南苑六圈擬裁二圈畱廡甸村二圈大紅門及槐樹村各一圈並裁南苑各圈及京圈馬二百四匹其上駟院及司鞍司轡蒙古醫生人

等應支馬乾銀均擬減半如所議行時以銀庫虧短案發恩桂曾
任管庫大臣坐失察革職畱任八月充崇文門監督十二月復管
理三庫事務 命毋庸兼管內務府二十四年正月復管清漪園
等處七月疏言向例步營協尉缺出在本旗副尉步軍校內揀選
副尉缺出在本旗步軍校內揀選同旗當差之人一旦分隸所屬
不免遇事瞻徇擬倣照城門領調旗弁管轄嗣後協尉等缺毋庸
挑選本旗請以本翼三旗官員按滿蒙漢三旗分揀補均議行八
月以祿米倉關領甲米攙雜虧短 詔偕刑部右侍郎阿勒清阿
查辦尋奏該倉收米用洪斛放米用平斛該旗所領甲米平斛量
兌尙足惟米色攙雜封條字跡不符請將花戶送交刑部審訊按

律懲辦十月奏酌量變通裁撤信礮章京以副翼尉作爲專缺以專責成又言左右兩翼設翼尉副翼尉各二員副翼尉由滿洲蒙古協尉揀補仍兼本旗協尉不足以專職守擬將副翼尉兩員設爲專缺裁步軍衙門信礮處滿洲漢軍章京各二員以其俸給專設之副翼尉所裁信礮處章京俟各旗步軍校缺出調補又奏各門門甲遇有礮旗之缺該旗咨取馬甲對換力弱者多請嗣後門甲缺出先儘本門門軍及本旗滿蒙另戶步甲挑補毋庸以馬甲對換再九門內額設烏槍一百八十桿分給門甲春秋操演請照技勇兵例每月加演鉛丸三次以資訓練十二月議更設庫丁章程請擇八旗閒散人等強壯妥實者咨送三庫三年更換撤回廣

諸司匠役另由順天府募充均如所請行二十五年二月仍總管
內務府三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九月疏言近年各省督撫於委
審出力人員奏請升銜升階儘先補用未免冒濫查例載原問斬
絞失入覆審官審出更正加一級原問斬絞失出覆審官審出更
正紀錄二次若僅止委審出力例無議敘明文請嗣後命盜巨案
委審官能究出原問錯誤有關生死出入者送部引見若原問官
僅止未能審結委審官研訊得實紀錄一次其並無承問原官一
經獲犯卽委員審辦亦分別加級紀錄以上各情由該督撫專摺
保奏奉 旨允准除僅予升銜毋庸覈議外如有關升補仍由吏
部議奏 從之二十六年正月京察 諭曰恩桂管理諸務頗見

認真著交部議敘二月兼署戶部尙書三月署鑲黃旗滿洲都統
上駐蹕南苑見草木牲畜蕃盛 諭曰該管王大臣等經理得
宜恩桂著賞加一級四月戶部捐納房書吏頂買缺底司員得受
陋規事發 命偕刑部右侍郎魏元烜按之治如律八月奏城內
八旗二十四固山每固山設協尉副尉委協尉各一員在協尉官
廳管理各甲喇事務至皇城內協尉官廳向由八旗滿蒙漢協尉
副尉等官內輪派值班而無專缺擬請左右兩翼添設滿洲協尉
各一員副尉各一員分隸官廳以專責成其食俸擬裁皇城內步
甲二十一名卽以其錢糧移撥下部議行九月奏巡捕營效力難
廕及期滿武舉兼領俸餉例無明文請 飭部臣覈議以符定制

如所請行二十七年十月復管三庫十一月因病請假 上疊次遣官看視二十八年二月卒遺疏入 諭曰吏部尙書恩桂秉性剛毅管理一切事務任勞任怨綜覈細心殫竭血誠不遺餘力遠聞溘逝不禁悼惜垂淚著賞陀羅經被贈太保銜給廣儲司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常照著賞給三等侍衛在大門上行走用示朕眷戀無已至意尋 賜祭葬 予諡文肅

右 國史館本傳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百一十四 御試七十四

國朝通志卷之十四

三

宗室德誠

宗室德誠鑲藍旗人父伊鏗額阿克蘇辦事大臣自有傳德誠道光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九年四月散館授編修七月升詹事府司經局洗馬十年充文淵閣校理十三年大考三等降補左春坊左贊善十四年五月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升侍講學士十六年五月擢詹事府詹事十二月授大理寺卿十七年四月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月升盛京工部侍郎管理移居宗室事務十八年六月奉旨會同盛京將軍耆英監收奉天官莊米石十一月調盛京刑部侍郎兼奉天牛馬稅監督十九年三月調盛京戶部侍郎四月調

盛京刑部侍郎五月協同管理內務府事務二十年正月調刑部
右侍郎二月兼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四月充朝考閱卷官五月伊
犁將軍奕山等疏言伊犁與外夷接壤夷人夾帶煙土進卡爲數
無多覈與沿海地方用船裝運回販者輕重懸殊若槩置重典轉
失撫綏之道 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德誠偕大學士穆彰
阿等奏夷人入卡貿易如明知例禁公然合夥興販卽照新例分
別斬絞立決其零星夾帶及無知誤犯者酌量枷號 從之六月
充順天鄉試監臨十月署正藍旗護軍統領時禮部尙書貴慶以
新定吸食鴉片章程用法過嚴恐胥吏挾死罪以詐愚民或致鋌
而走險奏請酌改例文又以鴉片本係娼優下賤吸食之物官民

有犯卽例以娼優其子孫不准居官考試疏入 命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議奏德誠偕大學士穆彰阿等奏查舊例軍民吸食鴉片原止擬以枷杖因近年流毒日深 皇上欲爲天下蠲除痼疾 特命臣等從嚴定擬自新章頒示以來將屆年餘並未見有窒礙毋庸再議更張且吸食罪名定爲絞候係在一年六箇月之後見因嚴禁戒者已多迨至限期安知不各顧身家屏除淨盡若於未經屆限之先輒改例文議從輕典小民私心妄揣不以爲思有所曲貸而以爲法有所不行不獨未戒者難期斷絕卽不食者亦競欲效尤是成效未臻而前功頓棄也又該尙書以閩廣地方十人九癮罪不勝誅今立法過嚴恐胥吏嚇詐愚民或至激

成事變查新例差役藉端訛詐照誣良爲盜例科罪定例森嚴無
虞滋擾卽聞廣煙犯較多難於查辦而見在該處匪徒闖入各省
者多係興販奸民並非吸食之人是走險之患不在吸食灼然可
見如以吸食人多恐滋事端量加末減則與販者情罪更重豈亦
慮其橫行曲加寬貸乎夫娼優子孫例不准居官應試者以其出
身至賤不得復齒齊民其餘除習教人犯外雖作奸犯科躬罹重
法亦止罪及其身未有並其子孫不准居官考試者蓋刑以弼教
苟爲刑所得加卽屬教所不棄今吸食新例雖從重典但能改悔
卽爲無罪之人並不究其已往若以娼優待之不容悔改是絕其
自新之路也且不准居官應試在士大夫始知引以爲恥若傭工

賤役及游手好閒之徒本不望子孫上進亦復何所顧忌此議一行恐天下不肖之輩皆將自比於娼優得以公然吸食而不可復科以罪矣況舊例並無娼優不禁之文何得謂本係娼優吸食之物該尙書所奏請毋庸議 從之二十一年三月署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尋兼署右翼總兵鑲紅旗護軍統領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管理鑲紅旗漢軍新舊營房事務八月會同大學士王鼎等奏擬秋審實緩章程略言鴉片煙爲害民生近將興販吸食各犯定立限期酌加死罪見在入本年秋審者起數有限從此人知畏法仰慰 聖天子辟以止辟之心如或不知悛改則伸 國法以戮莠民亟宜嚴定章程以示刑成不變之意除吸食人犯另爲一

本進呈外其餘興販等項人犯情事不一其積慣玩法情無可原者擬入情實如係一時誤犯及情節較輕之類酌入緩決 從之

二十二年署泰甯鎮總兵兼管內務府大臣尋補泰甯鎮總兵二十四年五月奏直隸易州祭田租項係供 陵寢祭品之需向由總兵衙門飭該州代徵事多推諉嗣後請責成該州徵解以免拖延得 旨允行十二月奏請將內務府官員拜唐阿等丁口冊檔援照八旗成案咨送內務府存查 上以其所奏爲豫防流弊起見 飭將 西陵內務府額設官員拜唐阿等三百餘戶每於年終將添載丁口冊檔造送內務府存案其 東陵內務府亦照此辦理二十五年七月因前在刑部侍郎任內曾派筆帖式壽山作

爲委署主事該員不諳清文以致書吏積壓文書 命交部議處
尋議降一級畱任十一月授倉場侍郎二十六年以上年南糧幫
船起運遲延請飭豫籌速運 上從其請 命有漕督撫及漕運
總督嚴飭州縣及早兌開跟接赴通毋致延玩二十七年奏嚴定
收放米石章程並添製腰牌於人夫進倉時按名驗給出倉時繳
還 從之二十八年四月倉場侍郎李嘉端疏稱海運糧米到通
多有欠交米石 命德誠等確切查覈旋奏令經紀剝船分別賠
補嗣後米石折耗卽照前案責令分賠其剝船情弊由經紀查出
者卽著船戶獨賠若每船短至四石以上並查有潮溼情形者船
戶送刑部嚴究下部議行九月偕倉場侍郎李嘉端奏請裁禁通

壩陋規 諭曰通壩爲交糧總匯若不力清其源則旗丁之需索
州縣之賠累上虧國帑下損民生其弊不可勝言著照所請飛咨
有漕督撫將通壩用款細數逐項查明趁新漕未兌以前由倉場
衙門按款嚴查分別裁減其冊外浮費陋規亦著豫先呈明以便
裁革二十九年六月抽查漕糧御史聯福涂文鈞在大通橋查出
溼米八百餘石奏請將經紀人等懲辦 上命德誠等詳議防範
章程旋借倉場侍郎朱墀奏向例糧石抵通坐糧廳驗收臣等復
隨時抽查如有潮溼短少等弊輕者將經紀責革重者行通州知
州照例治罪但若輩惟利是圖啓不畏法僅止牌行該州照例辦
理尙恐輕縱至溼米情形較重者向止責令挑晾不足示懲請勒

令買米罰賠均交刑部加等問擬至坐糧廳河干驗米之處距石壩尚遙耳目難周請設石壩委官一人於起米時前往巡查又石壩距大通橋四十里雖設有員弁亦未得力向來抽查御史一駐大通橋抽查掣量一赴各閘稽查自道光二十三年歸併大通橋一處未免疏略應請循照舊章令該御史分詣兩處掣查輪流更換於防範之道更爲嚴密 允之先是御史聯福涂文鈞奏參石壩州判任元於過壩溼米稽查不力恐有勾通賄縱等弊 上命將任元交順天府府尹嚴行審訊嗣經德誠等奏御史查出溼米之時尚在未定章程以前石壩州判並無查驗米色之責九月聯福涂文鈞又奏德誠等前奏溼米摺內本有石壩委員查驗之語

何以此次片奏又稱該員並無查驗之責前後兩摺絕不相蒙明
爲嚴定章程實則影射被劾之員爲之解脫案懸兩月有餘未能
定讞實緣於此 上責德誠等不以公事爲重下部議處尋議降
二級畱任三十年卒

右 國史館本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四補錄

卿貳七十四

徐法績

道光十二年壬辰 詔補行辛卯 恩科時典試楚南者爲涇陽
熙庵徐公錢塘秋史胡公副之甫扃試而胡公卒公以一人主試
事獲彞珍文於棄卷中大異之其明年謁公於京邸公旋往習南
河工未三載引疾歸遽捐館舍時彞珍聞之召諸同門生爲位會
哭眾議以誌銘屬子予因未得其狀不果爲越六年其孤正誼持
狀來乞表墓乃揮淚爲文以歸之公諱法績字熙庵陝西涇陽人
弱冠卽負文譽由選拔中嘉慶癸酉鄉試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己

卯散館授編修以親老乞假歸仍鍵戶讀書所學獨出聲律文字之外己丑返都擢御史嘗語同官謂諫官當識大體不宜毛摭細故瀆上聽致久上浸厭言者故居臺中所言事皆一時吏疵民病安危之所繫後因直隸河南地震彈其監司之不職者上如其言斥罷之尋擢工科給事中充壬辰會試同考官繼有湖南之命返命稽查銀庫戶部爲利藪而銀庫尤甚莅此者多倚辦於吏糾結詭變莫可究詰開柙遺以蚴染之公入庫不納吏勺飲奸蠹無所隱宿方擬疏請 敕釐積弊而上已命公往習河工矣至則坐室皆懸河圖時獨身周歷兩岸度地勢並勤詢水脈曲折險易於河工久者歲餽悉卻不受僚屬頗隱憚之甲午擢

太常少卿入都供職 上意嚮公甚殷公亦憬然自奮厲欲有所
施爲未數月疾作遂歸以丙申八月某日卒於里第年五十有四
一時自朝之賢公卿及委巷志節之士聞之無不咨嗟歎息蓋不
獨爲公一身悲也卽此已可見公之賢矣予於公僅三四接公意
獨偉視予憶公赴南河時予走送西郭外公謂之曰察子之所蓄
終必有所見於時若徒表襮以文事猶非吾所厚期於子也而自
公歿後蹉跎偃蹇訖不得少有設施以自見卽勤其心力於文章
亦未有若古人之久而不亡者獨居私念如負創痍茲因正誼之
請表公墓旣悲公不獲盡用於世爲世惜又咎予之無似無以彰
公知人之明不免愧汗霑衣也公配李恭人子正誼太學生以丁

西五月葬公涇陽之南鄉

右墓表楊彝珍撰

公諱法績字定夫晚自號熙庵陝西涇陽人也嘉慶十八年舉於鄉踰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職編修以親老請急家居十年讀書娛親親喪服闋補官道光九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尋轉掌雲南道監察御史時天下無事中外宴安言官多計資待擢希言時政得失公屢疏言 國家大計在求人才捐文法重守令嚴繩貪墨因劾疆吏不職者兩人風采甚著 宣宗異之召對稱 旨擢刑科給事中 命稽察銀庫庫丁多大猾每隱匿官帑所司不問亦不知其弊所在故事稽察銀庫給事中御史滿漢

各一員上庫時或入丁賄卽不服檢校十二年春公分校禮部試
庫丁乘隙陷同事者某隱雲南解部銀四十餘萬兩公出亟按之
奸謀遂沮嗣是部庫大獄興御史有以贓敗者諷詞多連惟無一
語及公其年秋公以禮科掌印給事中主湖南鄉試 特詔考官
搜遺卷副考官胡以疾卒於試院公獨校五千餘卷得士如額解
首爲湘陰左宗植搜遺所得首卷爲左宗棠榜吏啟糊名監臨巡
撫使者吳公榮光避席揖公賀得人四座驚歎時議重治河 詔
選中朝有望實者赴兩河習方略公赴東河工所畫親畚鍤與河
壩老卒處討論瑣屑夜畫圖冊計道里凡河形曲折濬勢緩急宜
防之宜一一著錄暇成東河要略一篇聞於時河工官吏務侵牟

所領巨帑先實私橐習爲豪靡饋遺甚豐公一無所受東河總督
嘗從容爲公言此俗例耳拒之無以順人情公笑不應年餘宣
宗念公以太常少卿內召還朝補官 召對畢 上語大學士曹
公振鏞深歎異之嚮用方殷會疾大作解官十五年春歸涇陽以
十七年八月七日終於涇陽里第春秋四十又八子正誼奉公喪
葬於涇陽村西之原卯首酉趾同治八年門下士左宗棠督師西
征駐節長安距公之歿已三十二年矣正誼亦先卒公長孫韋佩
以舉人從征暇奉公狀徵銘銘曰

昔在中葉維慶光日中月盈時太康文恬武嬉樂已荒孰飭簠簋
陳紀綱先生有道出義皇黃門三疏何琅琅 帝曰俞哉臣之良

眾正類首師汝昌有沮之者言如簧謂宜明試勤宣防九河禹蹟
窮芒芒習坎匪險吾道臧關節不到清以強河伯弭伏蛟蛇蕝
帝思前席久不忘河壩起官貳太常乞身歸臥涇之陽歲祲振乏
謀發棠收卹里族蒸維桑清心惠問史牒彰我來自東征戎羌持
節度隴瞻公鄉墓門宰樹森成行遐阡歸然安平岡小子有述慎
且詳樵采譏禁世秦望涇山高高涇水長

右神道碑銘左宗棠撰

國朝產廉楚律初編 卷百十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四補錄

卿貳七十四

趙炳言

趙炳言歸安人道光十四年任湖南按察使禁株累婪索積弊控詞令書作者姓名以杜妄告甫半月讞結積案無遺湘潭民某母病狂自縊死其舅以忤母致死訟驗之誣讞定復控凡十餘年證見多瘕死炳言廉得其情引某舅謂曰汝姊止此甥甥死姊祀絕誰唆汝訟者首其人當貰汝罪其人悟自伏罪而舉唆訟者姓名捕獲之果積蠹也釋兩造而桔蠹通衢觀者大快司監舊有卹囚費官吏多侵蝕隱占炳言清還之省城育嬰堂舊由官理吏緣爲

奸炳言改歸城紳經理兩署布政使嘗借帑疏濬華容河百五十里以殺江勢劾因災縱吏焚索之安鄉令李慶菘民皆德之十六年正月鎮筵兵戕參將蘇清阿羣議發兵往捕炳言曰是趣之叛也一鎮兵豈皆從賊諭使縛賊獻可盡獲也巡撫吳榮光從之犯無逸者二十九年由湖北巡撫調湖南時大饑炳言出私錢糶湖北米千石沿途振貸並飭州縣發常平倉穀徧貸鄉民初官吏勸捐助振莫之應聞炳言來爭輸錢穀恐後乃設粥廠城外米百石爲一廠廠凡二百每廠可棲數百人日給粥二次粥必親嘗凡三閱月始罷州縣災尤重者遣官齎銀穀往振又疏請借給乾州鳳凰各廳苗民穀所全活數十萬人是年湖北饑尤甚民皆曰奪我

趙公使我至此南來就振者萬餘人先是茶陵安鄉安仁鄱縣有匪徒嘯聚炳言嚴飭州縣捕獲吳小四譚敘亨等三百餘人分別實諸法以弭亂尋授刑部右侍郎卒官同治十三年 敕祀名宦

祠

右傳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五目錄

詞臣一

額爾德尼

蔣超

劉子壯

唐夢賚

尹公亮

鄒忠倚

曹爾堪

張潛

耿介

郭棻

邱象升

弟象隨

徐元榮

孫承恩

吳國對

蕭惟豫

吳本植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五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一

額爾德尼

額爾德尼世居都英額姓納喇氏 太祖高皇帝時來歸隸滿洲
正黃旗 賜號巴克什每從 上征討蒙古諸部能因其土俗語
言文字傳宣 詔令招納降附著有勞績天命三年 上親證明
取撫順師還明總兵張承蔭自廣甯糾眾追躡額爾德尼同諸將
還擊敗其眾斬承蔭敘功授男爵初己亥年二月額爾德尼奉
命同理事大臣噶蓋劾立 國書噶蓋奏曰蒙古字傳習已久難

以更製 上曰我國之語必譯蒙古爲語讀之則未習蒙古語者不能知也柰何以我國語製字爲難反以習他國語爲易耶額爾德尼奏曰更製之法臣等未能明故難 上曰無難也以蒙古字合我國語音聯綴成句即可因文見義矣會噶益以事伏法額爾德尼遵 上指授獨任擬製奏上 裁定頒行 國書傳布自此始額爾德尼既卒 太宗文皇帝復命儒臣達海庫爾禪等述其義益之天聰七年 諭文館諸臣曰額爾德尼遵 太祖指授創造國書乃一代傑出之人今也則亡 世祖章皇帝順治十一年追謚文成子薩哈連官至鑾儀衛 軍使改入大學士希福族中賜姓赫舍里

右 國史館本傳

國史館本傳

國朝平定州志卷之二

二

蔣超

蔣君虎臣先生諱超字虎臣江南金壇人年二十二舉於鄉又二年舉丁亥進士一甲第三人官翰林修撰以文雄於時主浙江省試提督順天學政並清慎事竣告歸不過里門見妻子扁舟草履徑自楚之蜀客死於峨嵋之伏虎寺朝士大夫之賢者歎異流涕蜀之大吏經紀具舟歸其喪某年月日將卜葬於某山之原於乎初君之訃至余爲文哭之許志其墓以君故善余言也君早入翰林攻詩文酷嗜書法人屏壁間一字可喜必鉤勒藏之心摹手追於晉唐行楷得其筆意爲人和易獨刻苦痛自下多布衣野老方外之交見之則磬折傾倒狎游不厭囊空亡一錢人告之急恆若

負重創門生故人有所餽送則以遺貧交比邱應手立盡視其齋
廚常齋鹽不給無悔也君既厚與人人益觖望小不遂則訶責交
至惟曲應之恐後時時以德報怨人或重背德誦言必絕之及其
人至則握手歡如初在 朝數請假歸省其父僉事公祖母某太
宜人畱子舍不出既連卽世破產治喪葬且灸艾燔體以志哀痛
見者愍之其督學畿內也時學租並入正賦視學使者無所賚予
君舉債賑貧士又上疏請復古學禁天下有司刑責諸生每草疏
時先焚香顙天積誠以格 宸聽疏皆報 可秩滿輒謝病歸休
過嵩洛與孫徵君奇逢語數日以書來告謂不可失此人辛亥春
君次長干僧舍予適在江甯要予出見大事相切劘委重丁甯若

相訣別自此而躡匡廬遊鹿門兩年之間直達峨嵋矣君始生之夕祖母夢爲峨嵋老僧見君生則解顏豐於饌客而自饌斷葷血二十年至是愛峨嵋山伏虎寺會當事請修四川通志峨嵋縣志不得辭數月書成卽山中建一亭書蘿峰二字語小僮曰歿厝我於此癸丑正月遺書別當事越三日沐浴端坐畱詩而逝翌日蜀人胡生嘗從君遊者見諸山椒頻呼蔣先生不應旣入寺然後知君歿皆大驚歎以爲非常人也君生明天啟甲子先是有術者言其壽止四十九君篤信之爲詩四十九篇至是歲果符合云君家世業農大父芝田公有隱德生子諱鳴玉舉進士爲聞人累官山東僉事母某太宜人生二子君爲長其季曰進金壇縣學生君之

子顯祖并力學有才行女適宦族君平生遊歷五嶽及黃山九華
天台武當窮幽極遠不避蛇虎嘗語我曰僕有不可解者三略貴
顯而禮寢賤畏館閣而癖山水薄妻子而篤比邱三者是也所著
有綏庵詩文集若干卷論史百篇蔣說等書惟儒宗辨統輯彙未
竟嘗戒忿怒自號無瞋道人又以家近華陽洞未歿前數日自敘
有華陽山人傳云銘曰

華陽山人邪無瞋道人邪峨嵋比邱邪其儒而禪者邪於乎論其
行誼非曾閔之徒邪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虎臣幼耽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嵋老僧而生年二十四及第

晚附楚舟入峨眉卒於伏虎寺臨化有詩云脩然猿鶴自相親老
衲無多溷孽塵偶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
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難報荅生生世世祝能仁

右池北偶談王士禛撰

廣事考月表有元表

五

劉子壯

劉修撰稚川先生者黃岡人也諱子壯字克猷其先江西清江人遷黃岡團風鎮四世而生贈公贈公二丈夫子伯克章先生其次也贈公暨太孺人蚤卒先生鞠於季父髫齡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屬文奇肆甚弱冠登崇禎十三年賢書洲居有文昌閣先生下帷其中博綜六經左氏公毅史漢暨唐宋大家書戶外事不聞也順治六年成進士廷對策萬言其略曰陛下統一海內子惠元元隆祀典以達孝廣試額以求賢罷廠衛以甯人去宦寺以謹始近且勤召對以開言路弛養馬挾書之禁寬隱匿連坐之條亦旣湛恩汪濊寓內嚮風矣然猶發德音下明詔廣覽兼聽取法上

古此三公九卿之任非臣草茅新進所能及也然臣愚述所聞誦所學竊以爲二帝三王治本於道道本於心故講學爲明心之要修身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請經筵講讀致知而力行之以敬爲正心之功以誠爲復性之道以仁爲成已成物之全復古者曰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取內外章奏面相商訂諫官仍得於仗下封駁上下情通滿漢道合宰輔不僅以奉行爲職卿貳不僅以署紙爲能則中心隱微皆可告語而海荒萬里如在目前由是蠲荒賦以裕邦本并屯衛以杜隱占清釀成之源弭禍亂之萌以消寇盜立滿洲學設教習以同風俗敷文治斯享國億萬年而臣民咸獲厚載無疆之福者將在茲乎 天子覽之大悅於是臚傳第一授

國史院修撰如經筵滿洲學教習屯衛諸大政悉著令甲次第舉行之八年分校南宮得二十有二人皆天下知名士尋請告旋里明年疾卒享年四十四元配張先卒繼曹侍讀學士曹公本榮姑也子孫茂甫二齡先生天性孝友諸父伯兄歿弟姪五六人孤弱拊而訓之婚娶成禮雖亂離不苟也嘗過崑山令雅與厚善願以千金爲壽有小吏獲罪急請救用將嫁女貲數十金餉先生先生聞而止之吏恐解脫不力因諭之曰毋恐不費爾一緡也入白令令不可則曰第貲吏罪卽拜賜千金矣令不得已從之吏乃得脫而女婚以全然終不以告人也邑子某遭兵亂妻被掠至京爲貸百金贖歸後生數子戶口大蕃息南歸抵家垂橐蕭然如布衣諸

生時性端莊嚴恪不問米鹽零雜而覃精論著制舉文湛深經術
門人陸進士鳴時刻以行世至今傳誦之初肄業文昌閣省身唯
謹且晝所爲夜必焚香以告蓋數十年如一日云曹夫人撫孫茂
成立今安陸府學訓導孫永錫純錫且繩繩矣

金子曰余讀稚川先生對策竊謂經術爛然矣廼歷觀先生生平
抑何恂恂篤行君子也名冠當時慶流後裔有以也夫

右傳金德嘉撰

劉公子壯順治六年 廷對第一官修撰九歲失恃每念母輒爲
孺子泣遂以祀思名其堂所著曰祀思堂集公生明季早負文名
嘗夢登甲第出朱之弼門下偶見童子自塾歸甚穎儻訊之則朱

姓之彌名訝曰吾豈當爲弟子耶及遭寇亂奔竄山崖水溪閒不獲與計偕入國朝始大魁天下其時分校禮部試者果之彌也

右事略李元度撰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divided into 10 vertical columns by thin black lines. The columns are of varying widths, with the two outermost columns being the widest. The interior of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r artifacts, particularly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scanned document page with a table structure.

唐夢賚

鄭子皮死子產哭之曰吾已矣無與爲善矣古賢士大夫砥志節厲廉隅身在朝廷之上則危言危行退居里閭則不言而躬行使其長吏有所矜式其子弟有所勸而爲善有所畏而不敢爲不肖流風餘韻猶將百世師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此吾於翰林唐先生之歿而不禁子產之悲也按狀先生諱夢賚字濟武別字豹岳其先以軍籍來淄川曾祖思仁祖士鄉父曰兪字彥開名儒也先生幼穎悟以父爲師童子時私學爲古文鄉先生刑部侍郎高公珩見而奇之曰異日當以文章名世弱冠舉順治五年鄉試明年舉禮部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八年授祕書院檢討會 命

翰林院譯文昌化書先生慨然曰此非聖之書豈可塵乙夜之
覽乃具疏大略以爲曲說不典無裨聖化請移此以輯聖賢經世
大訓以佐平明之治疏入畱中九年請急歸葬行有日矣會御史
張某以外補上疏反噬干重典給事中陰某譏張爲幻歷閣其閒
先生惡之上疏糾給事中忤要人意遂罷歸王文通公永吉過先
生曰此固吾輩意中事也愧公勇決多矣於是李詹事呈祥蘇給
事文樞諸編修豫各有疏直先生而先生徑拂衣歸先生之歸也
年未三十侍兩親就養無方審燥溼問燠寒終身無欠伸跛倚視
異母弟夢師如手足疾痛疴癢恆與其之爲營別墅而代任其租
賦鄉人化其德慕侍郎高公之爲人遂卜鄰焉布衣芒屨相與嘯

詠溪山之閒里中稱曰二老居恆讀書稽古講伊洛關閩正學以
其餘旁通二氏凡柱下西竺微言奧義皆能窮其指歸發爲文章
世閒世出左右逢原若懸河決溜一息千里而莫之能禦也論詩
以蘇陸爲宗跌宕排界上軼旁出予嘗序之以爲其文近於蒙莊
其詩近於東坡識者亦不以予言爲妄也旣以大宅讓其弟而卜
築城之東南隅王樵蘭室舊地中有志壑堂林皋閣畫餘亭莊山
書屋地縱橫不數十笏修竹高梧曲折蔽虧小山曲池逶迤映帶
先生自爲賦以道其意又做雲棲放生池遺式於城西傅家灣二
水匯處作放生磯數里上下網罟絕跡與高公賦詩刻石以垂永
久先生雖蕭然世外而不忘經濟著銅鈔疏禁糴說備邊策皆鑿

鑿可見施行尤加意桑梓如議革僉報糧書籌省漕糧折解免西
郭義集起稅皆請於縣令力舉行之縣人食其利者二十餘年中
年遊廬阜龍眠浮渡下姑蘇泛濤江登嚴陵釣臺登臨之餘或爲
道人裝攜一杖施藥於市人不知其故史官也客武林同年林副
使嗣環前已客死有子壯不能娶先生傾囊爲營葬授室手錄其
遺集以歸平生高義多此類雅好汲引後進經其指授率成名士
取科第如蘇元行譚再生楊萬春輩甚眾先生篤於朋友數百里
巾車往返不以爲勞予乙丑夏以祭告歸自東粵先生與高公訪
予西城別墅夜涼坐石帆亭劇談江東西山水丙夜不休丙子秋
復以祭告歸自秦蜀高公已老病先生獨訪予 御書堂流連投

轄三日不忍別先司徒先夫人之喪先生不遠百里所以弔唁之
甚至先兄考功之喪先生哭寢門極哀予兩服闋詣京師先生先
期過予上下千古凡經世出世經史百家之學無不往復極論嗚
呼世豈復有如此人哉在禮有之曰州閭鄉黨稱其孝兄弟親戚
稱其慈執友稱其仁交游稱其信於先生備之矣先生襟情曠達
預營生癘煥山之陰侍郎高公爲之誌所著志壑堂集二十四卷
後集八卷選集十四卷則予所論定也又濟南府誌二十四卷淄
川縣誌八卷借鶴樓小集二卷林臯漫錄若干卷生明天啟丁卯
十二月八日卒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六月十六日元配畢氏有壺
德 皇贈孺人繼配焦氏戶部左侍郎毓瑞之妹子一人行學歲

貢生候補京職女一人適范祖光孫一人伯珍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來請銘銘曰

惟昔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先生之出官爲詞曹而著名諫諍先生之處令德孝恭而不忘利病學兼二氏而著書立說必執乎先聖文擅作者而感物吟志必析乎雅鄭鄉國典刑人倫水鏡身則已矣名則益貞後之人過邱墓而式之曰我有先正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太史唐公名夢賚字濟武淄川人也生有異姿髫年問父讀書以何句爲要父曰在止於至善時雖從事章句遂知求程朱之學道二十三歲登上第入詞林三年授史官言論丰采雄視一世當

章皇帝初親大政一日有中涓捧二冊書至政事堂命詞臣之通國語者繙譯以進乃玉匣記文帝化書也公勃然曰此非聖之書何由得徹 御覽吾當爭之詰旦拜疏陳說孔孟之道謂不在六經之科者不當並進越數日又爭御史張烜給事陰潤事侃侃數十百言皆甚切直 上頗感悟然惡之者必欲得而甘心焉卒賴聖明僅罷官去公不以介意退居般水之陽閉戶讀書益肆力於詩歌及古文詞流布人閒世皆推服而自以爲期登作者之堂未逮也性耽山水日與司寇高公念東宮詹李公吉津徜徉嘯傲爲林下遊興之所至歷燕趙吳越悠然忘返在廷諸大臣聞其風高其行事有欲薦之者公遜跡惟恐不深雖姓字亦不輕示人桐

城方樓岡學士至廣陵一大吏問曰公同年生有方吉者乎方愕然大吏曰且有懷是刺見顧者問何自曰自山東來微聞其從者曰己丑進士也故問公方曰此必予友唐濟武也拆其唐字爲姓名耳追之不及嘗再過武林葬林公鐵崖於湖上又爲其子完婚錄其遺集而去林爲同譜實未嘗一面也高義大約類此迹其人具經濟才凡天經地志性理體數會計之書無不貫綜洞悉其志忠勤忼慨有致君堯舜之思其制行樸誠峻潔不遷回以取容於世而好惡發中意氣凌舉其詩文鎔鑄萬象包括衆有要出自性情遂能樹表啟疆斐然成家平生所著約數十萬言皆窮極理奧其間籌餉積穀銅鈔改漕之法尤鑿鑿可見之施行識者謂賈長

沙陸宣公無以復過乃竟不得一試其言悲夫

右小傳王世倌撰

國朝老成遺集卷之十三

十一

尹公亮

國家設立太學萃滿漢英備之士比德藝而教之三十年於茲矣漢士子分科入仕由國學進用者十之二三而已滿洲人才蔚起當開制科時開一就試於有司其他自公卿世胄以及白屋寒賤未有不入太學而得奮蹟爲士大夫者今屈指三事大僚偉然負當代名臣碩輔之望其筮仕皆自國子生始則官祭酒司業者陶育八旗之人才以備國家異日任使之用其責不綦重矣乎余承乏西廂僅三月時滿司業爲公亮尹公竊覩公遇事警敏課督有程六館官胥咸祇奉其條教兩祭酒亦折節委聽益公自官國雍歷十餘載凡規制之沿革禮教之廢興士習之良窳材質之高下

國朝書林典故卷之三十一
五
熟識於胸中如數黑白故久而益勤其職前後爲是官者未有能
及公之盛者也公諱某公亮其字也世爲滿洲人性嗜學研精經
史丙夜不倦以文學知名於時順治八年以國子生擢內祕書院
檢討晉編修未幾從和碩敬謹親王軍赴湖南緣事罷職十一年
補內院七品筆帖式哈番十二年復以譯文誑誤罷職閱數月補
內官監七品筆帖式旋升他赤哈哈番十三年罷內官監十五年
補吏部考功司他赤哈哈番康熙元年晉考功司主事時故總河
都御史王公光裕爲御史奉命察浙江海道公偕行分察甯波一
路寬嚴得宜至今人爭述之六年晉司業八年車駕幸太學參
考故事修橫經坐講之禮公講尙書堯典首節音吐琅琅左右皆

竦聽閱日以大典成 賜衣一襲功令八旗官學諸生業成者歲
咨吏部以次試職公力絕請寄一以才藝學行爲衡品隲嚴覈凡
所獎拔皆得人公之教寬和樂易諸生有所陳說務使盡其意不
合者以理抑之無疾言忤色故人皆愧服十七年升右春坊庶子
復與余爲同官時校譯講義公脫橐至再旣疾猶不釋手蓋公歷
官精勤所至侃侃稱職如此而聲跡顯著尤在爲司業時故余述
之爲詳公天性澹泊衣食無華侈喜賙人急宗族交游有貧不能
自振者輒捐貲爲之助比及公沒三黨之人撫棺而哭者莫不盡
哀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康熙十九年某月某日某時
享年若干父某 贈某官母某氏繼母某氏俱 誥封恭人公事

繼母盡孝中外無閒言娶他塔喇氏佐領額公特禮女 誥封淑
人子二人長某娶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薩公海女繼娶刑部郎
中希公福女俱 敕贈孺人又娶某氏長史佐領鄂公洛女次幼
女三人長適戶部筆帖式加一級南璽次適吏部文選司郎中佐
領陶羅次適三等侍衛薩爾詹

右墓誌張玉書撰

鄒忠倚

鄒忠倚字于度順治九年進士第一人授修撰忠倚素孝友嘗侍父疾於邑之東亭夜走入城延醫失履而不覺性靜默淡於榮進登第後常脩然有出塵之思故其所爲詩清遠閒放不染垢氛惜不永年而歿

右傳秦瀛撰

無錫鄒忠倚字于度幼遊錢塘祈夢于忠肅祠見忠肅倚其身授以瓜子一握數之得五十四粒因名忠倚後閒居其夫人戲以瓜子排作狀元二字壬辰會試中式五十四名殿試一甲一名與夢俱合

右記余金撰

王阮亭謂本朝狀元工書壬辰鄒忠倚戊戌孫承恩皆法歐陽詢
己未歸允肅壬戌蔡升元庚辰汪繹皆黃庭樂毅論戊辰工二王
者首推查昇國初沈繹堂蔣虎臣齊名沈書傳者多而蔣不多見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本朝狀元康熙以前多補應殿試者如壬辰鄒忠倚己丑進士甲
辰嚴我斯辛丑進士庚辰汪繹丁丑進士又甲辰榜眼李元振亦
辛丑進士今補試者久不得鼎甲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曹爾堪

曹氏自華亭徙嘉善世顯儒術六傳至豹明知某縣八傳銑兵部
郎中並起家名進士有聲弘治隆慶間至君考諱勳崇禎戊辰舉
會試第一官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世所謂峨雪先生
者也有子五人君爲長復官 本朝翰林院侍講學士父子以文
名天下士論榮之君諱爾堪字子顧別號顧庵十歲能屬文十二
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順治丙戌舉浙江鄉試壬辰登第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編修爲文敏給博麗兼長眾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
遜服之乙未春分校禮闈得士二十二人如陳尙書鼓永胡學士
簡敬皆有聞當世是時 世祖章皇帝力崇文治數召試諸詞臣

品目甲乙君扈從瀛臺南苑 上霽顏頤問嘗受 詔與吳學士
偉業等同注唐詩書成稱 旨時被 褒嘉中外驚傳其語無何
以待郎公愛歸服除補舊秩俄遷侍讀升侍講學士故事翰林官
皆積歲待遷君半歲遷至再殆殊遇也 章皇帝升遐 今上登
極遇 國恩追贈其兩世君益勤厥職坐族子逋賦累奪級南歸
適僮奴與縣卒角誤觸尉怒尉膚愬長吏語過激事 聞坐謫當
徙關外先是君不交公府當事吏多不悅又自恃無罪不詣吏求
解故卒坐法實非其罪也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爭助私錢用營
建例得贖無出塞自是籓冠芒履北抵秦晉南涉荆楚中歷嵩洛
海岱之間銘記詞賦動盈卷帙辛亥春嘗一過京師諸公卿欲爲

白復其官齟齬不果行君亦掉頭興盡曰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
門哉然酒酣雄辨四座盡傾縱筆爲詩歌益復顛倒嘯呼累日夜
不倦君淹博多識掌故又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
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俱能識其姓氏爵里家世無毫
髮誤卽虞世南之稱行祕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亡以過之今
國家方開史局使出其記問資纂修豈不一代盛事而惜乎其不
獲遇也生右文之代膺 天子特達之知而細故蹉跌卒棄置以
死豈非命哉君居親喪瘠毀推所有讓諸弟所畱舊物惟一几一
榻仲氏爾坊賢而早世手鞠其數歲孤鑑倫成進士今官庶常父
事之惟謹訃至余往弔其邸相抱而哭蓋余亦少孤倚先叔父成

立故相視尤哀逾年得葬日二子鑑平鑑章書來屬庶常君請銘
且謂先學士數稱公文章意益有屬於乎余何足以當君萬一哉
初君客都下余以事適至與沈宋王陳諸公爲文字交甚懽君會
必有詩詩必數首新城王侍讀士禎於時替叢爲八家詩刻之吳
中他所著有南溪文略二十卷詞略二卷行世其編輯未竟者尙
數十卷藏於家君生明萬歷四十五年丁巳七月二日元配恭人
吳惠而孝儉而知禮族黨稱爲女宗先十年卒君義不更娶今合
葬於某山之原長子鑑平康熙壬子順天鄉試舉人候補內閣中
書舍人鑑章杭州府學生入國子監今改知縣候選女四人一適
己丑進士河南汝南道副使孫君潔初子候選知縣復煒一適前

丁丑進士吏部文選司郎中錢君仲殷子文學煜一適己丑進士
通政司左參議柯君岸初子候補中書舍人崇稷一許字太學生
錢君德與子焯孫男五人孫女十一人嫁娶不勝書君享年六十
三以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卒銘曰

爛朝霞其東出兮驅使文字肆陽春之惠風兮鼓吹氣類旣乘雲
而上征兮曰掌帝制羌頓轡於林泉兮雖躑躅兮不憔悴賦遠游
於九州兮曾不可乎一世拾騷歌以爲銘兮蓋悲其中路而矢志

右墓誌銘施閏章撰

張潛

張潛字尚若磁州人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大義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性至孝當甲申寇躡河朔其父大司馬公棄家而南公獨奉其母行遁巖壑間艱苦備嘗幸脫於難經歷險阻行二千里追尋其父大司馬公於姑湖承歡養志 皇清定鼎始歸里由是下帷攻苦丙戌領鄉薦己丑成進士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在館中與湯潛庵先生切磨爲聖賢之學癸巳聞母病遂力請終養抵家母喜慰病瘥甲午病復作公躬親湯藥默禱祈以身代病復瘥乙未母卒公絕粒者五日哀毀骨立踰年復遭父喪哀毀亦如之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公怡然歸里鍵戶讀

書於天人性命之理靡不窮究會萃古人格言懿行訓誨子弟復
集其父大司馬公遺書訂爲雲隱堂集三十卷刊之以行於世家
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夏峯先生聲應氣求筆札往復
論學無虛日嘗曰真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
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是可以見公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
所著有讀書堂集十卷

右傳耿介撰

按張公題名碑作
潛館選錄作潛

耿介

耿介河南登封人初名冲壁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名介順治九年進士翰林院檢討出爲福建巡海道築石城以防盜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直隸多逃旗案介不牽無辜民感之丁母憂服除不出詣蘇門受業於孫奇逢執弟子禮甚堅篤志躬行興復嵩陽書院二十五年尙書湯斌疏薦介踐履篤實冰槩自矢 召爲少詹事會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詐疾並劾斌不當薦介尋 予假歸卒所著有中州道學編理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大旨以朱子爲宗中州講學者有儀封張伯行柘城竇克勤上蔡張沐等皆與斌介

同時克勤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檢討著有孝經闡義事親
庸言伯行見列傳沐見循吏傳

右 國史館本傳

耿先生諱介字介石號逸庵河南登封人生有異質九歲能屬文
初名冲璧心弗善也一日讀文有耿介拔俗語欣然曰惟其介所
以拔俗吾可終身矣遂易今名自父中憲公捐館後凶荒疫癘相
繼先生益志於學邑令中部劉公禋奇之應童子試邑令暨學使
者皆拔第一時流寇陷城奉母避亂潁陽凡樵採耕耘之事皆身
爲之然未嘗一日廢學也 皇清定鼎順治丙戌食餼辛卯登賢
書壬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舊例與館選者人各一房爲肄

習地先生獨與同館湯潛庵先生共處一室以澹泊甯靜相砥礪
接內祕書院檢討 特命翰林出任監司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巡
視海道下車之日海氛甚熾奉委清察海上逆產周歷福興泉漳
延建六府自裹糗糧毫不擾民所過禁屬吏迎送餽遺三閱月清
察十萬餘金隨報督撫題覆而海澄公黃梧以所察不及十分之
一密疏奏請覆勘人心騷動先生星夜單騎赴漳州邀海澄公及
漳南道鎮將文武官集議於大開元寺眾皆哀號辨冤先生丰裁
凜凜辭義嚴正海澄公愧不自安願照前冊所報瀕海之民始安
時造船之 命甫下先生入山採木旋駐南臺監造戰艦風宿露
餐未嘗告勞 王師既復閩安更檄築城海上海寇雖敗猶有泊

船洋中不時窺伺者先生晝則督工夜則戒備四十餘日衣不解帶遂成表裏石城三百六十丈又修營房二百餘間屹然爲重鎮焉入閩正資彈壓因會審周亮工一案遭註誤解組赴勘部議雪之復原職補江西湖東道副使正己率屬與民休養遇亢陽步禱郊外甘霖立沛期月裁缺尋補直隸大名兵備道副使一以清慎勤敏埽除積弊興教化絕賄賂禁私派緩催科撤差提息獄訟甦驛困懲衙蠹不時巡行阡陌詢問民間疾苦官吏無不警惕往者修理衙舍每歲派滑濬兩縣銀一千二百兩順廣大三府赤歷每歲攢造解送磨對諸費民苦不支先生悉爲禁革計三十州縣歲省銀三萬有奇又逃人之株連最爲民害先生出行經內邱見逃

入牽連高主鄰佑等道傍呼額惻然曰功令固嚴曲全由我獨不可行仁於法中乎遂密諭所屬凡係逃人案內不許株連多人其所全活者多矣忽聞太恭人訃哀毀不欲生匍匐奔喪士民攀轅哭送依戀不忍舍家居杜門讀書得明道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之語身體而力行之因以敬恕名堂與同志會文講學詣蘇門執經於孫夏峯先生居三日觸目見性命流行邑有嵩陽書院宋時與睢陽白鹿嶽麓並稱其廢已久先生修復之規制麤具適長洲張闢如來宰是邑敬事先生作興書院先生遂建聖殿講堂寮舍若干楹置膳田若干頃崇祀典定講課俾學者從小學孝經人以爲聖門階級不可踰越孜孜汲引不倦撫軍學使者往往親

臨其地四方聞風慕義之士接踵而來絃誦之聲響徹山谷書院
由是大盛先是先生丁內艱歸邑令某以徵舊糧三百餘金敲扑
里民聲徹庭外先生聞之惻然動念遂捐金如數代輸里民踵至
願償先生曰某於梓里無能爲德聊輸薄俸濟此民阨何敢責償
也邑市米價騰貴輒出已粟減價以平其值歲饑則罄所積以施
孤寡邑中陋弊相仍先生恚然憂之張侯造廬請益凡所興除無
不曲體先生之意登民實陰受其庇而不知也中丞華亭王公延
至大梁書院講學先生作太極圖疏義爲多士訓湯潛庵先生輔
導東宮以先生學有淵源特疏舉薦先生策蹇入都門卽以衰
老具疏辭不允奉旨從優以待講學士用旋升補詹事府少詹

事 特命輔導東宮會 上問中庸一書以何爲要奏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
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以此爲要 上問河圖洛書之數奏曰河
圖數十洛書數九十者對待九者流行非對待無以立其體非流
行無以致其用只流行便無窮盡 上問七八九六奏曰陽數用
九不用七取其老變也陰數用六不用八亦取其老變也易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亦無窮盡之義 上問洛書二四八六奏曰洛
書一三七九陽處正位二四八六陰處偏隅見聖人扶陽抑陰之
意 上命書字乃書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體

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四十三字 上取綾幅 御書閒來無事不從容一律又書存誠二大字以賜 上命皇太子背講經書闡發簡要閱所習字端楷射必中的先生躬逢其盛侍講時忽頭眩顛仆 上命侍衛扶出立 命御醫診視次日同尙書湯公上疏辭輔導重任奉 旨回奏旋以衰老陳情旣而詹事府特參充賢受職借病推諉部議革職奉 旨耿介免革職依原道員品級休致計三月十九日入都八月初七日出國門在朝凡五十三日旣歸坐臥嵩陽書院延中牟冉永光先生督課諸生切磋問搆小亭於疊石溪畔日川上曰觀瀾曰天光雲影春秋佳日每偕同志流連賦詩其上恍然

有浴沂詠錦之樂未幾疾作子弟以藥進先生曰余與潛庵先生同官同學潛庵雖沒其人己不朽余特患未聞道耳夕死何傷壬申冬病劇癸酉二月二十六日正襟而逝先生奉親孝事兄恭撫弟姪以恩交朋友以信至誠感人具萬物一體之懷其學也居敬窮理業正闢邪總期不愧於屋漏確然爲一代大儒嵩嶽鍾靈豈偶然哉嗟乎先生少嘗艱苦壯歲登朝三任監司賢績懋著正當強仕之時而乃絕意進取倡明正學優遊箕穎者二十餘年追湯潛庵先生之薦天下翕然想望其丰采拔茅連茹駸駸乎道之將行矣翼游 儲閣不兩月卽以病廢議者斥之幸荷 聖明矜全得終老嵩陽傳洛園未墜之緒當是時人猶以先生不得大用爲

惜而不知先生之出處蓋吾道興廢所關非人之所得主也所著
有理學要旨中州道學編孝經易知嵩陽書院志河南通志敬恕
堂存槩家規家乘自說諸集其孝經易知服習之者徧豫土湯潛
庵先生開府吳中頒行所屬傅子公定宰福清永豐二邑復梓之
以廣其傳以故兩江浙閩無不家絃戶誦焉學者稱爲嵩陽先
生余白庚申以來凡六遊書院先生畱居敬恕堂晨夕考業印心
莫逆丙寅余建君子亭爲卜居地辛未踐登嵩之約先生俾題數
字於雙溪疊石閒旋命作孝經易知序訂千秋之志豈知竟以此
永訣也耶訃至同張侯牖如冉永光先生爲位以哭其子都屬余
作傳余辱先生知最深不敢以固陋辭因爲述其生平以俟後之

人有所考焉

右傳寶克勤撰

耿介字介石初名冲璧讀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之句遂更名介

順治九年進士四庫提要翰林院檢討出為福建巡海道築石城以防

盜除弊戒貪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因改官制除直隸大名道

直隸多逃旗案介不牽無辜民感之丁母憂服除不出詣蘇門受

業於孫奇逢執弟子禮甚堅篤志躬行興復嵩陽書院洛學編續孫徵君年

譜二十五年尚書湯斌疏薦介踐履篤實冰檠自矢 召為少詹

事輔導皇太子介老儒拘謹會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

劾介詐疾並劾斌不當薦介尋 予假歸卒汪琬堯峰文鈔湯斌文集雜學編二林居

集所著有中州道學編性理要旨四庫提要孝經易知湯斌文集理學正宗

大旨以朱子為宗四庫提要中州講學者有儀封張伯行柘城竇克勤

上蔡張沐等皆與斌介同時洛學續編江陵漆士昌亦從講學士昌補

理學心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為古今第十二人醇儒若董仲舒

等猶不得肩隨於後未免東林標榜之餘風矣提要

右傳阮元撰

耿介石名介河南登封人性清鯁篤於踐履順治九年成進士選

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出為福建巡海道時海疆未靖築石城

以備盜興廉去貪革除苛政恩信大施康熙元年轉江西湖東道

改直隸大名道時方饑旗下逃奴之令行所過輒以窩逃辜之株

連動三四十人介石在官期年清三百餘案分別輕重釋諸無辜
民甚德之丁母憂歸從蘇門孫徵君游覃思絕學自任益重復嵩
陽書院以造士二十五年湯文正公以禮部尙書掌詹事府疏薦
介石 召入爲少詹事竝輔導 皇太子會文正爲執政所嫉倚
撫萬端介石遂引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石詐疾因以傾文正
尋 予假歸仍主嵩陽講學不輟卒於家嘗與文正書以爲道本
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文正
以其言爲然

右述彭紹升撰

登封耿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艱回籍

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
眾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
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
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眞傳學者先須識
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
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
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
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
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作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
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則春夏秋冬以功用

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此元氣一
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
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互
古此天理亙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
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
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
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
行者人心之仁義禮智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酬酢萬變也天地未
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在身上則亦不
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

賦焉是理也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
 吾心之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
 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為子便孝為臣便
 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即一出入動
 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物各具一
 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
 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已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
 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即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間
 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
 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

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學喫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閒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

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一閒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
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
講學爲事湯先生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檠自矢居家
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
著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彙

右學案唐鑑輯

郭棻

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順治壬辰進士改庶吉士累遷翰林院侍讀博學工文詞嘗纂畿輔通志著皇畿大一統賦累數萬言

右述聞謹瑤錄

國朝詩林卷之七十一

三

邱象升 弟象隨

公邱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康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
守冀甯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過人讀
書目數行俱下日盈寸終身不忘每伸紙揮毫無停輟年十五充
博士弟子員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陷湖中浮沈數里不死
若有神助亂定益發奮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弟象隨
齊名號爲二邱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年乙未
成進士改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 御試屢在高等賜宴賜衣籠
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人率當

世名士己亥晉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
近就宥散又涉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夷
然既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
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
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干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
留待餉至然後發耳徑叩關入使者署弛裝卧士卒聞公言遂解
甲以聽無何餉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州職司撫
黎黎酋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惠結也密檄民
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亂數人
餘悉懾服瓊賦舊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

兵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留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遂著爲令至
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大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
公攝廣州海防事金某者尙氏婿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
交公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上佐又貴爲
王婿奉 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
憑藉藩下以良民爲魚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
負惡名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闇慮不及此然
且柰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魁數人誅之解散其黨一
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
不聞此言於是啟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論者十

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畜牧無算廣人大說或指
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命歸
里丙午補武昌府通判會有通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也明
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不堪命於是崇仙修
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
議於庭僉曰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銀
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況重以積逋乎令奉行無狀敲
扑繫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鋌而走險宥之則皆赤子也宜遣
一文吏單騎往諭以 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何張
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倍道而馳未至三十里

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曹知之乎抗賦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貰汝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誓城隍之神通民間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徵輸民亦大喜過望是役也所全活者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什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眾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

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眾譴公言明日駁正上 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人而自歸有苟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傅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歎曰 朝廷須用經術士於邱君見之矣壬戌公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寅參政公棄養甫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

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參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賙卹之久而不衰既病猶校刊靳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灤翰林侍講譚君篆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學知名如嚴膺肇向大觀史尙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公爲知人所著戲音集若干卷入燕集若干卷嶺海集若干卷白雲草堂集若干卷

多其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宮洗子達遠皆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翔周雲書劉繼祖喬崇烈周允學子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又於公爲後進宮洗以狀來請銘言念生平不覺出涕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濩落遠浮南溟化鯨鱗單車談笑安荆鄂久以干將試盤錯入爲法官尤諤諤丹筆平反恥畫諾始爲龍攄終屈蠖淮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式廓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邱公諱象升字曙戒別號南齋淮安山陽人父俊孫歷仕山西參政所至有廉直聲公十五歲爲諸生甲午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弘文院庶吉士世祖屢召試賜賚優渥丁酉授職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稱得人己亥升侍講庚子外調瓊州府通判道出徐聞縣防兵以餉缺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揮之曰我瓊州別駕也昨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柰何不三日待而逆行干紀乎若不信吾勉爲若畱乃趨進使者署解裝臥已而餉果至兵民羅拜泣下瓊州通判職撫黎黎酋數叛梗化公謂吏民曰黎酋不率此不可以恩結也當斬戎首以徇然後惠懷之則珠崖無事矣於是簡

精銳自將設三伏待之禽斬其渠黎震懾不敢動先是瓊租越海輸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困公建議以瓊賦餉撥軍至今便之平南王駐粵東藩人倚勢張甚郡縣吏蓄縮莫誰何會公攝廣州海防事有金某者以王壻爲藩翼總兵官願交情公公亦與之深相結旬日輒張樂設飲飲必盡醉久益狎因說之曰公爲名藩上將軍又貴爲王壻民望公如父母竊見藩下人豪異爲民害皆冒名以魚肉良民利歸若輩而王與公受惡名何不問於主誅首惡解散其黨收粵人之心德王與將軍乎金感悟俯諾唯謹因敕王下令民間有被藩下人橫虐者以告竟其獄論死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奪還民田產畜牧無算廣

人大悅尋以裁缺歸丙午補武昌府通判值通城民變通城爲武昌屬邑自明末數被寇亂縣令張起督逋賊急酷虐過當崇仙梓木修竹三里之民揭竿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聞變集屬吏議僉謂發兵擊之便公曰不然通民苦令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已不堪命況重以四年之積逋耶三里又積逋之最多者令無狀繫纍敲扑窮民往往斃杖下疾首無告筵而走險豈其情哉今遣一文吏開示誠信許其自新可不崇朝而定也巡撫曰善然誰可使者良久曰無以踰公卽遣軍官李某將兵五百人副公往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初八日冒雪兼程未至通城三十里公謂李曰彼見兵來恐愈驚擾君姑止此吾單騎先往諭之乃乘輿張

蓋從者十許人既至諭父老曰汝曹抗賊干紀罪無赦第念汝迫於酷吏姑貰汝死弗治吾來奉中丞公命活汝亟宜洗濯以稱中丞公意其赴南門署面陳疾苦我以百口保通城無恙如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民猶豫未決公爲文誓城隍神辭意慷慨通民間之皆流涕稽首曰天幸賜公活吾屬因悉陳令苛暴及民艱苦狀公立請巡撫緩其徵民大喜過望乃徐招李將軍解甲入城與之宴於南門公署通城三里之民始定庚戌丁內艱去任戊午補大理寺左寺副當是時吳三桂倡亂軍民爲所煽惑逃人五什率眾悔悟來歸刑部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爭之曰方賊跳梁時百姓脅從者不少若絕

其歸命之誠祇益堅其爲賊耳。屢燧公言遂駁正。上報可。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憤不能制，語其子曰：「兒爲我殺之。」其子受命至夜，果殺後母及鄰人於室，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部院駁擬如所論。公持不可，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彼承父治命，手刃父讐，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乃以兩議上。詔特從末減。大學士李文勤公聞而賢之，爲大理五年，引經義平反大獄多。此類王戍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假歸，養侍子舍者五年。參政公卒，甫終制，病遂不起。年六十有一。公長身而癯，口不言人過，至事關利害，輒侃侃無所撓。平生孝友，負至性，少與弟象隨，以詩文名於時。

道德相資白首無違言近世所希有也篤友誼不以死生易心錢塘胡介有孀女不遠千里歲周恤之病中猶刻靳應昇張養重遺藥所著有嶺梅觀音七入燕白雲草堂諸集行世子三人迴述迪篤行能文有父風

論曰侍講公倅武昌時以轉漕便道過里門值母病徧久之母諭以王事不可久畱公嘗藥痛哭而去行二十里復返嘗藥畢仍痛哭明日行五十里又馳歸至遠不及反乃已抑何孝思純篤也適令三言曰立品讀書積德非學問有本末者能然歟或以位不配望用未竟其才爲恨嗚呼有志無時命也奈何昔人蓋嘗歎之矣

右傳李澄中撰

邱象隨

邱象隨字季貞號西軒與兄象升齊名號二邱康熙己未以拔貢
生 召試鴻博授檢討歷官洗馬性孝友父歿廬墓三年以積俸
建宗祠置義田族人稱之有西山紀年集

右述聞謹瑤錄

皇朝通志卷之四十五

三

徐元榮

徐元榮字道力順治乙未進士 廷試時爲文敏捷 上顧見起
草奇之及 召對便殿例舉少年習清書中選元榮列最後 上
問其年對曰臣年五十二 上曰不欺翰林居清要須用不欺之
臣遂用爲庶吉士

右記余金撰

何陋言用交自不封 卷正十一日

三

孫承恩

孫君承恩原名曙字扶桑常熟人文工六朝體詩學溫李順治戊戌賜進士第一人授祕書院修撰數被顧問從幸南海子嘗賜騎御馬未幾卒上大嗟惜賜金歸葬

右事略李元度撰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賜舉丁酉北闈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賜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

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欺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
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 章皇帝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
遂定爲一甲第一名其弟赤崖孝廉陽實才人也以科場獄謫戍
邊外蒙 恩放還己卯 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暘在否暘獻詩
行在有 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爲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
竄遐荒 湯網宏開 堯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恩乃事隔數
年 天語拳拳猶齒及菰蘆之姓氏此則夜郎僭耳昔賢無此遭
逢想一時賦賦迎 鑿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扶桑神氣清明見青色動爲人以孝友聞工駢體書做歐陽能深

得其筆法既侍 顧問 龍遇日隆及卒時論惜之

右述聞 湛瑤錄

國朝詩林卷之三

三

吳國對

孫君承恩榜進士其第三人君也君吳氏諱國對字玉隨又字默巖初母夫人有身夢二龍相對已而同乳生二男子君先生故名對其季曰龍當世廟時用誅流以懲南北鄉試之弊其明年禮闈校士上親定題目夜半遣親臣齋送鎖院其防密如此既策之於廷上曰吾旣以法懲除積弊宜可得天下真才故於是歲所取士恩意尤有加焉連數日引見宮門拔其爲庶吉士者三十二人與承恩等三人讀書翰林中上嘗幸景山瀛臺南苑輒召以從賜坐延問如家人有歆歔感泣者嘗問君君侃侃以對上重焉舊制初教習分國書漢書人習一書至是上謂此

皆眞才漢書其所嘗習命人兼二書每閒一月 御試之殿中親
第其高下由是翰林之選益重焉君海內名宿試皆在上第長於
諷詠指物引類對坐客運翰如飛鏗鏘幽窈旨趣感人顧是時雖
重漢書而士之不能習 國書者則斥以去君旣專精辭翰又年
盛氣盈風采言議懾伏一世若無足以爲我難者久之於 國書
不能竟學乃喟然嘆曰此乃天之所以限我才也明年則以病去
居六年補編修典試福建遷國子司業侍讀又乞遷葬去居八年
補侍讀提督順天學政事竣又以病去蓋公於仕進未嘗久居其
官如此後數年 天子進用臣僚不次登擢或名一藝懷一長者
不必累日浹月輒至大官以君之才使用於時其所得爲必有異

乎人者君既皆不久於其官而仕方按籍平進其名跡止於是者固知士有遇有不遇焉矣然翰林以文章論思爲職及其爲國子師視議輔學皆當時之榮未可爲不遇而君之文學爲世所宗所至克舉其職爲學政稍久故聲績尤著亦未可謂不用於時而世以爲如君之才其施設有未盡者蓋不獨爲君致惜也君兄弟五人伯國鼎叔國縉君其季最季國龍皆進士惟仲國器爲布衣好老子術蓋余從君後 召見時君所上聞於 世廟者其家世與其系譜並如此最季者後爲給諫同朝兩人風貌言笑相似甚雖以余之久與居每驟見初不能辨識見給諫以爲君也及與之語乃知其爲給諫每大笑而別君性篤孝時時語其先人輒嗚咽下

泣好舉古昔稱先進世或笑其迂亦不以爲嫉也蓋其誠明坦易人亦多有化之者而尤重友愛給諫死君之子且賢而有文亦死余與君相見於京師君鬢髮颯然皆白其意氣亦衰矣謂余曰且之死命也夫吾弟之亡吾蓋不能委順焉吾亦無意於斯世矣余聞其言而悲之君雖衰其才誠有過人者用之皆足以有爲而不盡其用此吾之所以終悲君之不遇也君於古文研論最深而工於騷賦之作故獨喜多爲詩其愁憂懽離合諷諭警戒之旨恆發之於詩名曰詩乘數十卷藏於家君之先世居東甌遷六合後遷全椒今爲全椒人曾祖諱鳳祖諱謙父諱沛道德文學爲東南學者宗師稱海若先生後以君 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以給諫

贈儒林郎禮科掌印給事中母盛氏累 贈太安人君初娶陳氏 贈安人繼娶汪氏 封安人先二年卒男子三人巨考授州同知先卒次勛國學生俱陳安人出次昇戊午舉人女子二人皆適世家子俱汪安人出孫男五人長霖起旦出次霄瑞次霜高次秀遠俱勛出次露湛昇出孫女六人君以庚申十一月一日卒於揚州寓舍年六十有五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蓋君之學行於法宜銘銘曰

士初同學君雄其文吐詞落簡蒸如霞雲點竄不施驚其坐人士初賤書我張我軍斷紙零墨世寶其芬匪文藝然於道敏行衡門鼓鐘聲聞於廷誕惟厥考人師經師聿來則效章縫祁祁君之兄

弟式穀在茲以道爲文以學爲吏君在詞垣仕凜風義羅材於闔
俊又在位視學於畿士喜不喟君之在官先後幾年進少退多其
美如何人亦官久於君何有進者已而其退孔嘉君節皎皎銘此
幽遐敬視圭石允興厥家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蕭惟謙

公生有夙慧手紋如硃砂典江西鄉試吉水李尚書振裕年甫十五閱卷決其遠到置第五曰此吾鄉試名次今以衣鉢授之督學畿輔翁鐵庵尚書冒北籍應童子試縣人攻之不敢入覆試公索之急教官以暴卒對公刻其文深致惋惜後鐵庵執弟子禮魏敏果公以公與陸清獻公同薦諸朝公以母老陳請歸養避跡村野所居曰雲莊家貧而好施捐館之日田父漁老皆隕涕葉正夏題輓聯云一世清貧學士兩閒忠孝完人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按蕭公山東德州衛人順治十五年進士

國朝子集卷之四十一

十一

吳本植

吳本植字篤生直隸安平人父恂明末官深州訓導地陷死節本植登順治戊戌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兩爲國子監司業訓諸生有法遷侍講歷侍讀學士以病歸本植剛毅有守爲侍講時有朱山人方且者以妖術惑眾勢張甚本植於眾坐叱之人或爲之危未幾山人伏誅始服其先見爲司業時有博士羊琦性慙直同官欲去之本植持不可後琦由吏部郎出爲井陘僉事迂道過其居固求一見卒不許其耿介如此

右述聞謀瑤錄

國朝詩人姓名表

三

--	--	--	--	--	--	--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六目錄

詞臣二

崔蔚林

張貞生

華亦祥

王勛

馬世俊

申涵盼

劉芳詰

周宏

邵遠平

葛震

繆彤

張玉裁

傅達禮

蔡啟傅

耿願魯

陳夢雷

韓士修

補錄

吳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六目錄

國朝詩林卷之六

名臣十一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六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二

崔蔚林

故詹事新安定齋崔先生生平道義自信不苟取友獨深善尙書蔚州魏公睢州湯公二公當代人宗年輩在先生前顧獨深重生以爲益友歲丁卯魏公沒於家先生哭之過時而悲未數月湯公亦沒公大慟曰吾自分疾不能起蔚州亡後猶望湯公爲我作傳今已矣口授哀辭遣子漢源渡河往弔自此感悼不絕不數日而故疾作竟不起明年漢源將以冬十一月葬先生長垣縣東郭

鄧岡之原以書告曰魏湯二公不可作矣知先人者莫若子敢以
銘請當先生分校禮闈元文辱先生知至深自是奉先生教及門
三十年聞先生行事不可謂不悉其何敢辭先生諱蔚林字夏章
定齋其別號先世小興州人明永樂初徙保定之新安今遷居長
垣家世力農有潛德祖環始讀書爲諸生父九圍舉順治辛卯鄉
試歷白水知縣兩世 贈封如先生官祖母楊母杜繼母劉皆
贈淑人封公三子先生其次也先生少穎異七歲時封公與同人
講論經義同人或遺忘先生輒默識舉示之既長益好讀書丁酉
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檢討遷弘文院侍讀晉
弘文院侍讀學士改補翰林院侍講學士與修 太宗實錄充日

講起居注官轉侍讀學士再補侍講學士 特旨加詹事府詹事
歷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加官如故公前後服官恬於進取始爲庶
吉士受知 聖祖章皇帝甫浹歲不俟散館先期而授史職 今
上卽位再遷至侍讀學士去爲史官僅踰三年卽日又當得三品
先生瞿然曰吾年甫三十顧視同歲生未有先於吾者吾何以堪
之吾歸務吾學耳遂乞假歸假滿補侍講學士 朝廷方設宮僚
以次當遷少詹事聞封公微疾遽請急知交勸先生姑徐之先生
不可曰吾以官故少留是爲官重於親也且旣拜官安得翹然卽
行邪竟力請以去其後遷延六載乃始得改官如鄉所應遷者先
生恬然初不自以爲滯也故事詞林最重前輩資次稍後者官雖

尊見必退讓遇遷擢輒自引避不敢越出其上先生之時風稍替
矣且於同年非前輩也循資非越次也而遽自引避此其用意何
等邪當先生再引疾時違親甫三載封公非有大困也顧舍旦暮
當遷之官歸而省覲亟亟如此近世館閣傾軋成風其甚者纔一
登籍便陰排前人攙越同輩又士大夫莫復顧養父母年及耄耄
不肖一歸省至有棄喪累世弗葬安之自若者聞先生之風豈不
愧死哉先生旣歸朝夕奉封公起居閒往蘇門從孫徵君鍾元游
往復問難畱兼山堂十餘日登嘯臺憩安樂窩欣然有春風舞雩
之意旣心鏡澄明識解超悟益沈酣經籍意有所疑必深研默驗
不釋然不已兀潛於易衣冠危坐精思者三年廓然如有所悟嘗

以周子太極圖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其閒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久之精眩神耗疾患交作猶翫誦不輟曰病不可卽遣能從事寡過之學則卻病方也及再起爲講官適 詔撰易經講義同官皆推先生先生每漏下四鼓輒起作草橐五鼓入 朝罷卽閉戶謝客覃竭思慮凡一卦之大義一爻一象之纖悉曲微無所不通貫於天道人事消長往復之際未嘗不反復極論冀有所裨助蓋先生之勤於其職如此 上好學稽古於經筵諸臣特厚而先生資望尤最深 上嘗試諸詞臣拔先生第一先後 賜貂裘文綺珍果恩意甚至一日侍直 上問歷官幾何年平時何著作先生奏言臣蒙恩二十餘年家居前後

十年究心經傳輒有寡昧之見 上命錄進因退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上召入懋勤殿命講格致之義 上聽畢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與對曰臣不敢以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 上賜茶命內臣送出當是時 上意方嚮先生先生亦自以得事 聖主被殊遇惟孜孜愛君愛國聞 朝廷一善政喜見顏面卽臣下不能仰承弊蠹滋長輒蹙然憂之慷慨談論於是非得失較然也 以是忌者側目先生既力學得疾又勞於職業遂至困頓亟以疾告忤 旨奪職罷歸以先生之學問節槩使究盡其蘊足以矯正浮薄崇立名檢乃 當展顧眷之如此而不得終其初遇豈非天哉然終賴 聖恩保全之得攝疾於家遂其色養先生每道及未

嘗不流涕感激也先生少有至性九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先後事
兩繼母劉無異所生封公挈家黎陽遭亂母爲賊執救之創幾死
劉淑人罵賊死先生時年十二與兄茂林哭泣奔走治封公創得
無恙然後庀劉淑人喪綽有條理及居喪哀毀如其喪杜淑人也
後喪劉孺人亦然事封公每先事承意晚抱病歸猶日舁交牀省
起居不命之退不敢退也篤於故舊與今吏科給事中楊君爾淑
爲總角交楊未通籍召而館之周其家二十年無閒孫徵君輯大
難錄敘甲申盡節諸臣爲人所誣用先生相左右得白徵君之子
韻雅誤羅辟公亦力救之韻雅兄博雅來赴弟難客死爲經紀其
喪嗚呼適竟以哭魏湯二公死也屬纊之夕封公臨視撫之曰汝

年不酬志然以哭泣友死死義也吾復何恨先生張目泫然不能成聲遂瞑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得年五十有三娶梁氏容城望族賢孝敬儉既貴益勤先卒 贈淑人今與先生同窆繼娶張氏 封淑人子二長漢源拔貢生次渭源女四孫鏞先生之學以誠爲本自事親居官及與朋友接無不一本於誠於義利之辨甚嚴見人有過輒正色規之持論不爲刻激然幾微必辨魏湯二公最同志亦不苟徇也生平施德於人甚眾然不自表暴有犯亦不校造次未嘗廢學嘗被使祭長白山往返策馬三千餘里經泥淖甚困或終日不得食顧與偕行者孫進士淦辨論經義談笑自若既罷歸嘗承封公命攝疾於蘇門百泉猶晏坐甯神究人

心道心之介其勇於爲學刻志自厲毅然有振興斯道之意乃竟側身憂虞之中困踣坎壈病不得志哭其友以死悠悠斯世孰更有心擔負世道者此非獨門人之哀抑斯世之不幸也乃灑泣而爲之銘曰

先生哭友有淚如泉我哭先生悲亦復然退則誰尼進則誰先行止有命繫之在天彼醜正者曾何有焉啟手啟足履冰臨淵學海涸流道城隳堅喪賢何易生賢何艱天不愁遺人乎奚嘗慎藏銘詞以永千年

右墓誌銘徐元文撰

公諱蔚林學者稱定齋先生其上世小興州人明初徙保定之新

安曾祖諱起堂祖諱環父名九圖順治辛卯舉人以東明教諭薦
爲白水知縣累封通議大夫起居注日講官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加詹事府詹事母杜氏贈淑人通議公精彊
嗜學修行高潔有子三人公其仲也公順治十四年薦於鄉十五
年舉進士中其科於余爲同年生同館最久初見公英爽不羈
慨然有志當世之務慕劉公因楊公繼盛之爲人曰此吾鄉先生
好稱數其遺事後相國熊公在翰林倡明理學公旣與游遂研索
諸儒之書往復論議浩然有得曰道其在是矣蓋公自庶吉士一
年授翰林院檢討又三年遷內弘文院侍讀又二年遷侍讀學士
於是公年始踰三十矣公曰吾歸事吾學耳通議公歸自白水卜

居長垣公遂乞省視以歸居長垣益發羣書讀之尤潛於易嘗論
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際猶少
漸生漸長之義乃自爲圖說後見瞿塘來易曰此所謂先得我心
遂引所爲圖焚之其服善而不近名如此訪孫公奇達於蘇門山
畱十許日寓書於其同學曰比登獻臺歷邵窩觀梅弄竹想見春
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丁繼母劉淑人憂
服闋補翰林院侍講學士直起居日講轉侍讀學士居三年又假
以歸家居三年復補侍讀學士兼職如故一日侍起居上顧問
歷官幾何年業何文字其錄以進公奏言蒙 恩二十餘年兩以
假歸家居前後十年曾究心經書傳注略有愚昧識解容臣繕錄

呈進明日齋沐書致知格物說以進 上命講格致之義不襲前
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王之說非與公言臣不敢以朱王爲非願
臣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是年加詹事府詹事升少詹事兼侍讀
學士加詹事如故久之祭告長白山歸詣 行在 上慰勞曰長
途良苦公自再侍起居又四年得病以告罷歸家居五年而卒公
爲學專務自得不徇世見以爲苟同然其與人學語有合雖輩儔
欽事之嘗見上蔡張仲誠沐於京師語人曰自我見張仲誠頓覺
能割俗情凡事自己可作主張是非利鈍聽之已矣初爲學語學
有三關義利毀譽死生晚而所得遂深曰其實義利二字盡之矣
戒著書太早不輕立言所著有四書講義解易各數卷公病革通

議公曰汝雖年不酬志與魏湯二先生生同心死相從可以無憾矣蓋蔚州睢州相繼淪喪公哭之慟睢州喪還公遣子漢源往弔而公卒漢源不及見也卒以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春秋五十三公初娶梁氏 贈淑人再娶張氏 封淑人子男二人長漢源拔貢生有文學次渭源女四人將以明年十月葬於長垣東郭鄧岡之原吏科都給事中楊君爾淑以漢源狀來乞其墓道之銘楊君公同學不以盛衰死生易其心者余既與公以學相知且楊君之言曰銘公公志也遂銘之其文曰

凡學之道行知尊聞有華其末而忘其根有念其本而陋是因聖道既遠能宏者入崔公之學貴爲自得不泥古陳有識其默取左

右之源深以特如公之才不學而官執坭執坭執坭於淵旦暮焉
已曷克萬年德懋名邵久而彌大斯文山河俟彼礪帶先生之藏
爾後保艾

右墓碑陳廷敬撰

先生名蔚林字夏章定齋其號也世爲直隸保定府新安縣人父
九圍苦志績學學者皆尊師之家貧奉母備極孝養以故鄉薦饑
躬輦其母就館於洛縣值土寇劫其母奮身觸賊嬰白刃以救之
被重創幾死後登辛卯賢書除陝西白水令年老乞休以耆儒碩
德歸教於鄉啟迪後學諄復不倦及卒門人私謚曰孝烈建祠以
崇祀焉先生幼而精敏絕人七歲時聽父與座客講經義卽從旁

默識客或忘其語先生以所識告之客大驚異年十九補博士弟子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選庶吉士尋授翰林院檢討遷弘文院侍講復遷侍讀學士時年甫三十遽受主知遷擢甚速人以爲旦暮且大用先生曰吾年始壯同年中莫吾先者吾何以堪之驟進非吾志也姑歸務吾學耳遂以省親乞過新安商所學於杜紫峯先生往復辨難紫峯以勇猛深細稱之歸里後定省之暇研究諸經尤邃於易衣冠危坐沈思者三年每言周子太極圖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際猶少漸生漸長之義因自爲一圖覺有心得及讀來瞿塘易注適相符合曰此所謂先得我心遂焚之策蹇從孫徵君先生於蘇門留兼山堂十餘

日質疑問難殊多會心因致書於其友楊給事曰邇謁孫夫子於
夏峯登君子之堂聆仁人之訓甚快事也且歷嘯臺遊邵窩觀梅
弄竹雅有春風舞雩之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樂可以易此尋丁
繼母艱服闋補翰林侍講學士明年充日講官又明年仍轉侍讀
學士會內黃令上蔡張仲誠先生以闈事入都先生造訪於邸舍
一見欣相得語人曰自吾見仲誠頓覺能割俗情凡事自己可作
主張身外之榮辱利鈍聽之而已未幾聞父疾請假歸時方立東
宮置宮僚先生以次當得詹事或勸之少畱先生曰吾之歸以親
疾也若以官故少畱是官重於親也求去益急既抵舍父疾已愈
而先生遘疾久未差語人曰病不可驟遣惟從事寡過之學則卻

病良方也日閉戶齋居究心性命之旨時過庭而質所疑焉居五載疾漸瘳父促之赴都仍補侍講學士入直 聖祖問所學 命錄所著以進歸寓齋戒沐浴書致知格物說以獻 召入懋勤殿面陳格致之義不襲前儒成說 上曰然則朱王之說皆非歟對曰臣非敢以朱王爲非但十年來體認所見如此故不敢爲苟同也 上頷之 賜茶而退明年承 命撰易經講義每漏下四鼓輒起勦草橐五鼓入 朝事畢卽歸杜門謝客覃思研精夜半未止或勸以病後宜少息先生曰易理深微非浮心躁氣可窺夜靜神清庶幾合古人奧旨乃可啟沃 聖心耳尋遷少詹事以瀆寇平奉 使祭告長白醫無閭二山與孫進士靜紫同行塞外苦寒

山路危險一日常數顛仆或竟日不得食先生怡然不以動念日與靜紫於馬上闡明義理辨論經書跋涉三千餘里轉覺體中漸壯事竣返京邸復撰繫辭講義而舊疾復發以上眷注厚未忍言去常力疾勉盡職業一日入朝侍直畢過友人訪陳幾亭學言讀之良久不能釋手因攜歸復與楊給事孫進士反覆披閱不已亭午尙未食忽瞑坐病痲手足俱痿越三日始能言乃具疏乞休時同列以上意方嚮先生多忌之因奏先生病非實遂奪職罷歸歸三日父命養疾百泉日晏坐甯神靜參人心道心之界與同學馬搆斯暨夏峯孫氏諸昆季晨夕過從其證所學自謂如投良劑也未幾搆斯卒先生傷之病增劇復歸里旣而聞蔚州魏司

寇公睢州湯司空相繼卽世二公故先生道義交也先生曰蔚州沒吾猶望睢州爲我作傳詎意我尙視息人世而良友願先我逝邪遂傷悼不止病益篤越數日竟不起時年五十三父撫而哭之曰汝年不酬志然得與湯魏兩公生則同心死則攜手亦可以無恨矣先生通籍三十年蕭然無宦情以省親乞假者再每歸輒盤桓數年而後出卒以病乞休忤旨罷歸怡然不以介懷惟篤志力學不懈病益篤學益勤故所得亦益邃初時體認爲學要領語人曰學有三關曰義利曰毀譽曰死生晚年又語人曰其實只義利二字盡之矣讀書不務記誦惟究精義所在靜中探索以自得有鑒於先儒著述太早不輕立言承命作易經講義未及成

國朝書目類考卷一百一十一
書而罷自著四書講義亦未版行此亦足見其專務闡修不事表
襮云先生自乞假省親時隨父居於大名之長垣因家焉子渭源
乙酉副榜孫鑰丁巳進士皆能以學行世其家

胡具慶曰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一時從遊之盛與洛閩
並而先生與睢州湯文正公皆以通籍貴顯之後遊其門執弟子
禮此近世所尤難者也湯公學術事功既已大顯於時而先生之
學知之者猶鮮故子特爲立傳又嘗讀張上蔡遡流史見先生與
上蔡書深服其說上蔡固卓然獨立不肖苟同於先儒者也而先
生獨深契之今余往來先生之家求先生生平言學之書及所進
呈格物致知之說而遺藁俱無存者其聲光闇淡幾於莫可窺尋

然考其師友淵源所自則其所自得蓋有在於語言文字之外者矣

右傳胡具慶撰

臣等謹將英法各國
名詞一

二

張貞生

張貞生廬陵人順治十五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建言不合
鐫二級去官初爲國子監司業時刻鄒南皋宋儒語略頗闕陽明
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蓬蒿滿徑突無
炊煙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贖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尋奉特
旨召用至京卒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

右 國史館本傳

廬陵張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箕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三魚堂
粹語載箕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
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

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
簣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
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
尤填胷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
真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
注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
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
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旣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
處皆足補注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
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行爲一我必

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簞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

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簣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其竇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簣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右學案唐鑑輯

廬陵張貞生少入塾受經卽有志聖賢之學官侍講學士時言事
激切 命下考功議革職 上愛其才止鑄二級出都時王阮亭
司寇等賦詩餞行張畱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
懸焚草鐙前期報 國披肝殿上願回 天 聖明豈是誠難格
臣顛還慚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勸勉臨歧申贈繞朝鞭歸二年
詔以原官起用至京卒嘗書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
二語於座右以自警

右記余金撰

康熙九年議遣大臣巡方幹臣言大臣巡方徒擾百姓無益察吏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二十一

安民當責成督撫尋下部議以出位言事降二級然卒罷巡方之
差

右測海集張維屏錄 按張公尙著有玉山遺響集及唾餘若干卷

華亦祥

華亦祥字纘長江蘇無錫人順治十六年進士第二人授編修辛丑充會試同考官尋遷侍讀以文學渥被 知遇未幾卒方江南以抗糧事逮諸士人至京至委頓有道斃者亦祥陰爲左右而資之歸亦祥事親至孝內行淳備歿時無以殮其同年崑山徐元文葉方藹爲之經紀其喪

右傳秦瀛撰

王勛

編修王先生勛大興人初名世約字次童晚號灌亭先世山東壽光縣以武功來京師至大父大同府同知良佑明隆慶庚午冠其經房始顯父有第歲貢任太原府靜樂縣以子以約官 贈中憲大夫太平府知府母張氏 封恭人先生性矜尙慎於取友少卽卓越勵風迹與兄以約讀書自好恥與流俗爲伍年十三督學御史左忠毅公光斗拔爲童子冠父卒官甫七十日先生於哀毀中與兄拮据扶襯歸喪葬盡禮門內雍穆事母以孝聞兄弟力學探究經書大全爲文一以先輩大家爲矩矱視時之剽竊割裂名能文者不屑也或謂其不諧時自信益堅與張永禎張廷珮及子五

人友善以氣節相砥礪時聞人魏忠賢鴟張敗類倡議建祠因與之迕諸不爲先生友者多指目橫加訕毀或爲之憤先生曰鼠輩也何足校亡何予及永禎廷珮以約先後舉於鄉先生至 皇清順治戊子始登賢書己亥傳臚二甲第一名 世祖引見於乾清門時年五十一 上問年籍卽以實對予子熙任學士承 旨傳諭嘉其不欺授庶吉士以風厲臣下之隱年者熙奉 命教習先生丈人行也恂恂謹遜不少異於同輩辭之則曰 君命也何敢違人恆以伉倨詆先生豈然哉方其未成進士石侍郎申以翰林督學江南夙與先生友強與參校試藝所甄拔皆學問之士後多致高第兄以約任太平知府罷官以租庸積贖畱滯母張恭人自

官舍歸中道病卒先生哀號旅次胼胝艱辛始獲耐於贈公復爲
兄多方補苴期得生入里門旣而兄客死不憚數千里還其喪癸
卯充江南鄉試考官中式七十八人人以爲受先生知迨磨勘
直省試卷獨江南爲最嘗搜羅明三百年制舉藝先輩名文數千
篇晰其義咸能舉其詞友人林尙書起龍掇其尤剗刷爲學者楷
模先生稟負清剛不與人爲媿媿平生無一逾檢事緩急恆賴於
友行不以正者不惜切切相規人多憚之至貧約而老率以此書
法宗魯公經史子集咸有纂述每於讎問娓娓無窮雖老不倦癸
丑初夏 御試詞臣於翰林院力疾就試越日子往省述所著河
源歷歷如指掌予以先生雖病而氣未衰醫藥可痊旣而聞石侍

郎歿號哭枕上遂不起年六十有五配蕭孺人二子庠生智斐舉
先卒惟二孫墀璧公歷官十五年 覃恩加一級纂修 世祖章
皇帝實錄升服俸一級官止編修貧無以葬聞其喪不期約而購
贈皆其友也江南受先生知適在京師者編修周宏張英檢討胡
士著郎中諸定遠庶吉士改補主事程文彝吳本立中書舍人汪
懋麟鄒暉喬萊知縣白彥良進士曹有光張琴沈攀李欽式舉人
馬晉錫張喆歸允肅相與昵勉有亡棺殮殯葬賴以成禮而董其
事則程文彝次其行爲狀則汪懋麟也

王崇簡曰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友之於人重矣先生惟重於取
友故當菀枯生死友道益顯世之言若膠漆而轉面誹憎勢地不

相下而排擠者所從來也友豈易言哉先生嘗稱貸於同姓不問
子母且假館授餐復折閱於歿後此豈有所爲而爲耶嗚呼先生
取友雖市廛亦有足稱者不可知先生與

右傳王崇簡撰

國朝書目考卷之二十一

七

馬世俊

狀元對策隨題敷衍者多先生獨侃侃直陳不負所學何義門云
我朝狀元前劉後韓公居其間鼎足爲三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先生工書畫有二右之目謂右軍右丞也

右京江耆舊集張維屏錄

馬章民世俊性樸素釋褐時貧不能具軒策蹇驢老蒼頭攜宮袍
隨之傳爲士林佳話

右記余金撰

馬世俊字章民一字甸臣江蘇溧陽人順治十八年辛丑一甲一

國朝名臣言行錄 卷一百一十一
名進士 賜及第授修撰遷侍讀初先生下第留京師落拓甚以
行卷謁龔芝麓司寇司寇讀至而謂賢者爲之乎題至後比數亡
主於馬齒之前遇興王於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賄終而功名復以
賄始七十年以前之歲月已淪七十年以後之星霜復變少壯未
聞諫書而衰齡反同販豎云云司寇淚涔涔墮曰李嶠真才子也
歲暮贈炭金得白金八百兩明年遂狀元及第賢哉司寇非褊心
者所能及也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申涵盼

嗚呼余今日執筆而銘隨叔之墓此歐陽子所謂惟聲與淚獨出
余臆者也隨叔長於余四歲方順治庚子隨叔初舉孝廉從其伯
兄彙盟寓居京邸時則今徐宮贊健庵盛禮部珍示爲人文領袖
召集四方知名士讌飲城西館舍得十有九人彙盟最長余與隨
叔最少酒半計孝廉甫草議論遽起談諧間作隨叔毅然以莊論
折之而罷隨叔與人交疎中介氣不隨俗俛仰自應制舉時已然
余一見卽心韙其爲人此余與隨叔定交之始也明年辛丑同舉
進士又同與館選相得益懽越一載隨叔丁母靳太安人艱去及
服除授檢討又與余同入史館與修 兩朝實錄晨夕不閒者六

年余伯兄禮存以春秋舉丁未進士實出隨叔之門余不敢復以輩行遇隨叔而隨叔之遇余如故也康熙十一年實錄成各賜白金表裏加俸一級隨叔旋引疾歸歸十餘年每書問至必稱疾今年春余有扈從之役遇隨叔仲兄孝廉觀仲於道倉卒片語謂隨叔病甚劇比余還自畱都而隨叔之訃已聞於京師數月矣冬十一月觀仲屬其甥庶常路子廷彥持狀謁余謂日月有期乞誌其墓嗚呼誌隨叔者莫余宜也不敢辭隨叔諱涵盼姓申氏申之先居山西之絳自掖縣令某始遷於永年九傳爲端愍公諱佳胤故明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少卿生子三隨叔其季也生有異質動止莊栗寡嬉笑幼隨端愍公在官舍口授之書輒成誦

端愍公既殉國難，屍盟觀仲屏居隱約。隨叔九歲方入塾，而讀書明敏數年，卽穿穴五經爲文。蒼莽瀨瀚，有先民大家之風。旣登第，海內弟子誦其文，奉爲金科玉律。至今不廢。詩承宛盟指授，以少陵爲宗，而馳騁於近代。空同大復諸家，雖時出俊語，絕無纖靡妍麗之態。間做李西涯樂府爲詠史詩百餘首，奇變激宕，具有史法。可與西涯並驅。假歸後，詩益工雅，自矜慎故，流傳者亦絕少。在史館時，卽奮志讀史，以職務間之未果，里居多暇，自署程課閱三歲而二十一史畢。擇其中忠孝節烈有關世教者，薈萃成編，而斷以己意曰通鑑評語。他若時代之盛衰、政治之理亂、人才之消長，議論之得失，又別彙一集，平居落穆，少言笑，及與人辨論，古今抵掌。

數千年事如在目前聽者皆驚服而退其所爲碑版記序之文高古疎豁歸於簡潔嘗曰文尙體要一泛濫則河海無極矣其學古有得持議謹嚴如此頃者史局肇開英僑輻輳隨叔淹雅博洽在晉胥臣楚倚相之間而又深得班范歐陽爲文之法使之裁量是非斟酌進退則勝國一代之史可以速就隨叔之不得與於勝國之史也豈非史事之不幸耶故學士喇文敏公爲院長一日入奏屈指詞林文物舉隨叔姓名以對文敏不輕許可昔同修國史知隨叔深故奏對及之隨叔勞動在國史其得疾亦在史館時爲多初章廟實錄分月編次出於眾手首尾多衝決余助隨叔次第讐校芟汰繁複補葺闕遺凡兩易橐始免前後錯迕之患如是者

三載每散直常至日晡脫橐未幾會有 旨重修 文廟實錄悉
力鉤纂又復歲餘而其勞益甚隨叔與余素羸弱當是時年壯氣
銳勇於職業寒暑飢渴一不以介意疾病伏於中不暇顧也今余
苟幸無恙而精力向衰視十五年以前不逮遠甚隨叔纏綿抱疴
時作時止卒至不起或者見隨叔喜賓客嗜酒劇談夜分不輟謂
失養生之宜而病所由召實不繫此夫壯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
而老雖養生家不能免獨以國家有用之才當未衰之年齋志早
歿使當時不獲見其實用此余所不能不重悼惜於斯人者也隨
叔生於故明崇禎十一年九月卒以康熙二十一年正月晦日年
四十有五所著有西齋詩文集若干卷通鑑評語二卷廣平府志

二十卷元配張氏 贈孺人繼配鄭氏 封孺人子三人
 預頡 皆諸生力學有文 頡娶秦氏進士秦君璟女繼娶張氏李氏預娶
 楊氏廣西按察使楊君峻女頡娶冀氏工部尚書冀公如錫女女
 四人長適冀公長男廩生植次許聘奉化知縣張君奎昇男允元
 次許聘監察御史甯公爾講男倬次幼俱鄭孺人出孫男一居郢
 預出孫女二 頡出者一預出者一銘曰

喬松峩峩頓裝隰阿干將鏗鏗弗試盤錯吁嗟哲人衷通履瀆塵
 堦朱紫肴核剛史忠臣有孤宜昌厥家華星若揭宵露中折孝友
 為翁十世用勅銘石幽窆永貽後裔

右墓誌銘張玉書撰

劉芳詰

宛平劉先生諱芳詰字宣人歷官國子監司業學主於庸所求皆子臣弟友之事其中至纖至悉人所不及檢察而忽之者講求必極其當其庸語曰天下無一之不厭庸也久矣顧人以爲庸也而厭之我弗敢以爲庸也而亦厭之我不敢以爲庸也而厭之願人亦弗以爲庸也而終厭之何也事惟庸也可作物惟庸也適用言惟庸者易行也我只道我之庸語而已存天理遵王法體人情遵王法忠也體人情恕也存天理忠恕之本一以貫之者也太極先儒言之備矣吾人不必更增一語但能於日用之間處已接物之際一言一行務合於理道之當然而不失其中卽是太極曾子之

學喫緊處在孝以事親曾子之孝喫緊處在敬以守身不貽父母惡名孝之至也必慎其獨敬之至也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今無不知之者余請更益以一言曰誠清而不誠保無飾於外而濬於中乎慎而不誠保毋詳於小而略於大乎勤而不誠保無工於私而拙於公乎誠則清爲真清慎爲真慎勤爲真勤念念在國不爲家營事事在民不圖己逸普天大地實受其福矣不問民之貧與不貧但問官之富與不富不問小吏之貪與不貪但問大吏之清與不清尊卑內外界限截然全靠一箇禮字辭受取與銖兩不差全憑一箇義字觀此可以知先生之爲真庸矣其他如家書三十首孝友之書也生事死葬之禮皆從至性中流出讀

之者未嘗不嘆先生之慤慤懇懇誠篤而肫摯也庸言庸德其孰
如之生平所稱許者成都費燕峯密蔡瞻岷廷治黃岡曹厚庵本
榮則有是有非未可爲定論矣

右學案唐鑑輯

按劉公順治十八年進士

周宏

周宏字子重江蘇無錫人康熙三年進士第三人授國史院編修
仕至侍講學士應制典冊人推作手己酉主試山西承前數科專
試策論後復用制藝一以先正法程爲則四十四年南巡行宮
有宏書扇上稱賞問宏何人宏里居旣久對者莫悉宏乞代奏
衰憊尋卒弟宜振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宰錢塘太平有政聲長孫
曰萬景甯知縣改安慶教授次孫曰贊由庶吉士改部位不達而
迭主文枋稱得人

右傳楊熙之撰

按公榜姓
秦後復姓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十一

邵遠平

邵遠平本名吳遠字呂璜又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升郎中出視江西學政高祖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官刑曹建言獲罪遷光祿寺少卿著宏簡錄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元則未遑及也遠平乃循其例續爲元史類編舊史之重複者去之闕略者增之制誥之文備於帝紀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忠臣義士廣益尤多檢討朱彝尊稱其用高曾之矩矱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足以傳之不朽矣除侍讀二十年充廣東主考官還晉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擢少詹事請告歸優游林泉築園於城東以琴史自娛於世務泊如

也 聖祖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遠平詩宗唐人
其音和以雅詩集甚富其戒庵詩存一卷在京邸所作多典禮紀
頌之章世競行之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葛震

按狀公諱震字專之祖籍爲丹陽句容人元末徙鳳陽府定遠縣始祖載陽公青從明高帝起淮泗以軍功官彭城衛指揮使至三世祖伯寅公敬於宣德六年遼東備邊始調甯遠衛遂爲衛人焉七傳至公翁凝還公永清樂善好施拯危濟困實有隱德爰生公公生而穎異風度端凝言笑不苟識者知爲遠大之器年七歲遭妣周太君喪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不能興翁泣謂曰吾在爾何至此公惕然爲進一粥服喪三年事翁以愉色婉容退而獨處則泣涕霑膺蓋恐翁知之傷乃心也事繼母陳太君以孝聞本朝定鼎隨翁遷陝西鞏昌之徽州攻舉子業進西安遼寧

博士弟子員歷試高等有聲於庠康熙二年癸卯南遷翁卒於四
川保甯府鹽亭縣之旅次公躬負親櫬跣足跋涉行千里日夕哀
號聞者感慟五年丙午中雲南鄉試文章議論爲一榜之冠癸丑
天方兆亂公於擾攘之中持身應物一規於正至今黔楚多稱之
數年間風流雲散不足言矣癸亥入都 上召見養心殿顧問南
事公應對稱 旨 上悅命供奉武英殿丁卯再 召見養心殿
面敕詠御書竹賦屏風詩一律尋 命清查內庫 御窯瓷器
庚午設立 御書處奉 特旨監造 御筆御臨法書與北地米
公漢雲長洲宋公駿業同直內局多所論定稱 上意焉辛未四
月 聖駕北巡 命扈從直懋勤行殿 恩遇有加作北巡賦並

詩以獻是役也車騎行李 上命侍衛趙公昌供給公自以淪落之餘荷 主上特達之知勤敏在公歷十餘載夙夜不遑遂成勞瘵猶時勉強醫藥冀得保餘年以答 主眷然日就委頓病勢增焉時壬申十月 上聞亟命侍衛趙公昌郎中強君國忠率同大刺麻僧診視復 面敕院醫黃栒等接踵調治一切藥餌俱蒙 上賜至三十二年癸酉七月二十一日甲子終年五十有七 上聞悼惜者久之公初屬疾藥餘猶論說詩書每至夜分乃寐故人牟叔庸亡公爲文祭之哭之慟逮疾漸自朝抵暮正襟危坐神氣肅清二十一日忽曰吾體倦稍安焉甫及席奄然逝矣痛哉以公之德行宜享遐齡而壽不至於期願以公之學術宜可以展康濟

而事竟出於坎壈天乎命哉公至孝性生自以幼失怙恃每春秋祭享流涕霑襟孺慕之誠終身如一日及易簀之前猶呼長公而命之曰吾蕩析離居人也吾祖而上與吾母葬遼西甯遠衛吾父與陳太君葬雲南澂江舞鳳山之麓南北相去數萬里而遙吾死後魂將何依言畢泣數行下又曰吾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家計艱微貽累於汝王孫保葬絕俗違情吾不爲也但斂以薄棺覆以舊衾足矣爾其志之公少而好學至老不倦研窮經史百家悉能究其指歸源流以故發爲文章上下千古自成一冢言詩湖騷雅漢魏下迄三唐縱橫排算諸體皆善眞書師鍾太傅分書法蔡中郎草書如鐵幹銅柯風韻溢於筆墨之外然皆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性方嚴端重燕居無情容無褻語雖至戚子弟見之未嘗不
整冠振衣人有過必面折之進無諛詞退無後言故親族皆嚴憚
焉所與游者皆海內名流詩文倡和無虛日著有種松堂文集四
卷詩集八卷史贊十六卷北巡紀行錄一卷律陶詩一卷選定古
唐詩玉林六十卷其餘宋元明詩選等集尙未脫彙葬於順天府
昌平州之松園從治命也

趙子曰吾未識公面覽公之狀讀公之文與詩而始識秦漢人魏
晉人眞面目決非乞靈秦漢魏晉人口脗者詎非藝苑之前茅名
世之聞出哉先生奮志千秋之業文不屑舉西京以下語詩不屑
舉大庾以下語一時修詞之士靡不心折願爲之下而間有謂文

須舍筏安所事尺寸古人也者先生獨不謂然引繩操墨幾於神
化夫淺夫掇彩徒撫其英華而哲匠研眞必窮於膚澤如射者張
侯挾矢期於破的至於頓挫倒插之法又皆古未傳之祕加以句
雕字琢一意修古故其詩與文皆具秋氣吾以高潔二字括之少
陵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樊川樓倚霜樹外鏡天無一毫南山
與秋色氣勢兩相高庶幾足以擬似之至於生平仁孝性成立德
強固端亮嚴正蘊藉宏深使充其用不可限量乃遭逢不偶陷身
荆棘方邀 聖眷遽爾溘逝景典型而徵文獻使我僅醉心緗帙
間也可慨也夫公之長嗣沃野公能讀父書文品並貴曾守吾澁
亦致飄泊今荷 主知仍父供奉後先輝耀可不謂榮哉可不謂

難哉沃野公不以子謙陋而問傳與序於子是可晒也

右傳趙士麟撰

繆彤

繆君彤字歌起吳縣人康熙丁未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遷侍講以艱歸淡於宦情閉門不干時事立三畏書院刊曹月川家規蔡虛齋密箴劉念臺人譜以教學者所造就甚多著有雙泉堂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臣等、三月、廿五日、奉
命、

三

張玉裁

丹徒張玉裁字禮存九歲通五經康熙丙午未冠領鄉薦丁未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既奏擢一甲二名授編修

右記余金撰

傅達禮

傅達禮滿洲正黃旗人姓吳雅氏由主事洊升員外郎郎中康熙六年授內祕書院侍讀學士十年正月改翰林院侍讀學士二月充經筵講官尋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 諭曰翰林院起居注職任重大關係機密朕以爾才品優卓實可信任故行簡用爾其黽勉以副朕意十一年正月教習庶吉士先是 上命儒臣繙譯大學衍義是年七月告成傅達禮奏請刊頒得 旨允行十二年四月 諭曰滿漢文義照字繙譯可通用者甚多後生子弟漸致差謬爾任翰林院可將滿語照漢文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某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

學此書不必太急宜詳慎為之務期永遠可傳方為善也後書成
賜名清文鑑五月教習庶吉士七月重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充副總裁八月 命同禮部侍郎哲爾肯往雲南經理吳三桂撤
藩起行事宜 諭曰因爾等遠往雲南料理遷移事務特賜朕所
佩刀各一口良馬各一匹十一月三桂反被留十三年大兵由湖
廣進剿三桂釋傳達禮等還 上嘉其不屈於賊仍以原官用十
四年以 經筵講章不稱 旨罷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蔡啟傳

德清崑陽蔡先生以諱官受知 今上學醇行端天下皆謂於其
職宜顧恬進勇退引疾乞歸歸七年而歿中朝士大夫咸惜其未
訖於用執經受業於門者悼喪其碩師無所歸以貧故葬緩又五
年孤芳醇等相地卜食來告葬問銘於門人韓莢莢辱先生知深
又同爲講官朝夕奉教知先生行誼爲審哭而受命不敢辭先生
諱啟傳字石公號崑陽世居洛陽有仕宋爲祕書郎者諱某從駕
南渡始家德清十餘傳爲玉泉公諱某明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
歷任大理寺丞高祖諱某鴻臚寺丞曾祖諱某贈將樂知縣祖諱
某萬厯丁酉舉人官至武庫司郎中父諱奕琛萬厯丙辰進士以

水部曹歷升吏部侍郎子五人先生長也當侍郎貴盛時先生爲諸生卑躬守約飯無鑿御衣無紈綺惟攻苦讀書明理道爲事如單寒士會侍郎中蜚語幾不測先生亟走京師願上章請代尋侍郎得薄譴乃已順治甲午當鄉試侍郎有疾先生願毋行強而後行卽聞疾少加輒馳還如是者再是年舉於鄉尋居侍郎喪極哀盡禮一於誠敬後五上春官不第家益落然母胡太安人在堂奉養極歡太安人亦忘其貧也庚戌舉進士廷對擢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尋召對弘德殿賦詩稱旨未幾爲日講官會設起居注卽兼其職先是一甲授職在館與教習無卽授講官者蓋具數也壬子主考順天與今刑部尙書徐公同莅事竭誠忘愼無毫

髮私念多士雷同勦說體日腐壞務得魁壘奇拔之士以風海內
復古學故榜發得人甚盛數科後以科名著者不絕相望然猶懼
吏議先生則引咎去曰養親吾志也歸亡何而太安人以疾不起
銜哀慎終一如侍郎喪時丙辰服闋復官赴京尙未補也掌院學
士引見適講官缺員卽命以原官充亦特恩無故事丁巳
已升右春坊贊善會有足疾曰臣當陳力力之不勝職其可居且
講幄何地可一日曠員則堅辭以去先生兩爲講官當聖天子
好學日新又新嚮用儒臣之時先生感奮竭其素所蓄積撰進講
章皆精深當上意今所頒行四書解義出其手者發明爲多嘗
爲上講洪範五行傳於天人和同之際開陳往復以感切聖

聽其在位未久然其有儒者氣象已若此若使須之以歲月而益出其危言讜論則伊川邈山考亭侍讀說書之流風餘韻猶可以復尋而爲後生末學之所觀法亦政無已也先生既不出藥鑪茶竈以同書自娛閒其先世園亭疊石蒔花習靜其中四壁蕭然諸子至不能析產然一無求謁於人友愛諸弟晚而益篤戚黨之貧者周之如不有其己也其子弟之可造者必誘掖之如出諸己也交友以敬待下以寬跡不到公府而有公事必直言其便否以利其鄉人太安人之將葬也啟侍郎之封而合之得水乃謀遷焉與葬師登陟視地可否筮遇未協憂悲成疾遂至大故康熙癸亥四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五配陳氏 敕封安人父前常州知府

諱瑄子四人芳醇邑增廣生丙吉華太學生會辰邑庠生女一人
適太學生張獻采芳醇等居憂既舉祖父母之喪而合窆焉用成
先志已乃於今年戊辰九月日葬先生武康縣鳳凰山之原銘曰
維 皇建事遜志多聞先生應期山川出雲臣學何學抱其遺文
朝夕承 辟仁義是陳 帝曰汝嘉領左右史千秋玉字其直如
矢俾贊承華 元良毗倚何介如石弗壯於趾以愧人臣弗職其
思量力而退乃分之宜書策琴瑟在湖之湄中外傾屬曷不憇遺
人之云亡於德則壽以全其歸以毅其後若鬣者封有墮者阜曰
千萬年茲維其守

右墓誌銘韓菱撰

蔡崑陽先生諱啟傳字石公浙江德清人也宋靖康間有祕書郎源者從洛陽南遷始家於德清累世以仕宦顯至先生之父諱奕琛者萬厯丙辰進士以水部曹游至吏部侍郎本朝定鼎仍以侍郎致仕先生生爲華胄願性喜淡泊有大志屏去一切服玩方啟禎時吳興鼎族皆居鈞軸樞要聞諸公子翩翩各飾園榭舟車歌舞文酒有烏衣幫裾五陵裘馬之風往來過從照耀耳目先生獨被服如布素而又豐頤廣額豐姿玉立在羣公子中獨有鶴停鶴立之槩當時人卽以公輔期之不謂先生之晚而始遇也幼隨侍郎任在都門受業手不離簡編口不絕吟哦其攻苦異常兒年十六侍郎爲順天大京兆典司諸進士宴先生在後堂窺見旌幢

鼓樂道從劉公理順自中階入居正席坐心豔之以爲士當如是矣後返里侍郎爲蜚語所中先生掣一蒼頭走冰雪中驚沙撲面狀無人色侍郎幾不復識驚問曰兒胡爲至先生曰將上書闕下請以身代已而事解侍郎解組里居築園於居第之前種花疊石以娛晚節先生晝則婉容愉色視膳勉餐夜則篝燈揣摩常至丙夜甲午秋七月將入省就試適侍郎有疾先生戀戀于舍不欲一跽省門侍郎勉之乃治裝然試前猶時時往返視侍郎疾及登賢書旋丁侍郎艱哀毀骨立人稱至孝是時家已中落母胡太夫人在堂先生不欲以貧傷親志同配陳安人奉事之彌豐且敬至中禱廁諭之類手自澣濯戒侍者弗令太安人知之上春官凡五舉

皆不得意家益貧至己酉公車囊中金止數鍰抵維揚不成行賴
同年生強之而行庚戌捷南宮大廷對策振筆萬言日中而就
天子親擢爲第一於是旌幢鼓樂道從至京兆府一如劉公時
先生語人曰我豈以科名爲重哉心念劉公當高山仰止之耳蓋
其立志之卓越已如此是年江浙大水方在館職擬拜疏爲民請
命以例阻乃上書大司農得以改折召對弘德殿賦詩稱旨
遂爲講官職兼起居注故事凡一甲在館教習無卽授講官者此
世異數蓋自先生始也王子主順天鄉試與崑山徐健庵先生同
事力以復古學挽時趨爲事得人最盛所收皆振奇卓異之士爲
時名臣者肩輦相望然以小過挂吏議歸里朝夕奉養太夫人輕

軒輿時時遊於侍郎所築園蓋世之養志者莫先生若也亡何
太夫人以疾終哀毀盡禮一如居侍郎喪時丙辰服闋赴京方引
見適講員有缺 上卽命以原官充之蓋未及補官亦異數也
則 上之知先生者深矣丁巳陟右春坊右贊善甘盤舊學方擬
爰立而竟以病歸時倬亦奉母家居每從先生遊卽語倬曰吾淡
泊之志始終不渝又性樂山水賦詩博奕清簟疎簾竟日忘疲至
於長安之車塵馬跡人事之連雲甲第炫服姬姜漿酒臚肉雅非
吾好也方今 聖天子在上泰階平而玉燭和有諸公之黼黻足
以稱盛正不妨畱吾一二人於水邊林下爲盛世點綴逸事不亦
可乎癸亥將合葬太夫人於侍郎之塋啟所封壽穴視之得水憂

國朝名臣傳卷之六
名臣傳卷之六
悲勞瘁遂得末疾以終蓋年六十有五也 朝廷方待先生將大
用而先生竟稱完人謝世去矣於學無所不窺尤精於天人理數
之間嘗著洪範五行傳爲講官時陳之工書法得顏魯公遺意凡
所讀書俱以小楷鈔錄爲詩喜王孟二家不事駢麗閒亦喜爲小
詞所著有游燕草存園集兄弟五人皆極友愛戚黨之貧者時周
之子弟之佳者必誘掖之居恆絕竿牘然事關地方利弊者必造
公庭力言之訓子最嚴子四人芳醇丙吉華會辰婿一人張獻采
俱能文章克承家學倬旣出先生之門又同里居故知之眞且悉
不敢爲諛辭僅記其大槩以俟異日琬琰之錄云

右傳徐倬撰

德清蔡石公啟傳領順治甲午鄉薦時尚未舉子夫人私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至垂泣蔡怪而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蔡乃夜往其夫家語之曰吾爲爾消釋此事然我不可歸歸則心迹不明卽襪被臥其家天明召營卒至謂曰汝輩違法今不汝較卽繳券付金卒亦感動不取息命轎舁婦還然後歸夫人逾年卽舉子

德清有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授以四紅箋各書大一字後孫奕琛官至一品曾孫啟傳庚戌狀元元孫升元壬戌狀元彬辛酉解元方悟四一字之兆翁壽至百八歲

右記余金撰

臣等言... 卷一百一十一

德清蔡氏叔姪相繼魁天下朕傳庚戌狀元故升元紀 恩詩有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中兩狀元之句制科盛事咸以為寡

二少雙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耿願魯

館陶耿氏自一白先生登明宏治丙辰進士官監察御史抗疏劾
逆闖劉瑾直聲震天下累官江西參政曾孫樸公先生如杞復登
萬厯丙辰進士官遵化監軍副使不拜逆闖魏忠賢祠爲奄黨劉
詔所劾逮詔獄累官山西巡撫都御史祖孫相望於百年之間事
具國史而二公干支科第無一不同故海岱間言忠孝清門必以
耿氏爲稱首中丞公子含光官高密訓導實生翰林編修願魯字
公望亦字又樸生有夙慧襁褓中已識意馬字四歲讀韻書六歲
通經史八歲學右軍書十歲能文章十四補諸生十九以康熙丙
午領鄉薦庚戌舉禮部 賜進士出身初 廷對擬一甲第三人

以一字之誤置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尋授編修公白晳眉目如
畫朗然玉山之照人又善詩工楷法尤精國書館閣諸老交引重
焉癸丑爲會試同考官力絕夤緣焚香籲天期獲奇士以報國首
得韓公拔爲冠冕已而狀元及第官至禮部尙書餘如徐君倬董
君閻繆君錦宣輩皆詞林眉目一時推公知人不減唐之陸宣公
宋之歐陽子也未幾假歸侍司訓公三載會 朝議復設詹事府
羣公寄書敦迫以謂馮翼孝德之選無踰公者且年末三十詎可
以邱壑終耶司訓公力趣舍人束裝公輦蹙就道非其志也亡何
丁父艱歸服闋補原官倡二三同志爲詩社益講經濟之學未幾
而病語所親曰吾所患惟六月過此無慮矣果以六月九日卒於

京師寶康熙壬戌歲也距其生順治丁亥得年僅三十有六公性至孝六歲生母張孺人卒哭之盡哀丁未公車忽心動急治裝歸而母蔣孺人病革人歎其至性里居搨文社手爲丹鉛後進多依以成名爲詩秀發如初日芙蓉自然可愛有章齋集七卷配蘇氏敕封孺人子男子四人朋舉鶴舉雁舉昆舉子女子一人婿任偉昉孫男六人夢齡嵩齡壽平夢平夢齊方平朋舉等以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大葬公於郡城西之先塋銘曰

漢唐百六金虎宮鄰明社淪胥亦維寺人嶽嶽耿公濟世忠勁癡
鷹觸邪繫其天性鍾及文孫芳蘭猗猗香難久居秋風悴之天召
修文地理玉樹游戲人間電光朝露射書臺畔衣冠所藏卜云其

吉終焉允臧

右墓誌銘王士禎撰

陳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福州閩縣人未冠登康熙九年進士授翰林編修請假歸會逆藩耿精忠叛徧羅名士幽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脅受僞官夢雷不得已疴瘠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污賊京師謫傳夢雷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徵下詔獄幾不測 朝旨減等謫戍尙陽堡初夢雷與安溪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善及難光地亦在假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夢雷方干嚴讞無以自明引光地爲助光地密疏救之語在 國史本傳夢雷不知故怨懟憤懣牢愁哽咽往往詭激於文詞雖過其實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變窈杳而難窺貞衰糺糅

以任剝復兮叢頽焱忽其不可思匪甯澹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
晰乎先幾信質質偃蹇以姪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渺余躬之再
誕兮皇降衷其猶弗應式庭訓於看亂兮景曩哲爲繩墨漱沆瀣
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爲襲繼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以綴飾戒炫
靡以要媵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值兮盥用薦於王國余
既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爲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
可虞神恂悅於羲皇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萑兮匪荃蓀
其弗俱信趣舍其尤臧兮不度世之委紆值皇風之泰清兮行躡
躡其猶晏如體養志以娛親兮駕言返乎故閭就頤而致困兮蜂
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踳躩兮長蛇游其肆虐童昏侈而躡步兮

驅狂瞽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畢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殞以
濯癢兮顧天性而爰度彼續蚘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澳忍
以劇秦兮庶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瘖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
其多汲汲兮甯晏晏於寢譎余既嗾韓盧以搏魏兮田父猶遭迴
而踏步挈虬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願驥躡於淤洳兮驂又淖
泥而弗寤搏蕭艾爲蕙蕙兮庶用遺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
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鵲巢
之卒瘡兮疇偃仰其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
徬徨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惘惘兮歲忽忽其終
晚戒糗糒以揚舲兮載明鸞而陟嶽岵九關以竭誠兮及離思之

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九首拔木而莫縮旣輪困蟠屈之莫爲容
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
慮竭於公家兮躬弗閱其弗辱也恃九皋之聞天兮或所思之我
淑也聊息駕以竢時兮忘謠詠之莫或暴也眾口之爍金兮萋菲
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賈殃兮曾囊括之罔規市虎其猶傾聽兮
矧往愬之侈辭震厲色及余躬兮猶惘惘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
橋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挺兮厥質仍夫骸骹堯舜之聰明
兮終藉皋陶以爲理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紲其焉恥援靈均以
永言兮釋義文之所指 明聖其終莫予訖兮恐親心之悲遊子
何嘗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戕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岵望而內

傷且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援兮觸地而無傍
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躡踵而就僵神漠漠其闕滅兮息噎奄其淒
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規而若憚謂拘囚而致殞兮典守嬰其
罪咎矧覆盆之未剖兮躬頽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母荼毒
而就瘐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蘧兮語刺
刺其若芒目冥冥而啟矐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朋之款款兮趨
就訊而先濟願節毀以疵形兮據禮經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
矧銀鐺之在絆母使慈母戚於重泉兮嚴親聞而永歎忠孝之兩
訖兮孰臧否之能判恫余思之憤憤兮耳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
攣兮痛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翳翳其若隙襲季冬之

長夜兮卒律颺颺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颯沓浙瀝而
下濛眾寐噲息以交軒兮撼余寤而震恫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
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自矢姬公之困鷓鴣兮嬰跋蹙而
几几彼上聖之偶齟齬兮惟道在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其
成貝錦屈子之拳拳兮唯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
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侍莫余親
兮藥石莫余供徒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匪躬冀釋瑕以長往
兮奉菽水而融融卒冉冉以邁此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梅弱齡
而志候兮神營營於天宇既漸遠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膺曷承
歡以永日兮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

蘅杜莪若茲其爲蒿兮雖漑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縲
綬之爲痛長伏苦以噓熨兮血滯淫而腠膚邪攻首其如焚兮液
潛鑠而內枯日晚晚其就陰兮忽一體而神殊爭逖略以紛呶兮
互詬諍而攘揄宵軋軋以達曙兮且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
舛錯兮震余衷其足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旣和而增劇援靈樞
以示余兮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
彙鑰惟神明總於太清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旣濫膺以煩冤
兮厥屬失據而相薄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因時而改作願甯淡
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醫言其有旨兮感余心而怛怛聊忍痛
以尊生兮舍古訓其何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

涕而正襟兮重搜爻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弗越惟
勿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厥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勿罰要
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慎斯語以祛痒兮更探索而旨
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望浮雲叢隳而莫廓兮淫潦
汜濫其湯湯蠅營營其晝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周兮徒
囚首而懷故鄉觸緒以興愴兮重闕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
永聖訓以自強固嘯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才敏通

國書間關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 聖祖仁

皇帝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蒙 恩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

王禁廷奉 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 御書松高枝葉茂鶴

老羽毛新聯句賜之雍正初復緣事謫戍卒於戍所于孫遂家遼陽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百卷初刻者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右傳陳壽祺撰

耿逆跳梁陳省齋先生平寇之功爲人所尼反罹奇禍余讀閑止書堂集詩以志慨身試虎狼百戰中從來鼎鑊失英雄詎知至性全烏孝獨出奇謀仗血忠火照江城焚兔窟甲寒海島射鯨宮至今誰使兵戈地翹首楓林映日紅社稷功高自首論一朝危禍怖心魂空餘摩詰肝腸碎那有少陵詩句存不恨良朋傾性命卻緣巧計判乾坤卽令歸載書隆遇史筆全昭百代冤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五

右尋樂堂日錄寶克勤撰

韓士修

君諱士修字琢庵先世江南虹縣人明高陽侯成之後永樂閒有以功授瀘州指揮使者因家焉子孫皆世其官至君大父諱其昌累遷總兵粵西以威信聞父灝明末舉於鄉知楚雄之鎮南州入國朝知大理雲南縣頗以經術潤色政治有古循吏風君幼穎敏能自強力學性至孝雲南獨舉君尤奇愛之君承候顏色未嘗頃刻左右離也以隨父任入鎮南州學後歸就童子試其州學使者見其文曰異哉童子中有是人乎亟召問君語之故曰固也非初學所辦今年解首定屬子矣卽於前後試題者三下筆立就文益奇使者益喜曰蜀中誠無先子者吾言驗矣旣而果然康熙丙

午也始君赴省試時母李夫人病君堅欲無行父趣之君曰應舉
求祿以養親也母病若此兒甯忍舍去李夫人則強起慰君吾幸
亦無所苦兒但行儻成名卽吾病立愈矣君不得已乃往甫終場
不待報馳歸然母病益甚竟以不起君號痛幾不能生旣殯始進
米朝夕一溢猶以父故強自抑遏不欲貽之憂然心絕痛不暫釋
也體素羸自是多病庚戌計偕竟不能赴至壬子冬始以父命來
京師明年癸丑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君於富貴利達泊如
也以親遠在數千里外舉進士卽欲歸覲顧在詞館習滿書職當
日入署父程課旣未得引去則急遣一力奉書迎大人就養邸中
相樂也報書以明年當來是冬滇逆告變明年春全蜀皆陷矣君

家既阻絕未得其父平安問則日夜泣雖當一飯之頃不忘冀一見之也平居獨坐仰天椎心對客常探肺肝欲自道或哽咽不言而神傷性不喜酒後更自彊飲顧酒後益悲無可柰何卽舉坐爲之愀然而罷尋亦謝客不復出雖數邀之亦不至矣諸厚君者譬解百端咸相謂君必將成疾疾必且不支然卒莫能移其意也君疾旣革神色不亂一語不及他事彊起衣朝衣面闕謝西望拜哭辭其父爲書云兒不孝彌天今死已惟大人勿以爲戚厚自愛也又書付稚子見祖吾不孝無德以至於此幸賴祖宗之澤以有汝也汝今往依外祖視之如祖勿違教訓以冀成立克振前緒努力爲望道路卽扶我喪歸拜見祖父事爾母認爾姑姊若兄汝

國朝書畫錄卷之二十一
早失怙早夜勤篤天必佑汝時君外舅在濟南未至也君畱書與
別亦如其所以諭見祖者余往視君問更有何言曰吾千古之罪
人也復何言已又畫余掌作入州二字嗚呼君之志具此矣豈僅
首邱之思哉始余同館長樂林君仲達家亦阻亂母蔣夫人少寡
育其孤以節聞林君思慕其母不置未一年而卒君往哭之慟曰
吾非哭亡友吾行自念也余旣感於君之歿牽連而及夫林君謂
夫人子之思親如此絕可痛也陟岵之詩曰尙慎旃哉由來無止
孝子于役想像其父念己之辭庶幾猶可以來歸無止死而不來
誠以思慕其親之至有至於死之道其不死而得歸者幸也非可
以豫慎於不死而忽然其親也然而古之行役者常在百里之外

遠亦不過千里之間又無離亂之阻君之遭逢於理更酷以來歸之難而至於止死固其宜已君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嗜讀書嘗語余自丙午歲欲纂集經史分類成一書尙未就以故自耗竭心輒忡悻旋罹吾母大故益以增劇今裁展卷及數行心輒痛不可忍已矣子當知吾此心也臨終又謂余篋中尙有雜文及所作詩雖不多可存者姑爲我存之余素歎君之學能志於古其文謹嚴爾雅其鄉關之思亦往往見之詩可誦也將盡檢之其寓舍以行世以成其志君卒於康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距其生年三十有六官翰林院檢討加一級 敕封文林郎雲南君受 封如子官母蔣氏 贈孺人妻陳氏湖廣長沙府同知恪之女 封孺人子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二長幹祖今在瀘州次方二歲見祖也側室出今在京師二女一
許字舉人湯岷水子一許字瀘衛守備王于藩子長沙之愛君也
如其子僑居歷下買宅以遲君之往也聞病亟馳以來及門君一
見而絕經紀喪事皆賴以舉今將挈其孤以君之喪東俟道可通
而致之其家而徵君之狀於余余於君同年同館重以繫姓之誼
相親一鬻弟也知君為尤審維君之行已接物雖其細微必謹多
可稱道不勝書則從其重者故狀其關於人道之大者為加詳以
聞於世俾傳君者有可考而知焉

右行狀韓莖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六補錄

詞臣二

吳光

吳光字迪前號長庚浙江歸安人順治十八年 賜進士第三人
官翰林院編修有南山草堂集

康熙三年光奉 命往冊封安南時海外初服未識大體光移書
宣諭之贈遺一無所受風節凜然 湖州府志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按吳公又著有使交集

									大正十一年

國朝書錄類徵初編卷百十七目錄

詞臣三

韓竹

彭定求

沈朝初

馬教思

張廷瓚

從子若需
從孫曾做

趙執信

李孚青

倪燦

李來泰

陳維崧

補錄

張曾做

--	--	--	--	--	--	--	--	--	--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tabl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七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三

韓竹

君名竹字一韓號飛雲鳳陽府天長人也父與進順治甲午貢生
舉子二長范次卽君夢竹而生因以名焉君少警敏九歲能文成
童試輒冠其脩念父力學未遇益感厲攻苦願早發聞爲堂上歡
揣摩舉于家言窮日夜不休以故文一出多傳誦之謂便利易售
也康熙壬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教習滿書習
是者先字母次對音次繙譯務調其喉舌婉轉輕便而後可讀君

甫就業如夙成者無不歎其捷妙也譯書大抵以五經四子書及
衍義綱目爲主君旣成熟於本文而滿書虛實曲折閒無不照了
善通兩家之懷而各如其意與言無毫髮不妥適也人矻矻苦不
及而君有餘掌院學士每程課奇賞以爲絕倫乙卯授編修加一
級尋遇 覃恩父 封如其官母徐 封安人丙辰分校禮闈矢
竭誠慎得士十六人汪祭酒霖張庶子榕端裘御史充美尤以文
章節行顯於時先是君已議婚石氏諸生天麟女也尙未娶至是
以例假歸公卿大夫咸賦詩以寵其行旣歸娶有日矣而王母卽
世或曰歸娶有 旨蓋於別館行禮君曰不可期年免喪而後成
昏時君年未及壯顧念兩大人久闕起居不忍暫離旣假滿卽移

疾日就養左右極愛致敬竭力無餘而恭其母兄分若一體一堂
燕喜愉愉如也翰林官假歸久不赴補者人往往以爲言君嘗寓
書問余余曰昔胡康侯先生有言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
詢究至於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也君深
契斯言堅臥不出余常稱道之以爲難庚午春訃忽至則君於三
月二日疾暴作遂不起享年僅四十有二石安人亦以其年九月
卒無子兄范甫舉子遇春以後君嗚呼世之以宦成而不逮事父
母者何限君不愛一官以歸勤朝夕之養而不及終父母之身
修短自天誠無可奈何而顧貽父母以無窮之悲余雖不及哭君
而撫之知君之必含而視也君父母春秋高日夜謀所以終君之

事者卜地惟良將以今壬申年某月某日葬君以石安人耐而先
期來謁銘始余同館有繫姓之好者三人蜀中紫山與君也紫山
既以蜀道阻絕號泣不得見其親而死君歸養者十有餘年而亦
死獨余齒最長尙偷視息而鮮民之生久不如死也三人者之不
天則同曩者狀紫山而今復銘君捉筆潸然淚下也君爲德於鄉
運河築隄雇民車爲膏草場地牧馬不能辦賦又縣民充里長家
輒破俱力請於督撫而免之其他施予頗眾鄉人以是深德君歿
不能忘相率言於官而祀諸學宮銘曰

臣獻其身事父爲資三載歸來匪便臣私臣初受室臣方爲兒白
華絳趺鮮潔無虧報親日長命不我支兆於高原秋草肅衰林烏

葛圃嗷嗷孔悲鶴兮歸來時或和之

右翠誌銘韓奕撰

葛圃嗷嗷孔悲鶴兮歸來時或和之

彭定求

彭定求江蘇長洲人父瓏廣東長甯知縣有惠政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授定求以梁谿高氏之學定求又嘗師事湯斌康熙十五年一甲第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歷官侍講前後在翰林四年歸里不復出閒居謝客研味宋明先正遺書作高望吟七章以慕七賢七賢者陳獻章王守仁鄒守益羅洪先顧憲成劉宗周黃道周也又著陽明釋毀錄儒門法語南昫文集嘗與門人林雲翥書云有願進於足下者二一曰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庸言至聖以有餘不足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用事

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爲異端堅僻之行矣一日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會於鷺湖也傾倒於陸子義利之說此陽明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旨一脈相承其因時救弊乃不得已之苦衷非角人我之見僕諷詠遺經蕩滌瑕滓因有儒門法語足下有志聖賢當以念臺人譜證人會二書入門且無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定求卒年七十八定求孫啟豐啟豐子紹升頗傳家學紹升有二林居集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啟豐紹升頗入於禪休甯戴震移書紹升辨之啟豐雍正五年一甲一名進士官兵部尙書別有傳紹升乾隆二十二年進士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五十八年長洲縣翰林院侍講彭止庵先生以疾卒於家又二年蘇之人士相與追放模楷愾想典型請祀先生於學宮又一年先生嗣君正乾等始建先生專祠於長洲縣學 先聖廟之東偏明年遺書京師屬予文其麗牲之石余夙仰慕先生及官於蘇尋先生嘗過從得聞先生講學之大指而親挹其道德之光容余被訐頌繫維揚先生襍被過視余詣卽訊所欲爲吳民請留余時憇余者眈眈虎視弗顧也余旣蒙 恩復任卿貳與先生積不相聞先生之歿余靈焉心傷顧末由致一詞於先生故於其嗣君之請誼不獲辭先生諱定求字勤止止庵其自號也世居蘇之長洲

康熙丙辰舉會試第一 廷對復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擢國子
監司業晉侍講先生之考仁簡先生號吳中醇儒先生少承庭訓
耳濡目染於有宋諸子之遺書潛心而默識之於近世儒者尤得
力於王文成高忠憲二公其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體認眞
切洞見大原故其爲人志氣清明德性堅定富貴榮利不足以動
其心阨窮患難不足以搖其守蓋擬之前哲羅念庵湛甘泉庶幾
髣髴驚鈍如余殆無以窺其所蘊之深也早登大魁遭際 聖世
迴翔館閣可坐致臚仕而先生年未及艾引疾歸里杜門謝客耽
味儒道其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灼然而力行以蘄至乎聖賢之
域日有孳孳不暇外慕視世之榮華小成直霄壤矣 聖祖南巡

召起校勘書局於揚州是時先生門人方秉銓政亟引先生謂得一紙牒部卽照見任推升同事者力勸之先生訖不應也其難進易退有如此居里中以綱常名教爲己任遇公正發憤侃侃不少媢阿人皆嚴憚之至於表彰先賢汲引後進則又惓惓惟恐其力之有不逮常補衣蔬食蕭然約素或有以輿馬謙從街耀者望見先生率搖手避去此余之所及知也故因記先生之祠而論著之其他具見先生門人王編修喆生所撰行狀中不復述後之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將有頑者廉懦者立矣乎長洲縣學頽壞數十年先生通籍後倡以己財號呼勸募凡二十餘年而後瀆於成以故卜先生之祠僉曰必於學祠之成依於宮牆旣頌且安仰殿堂

之崇閣俯領池之幽潔先生之靈陟降於斯宜有徘徊不能去者
歎乃爲迎享送神之辭俾歲執事祠下者歌以祀先生其辭曰
傳說之星兮凝精潮厥生兮應文明學追餘姚兮本以誠決金矢
兮佩玉珩上帝命之居蓬瀛馴赤蚪兮翔太清翩然下來兮思故
城吳之山兮環翠葑之水兮折瓊烝嘗干禩兮依頰費望閩闔兮
指層雲靈不少留兮回城闔庭馨色兮草蕪濠綠波兮沄沄清清
風兮蘭芷芬長樹表兮坊吳人

右祠堂碑蔣恭棗撰

公諱定求字勒止號訪濂學者稱南昫先生隸籍蘇州長洲縣先
世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也明洪武初從軍至蘇州隸衛籍數傳

爲梧山公諱天秩嘉靖間舉人修行明經鄉邦師之是爲公高祖
曾祖諱汝諧字蓼蔚萬歷四十四年進士祖諱德先字敬輿諸生
貢太學考諱瓏字雲客大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官廣東長甯知縣
以廉直忤上官歸里講學士類趨風學者私諡仁簡先生 贈吏
部右侍郎公生六歲入小學十一歲長甯君授太上感應篇公卽
知敬重端拱持念日有常並知反躬自警省十六歲習制藝諸老
先生交口器誦之公温温自克益謹治業益勤十九歲塾師宋君
卒公旦夕臨盡哀遵古弟子禮執心喪又四年長甯君出知長甯
公奉王母居又三年長甯君被吏議有所牽累公聞辭王母將入
廣東省難天大雨雪恐風逆道阻不得時達禱於斗姥文昌附鄉

人施度師以行時海甯楊公雍建以給事中家居公以通家後進
謁乞草粵中當路書楊公憫公之情立投書於是渡錢塘沿富春
過玉山下瑞虹湖章江上贛石更取道信豐崎嶇叢山灌莽蛇虎
之區水陸四千餘里不四旬而至見長甯君抱持哭嗚咽不能語
士民環觀欷歔競問從者公子發蘇州幾何時咸相顧感動詫愕
謂有神助是時公年二十有六遂左右長甯君清理交代事下羊
城雪長甯君誣枉於巡撫而長甯君得以浩歌歸田絕事後憂後
二年爲康熙十一年舉江南鄉試第二十二年舉進士第一
廷試畢讀卷大臣置公卷第三 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
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 聖祖曰會元策求數行有勸勉朕躬

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授修撰尋得宋五子近
思錄好之手自謄寫奉爲言行準則已又得漳浦黃子復初錄於
文昌宮大旨主於嚴敬忌別誠僞辨義利明進退之節善剛柔之
用謹語默之宜公感其言遂自號復初學人賦歸興詩七章以見
志公官翰林才四年遭樂味道之志決於此矣明年春上疏請歸
省至秋抵家日侍長甯君講貫經義討論儒先書朔望會同里諸
生於文星閣長甯君爲都講切劘道義考詳言行威儀究文術利
病諸生油油然日相喻於處善循理之爲樂也居二年長甯君迫
公還朝明年充纂修 太宗 世祖兩朝聖訓官後一年充日講
起居注官其冬遷國子監司業公與祭酒翁君釐設議立規矩諸

堂靖肅士習蒸變公以八旗子弟卿大夫之材出焉宜豫教而敦
天性明人倫其最急者矣於是集孝經古義訓其旁譯以 國書
頒示官學教習令以是訓官學生其後翁君遷官代者更改舊章
諸生譁公爲不憚作臥病詩念長甯君春秋高志養逾篤作歸思
詩其冬晉侍講卽援例請假 命下歲暮矣輕裝出彰義門開春
過睢陽拜潛庵湯公殯館湯公嘗與長甯君論學相契重後 陛
見 聖祖詢江南賢搢紳湯公以長甯君對公旣敬湯公爲一代
偉人又感湯公不遺幽隱至長甯君名得徹 天聽故嘗以師禮
事湯公於湯公旣歿纒繆無已也二月至鳳陽聞長甯君喪公愴
恒不自勝終身內疚用爲大戾哀慕至老以長甯君卒正月十一

日公率正月前半月循忌日禮齋居謝客既免喪不忍去丙舍投牒有司告病乞咨部展假至是讀陽明傳習錄自謂警發倍昔時信好逾篤矣後二年出補原官舊同僚敦謹者多散去新進少年頗事華藻佻偷公不謂美也且自以學未明德未修默不自釋明年夏上疏乞休歸里作間居謝客約益沈潛經術研味宋明先正遺書時與同里樸學老生相切磋做梁谿高子豆腐會作蔬供或出文星閣課同里諸生集儒門法語公嘗自識簡端其略以爲鄉魯以降續自濂洛朱陸設教微分徑塗然尋厥指歸本無異致後來聚訟漸爾矯誣躬行日微口說滋熾其於身心奚裨焉又以潛庵楊公操履淵密其言平粹明達可持循采公書爲潛庵文集節

要初公侍長甯君出入愉愉日有所聞既貴手朱子小學書紬釋
反覆以爲範圍至廣大又以爲吾黨卽日月既邁矣而出入周旋
仍當如童子始入小學時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惑溺迷復而
不反造小學纂注闕明賢傳紀感彖傳蒙以養正之義造明賢蒙
正錄又以生平讀明儒七賢書得開寤私淑之恩於是爲至作高
望吟七章懷思七賢舊時講學之區七賢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
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漳浦黃子也時有作書
詆陽明者公見而恫之以爲學術異同各因其所見見淺見深議
論滋焉曷怪矣夫陽明先生爲學本末樹猷反正之勤甚明白今
據宵小一時諄誕蕪蕪實錄立浮議訕名賢是非之心果安在邪

鍛鍊舞文甚於酷吏而君子蹈之豈不哀哉且其論朱子之學也
陋彌甚謂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者則補之以窮
理成何語邪吾不知其所居何敬而所窮者何理也夫謂陽明倡
爲良知之說病其爲禪則良知兩言出於孟子將並孟子而病之
乎程子有言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言聞見之
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並程子而病之乎又謂明
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
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互相提撕則必不敢
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
明之道不行不圖誣之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至於斯極也

又謂其閒傳陽明之學者不無賢人君子則由其天資之美能勝其學術此又矯揉不中之論從未有學術既非猶得葆其天資者不根游談層見疊出蠱道真疑來學恐遂偏頗乖離先王正直蕩平之道不敢以默造陽明釋毀錄長甯君晚歲篤信梁谿高子之學以自得之旨授之公公釋之作密證錄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博攷諸書決擇精研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公六十一歲 聖祖南巡 命公與詞臣汪士鋐徐樹本等校全唐詩旋賜御書傳 旨垂詢公病痊否狀五十二年公六十九歲 聖祖萬壽節公入京祝 釐禮成不俟黨而行公嗜學誠摯難進易退之節始終一心守長甯君遺言步驟先民矩矱自壯至耄唯隕

越是懼欲然謙冲躬躬如不勝衣者而行義勇決利害不能回也
勞費不自恤也修學校扶名教顧護師友獎誘後生赴之若飢渴
一時海內人望翕然歸之更斯土者咨得失以善其政庠序英髦
泐疑難以成其業鄉里懦良之民依恃以自植而爲不善者有所
忌憚觀感改行而遠罪古之所謂進退皆有爲者公當之矣公嘗
與門人林雲鶴書自敘爲學大白頗詳盡謹述其要而論之其辭
曰足下自閑中來毅然志聖道觀足下之行甚清苦其問於僕甚
恭而勤竊自媿僕於昔賢向往之未能庶幾也反躬自治不遑而
敢妄當傳述之任乎然有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曰無遽求
高遠略庸近子臣弟友君子之道至聖以爲未能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至聖以不足有餘爲斤斤孟子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則舍倫常日用事親從兄之事不爲而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且流於異端堅僻之行與下學上達之旨去之千里矣一日無妄生門戶異同之見滕口說而遺踐履朱子之注論語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是能知者尤貴於能行注大學也曰盡乎天理之極注中庸也曰充其本然之善其會於鷲湖也傾倒於陸子喻義喻利之講義後此陽明王子拔本塞源之論致良知之旨一脈相承本無乖隔或曲因時勢救做扶偏實其萬不得已之苦衷絕非角量人我之邪見其與世之綴緝陳言出奴入主樹幟自鳴者天淵不足喻其曠絕正程子所謂玩物

喪志耳其可冒昧不省墮溺其中乎僕自髫齡夙抱微尚中年南
北往還不無科舉仕宦之累今者決計閒居甘分隱約實願諷詠
遺經蕩滌瑕滓初歸田時里中一二奉佛友人欲相招引僕心格
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異因有儒門法語少湖王子侯
後編潛庵文集節要之刻定厥指歸以杜狂瀾足下有志聖賢竊
謂當以念臺劉子人譜證人會二書奉爲入門良導且無曉曉於
紫陽姚江之辨也又嘗與尤謹庸書曰承下問近日新功不覺媿
汗伏念流光如駛早衰之質良可驚閱往者汨汨緇塵偶見禪客
齋戒安居以爲頗勝於奔走名場酒食貪饗之輩喜與周旋旣而
知其談悟者失之蹈虛談修者失之滯實流弊所屆將使孔孟遺

矩爲之蕩然束髮受書白首顛躓必遭鳴鼓之攻叩脛之責矣由是刻意反求側身訟咎先於義利分界微茫回頭猛省而戲言戲動舊習往往而萌乃知紫陽主敬工夫顛撲不破也時有以主敬工夫須變化者公立論破之文多不載嗚呼公之所以躬行心得坊表人倫略具於此矣夫其學於古也詳故其履而行之也正其尊德樂義也誠故其游於爵祿名譽禍福之間灑然而不繫其罃飫於名理也有芻豢之悅故其教人諄復懇至簡而通繁引而不厭自得之旨時時發之於聲詩優柔平淡若無他奇而循之不窮攀躋無自公之所養何如哉五十七年十二月公自爲墓誌其銘曰繫憑虛之眇躬乘一氣之鴻濛知生死如晝夜乃原始以反終

唯循理而順命坦逍遙兮大同庶朝聞兮夕可亦不滯於苦空乘
白雲兮悵望念來者兮忉忉明年四月卒年七十有五其年六月
舉人沈時懋諸生沈德潛等上書有司請以公入鄉賢祠總督常
鼎巡撫吳存禮具章上請報 可遂建專祠於學宮之左春秋祀
焉

右行狀羅有高撰

定求之學出於湯斌斌之學出於孫奇逢奇逢之學出於鹿善繼
善繼之學則宗王守仁傳習錄

右 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彭定求字訪濂由修撰官至翰林院侍講著有南昉詩彙先生遇

忠義事必表以礪俗故見於詩者多觥觥嶽嶽之言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南昫先生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鯁直自遂處公卿大夫聞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父一庵方家居講學先生跪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司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諸堂肅然

右事略李元度撰

沈朝初

余同年友學士沈君東田先生將以今某月日卜葬於某山某邱其諸孤遣人持狀走三千里外抵京師屬誌其墓君以康熙壬午歲冬十二月終於籍里距其生年順治己丑夏五月得壽五十有四以己未成進士與余同入史館在苒二十餘年歷官侍讀學士再以艱歸哀瘁踰年卒其生平皆余所及知其未交余以前與旣別余以去其家之所知而余或未悉者皆可以余所知者信之情旣暱好知之又最深義無所讓遂敬爲誌且銘使歸納諸其幽宮君諱朝初字洪生東田其別號系出姬姓沈子之後自其始祖某以下居蘇之崑山世有隱德自孝廉某以下始以科名顯考諱

世奕順治乙未進士由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官後
以君貴 贈朝議大夫司經局洗馬妣氏范翰林院檢討必英姊
累 贈太恭人洗馬公生子五人君行三生而穎悟好學問范檢
討異之推劉盧之好更妻以女初讀書舅氏萬卷樓窺其藏簡殆
徧故禮部尙書韓公莢文章爲海內宗主方伏處里閭君與兩兄
延款於家商榷討論戊午魁其經己未成進士改授庶吉士先是
君仲兄旭初由丙辰進士官編修一時父子兄弟並在翰林時人
榮之辛酉授編修乙丑正月 御試詞臣保和殿越日覆試乾清
宮才十一人而君與焉二月會試分校得士多孤寒名儁七月以
外艱歸服闋又二載入都壬申三月授右春坊右贊善四月轉左

甲戌夏遷司經局洗馬未幾侍直 內廷 召見西暖閣試御前
金蓮花詩稱 旨又 命書綾字一幅丁丑冬擢左庶子己卯夏
遷翰林院侍講學士庚辰夏六月十七日 召試暢春園翌日
賜御書綾字詩一幅是歲冬轉侍讀學士君自授職後 御試凡
六悉奉 溫旨嘗進呈紀 恩詩有兩世三人蒙簡擢廿年六試
荷優容之句紀其實也三與武英殿試執事甲戌丁丑再分教滿
洲庶吉士始充分纂會典官又分纂大清一統志明史平定朔漠
方略唐類函續編凡歷五館每一橐成總裁必咨賞君天性惇實
深摯重大節修門內之行其以外艱歸也依侍北堂有終焉之意
服闋二年太恭人督促始赴京師益君考官編修卽陳情終養以

三世錫命責之諸郎故太恭人用此意相勉君乃不得不行既
補官卽爲迎養計太恭人故不欲北又慮其引退輒謬許之侵尋
日久知終無就養意壬午遣家南還將遂謀乞假而太恭人遽逝
君蒼黃奔赴哀愴過深期年竟以孝死疾且急語諸子我兩親未
葬不可以死而今至此命也古人未葬不除服我斬然苦出中死
必以衰經斂更無他語初君兩兄早世撫其子如己出生平沖退
無躁進意長子曾純丁丑成進士不爲色喜曰汝之憂勤自此始
矣旣謁選得義烏則勉之曰我與父兄俱列清班未親吏治寄百
里之命答三世之恩未易言也次子太學生曾佑邑庠生曾虹
己卯鄉試並獲薦於同考官以他故相抑君夷然曰積學無不

達而遲速有時當自患無爲患人其所以訓子如是其自爲者可
知故位止於此平居遇故舊有恩自贍不足而汲汲好士詩古文
典贍有則所著不遮山閣橐極爲新城王尚書秀水朱檢討推許
噫君之於人可謂成矣而不能以無嫌者位不足稱其德年不足
達其才余所爲載筆而悵然也范夫人 誥封恭人子男三人女
五人孫男七人女三人銘曰

文王季子邑所食汝南沈亭古其國苗裔寔昌麗不億必有達者
繼明德中吳奮起文章伯綜史三長才學識於月幾望日未稷胡
不百年吾頗惑欲發不盡慶無極積家之餘子燕翼茲邱之兆龜
食墨佳城鬱鬱君焉宅水有時凝石時泐千秋萬歲視茲刻

皇朝詩林卷之十一

右墓誌銘李紱代某撰

二

馬教思

馬先生者諱教思字臨公一字巖冲號檀石安慶府桐城縣人也曾大父太僕公諱孟禎起家明萬歷戊戌進士明史名臣有傳大父諱懋襄縣學生以子貴贈文林郎孝行載通志父授文林郎諱之瑛崇禎十三年進士知陽江縣課最知定陶滿考擢兵部督捕主事未行卒祀定陶名宦母潘贈孺人先生兄弟六人於行爲四潘太君隨任陽江時先生甫八歲太君病侍湯藥衣不解帶太君卒號慟幾絕居喪行禮如成人人稱馬孝子九歲屬文不起草外舅檢討方公密之奇之讀書白門長干寺召先生往受業嘗夜見雪院梅花江天鴈字命賦詩時漏下二鼓矣先生賦七言近體詩

三十首雜三隲就方公曰奇才也年十七補學官弟子尋食餼已而八試南闈不第循例上成均康熙十七年應舉順天行人遂安方公象瑛主事烏程姚公清熹濰縣胥公琬交薦編修婁縣楊公瑄山陰朱公阜甚激賞之中式第七明年會試舉南宮第一益出翰林孝感熊公賜瓚之門而大學士益都馮公兵部尙書長洲宋公翰林掌院學士禮部侍郎崑山葉公總憲都御史海鹽楊公則總裁也當是時馬先生名籍甚京師賓客輪蹄塞衢巷而先生不色喜有故人楊二唯初慇懃先生北征至是寓書稱賀先生復書大指言足下義甚高終身不可忘比者伏念先太僕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王父爲經師言行坊表具在里門先考兵部公之官定

陶也平劇賊雪冤獄清隱田墾荒賑饑豁免河役定陶人至今思之雖兩漢循吏蔑以加焉僕今倖一第且日解褐服官其何以不忝前人負荷良難用是滋懼耳對策成進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旅食窶則授徒范舉人所雜鳴橐筆入館夜焚膏課童子有里人納粟寄貯白金可二百兩偷兒舐篋竊去居停惶恐先生乃油然無愠色海鹽楊公時開府貴州聞之曰馬生器量可大受爲割俸馳贈以償焉庶吉士解館除編修二十一年分校禮闈得二十二入而德嘉舉第一廣濟金德嘉聞喜翟鴻儀諸暨蔣遠諸城王度昭翼城張雲魁高安朱珊霽化李春如皋張祚洛陽任光業烏程徐汝輝吳縣金大成南海洗國幹總裁大司空大興朱公告人曰馬編修薦卷多老蒼而第一人又出其門是可謂針芥之合矣先生俸入不

能瞻朝夕仍授經寶坻楊翰林雍子翰林齊年也有 詔修鑿古
輯覽先生分撰唐五代遼諸史論贊闡幽往往先儒所未發於唐
史論昌黎韓公諫佛骨一疏乃舉朝所不敢言者其宣諭王庭湊
嚴詞正氣白刃可蹈萬一不幸卽斷脰以死如顏魯公段太尉耳
危言危行有若此奈何僅以文學臣目之書成上之總裁大司寇
徐公公覽而善之曰良史才也先生姊爲左忠毅公冢孫婦十七
守節年垂七十事 聞建坊旌表先生假歸焚黃展先墓又視節
婦坊地爲文告忠毅詞旨慷慨聞者多爲竇涕假滿入直貧不能
僦屋徐公爲賃房以居肩輿二夫不能具也雇一人旦供埽除出
則街頭募一夫以行獲鹿魏卿以子受經先生始有館舍會典纂

修先生分纂孝治一則夜分常不寐會 東宮講官遴選詞臣院
長列名以請先生與焉然性疎不能造請報謝與人爲過從權嘗
讀史笑鄭莊之爲人曰何其僕僕車塵馬足閒也以是得簡伉聲
先生旣與人不款曲人亦無有附耳爲先生規者而先生遂蹶蹶
獨行如布衣諸生矣居亡何院中有所彈劾先生仰天太息曰嗟
乎好惡何常反覆手耳且人生枯菴不有命耶遂買舟潞河以歸
有園植柳曰萬柳堂仲兄舫齋老白首先生日侍論學茶酒閒話
及太僕京邸忤魏璫暨彈駁權貴人往事輒呼兒曹劄記諸昆季
後先下世先生拊其孤聚處太僕公老屋夜課誦鐙火櫛比若膠
庠廨舍然念左孺人春秋高分甘問寒煖晨夕無閒也先生里居

塞耳不聞戶外事惟繇賦嬴縮闕縣人大利害輒昌言於令令有
王君者如先生言次第興除著爲挈令縣人賴之安慶巡撫薛公
先是雅慕先生名數以文字來屬草而旁郡有急獄者奉百金爲
先生壽請緩頰爲解先生峻拒之其人慙而退自是扃戶所居怡
園客至戒門者一切謝絕不通刺矣座主婁縣楊公被罪出塞先
生聞信驚悼命長子霄北上贖一裘得十數金往餽焉烏程姚公
六十先生攜豕孫榜臣往奉觴上壽姚公大喜曰故人過存幸甚
然前年別去間一歲又來桐歲大無矣資斧重累柰何先生曰弟
子職也敢言貧乎烏程返棹先生期假道海鹽起居少司馬楊公
會寒嗽舊病驟發不果嗽之始也以哭弟屏庵慟汗透衣不知曷

遂成痼疾歲一發至是歸寢劇而醫藥亦不驗矣臨卒正襟盥漱
治命如平常日以天之靈幸終牖下仕至侍從年垂六旬復何嫌
唯生成大恩未報耳所著有古學類解八卷羣書集粹十卷彙齋
雜組六卷等韻捷要二卷左傳紀事本末四卷詩賦古文十卷藏
於家又皖桐幽貞錄攬摭明末喪亂婦女罵賊死者投厓者沈水
者雉經者各爲小傳白縣令王君鏤版行焉嘗奉兵部公命自定
陶歸卜太僕公包恭人葬地遂精形家言得冷水礮嚴家衝地寫
圖以報兵部公曰其以礮地安太僕公包恭人而嚴家衝爲老人
菟裘乎先生之字嚴衝所以志也又精句股九章算法定陶隱田
于七百頃攤加一五七行糧前任官不能詰先生侍兵部公履畝

引繩清丈田出而定陶賦以均先生官翰林兵部公入定陶名宦
置主且入祠而先生次子震適至縣父老遮道言曰使君清德在
人不可勝數均田一事吾縣人百世利也先生在京師時方孺人
築舍以課子落成請齋額先生追憶兵部公之仕定陶也有詩句
曰天酬循吏以文章乃復示方孺人以報循名斯堂蓋先生生不
砥行績學志未嘗須臾不在先人也先生卒方孺人晨興上食几
筵哭曰先太史之清操介節人所知也其孝德人所不盡知也於
是學者僉曰孝且介德之懿也上私謚曰文懿先生而德嘉爲之
傳先生二子霄震皆高材生女四人皆適大官著姓孫八人榜臣
畧而慧一試輒補諸生

金德嘉曰馬先生之冠南宮也人以方諸范蜀公云蓋愴於榮利
其天性然也及居官且十年矣然耿介猶如初君子以爲難先生
頎而山立望之疑疑不可干然謙沖悃悃老而逾下嘗曰畱有餘
以待來者今子若孫繩繩式穀有徵矣昔蘇端明讀六一居士傳
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其詞簡而質德嘉又多言乎哉

右傳金德嘉撰

張廷瓚 從子若需 從孫曾敞

張公廷瓚字貞臣文端公英子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累官少詹事文行爲館閣推重己卯典試山東與同事先矢於神所拔皆宿學士乙亥六月廷瓚任侍讀學士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

賜宴 賜扇文端及廷瓚皆與焉又兩 賜御書額曰玉堂曰

傳恭堂先文端公卒

右事略李元度撰

張若需

君諱若需字樹彤桐城人也姓張氏其大父文端公英相 聖祖仁皇帝朝世父太傅公廷玉相 世宗憲皇帝及 今上兩朝皇

帝考廷璐禮部左侍郎君生累世廕仕之家而趨操被服無異單門窮士生方髫鬣穎出儕輩稍長益嚴鮮有幼志之失驚其丈人行許娶以子出就外傅潤以詩書華器夙成以待出而爲用於天
下年二十八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晉侍講凡館閣文章之務君皆隨時立就不稽日月其纂修書館也職所宜盡趨赴惟恐後時未嘗憚其勞瘁其分校鄉試及禮闈也公以生明號稱得士 上嘗謂其兄中丞若震曰汝弟正直人蓋方將大用之而君則既卒矣宗伯公視學江蘇九年江蘇事繁劇公振起文教選舉俊良絕除旁顧而已其名曹實物之細大畢舉君左右之功居多 皇帝東巡狩宗伯班在扈從君方給告里居念尊甫

年考之高卽馳入都扶侍以行故宗伯以衰年走塞外經喀喇沁
敖漢翁牛特巴林柰曼科爾沁以達瀋陽往返六千里而不知有
崎嶇奔走之勞繫君之色養無違有以慰藉之三年之喪其禮曠
絕不行矣君之在疚屏酒肉而不御獨居殯宮塋兆之側蓋二十
七月如一日既釋服赴闕拜辭於墓猶攀號畱數日不能舍以去
也里中人多客遊京師時其不幸則往往朝夕之不謀寄食旅館
積歲月莫償其值或終不能歸歸而無以爲道里之費甚則疾病
而莫爲之醫藥死亡而莫爲之棺斂君悉爲區畫隨其緩急難易
必使之就理乃已而又慮急遽之難以取給乃更與有力之賢共
相捐輸使一人掌其資本而取其息以待用規制草創既定矣而

君卒君之成進士其房考爲滿洲伊公爾敦伊公沒而夫人獨居
困甚君不忍其飢寒歲月餽問有常儻君卒而以其訃聞夫人夫
人哭之慟踰時以他事使往夫人則夫人方懸伊公像於壁閒揭
君訃狀於其下而對之哭也蓋君於人一任以誠而接之以慈愛
故君之卒朝之薦紳大夫宗族之親朋友故舊下及阜隸奴婢莫
不悲泣相弔自以爲失其所歸君與人飲酒淋漓終日如不厭及
其閉門端坐未嘗一持杯學見人有所未見書輒借鈔焉研究諸
經而於周禮尤爲交通午達所爲文甚富而長於歌詩其侍宗伯
而出塞也有從邁集數十百首余嘗爲品次之君以乾隆十八年
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五生子四人長曾做翰林院檢討次

曾放國學生次曾敷中丞養以爲己子次曾虔尙幼女子子二人
長適同縣吳綸其幼未嫁云曾做將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某鄉
某山之原而以書來請銘銘曰

施於外者略蘊於中者隆君之於世爲無憾而天之於君則不終
山石其可泐而不可壞者君之宮

右墓誌銘劉大槐撰

張若需字樹形江南桐城人乾隆丁巳進士官左春坊左贊善著
有見吾軒詩樹形爲藥齋公令嗣孝友篤實一承前人詩筆各標
面目而性情温厚異而仍同人比之蘇瓌有子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張曾敝

張公會敝若需子官至少詹事桐城張氏四世皆爲日講起居注
官而曾敝尤講正體例能繼桓臣侍郎之業掌院劉文正公嘗歎
異之俾獨任一館之專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趙執信

趙執信山東益都人福建按察使趙進美之從孫進美詩名甚著有清止閣集執信承其家學少穎慧工吟咏康熙十八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年十九二十一年散館授編修是時方徵鴻博之士積學雄文者麋集輦下執信往來其間傾倒座人尤爲朱彝尊陳維嵩毛奇齡所引重訂忘年交二十三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尋擢右春坊右贊善二十八年以國恤中在友人寓燕飲觀劇爲給事中黃六鴻所劾遂削籍時年猶未三十也至八十餘始卒執信生平服膺常熟馮班遺書稱私淑弟子娶王士禎甥女初猶相重以求作觀海集詩序士禎屢失其期遂相詬厲嘗問聲調於士

禎士禎斬之執信乃發唐人諸集排比鉤稽竟得其法爲聲調譜一卷又因士禎與門人論詩謂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或雲中露一鱗一爪而已遂著談龍錄有云詩以言志詩之中須有人在詩之外尙有事在又云文以意爲主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雖意詆士禎實通論也大抵士禎詩以神韻縹緲爲宗執信詩以思路剴刻爲主士禎之規模闊於執信而流弊傷於膚廓執信之才力銳於士禎而未派亦病於纖巧然氣則包括混茫心則細若毫髮歸於自寫性眞力去浮靡手訂因園集十二卷後人又哀其所著爲飴山文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名執信字伸符號秋谷又號飴山姓趙氏宋靖康間有避地居蒙陰者數傳至平由蒙陰徙益都之顏神鎮鎮今爲博山縣云平九傳至振業明天啟乙丑進士由邯鄲令擢御史國朝兩爲山西江南布政使參議是爲先生之曾祖拔貢生諱雙美郡增生諱作肱先生之祖與父也增生公以先生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母孫氏封太孺人先生質穎悟絕倫九歲捉筆爲文輒以奇語驚其長老里中爲文社先生初不與通輒自攜紙筆入座眾以其幼也易之移晷立就數藝乃大驚號爲聖童同里相國孫文定公奇其才命作海棠賦曰遠大器也以女孫字之乙卯年十四補博士弟子戊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第六殿試二甲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甲子春 命典山西試事丙寅遷右春
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兼與修大清會典方先
生館選時 召試博學鴻儒之士拔授館職當世所稱能詩者糜
集輦下新城王尙書久以詩古文雄長壇坫聲華傾動朝右一時
鴻生俊才多出門下先生掉臂其閒自樹一旗幟古詩自漢魏六
朝以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往往聲牙與古
人戾新城公自負妙契先生著爲聲韻譜以發其祕至所著談龍
錄持論顯與新城齟齬而新城心折先生才首肯之不以爲亢也
同時如秀水朱檢討河中吳天章南海陳元孝兩徵士皆折輩行
與先生交先生詩絕去雕飾有初日芙蓉之目天才駿厲卓絕俯

視儕輩少可多否操觚家無足當意者名益高忌者亦益眾朝士
某梓所爲詩徧貽臺館先生甫展卷立返其使一時喧傳爲口實
其人以此銜先生刺骨獨善德水馮大木廷樾所師承者常熟馮
定遠班葑曰吾生平師友皆在馮氏矣國學生錢唐洪昇以詩詞
遊公卿間所演長生殿傳奇初成置酒大會名流畢集而時尚在
國恤忌先生者騰章上告徧及同會先生至考功獨以自任在
座者得薄譴而先生以是罷職去同年萊陽張庶常罷歸以事爲
有司所窘避迹依先生張性奇僻先生命家人事之惟謹及卒殯
而歸之鄉里挾舊怨訟其子勢張甚先生力爲援乃解常熟仲生
是保依先生十九年卒於館次爲論定其詩文而擇地葬之先生

之篤舊交如此會典體例多沿明舊理藩院初自 國朝分纂諸
公皆遜謝不敢任先生爲庶常肄國書取檔案傳以文義典制釐
然同局以是服先生才初先生以鄉試第二人受知常熟翁大司
寇司寇故名宿善持擇所取山東鄉墨海內傳誦迨先生甲子典
山西鄉試名墨與是科埒至今選鄉會試藝無不奉爲科律嗚呼
國家以制藝取士士所爲文關一代氣運卓犖非常者必不爲
空疎卑冗之文而奇詭晦塞亦無由得光明磊落之士觀先生所
爲文與所得士所係於風教豈淺尠哉先生旣坐斥益放情於詩
酒所居因園依山構亭樹清泉秀石喬木美箭各極天趣歸田時
年未三十封公太夫人俱無恙具甘旨承色笑逮事封公者二十

餘年性好遊嘗踰嶺南再陟嵩少五過吳閩維揚金陵閒栖寓頗
久所至冠蓋逢迎乞詩文法書者全至流連文譙後進疑先生宿
世人而先生與酬接諧狎無少忤徜徉林壑踰五十年名壽並永
近代士大夫無與比者生康熙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乾隆九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三所著飴山堂文集六卷詩集
十七卷詩餘一卷雜著若干卷配孫孺人前先生三十七年卒壺
德母儀詳先生所爲狀子男六長愚次慙俱縣學附生前卒次孫
歲貢生次念郡學生次慶丙辰 恩科舉人揀選知縣次勳孫男
九須頌頤顛頤頤頤頤頤頤頤皆庠生曾孫男八皆幼故相國陽
城田文端公先生甲子所取士是爲由敦甲辰順天鄉試座主而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重刊
慶舉於鄉由敦實典試事於其來請銘也烏可以辭銘曰
名不厭高才不可恃飲酒得過豈惟子美抑有天焉司其行止心
無瑕疵何恨於此清貫遐齡一代瞻企復昌其詩足以傳矣吾言
勿有欲垂信史勛哉後嗣尙篤爾祉

右墓誌銘汪由敦撰

趙執信字伸符號秋谷益都人少穎慧作詩尤有神解年十六舉
康熙戊午鄉試第二人次年成進士與館選是歲徵天下鴻博之
儒五十人入翰林纂修明史諸公皆以績學雄文負海內重望虎
視蛟騰傲睨一世每逢校藝論文之會同館之以科目進者率面
熱內慙噤不能發一語秋谷以執綺之年旗鼓相當未肯作三舍

之避竹垞迦陵西河諸君子胥引爲忘年交而企羨於鳳雛之五色也久之遷宮贊典晉闈試行以學術顯矣而恃才傲物爲京朝官所嫉時長生殿院本盛行秋谷尤所咨賞會 國恤止樂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織練未除顧大集諸名士徵歌縱酒言事者倚摠入奏各譴請有差而秋谷遂坐是削籍年曾未三十也嗟夫膏火自煎谷風不閱孺人穉子馮敬通相對霑襟玉宇瓊樓蘇子瞻徒深戀闕傷美人之遲暮寫楚客於離憂益不勝執扇之悲而青衫之泣矣當秋谷之初登仕版也漁洋公方踞騷壇執牛耳士之執贄於其門者稍獲獎飾片詞卽無不取大名以去而秋谷以同里故人子岸然自異雅不欲附於籍湜秦晁之列甚且作談龍錄以

見意若昔人之針膏肓而起廢疾者語固未必有當然亦可謂孤
情絕照不屑屑焉隨人作計者也秋谷年踰大耋始卒吳劔虹其
門下士曾獻詩云斯人祇訝爲天上今日方欣不路歧初日芙蓉
更轉爲桑榆之晚照受命於地詎松柏獨也哉

右小傳鄭方坤撰

執信娶王士禎之甥女初相契重漸相詬厲讐隙終身其後沿波
逐流遞相祖述堅持門戶入主出奴曉曉然迄無定說平心而論
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傷於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未派病
於纖小使兩家互救其短乃可以各見所長正不必論甘而忌辛
好丹而非素也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相傳某官行取御史入都以詩質於秋谷佐以土儀秋谷復之云
土儀拜登詩集璧謝其人銜之於是有糾劾之事因文字而爲傾
陷其人固不足道然秋谷所爲未免自處於薄矣又馮協一者文
毅公之子也歿後其子檢遺彙求正於秋谷秋谷爲之序嘲謂百
端夫詩一藝耳己能之固無可驕人不能亦無可誚如驕而加之
以薄無乃於溫柔敦厚之旨先自失乎

王西澗見秋谷風鶯詩爲曷一字秋谷謝詩云誰解攻吾短平生
君尙存便應師一字何敢和千言可見秋谷生平非全不服善者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談龍錄論漁洋曰大家曰言語妙天下是亦足矣而謂愛好一言遂可以爲漁洋病則持門戶者之過也

右山左詩鈔張維屏錄

伸符以讎飲觀劇去官時年尙未壯也高才被放縱情於酒酣嬉淋漓嫂罵四座借以發其抑鬱不平之槩君子可以諒其志焉生平服虞山馮氏定遠而於漁洋王氏著談龍錄以貶之然責人斯無難未必服漁洋之心也詩品奔放有餘蘊釀未足且酬應過多性靈或隱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趙宮贊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

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牒往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詬令俗吏並及於黃黃親爲其門生陳見復述之

常熟馮班鈍吟論詩不取嚴滄浪妙悟之說趙秋谷宮贊見其遺書至具朝服下拜以私淑門人刺焚班墓前蓋秋谷方掇擊漁洋引以自助也

按漁洋平日論詩實以嚴氏爲宗旨極取其香象渡河羚羊掛角之說

秋谷不滿漁洋

故與異同見馮氏書亦復屏棄神韻遂不覺五體投地其實談龍錄一書非不博辨究非風雅之公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

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執信一爲
橫岡王僉都西湖材任時西湖年八十有七而秋谷亦年將八十
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詠云

右紀聞陳康祺撰

李孚青

李孚青字丹壑江南合肥人文定公天馥子康熙己未進士官翰
林院編修著有野香亭集丹壑十六歲館選人以黑頭公目之惜
未四十辭世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倪燦

倪燦上元人康熙十六年舉人十八年薦應詞科試列一等第二授檢討請假歸里著有雁園諸集燦爲諸生以淹雅著名旣爲檢討與修明史所爲藝文志序窮流溯源與姜宸英刑法志序並稱傑作書法詩格亦秀絕一時云

右 國史館本傳

按倪公字闇公上元籍錢塘人

卷之二十一

七

李來泰

李來泰江西臨川人年十二補諸生屢試輒冠其曹有英絕領袖
之目順治九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釐剔積弊十二年提督江南
學政飭學校十二事嘗謂學臣宗伯屬也上以導鄉會之源下以
端校塾之習實兼有司徒敷教之意夫教士譬之射然內志正外
體直持弓矢審固矣猶必容盡比於禮節盡比於樂然後可以言
中不然羿蒙養由基之技於矍相何取焉其持論如此所獎拔多
寒畯士習丕變十七年授江蘇蘇松糧儲道除耗竇申官兌之法
民以爲便顧以漕折不中額奪官尋起用康熙五年授分守蘇松
常道是年八月缺裁遂乞免歸十七年以監察御史鞠珣薦應博

學鴻儒科試列二等第一授侍講與修明史遷侍讀二十年吏部
都察院遵 諭甄別各部院司屬官年老不稱職者來泰例應革
任特邀 恩免供職如故是年秋充湖廣鄉試正考官所取文皆
清雅不尙詭異時稱得人歸卒於京師著有蓮龕集四十餘卷燬
於火後人搜集僅得其半今所存者十六卷云

右 國史館本傳

來泰歷官清慎能持大體不事威嚴而所部懾服

右 大清一統志張維屏錄

君古文奧博不冝一語猶人詩獨以平正通達稱著有石臺集祀

江南名宦

右事略李元度撰

凡翰林 賜宴瀛臺定在暑節每趁早涼入西苑門大柳星稀高
槐露下宮牆綠岸閒安步徐行菰蒲四面水禽啁晰與江南水鄉
無異暨渡板橋則荷香襲衣牖流滴耳宛在夢中聽箏筑聲然後
復從內苑牆入小紅門豁然大湖有紅板長橋橫跨水面橋夾朱
欄欄外雜列魚罾凡朝官渡橋者俱許抽罾捉魚得卽攜歸於是
迤邐達瀛臺門惟 賜宴時則 詔從牖口北上直面浮道通梁
中有層亭兩面帳房如號舍排列 上命登舟汎太液池卽從過
船亭登舟菱荷十里望如蕃錦北面望金色搖曳則別一境地矣
李石臺來奏應制詩云紅橋循蟻渡綠樹貫魚歸蓋紀實也

右記余金撰

陳維崧

陳維崧江蘇宜興人明左都御史于廷孫父貞慧以節槩稱著書自娛往還多當世顧望維崧資稟穎異十歲代祖作楊忠烈像贊比長侍父側聆諸名士議論耳濡目染學日進或譙會授筆爲記序頃刻千言瑰瑋無比皆驚歎折輩行與交嗣偕王士禛士禛朱實穎計東等倡和名益大課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維崧其一也補諸生久之不遇因出遊所在爭客之性落拓饋遺隨手盡獨嗜書無不漁獵雖舟車危駭呬唔如故嘗由河南入都同秀水朱彝尊合刻一彙名朱陳村詞流傳至 禁中蒙 賜問人以爲榮年過五十會開博學鴻儒科以大學士宋德宜薦試列一等授翰林

院檢討與修明史在館四年勤於纂輯嘗懷江南山水以史局需
人不果歸疾篤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遂
卒維崧清臞多鬢海內稱爲陳髯與字並行生平無疾言遠色於
諸弟篤友愛其遊公卿閒謹慎不泄遇事匡正以故人樂近之而
卒莫之狎所著兩晉南北史集珍六卷湖海樓詩八卷迦陵文集
十六卷詞三十卷集中文有散駢駢體自喜特甚長洲汪琬謂唐
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琬固少許可者又與
琬論六朝之文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所作散文亞於駢
體詩始爲雄麗跌宕一變而入杜甫沈鬱之調橫絕一世詞至千
八百首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前此未有也 國初以駢儷文擅

長者推維崧及吳綺綺才地視維崧稍弱維崧導源廣信泛濫於
初唐四傑故氣脈雄厚綺則追步李商隱以秀逸勝而異曲同工
云

右 國史館本傳

戊午春陳其年過崑山讀書余園中適 朝廷下詔舉博學鴻儒
於是故大學士宋文恪公以其年名上余送之曰子雖晚遇然自
是絕青冥脫塵埃羽儀 盛朝不久矣吾與子相見於上京耳次
年春 天子親試諸徵士於殿廷其年名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
纂修明史是時京師自公卿下無不籍籍其年名傾慕願交者凡
人事往來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文以爲榮庭脯之費益於

堂四方之履交錯於戶其年輒提筆綴辭益與酬酢不休然其年所居在城北市廛庫陋纔容膝蒲簾土銜攤書其中而觀之歎菽啜飯沈思經籍有餘無問所從來時時匱乏困臥而已閱四年年五十八而病作疔發於面已患滯下積四十餘日諸同年故舊問飭延醫供藥餌不絕卒而哭之咸盡哀余借舊相益都公及諸士大夫出貲助含斂治喪無缺於禮又議立其仲兄子履端爲後然後得僦舟歸柩於故里陽羨之某原啟儲夫人櫬合葬焉嗚呼余之期君於京師相聚首者幾何時而遽以哭君於邸今又以履端之請而爲君銘豈不重可痛耶其年諱維崧別號迦陵宋止齋先生後由永嘉徙宜興至祖諱于廷明萬歷乙未進士歷官都察院

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父諱貞慧副榜貢生改官生 贈檢討太
保公正色立朝爲時名卿所交游相議論多憂國奉公之臣而贈
公以貴公子用節槩推重搢紳閒中罹黨禍遭亂後鑿坏肥遯著
書自娛諸常所蹤跡往還者皆海內逋臣遺老蔚然典型故君自
束髮以來耳濡目染已不墮俗下儂薄氣先是君十七歲時補邑
博士弟子員後隨侍贈公棲止山村野寺絕仕進意久之隨行輩
應鄉試不利浪遊南北至京師故大司馬合肥龔公賞歎其文首
爲定交在中州則徧交侯朝宗徐恭士諸君如舉主冒徵君家最
久君修髯美丰儀風流倜儻所作歌詩隨處散落人間豪肆排宕
初本三唐而隳唐自恣於昌黎眉山之間遇花閒席上尤喜填詞

興酣以往嘗自吹簫而和之人或指以爲狂其詞多至累千餘闕
古所未有也君於文最工駢體嘗部集漢唐宋元及近代文閒摹
擬之爲文然率不如其駢體所作哀豔流逸每於敘懷傷往俯仰
頓挫愴有餘情庾開府以來一人而已君門閥清素爲人恂恂謙
抑襟懷坦率不知人世有險巇事口蹇訥不善持論及其爲文則
飄發泉涌奇麗百出天下知與不知無不稱爲才子云母湯氏御
史某女 贈孺人配儲孺人生女一適太學萬某側室生二子俱
殤履端今爲諸生銘曰

杜牧牧之江總總持文才瑰麗缺於駢詞子山清新義山爭奇超
軼絕羣非髯而誰五十仕宦車無耳困勉欲軒痿將起誰之不如

止於此

右墓誌銘徐乾學撰

陳維崧字其年宜興人也年十七爲諸生齟齬至五十四大司馬
今冢宰宋公薦諸朝召試博學鴻儒稱天子意由諸生擢
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勤其官年五十八疾作卒於京師乘驛反
葬爲檢討凡四年檢討雖晚達然三十年來海內推其詩古文詞
隆然首稱無與頡頏者大父少保公于廷立朝有大節爲名卿父
貞慧字定生折節讀書所交盡一時名士其年髫髻受經過目成
誦稍長定生引之徧見諸名士咸器之稍稍與其年定交不敢以
父行故自尊大吾邑中訂秋水社羅諸文士擇其尤吳其靈清聞

盧象觀幼哲黃義時密公與焉是時獨其年齒最少余始與爲同
社交甚歡其年少清臞冠而于思髯浸淫及顧準天下學士大夫
號爲陳髯與字並行由是陳髯之名滿天下辛卯壬辰閒吳門雲
閒常潤大興文會四郡名士畢集觴酌未引髯索筆賦詩數十韵
立就或時作記序用六朝俳體頃刻千言鉅麗無與比諸名士驚
嘆以爲神三十不遇門戶中落因束裝汗漫游所至戶外履滿車
馬填巷諸公貴人爭客髯合肥大宗伯龔公愛重髯尤甚唱酬日
夜相繼與爲忘形交髯落拓視錢帛如土每出游饋遺隨手盡空
囊而歸歸無資亟命質衣物供日用及無可質輒復游率以爲常
日手一卷書所歷南舟北轅橋危馬駭髯呻吟自如未嘗釋卷其

於書若嗜慾無不漁獵酒不任一合引杯油然頗解音律嘗雙歌
童雲郎雲亡覩物輒悲若不自勝者然髯爲人內行修視諸弟甚
友愛篤親戚朋友遇人溫溫若訥生平無疾詞遽色其游諸公閒
謹慎不泄持己以正時有所匡諸公以故樂近之而莫敢狎也戊
午予督楚學政邀與俱崑山徐太史健庵寓書於予謂使其年應
秋試一旦成名則所以成就之者尤大余深感其言髯遂不果楚
游未幾有宋公之薦髯亦不復試也髯貧無子先是商邱買妾妾
父母聞其世家游裝都雅意其富許之舉一子名獅兒歲三週載
與俱歸妾父母暨妾始知髯貧且老諸生耳未幾獅兒竟夭髯尋
遭妾去去二年髯拔起薦辟官檢討云然髯自得官後貧益奇儲

孺人卒於家生死不相見益悼痛不自聊賴壬戌患頭癰遂不起
諸大老斂財殮髻反葬毫村先人墓側髻疾時景祁適在京師問
疾拜牀下髻悉出所著詩古文詞手授祁癸亥祁歸與曹子南耕
編次校讐而鏡諸版髻文有散有俳其俳體自喜特甚新詩馳驟
異前所爲詞尤凌厲光怪變化若神富至千八百首前此作者未
之有也髻以詩古文詞爲海內推重遲暮得官不數年孑然邸舍
死天下哀之始髻未疾時屢以湖山魚鳥爲念欲告歸會史局未
竣不敢請疾亟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其
可悲也髻反葬多出宋公力曰生吾薦諸朝歿吾歸諸原髻無子
以亡弟維媚之子履端爲子在髻亡後

右傳儲欣撰

陳維崧字其年一字迦陵宜興人年十七爲諸生偃蹇至五十四歲始用大臣薦 召試博學鴻儒入一等授翰林院檢討修明史又四年以疾卒京邸檢討少清癯長而于忠學士大夫皆稱爲陳髯一時言詩古文詞者必推髯由是髯之名滿天下大父少保公父贈公並以清流爲名卿佳公子有聲東林復社聞丹穴鳳毛過者不敢題凡鳥也旣連不得志於場屋乃束裝爲汗漫遊詩壇酒社到處逢迎自王公卿相而下凡賀贈宴餞頌述之作必得其片紙以爲榮脰脯之資溢於堂四方之履交錯於戶顧髯落拓視金帛如土每出遊贈遺于金輒隨手散去時時匱乏則仰屋擁書眠

如是者終不悔所作詩風華典贍原本六朝三唐後乃傲兀自恣
於昌黎眉山諸家而得其神髓遇花閒席上尤喜倚聲度曲興酣
以往落紙如飛慢詞小令多至于八百闕振古所未有也爲文最
工駢體每於敘懷傷往愴有餘情哀豔流逸庾開府後一人而已
韓未疾時屢以江湖山菽爲念緣史事方殷未敢引退疾亟吟斷
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猶振手作推敲勢吁其可哀也已不佞少
日好縱覽前輩詩文檢討一集尤素所癖香奉之觀鬢絲禪版之
遺圖探楊枝紫雲之軼事風流跌宕未嘗不掩卷想見其爲人也

右小傳鄭方坤撰

陳其年年四十餘尙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翰林梅

杓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應
薦授檢討時年五十有四

先考功兄嘗云陳其年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其年有烏絲詞三
卷多瓌奇如春陰簾外天如墨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秦李不能過
也 池北偶談

王西樵嘗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髯吾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
中有數千卷書耳 筠廊偶筆

王屋云太史在史館四年時以魚鳥湖山爲念相傳是善權山中
誦經猿再世云 江蘇詩徵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陳檢討四六及詞字內稱許而詩品古今體皆極擅場尤在四六與詞之上從前人無品評者故特表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醜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荏弱浪得名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本朝老年中式者陳檢討維崧舉鴻博時年踰五十四丁丑姜西溟宸英七十三中探花癸未王樓村式丹五十九會狀宮恕堂鴻歷五十八查他山慎行五十四己丑何端惠世璠五十八癸巳文大

淳五十八乙未裴璉七十二辛丑陸坡星奎勳五十九俱入翰林
乾隆丙辰劉起振八十歲授檢討己未沈歸愚尚書六十七入翰
林張總憲秦開六十二癸丑吳種芝貽詠五十八中會元嘉慶丙
辰元和王嚴八十六中式未及殿試卒己巳山東王服經八十四
入翰林皆 熙朝盛事也

右錄宗室昭榘撰

陳望之中丞淮家藏迦陵填詞圖卷畫色剝落名流題詠甚夥多
慶伯農祥題跋尤多洪昉思昇題北曲一套極風流蘊藉彭羨門
孫通調浣溪紗云一曲烏絲絕代工碧簫聲裏見驚鴻紅幺小撥
玉玲瓏幾度牽縈蘅薄夢半生消受桂堂東教人妒殺畫圖中

匡廬書牘卷之十一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三

國朝書牘類徵初編卷百十七補錄

詞臣三

張會敞

君諱曾敞字澄似楓城張太傅文端公之曾孫禮部侍郎諱廷璐之孫翰林院侍講諱若需之子年二十一中乾隆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自文端至君爲翰林四世矣是時君家太保文和公解爲相歸而侍講及羣從在朝爲翰林者四人君最少材器通美究識古今事宜國家典故而持己清峻人謂君且繼其家兩相國後也君爲檢討十餘年值御試翰林名列第五召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四遷至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又

值試翰林列第三當晉官 詔特褒君而未及遷自有記注官君
家世職之及君尤講正體例嘗獨任一館之事諸城劉文正公爲
掌院每歎異君君疾士大夫訛敬隨俗節槩不立欲以身正之見
於辭色眾頗憚焉君三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有公廉名逮己丑科
會試復同考時武進劉文正公爲考官知君可信君所薦卷中者
較他房多且再倍君又以曉然獨立稍自喜也於是榜發磨勘有
補君所薦舉人梁泉卷疵類數十當斥革吏遂傳君法革職提問
會考驗無纖毫私狀而梁泉故鄉舉第一 詔卒復梁泉舉人君
雖釋罪而竟廢矣於是惜君者莫不咎當時議君之重而謂兩劉
相國尙知君賢而不能爲一言於 上而顧使疾君者得其快嗟

乎君進非人所得援君退非人所得沮天則使君仕不究其才而志不信於世也而何咎邪其後君以萬壽加恩復五品頂帶歸主晉陽江漢大梁三書院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卒於大梁年四十七始娶姑女姚氏生一女適孫起沆再娶定興鹿氏生子元貝側室生子元襲元衮其亡也長子才十二歲君少而孝友持喪以禮於族嫻朋友事雖難成者任之必盡其勞謀之必竭其慮雖疏遠以急投之必應乙亥之歲江南饑君居侍講憂在里倡捐米出振平糶晝夜營之以活一縣之眾又以糶餘錢積穀以待歲祲今吾鄉所謂永惠倉也爲文工爲應制之體尤好古人文章託意深邈而不比於時者仕方顯而爲詩示余多憤慨深鬱之詞蓋其所志

遠矣君與余家世媼少相知又嘗重余文君喪之歸也余旣以辭
祭而哀之乃復爲其權厝室銘曰

綺組會者絲耶而孰爲之機邪鳴者匏簧耶而孰噲以揚耶物或
以冬榮或盛夏而先零孰主是而爲之虧成以盛族有君志則抗
而節弗污旣駕而騫而躓於中路芒乎吾奚知其故維紀其人而
如可以呼

右權厝銘姚誦撰

國朝詩林類徵初編卷百十八目錄

詞臣四

李因篤

桑松齡

朱彝尊

潘耒

施閏章

張烈

袁佑

錢中諧

馮勛

補錄

施閏章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名臣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八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四

李因篤

李因篤富平人明季庠生博學強記貫串注疏康熙閒 詔舉博
學鴻儒因篤夙負重名公卿交薦試授檢討未逾月以母老乞養
疏言幼學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
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比者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
之上旁采虛聲聯塵薦牘促臣赴京屢具呈辭疊奉部駁隨於三
月朔扶病考試復蒙 聖恩授職檢討纂修明史受 恩深重何

忍言歸惟是臣母年老病多呻吟牀褥臣止一弟出繼旁支母子
兢兢相依爲命衰齡七十久困扶牀 輦路三千難通鬻指一旦禱
北長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恥
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餼糶之恥
奚償臣本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朝廷矣臣自去秋入京奄
更十月數接家信臣母以晝夜思子流涕無已雙目失明臣仰圖
報 君俯迫諭母欲畱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廷進退維谷查
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家無次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
符伏祈 特沛恩慈許臣歸養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
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鏤骨沒世不忘疏入 詔許終養母

歿仍不出與蓋厓李容涇陽李念慈稱關中三李因篤深於經學著詩說顧炎武稱之曰毛鄭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說汪琬亦折服焉

右 國史館本傳

李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富平人明季庠生時天下大亂因篤走塞上訪才勇敢士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無有應者歸而閉戶讀經史爲有用之學與李中孚友善崑山顧炎武至關中主其家甲申乙酉之間與炎武冒鋒刃閒關至燕中兩謁愍帝橫宮康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儒朝臣交章薦之因篤以母老辭是時秉鈞者聞其名必欲致之大吏承風旨縣官加意迫促因篤將以死拒其

母勸之行始涕泣就道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且病上疏辭職
歸養疏曰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
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
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
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考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
獲奉 諭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母年逾七
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
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
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
跣步難離隨經具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

援病恐有推諉一舉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
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諉卸之端乎痛思臣母遲暮之
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
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 輦路三千難通鬻指一旦禱北
辰而已遠迥西景以無期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
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齟齬之恥奚
償卽臣永爲名教罪人歸子職而負 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
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 宏
錫類之仁推之士庶詎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烏私情置
之仕路蓋闕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

臣雲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卽部臣推諉之語槩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譴陋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敷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蹀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覩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 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

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
屢次具呈具疏 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
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
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淹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
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
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畱不可欲去未能瞻望 闕庭
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
惟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若家無次丁聽其終養
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

母叨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臣母子銜環
鏤骨永矢畢生而報 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
涓埃矣疏上有 旨放歸吳江鈕琇謂 本朝兩大文章葉方伯
映樞絕命疏與因篤陳情表也後奉母家居晨夕不離左右鄉人
稱其孝焉其學以朱子爲宗時二曲提倡良知關中人士皆從之
游二曲與因篤交最密晚年移家富平時相過從各尊所聞不爲
同異之說君子不黨其二子之謂乎平生高氣節急人之難亭林
在山左被誣陷因篤走三千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性忼
直面斥人過與毛奇齡論古韻不合奇齡強辯因篤氣憤填膺不
能答遂拔劔斫之奇齡駭走當時相傳爲快事或曰因篤性剛非

君子也予曰無欲則剛人之所難故聖人有未見之歎子之言過矣因篤詩文出唐入宋乃一代作者有壽祺堂集行於世

右宋學淵源記江藩撰

李檢討乞終養通政司不冑上疏檢討自齋疏跪午門外三日遂得 兪旨許終養

右渭仁筆記張維屏錄

李天生以薦至京師名重一時咨齋以同姓年長兄事之天生居之不疑人尊爲關西夫子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關中李天生因篤仁和吳志伊任臣俱寓益都相國邸中一日會

飲李闕學天馥家天寒天生衣短貉裘而來毛色粗惡李曰是當
內其毛而衣之天生怫然曰是反衣也獨不聞反裘而負薪者乎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是內毛者反裏也李曰然則羊裘如何
曰羊裘賤服恐負薪者所衣卽此但毛色所尙古無明文然定無
內向者時毛大可奇齡在座李以問之大可曰毛色不內向極是
但羊裘用純黑論語羔裘元冠緇衣羔裘以冠衣黑色表毛色也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惟黑毛向外當用白絲五條嵌之使黑
白分明以爲飾此非外向乎至狐羊貴賤不可考然禮記黼裘誓
省大裘非古解者謂以黑羊雜狐白相閒而成文者謂之黼裘純
黑羊裘謂之大裘是天子用純黑羊裘諸侯用之卽謂之非古是

非尊黑羊而賤狐白乎李以問志伊志伊曰觀黼裘誓省狐裘祭
臘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用卑褻自不如羊裘祀天之尊也且
檜詩曰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則羊裘狐白雖皆可用爲朝服然狐
多羊少則詩人譏之此亦羊貴狐賤之一證也天生乃笑曰田文
以一狐白脫秦患而五羊之皮則秦人薄之國策曰千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若此果何貴何賤也志伊曰羊之價焉得如狐然歷
觀羣書似乎羊裘價賤而用貴狐裘價貴而用反賤也坐客皆是
其言

右記余金撰

先生性樸直博學能彊記初入都南人多易之一日宴集論杜詩

先生應口誦或曰偶然耳詰其他輒舉全部無所遺時阮亭堯峰
主盟壇坫先生與抗禮蕭山毛大可亦李閣學所薦也北面稱弟
子先生獨序齒稱之曰兄與大可論古韻不合顧亭林是先生而
非大可

右事略李元度撰

秦松齡

秦松齡江蘇無錫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授檢討尋罷歸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一等復授檢討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尋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歷左贊善以諡德告歸松齡官庶常時世祖章皇帝召試詠鶴詩有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之句指示閣臣曰此人必有品置第一及告歸里居二十餘年專肆力於毛詩著有毛詩日箋六卷做黃氏日鈔之例取晉蘇王呂程李輔巖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相參校而以己意斷之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云又著有蒼峴

山人文集六卷詩集五卷微雲詞一卷

右 國史館本傳

秦松齡字畱仙弱冠中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以通糧案削籍康熙十八年舉博學鴻儒復原官歷左諭德再典鄉試又以磨勘落職通籍六十年立朝僅九載餘率家居讀書之日爲多官京師時大學士滿洲某公欲招致松齡屬人道意卒不往嘗以薦從軍荆襄蔡征西毓榮請於軍中講學松齡爲陳說忠孝大義介冑之士無不悚聽其學務在變化氣質收斂切實平生於書無不窺以詩古文名世晚益耽研經訓尤深於詩自毛鄭以下旁及歐蘇呂嚴諸家參以己見補朱傳所未備有毛詩日箋六卷行

世別有書經春秋日箋未卒業

右無錫縣志

右無錫縣志

國朝詩集卷之六

卷之六

六

朱彝尊

朱彝尊浙江秀水人明大學士國祚曾孫康熙十八年 詔舉博
學鴻儒科以布衣試入選者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
及彝尊凡四人皆除爲翰林院檢討與所擢五十人同纂修明史
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秋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二十二年
入直南書房 命紫禁城騎馬 賜居禁垣東數與 內廷宴被
文綺時果之 賚二十三年元日 南書房宴歸 聖祖仁皇帝
以肴果 賜其家人彝尊皆恭紀以詩是時彝尊方輯瀛洲道古
錄私以小胥錄四方經進書爲學士牛鈕所劾降一級二十九年
補原官三十一年假歸 仁皇帝南巡江浙彝尊屢迎 駕於無

錫四十四年 召見於行殿進所著經義考 溫諭褒獎 賜御

書研經博物扁額時彝尊年七十七彝尊自少時以詩古文詞見知於江左之耆儒遺老又博通書籍顧炎武間若璩皆亟稱之年逾五十以布衣入翰林數被 恩遇主江南試時作告江神文貢院誓神文以自勵文載曝書亭集中彝尊所進經義考共三百卷倣鄱陽馬氏經籍考而推廣之自周迄 本朝各疏其大略分存佚闕未見四門於十四經外附以逸經並緯擬經家學承師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而以通說終焉乾隆四十二年 高宗 純皇帝親製詩篇題識卷首 命浙江巡撫三寶刊行世以爲榮彝尊之在史館也凡七上總裁書論定凡例訪遺書請寬其期母

如元史之迫於時日多所乖謬辨從亡致身錄之不足信謂方孝孺之友宋仲珩王孟縕鄭叔度林公輔諸人咸不及於難則文皇當日無并其弟子友朋爲一族戮之之事其所謂九族者本宗一族也謂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不可先存門戶之見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世皆以爲有識彝尊又嘗慨明詩自萬歷後作者散而無統作明詩綜百卷於公安竟陵之前詮次稍詳若啟禎死事諸臣復社文章之士亦力爲表揚之其自序云或因詩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詩閒綴以詩話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彝尊詩不名一格少時規撫王孟未盡所長中年以後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益

都趙執信論 國朝之詩以彝尊及王士禛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彝尊又好爲詞其體近姜白石張玉田而加恢宏焉所著詞綜三十四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曝書亭集八十卷而歐陽子五代史注瀛洲道古錄則其所草創而未成者也年八十一卒於家子昆田亦工詩文早卒有笛漁小橐附曝書亭集中彝尊又嘗與同邑李良年齊名稱曰朱李

右 國史館本傳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秀水人少聰慧絕人書過眼覆誦不遺一字爲舉業文下筆千言立就童卯之時即便工詩崇禎十年浙東西大饑人相食朱氏固巨族自其曾大父文恪公以宰輔歸里無

中人產至是幾絕粒顧守青甌舊物諷誦弗輟既而歎曰河北盜賊中朝朋黨亂將作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肆力於三禮左氏內外傳楚詞文選丹元子步天歌人皆笑以爲狂未幾亂果作年十七作贅壻於嘉興馮氏馮公有客王鹿柴者華亭名宿也一見大奇之曰此必以詩名世自後名益高郡國諸侯聘幣爭集其門所至皆以賓師禮之旣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高等以檢討充內廷供奉辛酉典江南試稱得人爲言者所中鐫一級尋復原官先生亦遂無用世志退而著書有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考三百卷明詩綜一百卷皆鑽穴前聞參證已說卓然有傳於後無疑古文詞翦截浮囂峭潔名貴於易堂堯峯之間高參一座詩

名尤籍甚人口時阮亭尙書以風雅號召海宇一時名流無敢相
驂驪者濟河海岱間每以山蘊田氏並舉爲言而江南人士亦有
漁洋縣津二家詩之刻此皆出於鄉曲之談門下士阿私之論附
影隨聲不可爲典要惟先生體大思精牢籠萬有而澄汰鍛鍊不
肯人云亦云若以匹敵正如玉溪生所云彼若陳葛天氏之舞此
乃引穆天子之歌彼若言太華三峯此必曰潯陽九派者迄今交
遊零落壇坫荒涼而新城長水屹然爲南北二大宗師比於唐之
李杜宋之蘇黃更千百年而勿之有改也嗚呼盛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先生嘗謂孔門弟子申黨薛邦後人不當以疑似妄爲廢斥謂鄭

康成功在菱疏不當以程敏政一言遽罷從祀謂王守仁事功人品炳烈千古不得指爲異學皆有闢名教年八十一卒

右兩浙輶軒錄張維屏錄

先生居節廉橋時值歲凶比鄰王氏有老僕訝其日午無炊煙而書聲琅琅扣門餽以豆粥先生以奉安度先生而忍飢讀書自若也里人至今稱道之

右梅里詩輯張維屏錄

竹垞先生生平好古自經史子集及金石碑版下至竹木蟲魚諸類無不一一考索纂述如經籍考日下舊聞詩綜詞綜其最著者又嘗集唐詩爲填詞名蕃錦疑出鬼工幾於人力不與顧甯人先

生不肖多讓人亦以博雅稱許之初官翰林時 召入南書房有
用上官大夫術譜之者旋落職然竹垞初不以官位重也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先生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凡天下有字之書無弗披覽
以飢驅走四方南踰嶺北出雲朔東泛滄海登之罘經甌越所至
叢祠荒冢金石斷闕之文莫不搜剔考證與史傳參互同異其爲
文章益奇旣入詞館日與諸名宿掉鞅文壇時王漁洋工詩而疏
於文汪茗文工文而疏於詩閻百詩毛西河工考證而詩文皆次
乘獨先生兼有諸公之勝所爲文雅潔淵懿根柢益深其題跋請
作實跨劉徹黃伯思樓鑰之上詩牢籠萬有與漁洋並峙爲南北

二大宗先生嘗集里中高才生周貧繆涿王胡沈進李繩遠李良
年李苻等爲詩課家餘一布袍每會則付質庫其婦以紡績出之
後會復然客遊南北必囊載十三經廿一史自隨孫侍郎承澤過
先生寓見插架書語人曰吾見客長安者爭馳逐聲利其不廢著
述者秀水朱十一人而已比 召試相國馮公溥得其文歎曰奇
才奇才子昆田孫稻孫皆有集稻孫字稼翁舉乾隆丙辰鴻博能
世其家

右事略李元度撰

譚左羽瑄授徒於某氏主人有聲樂之好歌版師食單豐於書塾
譚不平竹垞寓書曰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

四月廿八日 詞臣四

蘇子自審其分處焉娶妻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買妾則百金落
營妓籍則千金流愈下直益高食單之豐譬以魚飼貓肉餒犬於
兒何損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宋竹垞檢討研經博學上徹九重其所著述固已風行海內矣
卽一二緒餘亦有穎異獨絕者幼時塾師舉王瓜使屬對卽應聲
曰后稷師怒之而心服其對之工在京師時與人會飲各舉古人
男女成對者爲酒令得太白小青無咎莫愁灌夫漂母武子文君
東野西施等字又嘗舉四書一句合四聲得康子饋藥兵刃旣接
二語又除夕集唐作對聯云且將酩酊酬佳節未有涓埃答聖朝

罷官後集聯云聖朝無棄物餘事作詩人

右記余金撰

竹垞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時有上總裁七書第一書請定體例謂班書無世家范書無表志已與前史不同史遷封禪魏齊符瑞此志之不同人表宰相世系此表之不同滑稽日者家人義兒伶官道學此傳之不同明三百年如革除靖難奪門躋廟事多扞見漕運禦倭廠衛廷杖制亦異前宜審量第二書請聚書籍謂一代之史不宜止據實錄宜蒐輯奏議文集圖經碑字之屬以備采擇第三書請寬期限專責成以晉書長編之分授爲法以元史之速成爲戒第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信燕王來朝建文出亡皆非

實第五書謂道學不必別立傳第六書謂東林不必皆君子異乎
東林不必皆小人不宜以門戶分邪正第七書謂崇禎無實錄未
可專據邸報宜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一一聯綴並分年書死事
諸臣其言辨而覈後多從之

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聞牧齋族子錢遵王
撰讀書敏求記載宋版元鈔次第完闕甚備撤棘求一見之祕不
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譙遵王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
侍史啟篋得之招藩署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並錄得絕
妙好詞時人謂之雅賺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
錄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鑄一級時人謂之美貶

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要者榮辱何如
藤陰雜記載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堂未以浮
躁輕率有玷講官爲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尙存康熙按大科初開
廷臣原議處以閒曹如中行評博之類 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
翰林詞館中以入股進身者咸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兩
檢討尤負盛名宜牛鈕亟思鋤去也不然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
獨竹垞一人品學若稼堂尙玷講官誰復勝簪筆侍書之任哉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浮屢日大
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曾畱此信宿後有登
者作仙人黃鶴樓觀可也庚子九月晦日余謂是舉出自竹垞自

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
著宮錦袍醉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真千古豈容第二人裝點
此番舉動

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為桑田南北垞種桑皆滿亭址無片壁存
獨嚴藕漁太史所書扁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
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閒阮儀徵視學按臨釀貲捐建

右紀聞陳康祺撰

潘耒

潘耒江蘇吳江人幼孤生而宿慧讀書目百行下受業於同郡徐枋顧炎武能承其教羣經諸史旁及算數宗乘無不通貫嘉定陸充輔平湖陸隴其交口許爲淹洽康熙十八年以布衣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卽作修史議以上謂明更三百年未有成史今欲創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宜搜採博而考證精職任分而義例一秉筆直而持論平歲月寬而卷帙簡總裁善其說令撰食貨志兼他紀傳自洪武以下五朝彙皆所訂定尋充日講起居注官纂修實錄聖訓二十一年充會試同考官稱得士

名益盛忌者頗眾二十三年甄別議起坐浮躁降調遂歸四十二年上南巡復原官大學士陳廷敬欲薦起之力辭而止未有至性初被徵辭以母老不獲命乃行除官後復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者三卒格於議始受職逮居喪哀毀骨立篤師門之誼枋歿周恤其孤孫俾得所刻炎武日知錄並詩文集生平嗜山水遊歷羅浮天台雁蕩武夷黃海匡廬中嶽盡窮其勝各記以詩若文有遂初堂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詩不事雕飾直抒所見登臨懷古諸作尤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多折服文蹊徑較平而氣體渾厚空所依傍未又因炎武音學五書爲類音八卷炎武欲復古人之遺未則務窮後世之變以爲舊字母三十六有復有

漏今刪五增十九成五十母各具陰陽每母之字橫播爲開口齊齒合口撮口四呼四呼之字各縱轉爲平上去入四聲四聲之中各以四呼分之惟入聲十類餘三聲皆二十四類凡有字之類二十二有聲無字之類二以有字者排爲韻譜平聲得四十九部上聲得三十四部去聲得三十八部入聲得二十六部共爲一百四十七部蓋因等韻之法而又推求以己意於古不合於今不必可施用然審辨通微實自成一家言晚歲研究易象數著論十三篇多心得久之卒

右 國史館本傳

潘耒字次耕一字稼堂吳江人兄樞章字力田負奇才鼎革棄諸

生銳欲以史事自任破產購有明一代實錄復旁搜名家文集奏
疏數千卷懷紙吮筆矻矻窮年書未成而遭溇溪之難坐極刑以
死稼堂以孱童慘酷幾無生理顧念覆巢破卵之餘計惟奮志讀
書庶可亢宗名世時顧亭林先生通經博古蔚爲儒宗則負笈從
之遊不三四年盡得其學以去希風接武卽未能稱具體要亦不
離其宗如昔人之所謂買豬得薛者歲己未公卿論薦鴻博之士
御試拔五十人列禁近稼堂以布衣進齒最少亭林先生贈詩
云聞有二毛人年纔三十二者是也旣入直起居注分校禮闈稍
抒所學矣徒以傲睨一世又褊急不能容人過坐是左遷則拂衣
歸一節一笠自放於山水之間近者三五百里遠或數千里

縱幽勝情獨往謝康樂柳子厚以後乃見斯人所編詩以游草名
集自少游近游以及海岱台蕩黃廬閩豫楚粵等編外而玉堂之
作則曰夢游晚歲林居諸什則曰退游蓋無適而非游也昔莊生
著書首以逍遙名篇其說鴟鵬之運甚怪屈原作騷雲車風馬有
侈詞焉要以寫其幽憂之思奇怪不可方物之氣固不必其有事
實也稼堂之以游名詩其卽此物此志也夫

右小傳鄭方坤撰

先生字次耕又字稼堂晚自號止止居士生而聰警善記或試之
麻日過目倍誦不舛落一字比長復得顧炎武徐枋王錫闡吳炎
兄檀章諸君爲之師友數年於經籍子史詩賦古文詞麻算聲音

之學課習討論遂無不洞達暇則遊覽名山大川尙志廓情不慕榮祿康熙十七年 徵博學鴻儒之士左諭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以先生名上先生以母老固辭終不獲命而行抵都 召試體仁閣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又牒吏部以獨子終養請代題三請三格乃受職先生謂有明三百年史事繁委宜博采而精於考證分任而一其義例秉筆嚴而論平歲月寬而帙簡遂作議以上總裁然之令撰食貨志兼訂他紀傳自洪武及宣德五朝具有成槩 詔更定殿廷樂章先生首上議增五事時逆藩悉定並獻平蜀平滇二賦公卿傳誦晉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兼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聖訓初博學鴻儒之士之官

翰林入史局也多進士出身嘗爲官而朱彝尊嚴繩孫二君與先生皆自布衣與選及日講官起居注之添設而三人亦同入直又館閣應奉文非出三人手院長不謂然用是資格自高者旣莫不忌此三人而先生又精敏敢言每同列質所疑輒援據經史百子橫從應答無少遜避故忌者於先生視朱嚴二君尤甚甄別議起遂坐浮躁降調先生在翰林五年至是歸里四十二年之春 聖祖仁皇帝南巡復先生原官越三年 聖祖又南巡大學士陳公廷敬時扈 駕相見欲薦起先生先生曰止止吾初志也吾分也賦老馬行以謝竟不復出先生家居凡二十餘年遭母喪哀毀骨立哭其兄若弟過時而悲贖其兄之子爲民邊外者婚嫁殯葬

其親故之尤貧無力者皆罄所儲爲之其遊覽名山大川視布衣
嗜益多其樂之而形於詩文亦益盛晚歲惟究心易象數與厯算
之學以四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病卒生平慕古人之崇德尚功
勳陳謨猷以濟時匡俗而非己之位所得爲則遇其得爲者莫不
勸厲有不得遂輒憂虞不樂至出處進退又必辨之明持之嚴雖
達可有爲不肖或苟其性行如此故所爲詩若文多扶樹風節裨
於治道卓然有立於聲音反切幼而神悟及往來四方盡通其變
乃著類音八卷以補訂前古音學之譌闕其詩集十六卷文集二
十卷別集四卷合名遂初堂集與類音並刻行世其明五朝史稟
若干卷藏於家適子其炳旣述先生行乞銘於陳公廷敬又十餘

年乃屬彤爲之狀以備史館作文苑傳之采擇敢撰次其歷官行事如右謹狀

右行狀沈彤撰

稼堂先生篤於師門卹徐俟齋孤孫刻顧亭林日知錄詩文集又
以未及刻肇域志爲憾蓋此書關天下利病卷帙繁富非大有力
不能刻也此誼猶近古人詩筆直達所見浩氣行空韻語可作古
文讀而登臨懷古諸作尤爲光燄騰上一時名流幾罕與儷者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先生父凱列名復社兄樾章能文負氣節若中史獄起蒙難死先
生資稟絕人有聖童之目先生嘗應 詔陳言謂建言古無專責

歷代雖設臺諫之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攻六賊楊繼盛以部曹劾嚴嵩 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爲越職言事例當降調夫人主明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事臣請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則罔上行私之徒不得人人而把持結納之庶有所忌而不敢爲於此輩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眞知灼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冒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周知矣更請許臺諫官得風聞

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請言官
一並處分有能奮擊奸回不畏彊禦者不次超擢庶紀綱振而萬
事集矣湯文正公撫吳先生贈以文力言浮賦之害爲畫三策文
正具疏歷陳得酌減益用先生首策也

右事略李元度撰

皇清三十八年庚子年

卷二十一

三

施閏章

施閏章安徽宣城人祖鴻猷以儒學著世紹其業孝友雍睦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閏章少孤事叔父譽如父里徵士沈壽民有聲當世從之遊遂博綜羣籍善詩古文詞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平允時郎官資深者試高等爲提學使者閏章居首擢山東學政取士必先行而後文崇雅黜浮有冰鑒之譽秩滿遷江西參議分守湖西道轄吉臨袁三郡故殘破歲凶瘠致盜閏章徧歷巖谷開拊循帖然人呼爲施佛子嘗作彈子嶺大阮歎竹源阮等篇告諸長吏讀者皆曰今之元結也俗多溺女復作歌勸誘捐資收養全活無算遇事爬梳薻櫛不以爲勞

尤崇獎風教於袁重建昌黎書院於吉葺白鷺書院課諸生屢會
講青原山從者至千百人臨江城圯築輒潰閩章禱於神越日城
成新淦峽江患虎製文祝之俄有虎自墜深塹迄無害歲旱徒跣
號顛兩大浹新淦人或闖牆適閩章講學其地聞孝弟忠信禮讓
之言兄弟相持哭詣階下服罪其誠感如此康熙六年以裁缺歸
民畱之不得咸酥金扞龍岡書院祝辦香焉初閩章駐臨江江環
城下過者以江名清似使君因改名使君江及是去職傾城送江
上會水漲官舫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載之已渡乏食乃鬻其舟
十八年 召試博學鴻儒入選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覈同異
析是非無所回枉二十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轉侍讀

尋病卒閩章之學以體仁爲本磨礪砥礪歷寒暑靡閒每語所親
曰我輩旣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終日不見己過便絕聖賢之
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天地之和生平廉謹而解推不倦廣置義
田以贍宗戚篤窮交好扶掖後進才士失志多方爲之延達死喪
困厄振恤備至天下士益歸其門奉爲楷模文章率原本道義不
欲馳騁張皇意樸氣靜守歐曾矩度詩與萊陽宋琬齊名號南施
北宋新城王士禎愛閩章五言詩溫柔敦厚得風人之旨而清辭
麗句疊見層出別爲摘句圖士禎門人洪昇問詩法於閩章閩章
曰爾師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余則不然如作室者瓴甃木石一
一就平地築起議者以爲確不可易又謂山谷言近世少年不肖

深治經史徒取給於詩故致遠則泥此最爲鍼砭詩如其人不可不慎觀其持論卽宗旨可見云著有學餘堂文集二十八卷詩集五十卷端溪硯品一卷試院冰淵一卷矩齋雜記二卷蘧齋詩話二卷擬明史七卷青原志略補輯十三卷閏章與同邑高詠友善據東南詞壇者數十年號曰宣城體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章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熟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

如子因歎歎不能語旣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遵遺命來請銘其墓宮之石余何敢辭乃垂涕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萬歷閒遊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營以公貴 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砥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資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遊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詞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 天子大婚禮成 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遊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旣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

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素以公嫺文辭或不習
吏事至是籍籍言公可大用矣當是時 世祖方興起文學選尙
書郎資望深者 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
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既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
一當公意而公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
一變其應 御試也大學士安邱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
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
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
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迫屬邑多逋賦追
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

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閒執之以
叛聞公察其僞諭令輸租以遺之因徧歷崇山廣谷閒作彈子
嶺大阮歎竹源阮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
元道州也暇日修景賢白鷺洲兩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
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遊賦詩耆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旴江
嘗爲甯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嘗服膺其教公之爲政亦略相
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
砥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
博學鴻儒之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
公素以文學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益足發舒考覈同異

辨析疑譎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反談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己遇羈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賑恤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踴其門入則盡力編摩出則應酬賓客又砥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恆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憊矣 天子知其學行將用爲日講官司記注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晉侍讀充 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如衰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敘乃事未

竣而遽歿不但平生交遊之情爲可慟而 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二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歷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 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三彥清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銘曰

儉以處身惠以行仁志希先民冀乎絕倫養其和平發爲菁英金石嗶嗶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如帶丸丸松檜勿翦勿拜維茲幽堂哲人之藏青烏告祥奕葉其昌

右墓誌銘湯斌撰

今上之二十有二年侍讀施君死於官將擇月日歸葬於宣城城南之牛喜衝以病臻時曾與予泣訣屬予爲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顧檢討高君知狀至是檢討帥孝子彥恪來再拜述君命予思予與君締交有年今又同館微命猶將以哀唸重累其生平況君命乎君諱閏章字尙白宣城人順治己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謁定南王於桂林王爲君治裝發樓船灘江送君君辭之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樂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於官亭將嬰城其守尹君揮君行曰君使臣無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人喪三年服闋補員外郎大司寇劉君重君名

一切部事皆屬君君引經折獄所平反者盈千百而大憝終無倖者會 章皇帝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爲首因提學山東君嘆曰吾世嬗理學三傳而皆繼於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吾惴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且所在講學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所畫黽錯受尙書狀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絕其授受宜亟於此已奉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闕闕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膠軍門君陳兵撻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首髮割其所衣廣

臣等以類名不終
身下
三

袖衣而盡釋之于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死其人流涕願如約於是自爲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爭請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餽最亟御史以逋賦檄君徵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徧歷崇山峻谷聞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阮嘆竹源阮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咨嗟比之元道州之作春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晨一視事但對閣阜山支頤賦詩築愚樓於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卽與過客登臨出入屏千板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市會 廷議裁諸道使民畱君者成釀金建龍岡書院以祠君請君講學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

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熙己未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名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官會日講員缺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升侍讀奉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旣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毀神氣漸散值望日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案就簷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至榻閒若形存者然而卒羸病越數月沐浴卒君數世以理學顯祖諱鴻猷曾從陳九龍先生

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皋游旣死號中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
營以君貴 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明公則君父也
君生而仁讓於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於酬接口吃艱語詞顧
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羈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惋涕泗隨
語下嘗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老母下第君已在第中相持
而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紀膳療以及
殯輅必周必具服嘗禫服營友人窆悽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
其壟買田置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三十
未娶君爲娶之君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
其前後伍伯忽獸走旂蓋散盡獨一舉眇眇隨決皆沒吾至今思

之而痛於心方君之道平樂也違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羸日歸侍太夫人而太夫人適以是年死然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洩以爲失温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君初字杞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耐廟而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耐之惟恐吳太夫人將一日不懌可如何至是使歸會 覃恩贈馬夫人爲宜人賀者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旬吳太夫人命吳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公主於其傍食而屬之且令爲文告於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主同述明公主入耐焚黃 贈宜人當是時君手據地行

伏主前號哭不起左右皆哭賀者傍徨不敢進爲之罷賀乃事畢而吳太夫人始減膳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吳太夫人以鹽齏膠筋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孝兒遂併賜肉君少孤育於叔父砥園公已就外傳冬月隨羣兒履冰砥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兄一孤而忍出之砥園公泣曰正惟兄一孤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砥園公視君君跪迎之有不悅必服冠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勑義田不就君仕無贏財獨積俸置義田二百畝繼其業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刺雖臨事

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佳士力獎誘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繁不可得而載也君爲文數易其豪客在座卽諮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棄字者要其文一歸於正雅其講學以體仁爲本子二彥滔彥恪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闕起自石渠粵至尊道建坊於間懿則代壇以孝友于歷世而大爰產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臬事賦白雲詞於赤棘下朝重儒術予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於魯中秉玉節分藩湖西戩瘍之後以煦以嬉獨其介節餽饋茹藜過清江者泫然而哀乃者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就特乞撰

紀如歐陽九以茲筆墨雜置藩溷手足駮瘵况憐親弗於是哀樂
中年大傷迄暮而衰亦惟其常君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
表象闕其澤及人戶口能說矧其世學昭於日月今啟輿旒將還
故阡琢石載事繼之以文惟懼石褊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
門

右墓表毛奇齡撰

施閏章字尙白一字愚山宣城人祖父俱以理學名世爲東南人
士所宗先生少負異姿習聞家學弱冠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
詞名諫江左順治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引經斷獄多所平
反朝士爭籍籍言其可大用會世祖章皇帝方右文拔曹郎尤

者充學使 御試名居第一遂提學山東其課士以通經學古爲
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已奉 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
袁三州兵馬蹂躪之餘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作勸民急
公歌垂泣諭之徧歷崇山廣谷備悉民間疾苦作彈子嶺竹源阮
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感泣比諸元道州之春陵行而民亦相勸
輸賦毋敢後時於是一意休息吏不能爲暴又數平冤獄案牘益
簡每高春一視事對閭阜山色支頤賦詩築愚亭於官解之傍環
以橘柚暇卽與過客觴詠其中無何以裁缺歸里民送之如歸市
臨江故有清江可以鑒先時民過之歎息曰是江如使君清因改
名使君江至是民送之江上不能別復送至湖會湖漲所乘舟爲

御史贈物輕不能渡民爭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康
熙己未 詔舉博學鴻儒士三相國薦其才 召試授翰林院侍
講又二年晉侍讀當是時愚山之名滿天下求碑版詩歌者趾錯
於戶四方名士負笈問業者無虛日作爲文章極其醇雅而於詩
學尤邃體氣高妙格律深穩鏘然而玉應盎然而春溫一時詩人
有南施北宋之目王阮亭先生最愛其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
孤宦百憂集故人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
愁君雪滿衣之作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爲驚心動魄一字千
金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又謂其清詞麗句層見疊出倣張爲
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標出與康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

練仲言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並資藝苑談助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余友胡玉樵大令在宛陵得施愚山先生遺像攜至都將徵題識先及余余承乏史館譔文苑傳先生褒然居首因錄橐於卷但拘體例逸事多未詳按先生性仁孝據毛西河神道碑所紀考述明公妣馬祖妣吳述明公日與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者吳太夫人偶病洩以爲失溫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先生初字岷雲以是也後述明公悔之旋亦卒先生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祔祀顧重傷父心將俟吳太夫人命惟恐太夫人一日不懌可如何至使廣西歸會 覃恩贈馬夫人爲宜人賀者

在門先生號哭旬吳太夫人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公於
旁食而屬之且令爲文告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主同述明
公主入耐焚黃當是時先生手據地行伏主前不起左右皆哭賀
者爲之罷徐健庵序略又言先生官湖西駐節臨江府城久壞距
蕭江數武屢築輒潰先生禱於城隍神越日城成歲旱禱雨先生
徒跣走南郭門外伏零壇下呼天痛哭俄一人發狂叫號云某日
雨及期雨果大至先生所臨諸郡並有書院一日親講學有新淦
人兄弟鬩牆者聞先生言相持大慟詣階下謝罪去李梅公則謂
先生理學世家姚江盱江之說雖習之而獨宗濂洛魏叔子曰先
生文意樸氣靜初讀若未嘗警動細尋繹乃意味深長文章瑰偉

之士退然不敢踐其藩籬云余復考宛雅先生居宛水句水間爲雙溪草堂俯江面城中有寄雲樓樓側古梅一株康熙己未夏忽作二花正對城西是日同里孫子立茆楚畹兩及第信至踰數日復花仍二焉背城東指而先生偕高阮懷俱授館職花分東西向蓋適直四人居第所也梅瞿山異之遂爲繪圖阮懷作瑞梅圖歌噫嘻先生往矣觀其制行暨吏治所施設豈僅以文藝重哉余於先生爲同郡後進旣集諸公語補傳卽本之以製贊時嘉慶丁丑孟冬

贊曰藹然者兒儻然者身行誼無玷文章有神梅都官後罕與比倫先生在鄉則爲孝子初字岷雲以哀母氏據地號慟終歸附祀

先生在世則爲醇儒禮義矜尙人蓮楷模姚江盱江所學異趨先生之政則爲循吏禱城城堅祈雨雨至兄弟闔牆片言垂淚先生之才則爲文人朱絃清汜金和玉温瑰偉奇士莫敢踐藩有明末造詩道漸替漁洋竹垞稍振前勢宛陵宗派獨殊槃倪百年論定惟正而葩嗣音唐代卓成一家天亦錫寵瑞開梅花嗚呼波流體或各出澀艱其詞游戲其筆誰知性情總適於律吾黨私淑緬追古風雙溪在焉英靈此中何以招之白雲重重

右像贊朱珩撰

施尙白名閨章江南宣城人早歲以文學知名順治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出爲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其教士

以通經爲先慎去取嚴請託十八年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
西道轄臨江袁州吉安三府時西南用兵徵餉急歲饑有司坐逋
賦失職者相望尙白奉軍符按部督促作湖西行其辭曰節使坐
徵斂此事舊所無軍糈日夜急安敢久踟躕昨日令方下今日期
已逾攬轡馳四野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巷原田一何蕪野老長
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訣唯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霑
敝襦腸斷聽此語掩袂徒驚吁所嗟務敲扑以榮不肖軀 國恩
信寬厚前此已蠲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嗚咽淚盡
空山隅袁自兵亂後民尠土著流人阻險爲砦輒數千萬抗官吏
不輸賦稅吉水諸鄉與爲聲援有司獲其渠長髮廣袖以獻請戮

之尙白陳兵爲薙髮禡其服而釋之曰爾舉當死吾姑黃爾速歸
告爾黨亟出詣官請命大兵至無遺類矣旬日諸鄉民各自歸請
徵輸如額新淦縣東山有大阮民阻險爲盜尙白召其父老諭以
利害眾皆泣陰捕其豪十餘人餘黨悉受命作大阮歎其辭曰叢
山如劍戟灌木蔽嶽岑其水獨南流谿谷皆阻深山民鳥獸居不
馴非自今追呼敢逆命兵革踵相尋未能靜伏莽火烈悲焚林殺
人稅無出遲回傷我心蚩蚩亦赤子念爾爲霑襟招手語父老鴟
梟懷好音宿逋旣累歲敲骨力難任民頑實吏拙素食慚官箴何
時息哀嗽引疾投吾簪大阮有盜官檄竹原諸阮民捕之逸其渠
已而盜殺竹原民殆盡尙白憫之作竹原歎其辭曰殺虎防啞人

芟蔓莫畱根畱根終貽患傷心不可論竹原數百家今餘幾家存
竹外有原泉血流泉水渾羣盜故比鄰嫵姪如弟昆反戈相啖食
收骨無兒孫煢煢數寡婦零落依孤邨凶年艱半菽撮土招游魂
人亡畝稅在淚罷還聲吞在官暇修景賢白鷺兩書院祀王文成
鄒忠介羅念庵諸先生集諸生講學其中有兄弟爭者尙白以誠
諭之皆涕泣感悔去時屏車騎往來山野作臨江憫旱詩其辭曰
瘠土嗟薄穫歲豐長忍飢戎馬況疊迹田園成路蹊荷鋤代牛力
播種良苦疲朱火肆燎原禾稗同一萎民亂如恐後況乃驅策爲
徒跣呼百神嗚咽致我辭政拙未敢苛召災今則誰雲漢何皎潔
箕斗正參差心知閭闔遠側向高天曉明日急芻餉吞聲重涕洟

當徒跣禱雨南門外伏雩壇下籲天痛哭俄有一人發狂號曰某日當雨及期果大雨新淦有虎屢殺人尙白爲文禱於山神翌日有虎曳尾入邨中一婦人以杵擲而殺之虎患遂絕康熙二年以裁缺歸三州之士不忍其去爲闕龍岡書院請尙白講學三日遂爲位祀之其行也夾清江送者上下數十里皆歛泣而去又十年舉博學鴻儒擢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二十二年卒於官

右述彭紹升撰

先生父嘗篤孝友父喪三日水漿不入口杖不能起旣葬奉木主寢室出告反面如事生輯父遺草必跪書遇諱日白衣冠號泣終其身母病禱九華山神願減算延母壽母後竟以八十終而營止

三十有七家法嚴重始婚夕客強以酒謝勿勝父以爲忤客目攝之卽跽謝父遣去則退而跪於寢門漏三下父入見之引其手曰孺子執禮過矣弟譽讀書陽羨會秋薦新穀與客會食烹池魚忽泫然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許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兄弟聞自爲知己嘗恐年壽不齊月下相抱哭願世世爲兄弟先生少孤叔譽撫之成立先生提學山東嘗葺孟子廟閔子廟伏生祠墓及孫明復石守道二祠其初至濟南也夢古衣冠丈夫揖而若有所屬者三次日遊藥山尋李滄溟墓墓蕪沒不封樹一豐碑無字仆草閒恍然悟夢境卽自爲文勒其上分守湖西偶會期有具牒請質者先生曰此講習地聽訟有官署令就坐講長幼有序極陳兄

弟之恩且曰某少孤終鮮兄弟見友恭者固欣然慕卽見闔牆者亦心動以謂彼尙有同氣或猶可轉乖爲和也言下涕泣忽末坐二客相持大慟各出袖中牒燔之蓋兄弟訟產十年不決者曰吾小人今遇聖賢而不洗心者非人也遂讓所爭產爲祀田裁缺歸里居十年 詔舉博學鴻儒相國李公爵杜公立德馮公溥交薦之 召試授侍講典試河南稱得士張公伯行其一也一日退朝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案就簷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若形存者時子彥瀆以咯血歸彥恪亦南還就試妾徐氏刲股和藥以進焚香籲天曰主翁畜道德名滿天下縱必不起亦請延待其子一訣使竟死妾婦手目不瞑矣因長號三晝夜一夕白光如

匹練自屋上落奇香起榻前先生忽甦康熙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事也彥恪尋奔侍先是庚戌春彥恪夢神人按籍言司天下壽算叩先生壽以七十有八告至是從容言之先生遽曰吾少失母大母吳太恭人鞠之後太恭人疾不受治吾齋沐禱城隍神願減一紀延其壽人無知者次日同學楊薦臣來曰某夢入城隍廟見子跪階下手一紙哀請聞神曰準達天曹矣子豈有所求乎吾悚然不敢應是日太恭人竟不藥愈又十二年乃終以若所聞減一紀則今秋正限盡時也閏六月果卒年六十有六先生葺里中同仁館又修復依仁齋於白門以推闡中明公理學之緒蒙師劉伯陽無子葬之中明公墓旁歲時分祀焉生平以友朋爲性命高瀆

邢孟貞江甯顧與治宛平陽商賢皆文字交也邢顧歿皆經理其喪刻其遺集顧無子邢止一孫以屬高澹令買田贍之商賢客死隴石志其墓同年李頌宮粵東卒無子妻女流落東萊爲責所迫將鬻女先生理其責而資送之後十五年遊茗霅聞廣陵宗鶴問過訪詢之則頌女夫也大喜偕至其家李泣至不能仰視應召試時入都不通一刺於朝貴或尤之先生笑謝曰吾豈矯情哉所懼者官高一級卽人品減一等也孫彥曾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科

右事略李元度撰

施愚山閩章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戚上壽而

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
輒涕泗事叔如此世所罕有

右記余金撰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爲不日當開府忽遭東閣蓋
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
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彊禦矣

吾鄉全太史嘗云愚山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
德魏湯二尙書敷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折而愈顯愚山於
其中最爲閑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反掩其學問之大原世有合
作韓范文富馱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康祺以爲知言按

愚山先生實順孫孝子循吏通儒兼而有之

順治初年宣城施愚山萊陽宋直方雲閒周釜山同官刑部郎署
多暇敝車羸馬相過從飲酒賦詩爲樂一時都下盛傳謂前明王
李諸君白雲樓唱和遺風居然不墜同光之交余官西曹六年同
舍郎非章句腐儒卽膏粱子弟閒有一二風雅之士率厭苦應官
畫諾終歲不踴曹司門白雲樓下吟聲寂如可歎也

康熙朝鴻博科讀卷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
判作四等拆卷日 上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
僅作一詩也眾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 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
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適卷也眾對曰雖意圓語

滯無礙 上又問賦首有或問於予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

指朕予自指耶蓋汪琬卷也眾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

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制科雜錄 上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

萼葉小如釵萼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眾對曰此句不甚佳

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

賦韻且不論卽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入有以冬韻出宮字者

潘耒卷 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卷 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旗

施閏章卷 此何說也眾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

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制科雜錄可見

當時法律之寬 聖心愛賢之篤

國朝書目類考卷一百一十二

右紀聞陳康祺撰

三

張烈

張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 召試博學鴻儒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遷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荅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法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真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卽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閒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卽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閒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教稼明倫恤刑熙績卽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性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

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
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
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
者循是而謹守之即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慎勿疏
甯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
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垂教其誰不曰吾自有良知六
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
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
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子人以假借掩飾之題高可以陵蔑君
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

亦不可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守規矩寶所不耐心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強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朱攻朱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及賈董異同論爲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鍛鍊云所著尙有讀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

右事略李元度撰

大興張先生諱烈字武承進士由鴻博科歷官贊善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衛道爲己任著王學質疑於陽明傳習錄中條而析之辨而難之辭而闢之詰而質之以求釋其疑一歸於學之正而已其總論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夫言本心言良知以是救夫顛事口耳不治身心者誠良藥也朱子固屢言之矣若以是鄙棄一切長傲恣胸決隄防破崖岸蹈擊拳豎拂訶佛罵祖之餘智則聖門之罪人也言本心言良知使人讀聖經賢傳字字觸其本心動其良知巽順抑畏以聽命於孔孟程朱則聖人之徒也若以是目空千古動

稱顏子沒而聖學亡自處甚尊而不顧率天下爲佛老功利趨於
淪胥而不救則天下之至愚大惑而可悵可痛者也言本心使人
喪本心言良知使人喪良知必至之勢已然之徵甯曰過論乎總
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循規蹈矩實所不及一旦有
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自私所好亦可矣不宜以
此講學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直欲以此意強貫之直謂六經注
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
知二字猶嫌其僅出孟子遂竄入大學致知至於攻者益眾又見
象山之學竟爲朱子所掩計以爲勢不兩立非抵死作敵盡滅朱
子之道則人猶以朱律我故遂操戈反面盡翻全案而後已朱子

如泰山喬嶽何可易搖則以大學古本爲據曰我非背朱失於信
孔太過也巧言如此格不訓至則以格其非心爲據曰致良知於
事物格其不正以復本體之正也牽強附會又如此至究其何以
格其不正則曰去人欲存天理也詰其不卽物窮理恐認欲爲理
則又曰此志不真切也夫以格物爲去人欲存天理是欲正心先
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正心誠意矣說其可通乎況
以認欲爲理如此大病不急求所以磨礪辨析之方而竟以立志
不眞爲脫卸眞所謂茫茫蕩蕩反以誣朱子乎人曰東則拗而之
西人口西則拗而之東濶翻泉涌人人被其攝蓋而悅其文詞者
尤俛首推服之顧天下良知難泯非之者不已也則又以朱攻朱

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
鍛鍊舞文誑詞以欺天下人不可欺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
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夫大道如日中天是則是非則非乃亦調停
委曲乎卽此一言心術叵測何止遁之又遁乎夫妄稱定論是意
不誠也不深考事實是物不格也此之謂物不格知不至故意不
誠也使其虛心遜志從容詳審則無是弊矣惟其占題太高叛道
已甚騎虎不得下不得不左支右吾藉筆舌以塞人一時之議而
前後矛盾罅漏實多旣曰信孔子太過矣又曰孔子之言亦不以
爲是也旣曰生平於朱子有罔極之恩矣又曰天下宗朱如宗楊
墨也如狡獪健訟之人逢人卽攀遇事便借口無一定之舌筆無

不牽之義以此爲講張伎倆可矣以此爲戰國縱橫遊說詭辨可矣乃用此以講學乎然則王子之良知安在也其讀史質疑之四曰陽明宜立何傳曰功在社稷子孫世封列之功臣傳宜也曰陽明倡明絕學其徒以爲滴血明宗獨得先聖不傳之祕爾何知而妄誑若是曰愚讀論語孟子惟曰文行忠信詩書執禮多聞擇識博文約禮博學詳說未嘗一言及於高妙其功積力久悟及一貫者一二人而其餘謹守成法誦詩書習禮樂爲孝弟謹信之人天下所以多善人也要之悟一貫者心知性命之妙而不必言卽未悟者自恂恂於出入孝弟之間莫非性命之流行亦不待言也象山陽明必先提所謂本心良知者舉此以致之於事物而以下學

講習爲支離無本領其亦舛矣蓋象山陽明之說禪門直指人心之說也聖門無是也特以身爲儒者不敢顯然談禪而借孟子之本心良知以附會其說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良知孩提愛敬惻隱羞惡之類必待察識擴充深造自得學問之事尙多未嘗曰耳本自聰目本自明六經皆我注腳也又未嘗曰致此良知於事物之間不待卽物而窮理也夫無問學積累之力而直提此心爲主以爲施之而無不可其不至偏陂放誕者幾希象山門人今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正坐此弊而猶曰吾獨得孔子之學誣罔不已甚乎愚謂假孔孟以文禪宗者此也陽明恐人攻己則援古本大學以爲據此挾天子令諸侯之智也著朱子晚年定論此以敵攻

敵之術也以行兵之權謀用之以講學其心術險譎而技窮可知
愚謂藉權謀以標道德者此也宏治以前天下謹守程朱之教綱
紀肅於上廉隅勵於下風俗號爲淳美無敢一言謗議者至陽明
始肆然與之爲難明斥程朱之非四書五經盡改面目遂若朱子
無一言之可存者其徒樂其誕而自便也人人爭爲新奇之論以
揚其波而鼓其燄聖門溫良恭讓之氣象儒者讀書修身循循善
誘之遺矩蕩然無存於是人心乖張發政害事至於崩潰壞爛而
後已夫宏正以前尊程朱之教若彼隆萬以下毀程朱之禍若此
朱陸得失關乎治亂彰彰較著而說者欲調停而兩存之不亦謬
乎宏治己未陽明成進士其年六月孔廟災九月建陽書坊災蓋

陽明之出孔朱之厄也天象昭著人所不及知耳愚謂破壞程朱之規矩蹂躪聖賢之門庭者此也曰中庸不言性命乎爾何病乎陽明曰聖賢言性命有惕然戒懼勉勉下學之心焉象山陽明言本心良知則侈然自大侮聖滅經矣且人心險惡聖人謂之惟危詩書名教防此人心猶懼不足而忽有爲任心之學者爲之排斥先賢非毀往訓使人皆自任其聰明此甚便於不肖之心而人欲所以橫流也若陽明者亦開阡陌廢封建焚詩書墮名城之徒耳故陽明之出聖道之厄也曰陽明自言其所悟也爾何爲以禪誣之曰陽明言知善知惡是良知是也謂爲善去惡是格物已牽強不倫猶未甚害於理也必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其徒遂舉意物知

悉以無貫之謂無善惡爲祕旨知善惡爲權教託爲天機漏洩顏
子明道所不敢言何無忌憚之甚也夫無善無惡不過如所謂不
思善不思惡是明上座本來面目也非禪而何且陽明之學好高
求勝以爲良知之說高出程朱之上矣但所謂良知正佛氏所訶
爲昭昭靈靈第八識不斷爲生死根本者恐其見嗤於禪人也故
又言無善無惡以益之而其徒遂顯然言禪言仙謂良知二字足
以貫通三教噫此又鄙俚之甚經書傳注所未有也夫竊良知之
說以勝諸儒又竊無善無惡之說以敵佛氏此其用心亦勞矣而
究爲佛氏所不許徐存齋謂龍巖八十老翁舍不得良知終不濟
事欲了生死須看話頭存齋服膺陽明而其言如此正禪家所譏

儒門淡泊收不住者陽明欲以無善惡屈天下而學佛者終不之許也然則欲爲儒而顯叛夫儒欲竊佛而見嗤於佛兩無所容而邪遁之苦亦已甚矣故隆萬之初天下學者羣然向佛不屑言良知其謹愿者受戒持呪禮經懺求西方修比丘之行而黠者掉機鋒恣橫議沿李贄之餘唾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其高者脫略職業以歇睡名庵而卑者日沈迷於酒色名利以爲才情真率當是時几案有楞嚴南華者爲名士挾妓呼盧裸而夜飲者爲高致抗官犯上羣譟而不遜者爲氣節矯詐嗜殺僥倖苟利者爲真經濟謹綱常重廉隅者爲宋頭巾舉天下岸序之士如沸如狂入則詬於家出則譁於朝闖獻之形日積於學士大夫之心術而天下

不可爲故高談必趨於佛老佛老必趨於夸詐夸詐必趨於殺戮
陽明一出而盡變天下之學術盡壞天下之人心卒以釀亂亡之
禍彼乃以天下崇尚朱學比於崇楊墨指正學爲洪水猛獸欲身
起而救之不自知其爲倡亂之首悲夫我朝鼎新文教始有倡
明程朱之學者而論者猶曲爲陽明諱欲挽朱陸而一之此不深
究其本末徒爲世俗瞻徇之態非所語於學也有識者將黜陽明
之祀何道學傳之有讀先生是書如日之中於天如雷之奮於地
使人肅然而起卓然而知所趨向舉凡詖淫邪遁虛無怪誕之說
昔沈錮於人心者一砒而可以去其害矣何也昏者醒肆者惕誤
者得所以自返也然而書初未之行也當湖陸子刊而序之曰

國朝言行錄卷之二十一
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
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既深救之也則難無論
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
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
而消融之豈易也乎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
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閱先生之書者其急講習艾之術也哉是
言也其思深其意切其憂若有不可已者也而欣逢 堯舜在上
正學昌明一時同人如楊園桴亭蒿庵潛齋船山亭林諸先生皆
破橫流而趨大道新建之燄從茲遂熄今日之洛閩一堂歧途永
塞者大有賴於此也然而功利雜之詞章豔之學者粗卽於理而

未能真得其是嘗試其功而未能實踐其程時出時入若存若亡見異而遷鑿空而遁者亦正不少也雖非姚江之的傳而影響揣摩所在皆有則質疑一書與陸子學術辨三章正宜刊布天下以警人心而留學脈烏可忽哉所著尙有讀易日鈔六卷

右學案唐鑑輯

公修明史典訓及四書講義諸書恪勤厥職編輯精當

右述聞謔瑤錄

袁佑

袁佑字杜少號霽軒東明人少警敏下筆數千言以拔貢授中書舉鴻博擢編修乞養歸闕小園奉母母疾革籲天乞減算益母壽竟愈年九十二乃終居喪盡禮服除終不食肉後遷中允典試浙江稱得士著有詩文集及詩禮疑義左史後議老子別注離騷荀揚文中子補注莊子注論杜詩注駁數十卷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八

三

錢中諧

宮聲鴻博取一等湯文正為巡撫贈以題額曰奎壁凝暉後宮聲
元孫棨解元北上夢五色雲中有龍頭因書奎壁凝暉四字尋中
會狀

右 熙朝新語張維屏錄

太史清減浮糧條議水利皆切於國計民生

右荻汀錄張維屏錄

按錢公號庸亭江南吳縣人順治十
五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

鴻儒官翰
林院編修

匡尋才具與行誦

卷一

三

馮勛

長洲馮勉曾勛由布衣薦舉鴻博 召試一等十三名授檢討性
至孝父嘗館閩中己與祖及母家居歲凶乏食爲村塾師得升斗
奉養與妻采葑以食後父客死阻兵弗獲歸櫬徒步入京游公卿
閒膺薦得官乞假歸入閩尋父櫬不得伏地哀慟有老人指示其
處遂扶以歸人謂孝思所格神示之也

右記余金撰

國朝詩林卷之十一

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八補錄

詞臣四

施閏章

己丑秋七月余將試濟南諸生循例詣學人士合辭請曰故督學
施公愚山先生黃公崑圃先生模楷人倫陶冶後進流風遠澤久
而不忘大明湖畔舊有二賢祠祀辭文清王文成許忠節三公請
以二公附余臚其言集守令議僉以爲人心所同其從之便中丞
富公明安乃大書榜額易祠名爲五賢奉主入祠灌獻成禮越月
試事畢余帥諸生步謁焉且招諸生告之曰黃公以康熙戊子來
督學距今已六十二年施公提學則在順治丙申丁酉閒今且百

餘年矣諸生聞其風而慕之蓋亦二公之廉頑立懦入人者深故雖不獲親其訓迪猶聞風興起必欲俎豆之而後快顧亦思二公之講學也其有不詔以敦倫飭紀砥行立名處爲鴻儒出爲名臣乎有不詔以根柢六經窵穴諸史出入於漢唐以來諸作者而卓然成一家言乎使者不敏懼無以益諸生諸生誠思二公之所以爲教而兢兢焉薪勿負二公則諸生進矣諸生成唯唯而退余乃濡筆爲之記且作迎神送神曲俾歌以祀二公焉

明湖之水清且漣兮釀爲酒漿祀三賢兮維我二公無黨偏兮以配前喆相後先兮譬彼五緯乃麗天兮神之歸來靈旗翩翩兮神之食兮坎坎擊鼓神之醉兮式歌且舞若有聞兮神之告語端厥

躬兮毋侮爾矩毋溺於人乎而不師古神之駐兮其長有茲土願
服神之教兮以錫我純嘏

右祀施黃二先生記韋謙恆撰

五十四卷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百一十八

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九目錄

詞臣五

徐銳

尤侗 子珍

范必英

崔如岳

張鴻烈

李澄中

方象瑛

毛奇齡

吳任臣

曹禾

高詠

嚴繩孫

皇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十九

通奉大夫前著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五

徐鉉

徐鉉吳江人康熙十八年由國學生薦舉博學鴻儒試列二等授檢討會當外轉遂乞歸後以原官起用不就卒年七十三鉉好古博學弱冠天才駿發搖筆數千言其詩始尙華秀比壯遊與四方豪雋相切劘格調一變成南州草堂集三十卷又嘗刻菊莊樂府崑山葉方藹稱其絳麗幽深耐人尋味朝鮮貢使仇元吉見之以金餅購去貽詩云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湄北宋風流

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
欽既工倚聲因輯詞苑叢談十二卷
援據詳明具有鑒裁

右 國史館本傳

徐鉉字電發吳江人故又自號虹亭少受業宋既庭徵君門既庭
經術湛深學徒幾以千計虹亭獨英英秀絕朱長孺見而奇之曰
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既屢戰南北闈不利則
襖被四出敦槃縞紵徧吳越齊魯之鄉芙蓉幕下絲竹堂前城北
徐公聲華籍甚歲己未 召試文學之士於體仁閣下擢高等者
五十人同日入史館而虹亭與焉所著俞戚劉馬諸大將傳尤高
潔縝密一時推大作手徒以賦性蕭閒不久遂左遷以去歸里後

益鍵戶讀書著述不輟亦時而爲豫章閩越之遊篇章益富如是者又十年會 聖祖皇帝南巡偕在籍諸臣接駕 詔復原官兼有 御書之賜所云桑榆之晚照歟虹亭以詩名江表三十餘年早歲體尙華秀壯遊而後與四方豪雋相切劘格調一變其自述云新詩學放翁誰人畫團扇無俟記室品題固可知其得力之所自矣又雅擅倚聲學所製菊莊詞流入朝鮮有會甯都護官仇元吉用金一餅購去題一絕贈之曰中朝攜得菊莊詞讀罷煙霞照海涓北宋風流何處是一聲鐵笛起相思此與雞林相國市白香山詩西南夷弓衣織梅聖俞春雪句者何異因並記錄以志詞林之佳話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虹亭為龔端毅賞識端毅臨沒謂梁真定曰負才如徐君可使之不成名耶於此見端毅之愛才而虹亭之見重於端毅實有使之心折者也生平填詞極工晚歲成本事詩遠地購求比於洛陽紙貴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詞苑叢談徐鉉撰是書專輯詞家故實分體製音韻品藻紀事辨正諧謔外編七門採摭繁富援據詳明足為論詞者總匯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尤侗子珍

尤侗江蘇長洲人少博聞強記弱冠補諸生才名籍甚歷試於鄉不售以貢謁選除直隸永平府推官吏治精敏不畏強禦怙勢梗法者逮治無所縱坐撻旗丁鐫級歸康熙十八年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檢討分修明史撰志傳多至三百篇居三年告歸先是侗所作詩文流傳禁中世祖章皇帝以才子目之後入翰林聖祖仁皇帝稱爲老名士天下羨其榮遇比於唐李白云三十八年春聖駕南巡至蘇州侗獻平朔頌萬壽詩上嘉焉賜御書鶴樓堂扁額四十二年駕復幸吳賜御書一幅卽家授侍講蓋異數也侗性寬和與物無忤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

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閒白首如垂髫卒年八十七其詩詞
古文才既富瞻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麗每一篇出傳
誦徧人口著述甚富全集五十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集十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先生姓尤氏諱侗字同人更字展成別字悔庵又曰良齋晚自號
西堂老人西堂者先生讀書之所也先世家無錫遠祖裘以政事
文學著南渡初詩家所稱尤蕭范陸是己子孫世登廡仕載萬柳
溪邊舊話其後轉徙長洲之斜塘曾祖某有隱德祖某舉鄉飲賓
考淪國子監生 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亦兩舉鄉飲賓妣孺
入鄭先生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

於 廷謁選除永平府推官不畏強禦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
年春 天子倣古制科取士或薦先生於 朝 召試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悉除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最長以齒
序四十九人皆坐其下甞史局三年分撰志傳多至三百篇 覃
思授徵仕郎子珍以進士出身改庶吉士先生乃告歸家居以詩
文縑素請者盈庭戶先生揮灑不倦有求必滿其意同時汪編修
琬居堯峰以古文自矜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恆面斥之以
是人多畏縮咸樂先生之和易也歲己卯 天子南巡先生入見
御書鶴棲堂扁額以賜時先生年八十有二矣猶康彊善飯暇
相地於官山之陰築生壙自爲之誌納丙舍曰艸艸山房俾子分

書予嘗以天台萬年藤杖奉先生并作歌以贈先生喜劇然猶未
窘於步不藉扶持也歲癸未 天子復南巡晉先生官侍講甲申
六月日以疾卒距生明萬歷四十六年閏月日享年八十有七配
曹孺人有賢行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者長子珍也次
瑞縣附學生女三人一嫁縣學生湯萬焯一嫁陝西提學按察僉
事候補布政司參議陸德元一嫁縣學生金秉寬孫男一人世求
以歲貢生考授知縣以能詩聞女五人俱配士族曾孫一人先生
名雖未登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多大學士崑山徐
公元文其一也所作詩文流傳禁籟 世祖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主之知官之翰苑屢承 殊渥今年春彝尊詣杭州偕前輩

德清徐公倬謁見 皇太子於行殿 令旨賜坐謂曰老成易謝
茲來又失一尤展成矣字而不名洵異數也已先生著述甚富所
撰西堂雜組觀者胥悅奉爲兔園冊晚輯良齋雜記學者服其雅
馴全集五十四卷餘集七十卷鶴棲堂彙十卷俱鏤版行於世銘
曰

士也懷才或不售遭逢 聖世終旁求圭璋特達自有期鶴書
召君六十餘俾入史局掌詞曹君之才大筆不休有若軋軋機絲
抽趨庭有子登亨衢遺榮辭老返衡茅難進易退世所高君於故
里恣逍遙水哉之軒蘭葉舟琴瑟几杖官山幽達天知命故不憂
鶴棲堂深 御墨畱人生百歲語本虛八十有七齒已優著史況

足名千秋君今含笑歸山邱吾銘維實言不浮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先生姓尤氏名侗字同人一字展成號悔庵晚號艮齋宋相文簡公表之後自無錫遷長洲世有潛德先生生而穎異童年徧誦子史騷選弱冠補諸生名籍甚吳越閒修文社俊髦集者常數百人咸心折先生謂必速化願久困場屋乃益肆力於詩詞古文才既富賄復多新警之思體物言情精切流麗讀之使人心開目明每一篇出傳誦徧人口賈人輒梓行之勿能止也以鄉貢謁選除丞平推官人謂文士未必諳簿書而先生吏治精敏猾胥豪民斂手帖息怙勢梗法者逮治無所縱坐撻旗丁鐫級歸廷臣多欲薦起

之輒謝勿應而其文流傳禁中 章皇帝覽而稱善數爲貴近臣
稱賞之徐公立齋初及第 上知爲先生門人一日從幸南海子
上忽駐馬問爾師尤侗年幾何以何事降調當補何官垂詢再
三復語木陳禪師士子多有才高淹抑者如新狀元徐元文之師
尤侗最工爲文僅以鄉貢入仕旋復罷官豈非命耶木陳因言君
相能造命 上曰朕意亦然蓋有意召用之矣無何 世祖賓天
先生自傷數奇命蹇分老田閒康熙戊午年 詔舉博學鴻儒公
卿交章推薦 召試保和殿前擢置高等授翰林檢討纂修明史
先生感不世 知遇思以文章上報 國恩屏絕應酬覃心史事
分撰列傳三百餘篇藝文志五卷別採明代故實做李西涯體作

樂府數十篇又作外國竹枝詞百餘首其他論撰尤多居三年長子珍成進士選爲庶常先生慨然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年踰六十子幸成名可以休矣遂決意告歸歸而鍵戶著書學益滄深文益雅健人之踵門求文者無虛日先生亦應之不窮所著西堂雜組艮齋雜記及文集餘集共百餘卷盛行於世常自嫌過多欲刪定爲一編未暇也性度寬和與物無忤喜汲引後進一才一藝獎借不容口兄弟七人友愛無間白首如垂髫配曹夫人賢明淑慎鄉黨稱爲禮宗先生宦遊四方夫人綜理家政教其子甚嚴卒能成名夫人歿先生悲甚作悼亡數十篇名哀絃集子珍旣入詞林累遷宮贊年壯學富方當嚮用時念親老單居請告歸養遂不

復赴補清修恬澹父子同風天下高之己卯春 大駕南巡至吳
郡先生獻平朔頌 萬壽詩 天子嘉焉書鶴棲堂三大字以賜
癸未春 駕復幸吳 賜先生御書一幅卽家拜侍講實異數也
先生少攻文辭中年學道晚而脩然類有德者常言不講學而味
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此吾所異於世人也築生壙於
官山自爲之誌構丙舍其旁幅巾鶴氅逍遙林野如世外人年八
十七而終未自童丱時卽聞先生盛名年輩懸絕辱與同薦同官
同局修纂忝爲末契又謬許余能古文詞故從其伯子之請爲作
傳

贊曰漢武帝讀司馬相如辭賦恨不與同時唐德宗手書韓翃詩

除知制誥世稱奇遇良齋始蒙 章皇帝歎賞繼被 今上褒擢
受知 兩朝恩禮終始豈不尤榮古來文人類多浮薄或貪榮躁
進或揚己傲物先生獨篤厚謙沖恬於榮進有古君子長者風王
元美傷才士多貧窮卑賤甚至天年無子故有文章九命之說先
生一一與之相反以是知文人多窮容有自致之道非盡天之阨
之如先生天未始不厚之也

右傳潘耒撰

尤侗字展成別字悔庵晚自號西堂老人西堂者其所讀書處也
少日博聞強記有才名補學官弟子歷試於鄉不利貢於 廷除
永平府推官坐撻旗丁降調康熙十七年以博學鴻儒徵 召試

體仁閣下 上親擢五十人官翰林纂修明史同日入院先生齒
最長四十九人者皆坐其下逾三年告歸分撰志傳多至三百餘
篇同館未之有也既家居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揮灑不倦必
滿其意以去同時汪鈍翁居堯峰以古文詞自矜少可多怪百求
不一應以是人多畏汪之嚴而樂先生之和易云先生名雖未登
甲乙榜早爲文社倫魁弟子著錄者眾大學士崑山徐公元文其
一也早歲所作詩文流傳禁禦如臨去秋波那一轉制藝讀離騷
弔琵琶諸南曲皆經 世祖皇帝賞鑒而重惜其才命相妨終受
聖祖特達之知官之翰林又於 南巡迎 駕之日晉侍講年
幾九十乃終食報於文章亦不可謂不厚也已所撰西堂雜組學

者胥悅奉爲兔園冊作詩甚富上焉者爲白傳之諷諭閒適次亦如誠齋之道院朝天萬斛泉源隨地涌出要爲稱其心之所欲言昔雲門說法如雲雨殊不喜人記錄見卽訶曰汝言不用反記吾語異曰稗販我耶今之不事稗販者見亦罕矣妙取筌跡棄高宜百萬層敬爲海內讀西堂集者進一解焉

右小傳鄭方坤撰

尤悔庵初著臨去秋波那一轉制藝流聞禁中世祖知其爲徐立齋業師因取觀之嘆爲眞才子及召試官翰林嘗偕諸儒臣進平蜀詩文上見其名曰此老名士悔庵以此二語刻堂柱左曰章皇天語右曰今上玉音極文人之榮

右松窗筆乘張維屏錄

西堂先生自恨不登甲乙榜然才子名士之目受 兩朝聖人之
知比於太白東坡洵文人之奇遇余少時題西堂集有句云飄零
法曲傳千載游戲文章達 九重出句謂讀離騷鈞天樂諸傳奇
對句謂秋波制藝也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尤珍

宮贊尤先生葬二十八年孤子世綸世輔請補志石先生少嗜古
學中年通籍未久歸養親終不仕居貴安貧鄉邦模楷自先生歿
老成凋謝後進之士靡所矜式矣潛感文章知己匪同泛交謹按

狀銘諸先生諱珍字慧珠又字謹庸滄湄其號遠祖文簡公表居
無錫政事外以詩名宋南渡時所稱尤楊范陸是也後裔徙長洲
斜塘祖淪廩例太學生考侗翰林院侍講世稱西堂先生先生爲
西堂長子濡染庭訓中康熙乙卯鄉試己未西堂先生以鴻博徵
先生隨至京時集輦下者皆海內耆碩常會邸寓談討古今先生
出詩文就正眾交口服曰此吾小友也西堂有子丁母曹太孺人
艱歸壬戌成進士入翰林父子同朝班聯隨侍時人榮之戊辰分
校禮闈所得皆知名士 朝廷以先生熟於朝常典故 命纂修
大清會典明史 三朝國史授講官晉右春坊右贊善方嚮用先
生而先生以養親請急歸矣既歸侍西堂先生嘗登揖青亭憑水

哉軒雲天空明魚鳥同適或追隨輿過滄浪樂圃偃仰翠阜紅
藥閒遠及穹窿鄧尉探幽尋奧經旬始歸春秋佳日與封南諸老
友聯詩文社歲以爲常弗倦也迨西堂先生考終守初志不出癸
巳祝 聖祖萬壽至京舊交公卿願維白駒先生笑謝南還以贊
善終嗚呼假令先生迴翔館閣浮歷崇階其經術經世必有焯然
者乃歷朝七載奉身而退補笙詩循陔采蘭天倫之樂有非三公
所能換者矣生平敦一本弟瑞早亡存歿周恤姊寡而貧迎養盡
禮喜推獎士類單門寒素之子有文行必稱揚之與人交不立崖
岸以門戶黨援爲戒在野在朝無一人疑忌之者夫以白傅之賢
不免李衛公之忌必其猶有町畦存也先生之和過於樂天已爲

文章根據經史明白顯易尤湛深詩學初宗中盛唐歸田後薰習
宋人嘗有句云宗唐祧宋吾何敢前有東坡後放翁晚歲悔之仍
歸於唐深不自滿潛以末學授經於其家先生每詩成必示潛偶
有商推應時改定中夜不少休一字未安不能安寢也又嘗謂我
詩成於屢變子少年卽有卓識所成就惡可量潛至今有負先生
言而先生之詩沖和安雅決然可傳無疑者康熙辛丑九月十七
日以疾終距生順治丁亥十月初四日年七十有五由庶吉士歷
宮贊兩遇 覃恩授徵仕郎文林郎著有滄湄類纂五十六卷辟
示錄二十卷配邱孺人孝慈恭儉共稱女師 敕封孺人側室歸
碩人佐邱孺人規畫家政若左右手先後歿邱年七十歸年五十

二子世求萬縣令世綸長洲生嗣弟後世輔業儒女六人俱適望族孫秉元甲午舉人樂至令曾孫正中附貢生雍正戊申十二月十六日合葬於官山姚姊塢潛與先生共晨夕六載見聞甚詳憶有諸生某與先生僕鬪不勝舍其僕控先生於中丞或勸先生愬於學使者則諸生泥首矣學使者先生同年友也先生曰吾肩以勢凌鄉黨乎詣諸生門自下諸生媿服卽一瑣事知其一生大端矣銘曰

抽身纓帶守清節也歸而娛親白華潔也窮年翻書手弗輟也芟夷淫哇吐冰雪也中充外恬浮慕絕也寸長稱揚毋俾闕也靈光巋然齒耆藝也官山雲塢傍考穴也窀穸卅年銘石缺也後學銘

辭表儒林之圭臬也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滄湄先生心平氣和所作滄湄割記中道作詩甘苦極詳

右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范必英

先生諱必英字秀實號秋濤一號伏庵初名雲威范得姓於春秋
時武子後世系轉徙無考自宋參知政事文正公以上十世祖爲
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履冰始見譜牒五世祖隋始葬吳之天平
山以下三世皆從葬子孫遂爲吳人文正公旣貴宗族子姓得官
於朝者凡十六人遂立十六房如古者別子爲宗法長子將作監
主簿純佑爲監簿房祖子孫世居吳之支硎天平兩山間十四傳
至贈太僕公始遷華亭之泗涇參議公初以華亭籍舉進士後復
居於蘇蓋自文正公以至參議公凡十七世矣先生生十有一年
而孤家多外侮又以亂故屢更多難仲恭人保護恩勤延擇碩師

益友與居處願望以力學不墜其家先生感厲刻苦一惟恭人教
出告反面遊有常而業無他恭人色喜曰兒雖少吾無憂矣自爲
諸生聲籍甚吳中諸賢爲文社咸樂致先生諸耆宿習參議公者
皆忘年與定紀羣之交而先生益恂恂如不勝不以少俊自豪也
順治甲午拔貢入太學丁酉舉順天鄉試以恭人訃歸甫抵家而
當赴都覆試蒼黃首塗含哀茹痛所過舍輒長號幾絕舍者咸爲
悲也既試以高才得不落歸居廬三年思慕如一日也辛丑試春
官下第始改今名尋以奏銷呈誤凡七年而牽復康熙戊午被薦
以博學鴻儒徵先生雅自負謂取一第如拾芥不欲就薦明年春
復下第卽力辭欲歸不得尋授翰林院檢討纂修明史先生於書

無不闕而以五經爲本於史事尤成熟謂尙書春秋皆史也以經學就史例幅尺謹嚴字句俱安也每一篇成咸服其精審旣分纂事甲辛酉秋卽謝病歸初參議公之葬也緩蒸人嘗謂先生爾必成名而後葬爾父至是歸而營度以歲之不易至癸亥始克舉參議公及蒸人之喪附諸祖塋徐宜人初別葬天平之麓遷而合焉曰合葬非古然孤子有不安於心禮家其許我復建參議公祠堂於墓傍嘗欲往廬焉未果也蓋先生自是堅不欲出矣自稱野野翁又稱杜圻山人所居芝蘭堂三楹後萬卷樓藏書徧滿購猶未已日吟諷其閒自得也性故簡澹世務不以搜懷而學求實用於禮樂政刑邊防漕輓屯田兵制農桑水利之書無不究其得失善

敗可指數蓋先憂後樂故其家風先生所自期待者不以進退殊也其於性命之學潛心體究謂當實踐得之不欲數數言其持論古文大要以雅馴爲宗有公鑒而無姑息亦不輕詆人偶有譏笑挾搥必切痛癢也所爲詩綺麗舊有寤言集後乃悔其少作幾欲焚棄蓋先生年愈進愈歉然知不足如食雞跖者數千而猶若有跖故其於文不苟作如見錄然後加手而其業之成如老斲輪得之於心手而亦不能喻之於口也易簣之前爲大櫃二十四以貯所藏書皆手自整比謂他日可以樂此而忘老乃未幾而病病未一月遂不起書卷之手澤猶新丹黃之遺墨尙在而斯人已不可復作矣是可爲痛惜者也先生素不問生產家日落而篤於族人

自文正公置贖族義田三十頃至明季僅存三之一參議公復以善田十頃佐其入先生嘗主其事而以時給之惟均凡喪葬嫁娶孤寡貧老與讀書紙筆諸舊額皆復別子之在瀋陽者後爲文肅公相 章皇帝按譜系知先生族父行嘗迎京師里第中執禮恭甚顧不願久畱文肅公子忠貞公撫兩浙侍郎公今開督府雲貴家書相聞俱不干以他語惟屬以修復先祠以其餘廣及族姓而已今兩山祠堂及城中祖祠實藉是以廳還其舊也性尤落落寡諧嬾於應修罕至公府儕輩飲食燕樂處所多謝弗往而名賢勝流樂其晨夕或從千里來一見若舊輒通懷商略文章家源流高下考尋古人事蹟扣擊不少休不喜飲當談論佳快舉爵輒醕然

酒酣以往亦無凡語也晚喜汲引後進從遊者二百餘人拔其尤
程課之謂制舉義所以窮經明理士子進身之始不當務爲速成
苟得長僥倖之習爲之別白講解第其甲乙不少假昔文正公以
易授生徒成材者眾胡瑗孫復石介李覲之徒皆出其門先生固
率攸行乃祖之教方起衰裁僞俾學者勿以卑庸壞蓋其身既不
試而欲廣其傳詎意歲未龍蛇而忽有起起之告也先生生於有
明崇禎四年辛未五月初三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壬辰八月十
三日年六十有二配鄭孺人前庶吉士峯陽先生鄭女子三洪監
生早卒潛貢生俱鄭孺人出濂側室陳氏出女五長適左春坊左
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沈朝初次適官廕生顧芑英卒次適監生錢

京鎬鄭孺人出次適候選教諭何煜次字進士候補主事董思凝
陳氏出孫男七人興禾興校興槩興樸興毅興榮興和孫女四人
始先生所師事者楊先生肇社楊先生老儒明經謂先生年少當
謹所與游雅敬我先府君每芝蘭堂文會必謁與偕先府君歸輒
歎詫范氏有孤他日一讀書種子也莢以是故以通家子事先生
有年歿往哭之而孤子濬等袒跣搗踊語莢知吾父莫子若將來
幽堂之銘麗牲之碑以謁於當世立言君子者非狀莫徵以屬之
子莢惟先生之細行不勝書而以孤兒發聞人咸稱願謂孝久益
不懈癖淫於書以終尤儒者所難益信先府君之言有徵因略而
書之如右又竊謂范史首立文苑傳諸賢著作多者僅數十篇蓋

國朝志林卷之五

不欲多而後漸繁富自鏤版行而益甚亦未必皆可傳先生寸心
知甘苦獨不肖驅染煙墨存者亦不輕落人閒今數卷藏於家蓋
能慎言其餘者并書以俟太史氏謹狀

右行狀韓葵撰

崔如岳

崔如岳字岱齋一字清峙獲鹿人康熙己卯舉人已未 召試授
檢討詩古體蒼堅英拔絕句神似龍標嘉州著有坐嘯軒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世尊言此
多利不系
又下十ナ

三

張鴻烈

張君鴻烈字毅文山陽人由廩生試授檢討康熙二十三年黃河漲發淮水倒灌淮南七州縣受害御史李時謙奏請疏浚淮揚下河以救七邑之民適 聖祖南巡發帑遣官督治毅文上疏言淮揚水患關係運道民生淮安以南則山陽鹽城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江都七屬受害淮安以北則清河桃源宿遷邳州睢甯沭陽安東海州八屬受害臺臣止知淮南七屬之害而不知淮北八屬之害其苦一也止知七屬之民田昔受決口之水今受滾壩之水而不知八屬之民田在黃河岸以南者其苦尤甚也臣世籍淮南何忍不爲八屬生靈再請命於 聖主之前乎得 旨命河臣確勘

國朝詩集卷之十九

議履毅文工詩詞短章秀卓其絕句從樂府得來風韻尤絕

右事略李元度撰

李澄中

公姓李氏諱澄中字渭清別字漁村世爲青州諸城人先世多達者至公尤穎異弱冠工爲文試必冠諸生尤好爲詩日與青齊楊笠雲吳江洪去蕪等相唱和今體學盛唐古體學漢魏時方趨宋元詩鮮知公者既久始翕然以服相與師宗之歲己未天子加意文治設博學鴻儒科徵天下學古士公用薦應詔試璿璣玉衡賦省耕詩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奮筆侃侃無所避嘗召赴瀛臺泛舟賦白蓮詩稱旨賜子稠疊相國眞定梁公奇公才屬爲文操紙千言立就梁公歎曰眞青蓮也庚午典雲南鄉試或以多金遮馬首公勃然曰敢以此汗我耶疾斥之去有李約

山者自雲南學使者幕中歸與檢討朱竹垞先生彝尊論滇中人才列所取知名士二十有二人署壁閒占公取舍既試錄至其不與者纔三人耳竹垞臨風釀酒南向爲公得人壽比歸行篋蕭然孝竹松子石而外滇行日記詩數冊而已公橐筆侍禁中十有三載由贊善歷升中允侍講尋轉侍讀年六十有六謁告旋里初公孀嫂胡氏殉節時曾乞公爲立後至是以長子祈繼割田三百畝予之又公外曾祖邱簡肅公不祀幾七十年公擇其族之近而賢者性善爲其後予田一百二十畝公衣食粗自給坐是中落退居濰上茅屋數椽僅蔽風雨亦終無戚戚意歲庚辰夏六月某日卒越月葬歸化鄉從遊士並來會私謚文確先生文學古稱鄒魯北

史序文苑湖自曲阜闕里洎七十義乖淹中稷中猶不失爲賢達
今豈不古若耶公積學纂文奮起豪素閒與天下駿雄馳騁其垂
名史冊無疑矣輒先詮次梗槩傳之家乘以龍族屬且使子弟好
學者知所取則焉

右傳李紱撰

安若訥記其夢爲李攀龍後身趙執信亦稱其生而父夢攀龍入
室故其詩仍學攀龍龐塏論文絕句則有壽光安子非知已強爲
于麟認後身句今觀其集頗不類滄溟體格是塏所論爲允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匡廬詩集卷之十一

三

方象瑛

方君象瑛字涓仁遂安人康熙丁未進士候選中行評博己未
召試授編修癸亥典四川鄉試乞假歸自號金門大隱著健松齋
集三十四卷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詩林卷之八

卷之八

三

毛奇齡

毛奇齡浙江蕭山人康熙十八年以廩監生薦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明史纂修官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假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奇齡少穎悟明季避兵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著毛詩續傳三十八卷既以避讐流寓江淮間失其藁乃就所記憶著國風省篇詩札毛詩寫官記復在江西參議道施閏章處與湖廣楊洪才說詩作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明嘉靖中鄞人豐坊僞造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行世奇齡作詩傳詩說駁議五卷引證諸書多所糾正暨在史館進所著古今通韻十二卷聖祖仁皇帝善之 詔付史館歸田後儼居杭州著仲氏易一

日著一卦凡六十四日而書成託於其兄錫齡之緒言故曰仲氏
又著推易始末四卷春秋占筮書三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
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太極圖說遺議一卷其言易發明荀虞千侯
諸家旁及卦變卦綜之法自後儒者多研究漢學不敢以空言說
經實自奇齡始而辨正圖書排擊異學尤有功於經義奇齡分校
會闡時聞春秋房卷心非胡傳之偏有意撰述至是乃就經文起
義著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春秋屬辭比事
記十卷條例明晰考據精覈又欲全著禮經以衰病不能及次第
著昏喪祭禮宗法廟制及郊社禘祫明堂學校諸問荅多發先儒
所未及至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各有考證而大學證文及孝經

問援據古今辨後儒改經之非持論亦有可採奇齡淹貫羣書所
自負者在經學然好爲駁辨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尙
書自宋吳棫後多疑其僞及閻若璩作疏證奇齡力辨爲眞遂作
古文尙書冤詞又刪舊所作尙書廣聽錄爲五卷以求勝於若璩
而周禮儀禮奇齡又以爲戰國之書所作經問其中排斥如錢丙
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攻駁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
以三人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以下不足齒錄其傲睨如此
素曉音律家有明代宗藩所傳唐樂笛色譜直史館據以作竟山
樂錄四卷及在籍聞 聖祖仁皇帝論樂 諭羣臣以徑一圍三
隔八相生之法因推闡考證撰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

聲錄八卷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奇齡迎 駕於嘉興以樂本解
說二卷進 溫諭獎勞 聖祖三巡至浙奇齡復謁 行在 賜
御書一幅越數年卒於家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輯遺集分經集
文集二部經集自仲氏易以下凡五十種文集合詩賦序記及他
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四庫全書收奇齡所著書目多至四十部

右 國史館本傳

毛姓蕭山人也初名奇齡字大可一字齊于曰吾淳于髡也少與
兄萬齡齊名人呼小毛子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與人坦然
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暱就之而亦以才見忌一時詩人嘗就姓
問高下姓略示次第或聞而惡之往往思中傷姓又困諸生家貧

遭亂佯狂髡髮緇衣走山澤中閒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仇者摘其語以爲謗誹謀訐而殺之已而按驗無實得不坐牲自以爲無罪雖數瀆死無所害益復不簡備仇者憤不得洩乃肱其篋發所著書焚之又欲借他人事構之死里中善牲者咸謂當出亡相哭而別於是之齊之楚之宋衛梁鄭閒嘗登嵩山越數峰遠望悽愴不能上曰吾力衰矣傷哉貧且多難吾安歸乎牲所爲詩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小詞雜曲亦復縱橫跌宕按節而歌使人悽悅游靖江當鑪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牲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爲狂夫也徑去過海陵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牲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

子嗜詩有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牲倚醉扣槃賦明
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徧宣城施閏章還自
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畱連朋好不能去牲雖處困
窮所至嘗乞食至不當其意雖招之不赴也牲自少受知華亭陳
子龍評其文曰才子之文然跌蕩文酒頗不自惜平生長於治詩
取毛鄭諸家折衷其說著毛詩省篇今舊集多燬存詩詞若干卷
友人蔡大敬爲刻行於世論者謂以沈宋之法行溫李之詞時罕
及者牲年四十餘尙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云

右傳施閏章撰

毛奇齡字大可蕭山人以避仇亡命改名牲與兄萬齡並知名人

呼小毛子晚歲林居講學海內稱西河先生少負才縱橫爲詩歌
古文又好臧否人物意稍不合卽不少假顏色人皆恨切齒有欲
殺者旣遭亂不應試聞效元人作小詞雜曲以自娛怨家摘其語
以爲謗訕按驗無實得不坐仇者憤無所洩乃欲藉他人事構之
死籍捕四出則跳身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重繭複壁曼嘯長吟
往往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幽憂騷激之思過淮陰於張吏部園
亭倚醉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城中鈔寫殆徧又嘗游
飲禹州楊花飛飛望署後白雲樓泣下作歌弔月而都下之妓館
酒樓競相傳唱皆其生平之佳話也久之以鴻博徵授史職在館
七年告歸又十餘年乃卒西河長於說經一掃訓詁習氣持論尤

好與宋儒牴牾爲詩近萬首嘗自言酬應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
臨感寄無聞焉工拙槩可知矣然唐人原無虛題自子美始後乃
轉相沿襲蓋浮響易填實拈難工也又生平絕不喜東坡詩謂其
詞繁意盡去風騷之義遠一日者汪主事蛟門舉竹外桃花三兩
枝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相難謂此等詩亦得云不佳耶遽怫然
曰鷺詎便後知耶獨尊鴨也眾爲捧腹然西河詩實能以雋骨幹
豔彩莊而不重宕而不佻令人於千載後重見神龍景雲風度始
甯女士徐昭華讀西河瀨中集而感歎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後
附徐都講詩一卷卽受學時所存彙也西河曰吾門多才以詩則
無如都講者都講蓋高弟子之稱名云

右小傳鄭方坤撰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合西河而七已自蔽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外尙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

時所出之多抑亦異哉予笑而荅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鼓山先生方講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河求觀之亦弗得入已而國難書江而守保定伯毛有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託未族保定將官之而江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其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

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
得交閻徵士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
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
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姜公定庵爲之言於
學使者復其衣巾願以不善爲科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
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
庵爲之捐金入監未幾得與詞科願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
忌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不必讀
而二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俱不得免而其所
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

國朝詩林卷之九 卷之十九
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鳴
罵者一時駭之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
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之
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稍不合卽罵罵
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
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以邪妄天生素人故負氣起而爭西
河罵之天生奮拳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
校聞者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亦
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顧西河前亡
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瘐死及西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

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
 寓杭之湖上浙中學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
 婦逆之西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冒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
 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盡出及其
 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子於是發其集細爲審正各舉一條以
 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者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有造
 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如所引釋文舊本考之宋槧有前人之誤
 已經辨正而尙襲其誤而不知者如邯鄲滄寫魏石經洪盤洲胡
志原有邯鄲有信口臆說者如謂後唐曾有不考古而妄言者如
寫經之文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爲無稽者如伯
平石經春秋並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牛有

國朝書法所收刀編
 卷百十七 詞臣五

臣

疾章集注出於晉樂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並或問語類亦似未見者此等甚多有因一言之誤而誣

其終身者如胡文定公曾稱秦檜而遂謂其父子俱附和有貿然

引證而不知其非者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為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閻命甫刑耶有改古書

以就已者如漢地理志同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先君皆口授

之子因推而盡之葺為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集中最後有辨

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為忠

臣但可為義士乖張已極夫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

之不應死節者況西河白湖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

崇質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傅即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

及湖其本意則專為續長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

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間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入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虧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既貴寓杭猶時時遣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肖認且因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則臨危

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版然則禦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而附入之即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右別傳全祖望撰

康熙十七年 天子以制科召天下士天下士之多學與能爲古文詞者皆被 詔來京師益都相公謂子曰予於是舉得二人焉

一西河一迦陵也時迦陵寓長洲相公邸第而西河寓子子曰使
觀客以所主耶則子百不如長洲使所爲主耶則是舉雖夥孰有
過于西河者哉既而西河迦陵俱以五十人題名京兆改翰林院
檢討充史館纂修官修勝朝之史越八九年而迦陵已死西河以
乞病南去至於今距西河去時又十年餘矣在朝五十人或死或
去或出入升降計留京師者多不過六七八人少四五人咸曰西河
去不第館局增思憶卽諸邸第高文往來凡長安詞人以名字相
矜高者所至飾厨傳貴官請召皆索索成往事不可再矣因回思
當日西河不可及者三身不挾一書冊所至簾笥無片紙而下筆
蓬勃胸有千萬卷言論滔滔其不可及一少小避人盛年在道路

得怔忡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胸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者其不可及二讀書務精覈自九經四子六藝諸大文外旁及禮樂經曲鐘呂諸瑣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悉拄口不敢辨其不可及三至其集則予固未能窺其涯也 聖天子崇尚經學以所立學官諸經說參校未備因徧搜海內羣儒之言凡於經學有發明者無拘同異多寡皆得入藏書之閣而納諸祕府西河少受六經而長博羣籍自易禮春秋詩書諸經外皆有論著鬱然集於成方今推儒學者於西河居一焉其門徒輯其大略以編行於世子稍從繙閱卽引手加額爲 盛朝慶方 皇上開制科時特手西河卷以女媧鍊石與益都相公相諮

詢 皇上引楚詞列子證之及西河上通韻一書左右儒臣皆無
所可否而 皇上辨韻精哲獨謂此書最詳嚴令宣付史館敕知
禮部且畱其書於 皇史宬至嶺南貢生獻沈韻者 敕重出其
書而參對之其爲 聖主所知如此嗣後 皇上御門有徑一圍
三隔八相生之諭而西河復敷揚 皇言作爲定聲錄以較定律
呂 皇上於南巡之次特遣閣臣宣至 行在慰勞之而使之頒
行此尤與一代禮樂有相關者今西河不負 主知其詩其文皆
足上越唐宋而下掩後來開當以其詩比之少陵以其所爲文擬
之吏部覺少陵與吏部俱無以過且卽以其學而較之唐之孔仲
達陸德明小司馬李善宋之劉攽洪邁王應麟馬端臨輩而諸公

所著皆能指其瑕而摘其類然且才不能相兼杜歎於文韓遜於詩而才又不能兼學韓杜歐蘇典籍稍疎而孔陸劉馬輩則又徒事博洽而無所於著作而西河皆有以兼之古稱集之多者白梁沈約後唐之元白宋之歐蘇皆以卷繁爲能事然休文集一百卷元白長慶集合一百八十五卷歐集一百十四卷東坡合南征南省黃州北歸偕耳諸集不過一百七十五卷今西河合集刻卷四百餘其未刻者夥夥也有臣如此是亦一好文儒可以少報主知矣西河避人時流離於河濟淮汴之間嘗登嵩山不能上曰筋力衰矣然而題少室石壁有云上下千百年縱橫十萬里當有誰在此豈無所爲而故爲是言

右題詞李天馥撰

制科始於兩漢朝廷親試者得稱制科又謂之大科康熙己未二月二十九日薦舉人員赴吏部過堂予時以右手腫爛告病滿漢太宰皆執不許選君楊公云天下名士有幾若先生告去則此舉爲不光矣不得已彊出三月初一日平明齊集太和門詣太和殿前鴻臚寺唱行九叩頭禮畢太宰掌院學士宣旨云汝等俱係薦舉人員有才學的原不必考試但是考試愈顯汝等才學所以皇上十分敬重特賜汝宴宣訖命起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盃高擲先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高首饅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

孟又賜茶訖時陪宴者太宰滿漢二員掌院學士滿漢二員是日一賦一詩賦題璿璣玉衡賦詩題省耕詩其夕晚出者十餘人皆給燭竣事然後彌封諸試卷作四封當夜呈進十五日發卷出三相公暨掌院學士參閱十六日閱訖十七日啟奏呈繳判作四等曰上上曰上曰中曰下上上卷二十作一等上卷三十作二等

上諭前所試上上卷上卷著入史館纂修明史餘俱遣回其年老者量加虛銜未到者不再試遂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眾答曰以其文詞可取也 上又問有女媧補天事信否益都師曰在列子諸書有之似乎可信 上曰朕記楚詞亦有之但恐燕齊物怪之詞不宜入正賦否益都師曰賦體本浮夸與銘頌稍異似

可假借作鋪張者 上曰如此其文頗佳今在何等答曰已置之
上卷末矣 上命稍移在上卷中嗟乎子實不才且是口腕脹全
不盡平生所長何以猥蒙 聖眷如此 制科雜錄

西河集以散體文爲最長篇敘事尤得龍門神髓嘗有琉球使者
過杭覽瀨中集并訪見先生故先生懸一聯曰千秋經術畱天地
萬里蠻方識姓名先生凡作詩文必先羅書滿前考覈精細縱伸
紙疾書夫人陳氏以先生有妾曼殊性妬悍輒詈於人前曰爾輩
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分句亦必獼祭乃成先生笑曰動
筆一次展卷一回則典故純熟日積月累自然博洽又嘗僦居矮
屋三間左列圖史右住夫人中會客先生詩文手不停筆質問之

士隨問隨答井井無誤夫人在室中詈罵先生復還詬之殆五官

並用者 全浙詩話

奇齡著述之富甲於近代奇齡之文縱橫博辨傲睨一世與其經說相表裏不古不今自成一格不可以繩尺求之然議論多所發明亦不可廢其詩又次於文不免傷於猥雜而要亦我用我法不屑隨人步趨者 四庫提要

右詩人徵略張維屏錄

詩通於樂西河先生論樂精於論詩凡古人論樂諸書讀者每苦辭繁而義奧讀先生竟山樂錄何其簡明直捷也其據大招以籥笛竹音為眾音之倡據唐樂笛色譜以四上尺工六為宮商角徵

羽雖三代元音之美未必卽此而存然使學者由四上尺工六以
窺尋宮商角徵羽而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不至過於高深元妙
而不可曉則亦未嘗非初學審音之一助也

右松心日記張維屏撰

名家古文多存壽文者殆無過歸震川名家古詩多存壽詩者殆
無過毛西河豈作者不忍割愛耶抑編者不敢刪之也

右松軒隨筆張維屏撰

馮文毅溥攜諸名士雪中遊善果寺晚歸取陳其年詩令毛西河
和一人倡韻一人給寫隨唱隨詠信口占叶不許停刻亦絕伎也
同時如龔芝麓司寇高念東少宰皆以捷敏見稱毛西河自言爲

文日可一萬字爲詩日可一千句陳其年言腹中尙有駢體文千餘篇恨手不及寫耳視宋仇萬頃未達時挈婢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罰錢十五不足數矣趙松雪自言一日寫一萬字燕子山自言一日能寫三萬字以檢討之才得平章之手斯兩美合矣毛西河謂杜和早朝詩仙桃語俗龍蛇燕雀非早朝時所能見五六遠言朝罷少次第故當遠遜王岑王作氣象歷岑而春字犯重末又拗句自推嘉州獨步施愚山附和其言又謂早朝時無驚囀亦不能見春色遂改爲雞鳴禁苑漏聲殘馬簇天街曙色寒自謂確切且免犯複予閱之不覺失笑龍蛇燕雀二語非身到其地不知其確切不可易也龍蛇指旌旗繡繪者言燕雀每於寅初時干

萬成臺向北回翔三市而後散遇陳設旌旗時則其翔尤高西河
官翰林朝會之期大半熟睡未醒館吏代投職名耳卽歲或一至
亦在燕雀旣散之後故雖爲京朝官而無異聾曠臆粗言誕遂筆
之於書雞鳴紫陌正是禁城六街曉景若九天闐闐齊開建章清
漏乍歇兩階屏息萬籟無聞忽然雄雞一聲太不倫耳愚山改紫
陌爲紫禁與西河同一僮父也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侯際可俱
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爲之語曰文中三豪浙中三毛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朏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

浙學爲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
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康熙十七年倣唐制開博學鴻儒科四方之士待 詔金馬門下
率爲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客益都相國馮公邱第者尤極九等
上上之選都人稱爲佳山堂六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
槐海甯徐君林鴻仁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
也時益都與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 命下奇齡
維崧任臣入史館而三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老 賞內閣中
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肖于進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吳任臣

仁和吳先生諱任臣志行端慤博聞強記兼精天官樂律康熙己未以博學鴻儒徵授檢討撰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

右學案唐鑑輯

國朝者風矣石元聖明者百一才

事

曹禾

曹君禾字頌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選鴻博科官至祭酒與田綸霞宋牧仲汪季角顏修來王幼華謝千仞曹升六丁澹汝葉井叔稱詩中十子

右事略李元度撰

天與人以富貴乃與以濟人利物之資也富貴有權力而不思濟人利物是謂違天魏和公詩云賢哲不易生天地鍾全力授以富貴資具有生民責真能說出造物心事而曹頌嘉詩賢才既當權造化辭苦辛雷雨亦待治雲物非空陳自有濟世功千載勞其身亦足與此互相發明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高詠

高詠安徽宣城人幼有神童之目祖維岳知湖北興國州清直無長物詠賣書給膏火日夕一編其學無所不窺然秋闈屢蹶年近六十始貢入太學詞科之舉詠亦與焉授翰林院檢討所撰史稟皆詳慎不苟未幾假歸卒時論謂己未薦舉諸人難進易退立意較然如詠庶可無愧詠詩近體極澹遠之致歌行得心應手施閏章稱其優入古人以兼工書畫世稱三絕有遺山堂若巖堂等集

右 國史館本傳

高詠字阮懷別號遺山宣城人少日卽以詩古文詞見重於時與同里施愚山梅杓司耦長友善過從無虛日樵蘇不爨齋齋清談

分韻圖題于喝迭唱非此族也卽剝啄頻聞不少應陶潛之我醉
欲眠崔斯立之余方有公事其簡傲殆無以過以是人多望而畏
之弱冠爲諸生歷試皆第一然數奇每足躡省闈輒報罷前後十
五試不售愚山贈句有云疏狂合側時人目騰達還餘幾輩傳蓋
紀實也年近六旬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立齋相國奇其才
延致家塾一日酒閒舉觴相屬曰先生早歲卽籍甚聲名某甫就
傳欲一見顏色不可得幾作天外真人想今竊不自意屈致門下
實慚且幸敬以此觴爲先生壽阮懷唯唯取酒立飲絕不作遜謝
語座客驚歎皆謂高之草野倨傲此自狂奴故態而多相國之禮
賢能下士也又數年 召試博學鴻儒授翰林院檢討未幾以老

病乞休旋卒論者謂己未薦舉諸君文章之爾雅不必言而難進
易退立意較然其高風亮節亦豈長安冠蓋中所易覲擬之天半
朱震可望而不可卽如阮懷者庶可當此言而無愧矣所爲詩音
節雄宕波瀾老成與焦穫孫豹人同詣至極然漑堂刻意杜陵其
率易頽唐處時亦闌入宋派遣山色蒼蒼爾詞磊磊爾才氣縱橫
出天入淵而不可控制直造常侍嘉州佳境識曲聽其真願與海
內談藝家共訂之

右小傳鄭方坤撰

高阮懷嘗夢入雲中見樓閣壯麗有導行者引至文昌宮驚而寤
作飛龍引紀之後以薦舉授史官數年復夢前境心惡之引疾歸

里每語人曰當以二十八日辭世而究不言其故次年二月卒果二十八日也

右曠園雜誌張維屏錄

嚴繩孫

嚴繩孫無錫人明司寇一鵬孫康熙十八年以布衣薦舉鴻博科
試列二等末授檢討二十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尋遷中允請假
歸著有秋水集詩八卷文七卷詞二卷繩孫六歲能作徑尺大字
以詩古文詞擅名早歲應試日因目疾僅賦一詩而退已不錄
聖祖特命授檢討蓋異數也與修明史纂隱逸傳子泓曾亦善書
工詩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十有七年春 天子法古制科取士 詔在廷諸臣暨外督
撫大吏各舉博學之彥毋論已仕未仕徵詣闕令月給太倉祿米

明年三月朔 召試太和殿廷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學士院散官
紙光祿布席 賜譙體仁閣下於時無錫嚴君成省耕一詩而退
賦序置不作也 天子擢五十人纂修明史部議分資格進士出
身者以館職用餘給待詔銜俟史成日授官 詔下五十人齊入
翰苑布衣與選者四人除檢討富平李君因篤吳江潘君耒其二
子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爲 天子所簡尤異數云未幾李君疏
請歸田養母得 旨去三布衣者騎驢入史局卯入申出監修總
裁交引相助越二年 上命添設日講官知起居注八員則三布
衣悉與焉是秋子奉 命典江南鄉試君亦主考山西比還歲更
始正月幾望 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宮飲譙近臣 賜坐

殿上樂作羣臣以次奉觴上壽依漢元封柏梁臺故事 上親賦
昇平嘉讌詩首倡麗日和風被萬方之句君與潘君同九十人繼
和 御製序文勒諸石二月潘君分校禮閣卷三布衣先後均有
得士之目而館閣應奉文字院長不輕假人恆屬三布衣起草二
十二年春子又入直南書房 賜居黃瓦門左用是以資格自高
者合外內交構逾年子遂註名學士牛鈕彈事而潘君旋坐浮躁
降調矣君遇人樂易寬和不爭以是忌者差少尋遷右春坊右中
允兼翰林編修 敕授承德郎時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順天
武闈鄉試事竣君乃請假 天子許焉當君未仕愛縣西洋溪邱
壑竹樹之勝思買墓田丙舍終老溪有橋曰蕩蕩因自號蕩蕩漁

人時山陰吳公廷祚方知縣事許助草堂之資會應 召不果既
出都遂浮舟度嶺訪吳公於肇慶采硯而還自是杜門不出築堂
曰雨靑草堂亭曰佚亭布以窠石小梅方竹宴坐一室以爲常君
爲文無定格不屑蹈襲前人適如其意而止詩篇冲融恬易鮮矯
激之言慢詞小令雅而不豔所著秋水集雜文七卷詩八卷詞二
卷嘗屬于序之少工書法入晉唐人之室兼善繪事山水人物花
木蟲魚靡不曲肖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光射目觀者歎息以爲
古畫手所無晚歲曾一修縣志敘族譜有以詩文圖畫請者槩不
應暇輒埽地焚香而已君年六十有一返里居以康熙四十一年
正月卒享年八十先世自餘姚遷無錫之嚴埭曾祖朔 贈通議

大夫南京通政司通政使祖一鵬萬厯丁丑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贈尚書考紹宗縣學生以君貴 贈如君官君諱繩孫字蓀友娶王氏中憲大夫知福州府事某某之女封安人子三沆曾殤泓曾溶曾孫六人曾孫五人其卜兆也在縣西蕭家澗銘曰
君之通籍也 天語諄諄謂史局不可無此人君之請假也行將發軔 敕錄所撰詞以進蓋受 主知者深矣蕩蕩之橋洋溪之潯秋水時至比於君心陸羽王綬庶嗣其音

右墓誌銘朱彝尊撰

世有眞名士而後有賢士大夫此古今之通論也然而名士難言之矣昔袁侍中謂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名士風流王濟輕其叔

湛晚與論易始知之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夫以門庭蕭寂爲名士則今日之馳騫交遊冠蓋充其門者非名士也以三十年不知爲名士則今日之日事竿牘急求人知者非名士也惟其處而有夷然不屑之槩故出有難進易退之風處而有闇然不露之藏故出有三公不易之節此賢士大夫之必出於名士與吾於同邑得其人焉作嚴中允傳

君名繩孫字蓀友江南無錫人祖一鵬明刑部侍郎贈尙書父紹宗副貢生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己未君以博學鴻儒薦 召試太和殿授翰林院檢討尋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方君之被薦也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

某雖愚自幼不希無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爲不知者
所姍笑卽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
身以沒餘齒甯有不得惟卒加保護爲幸時有司奉詔敦趣君
引疾不許旣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
御試之日發題賦序詩各一首君賦省耕詩一首而出上素稔
君姓字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詔下入選者五十人同
日入翰林君與焉蓋五十人中布衣四人富平李因篤秀水朱彝
尊吳江潘耒其一則君也君生平未嘗以詩文干謁然所在輒爲
人傳誦鈔寫至流傳宮禁遂以受上知官侍從遇合之隆近古
未有旣入翰林纂修明史平定三逆方略晝夜不輟及奉命典

山西試誓得眞士尙書蔚州魏環極先生稱君得人最盛館閣應奉文字院長率以屬君君在職五年嘗侍宴保和殿上賦昇平嘉讌詩君同羣臣繼和稱旨特命撤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及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上眷君厚望旦夕進用而君竟請假歸矣初君拜官日卽揭淵明歸去來辭於壁蓋恬靜不慕榮利其天性然也君旣負重望諸以意氣相徵逐聲譽勢力相傾動者咸願交君君落落而已然不爲嚴異之行以自表襮且有雅量能茹納故雖素習君者見謂與人樂易而其皦然恐洩之意世或未盡知在史館時分撰明史列傳於隱逸尤致意焉其序曰明興當兵革之後太祖用法嚴急故其時蘊志疾俗不可得致者甚

取道中葉承平聲教淪浹逐世無悶亦多其人其後士習漸漓或
布衣而談門戶標舉風流用相誇飾矜清節者或寡矣夫隱亦不
一其轍固有言用當世身立本朝而不在其位者外是甯始顯而
終晦毋前舍而後用至乃階高蹈以詭祿仕又銜寵而凌俗焉若
宋种放之徒不以著於篇烏虜觀其所論列可以知君矣君讀書
不務強記案上惟置一編終日不易他書或數日纔一易既讀則
終身不忘家居自對客外未嘗一刻廢書爲文宗先秦兩漢尤近
范蔚宗詩冲融澹易閒雅深秀如其爲人所著秋水集共若干卷
弱歲能徑尺大字晚於細楷尤工閒作小畫寸縑片紙輒爲時珍
賞而君絕不樂以自名葉侍郎初庵嘗序君集曰君二十餘棄諸

生優游環堵終年嘯傲無動乎其中而亦無炫乎其外通國之人
皆高其行而君初不自知侍郎爲君布衣交其言信而有徵云君
見俗儒緣飾外貌高談性命輒薄之嘗語人曰吾一生所見真道
學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一人其志趣蓋如此年八十卒君有墓田
在邑西洋溪之上溪有橋曰瀟瀟君曰吾得常依依邱壠棲遲耕釣
足矣因自號瀟瀟漁人

右傳秦松齡撰

嚴蓀友太史文宗范史詳雅有度詩詞婉約深秀獨標神韻兼工
楷書小畫子泓曾字人宏性尚雅素略似其父詩蕭澹畫有家法

右述聞謹瑤錄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目錄

詞臣六

沈珩

喬萊

汪琬

米漢雯

黃與堅

戴梓

吳苑

王喆生

補錄

茆薦馨

卷一百一十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六

沈珩

嗚呼岱瞻其去予席而歸太史公膝下者曾未數月一旦公訃音
至予痛之且遣使走三千里以誌銘傳請予何敢辭按行述沈公
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南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炎
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干朝公遷海
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
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閩則爲士女宗冰霜之

節歷五十餘年乃得邀 旌揚之典贈公彌留日含睇而自以手
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傅
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
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於當事座中有辨及
異同者公瞿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
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佯
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儂平公
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儂平搜三場卷藏之
曰使吾後人知天地間有這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
登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

冠冕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
太孺人歸不忍違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閒巖泉嘯
詠未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
文爲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北闈得法標等六人皆愜物望戊
午 詔舉博學鴻儒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
御試授翰林院編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
宴瀛臺 賜文綺表褻及蓮藕恭進紀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
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崖交相砥礪誓不負 朝廷得王元介
等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
月以疾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

並荷 寵榮焉生平素懷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爲務於
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於齊安講白鹿洞規於
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
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務間求
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
集二集龍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彙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
初集二集三集慧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鴻詞草
投閒草消夏詩譚稼邨偶見稼邨緒論雜說尺牘存彙時藝彙自
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
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注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

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
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禮考評案筆記諸書他如
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景濂希直升庵
鹿門遊巖震川歇庵楓山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
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養生
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
替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璣咸手鈔存筭蓋一生之神力
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生於明萬厯四十七年
己未二月十三日終於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二十一日享年
七十有七先配朱孺人繼配祝孺人生子一嵩士桐鄉廩生女三

配適別載銘曰

湯湯東海篤生鉅儒於惟厥考刻志讀書公甫三歲遽卽松楸猗
歎節母含荼撫孤出就外傳迴與眾殊温恭淑慎僉曰鳳雛迨年
十五領宮先趨交遊嚮慕千里驅車孟津視學桃李芬鋪經明行
修獻之 天衢跌宕文史磨礪以須奏捷太學名播寰區甲辰取
士帖括頓除意崇實學一變其初公居榜首文爲世模言念慈母
亟返里閭廣求百牋晨夕親扶巖泉嘯詠忘情簪裾曾補中書
校京都得士者六有璠有璵 皇朝徵辟降 詔荻蘆無分仕隱
淵雅斯資相國交薦 天子曰俞爰用詞賦試之右渠居以玉署
佩以銀魚 國有大典汝其是謀 朝有鉅製汝其是求荷蒙

錫宴文綺與俱恩以頌紀情以詩臚賡颺之盛媲美唐虞辛酉主
試譽洽歐蘇悉網麟鳳否亦珊瑚幽燕得人孰有加諸公性恬退
乞疾歸休經營窳窳以妥靈輿 龍章旌表遠近驩呼公無他嗜
與古爲徒六經子史以佃以漁明西銘旨講太極圖孳孳矻矻不
負三餘矧自時藝以至說郭黜浮崇雅各得其腴書必手錄錄必
研硃老而彌篤亦已忘劬後學追仰徘徊故居山川之秀其在斯
乎公有令子才似庾徐將謀梨棗以垂海隅敢藏名山聊以自娛

右墓誌銘趙士麟撰

公諱珩字昭子號耿巖海甯邑東鄉之海汾里先世德清人宋建
炎初樞密忠敏公諱與求扈蹕至臨安遷臨平再傳而千駟公遷

海甯之鹽倉累傳至贈公而莫公諱兆廣刻志讀書研精春秋三傳年二十五早世公甫三歲朱太孺人母儀閨則爲士女宗冰霜之節歷五十餘年邀旌揚之典贈公彌留日含睇而自以手約之曰好一枝玉簪蓋言其質之縝密而矜貴也稍長出就外傅性警穎嗜學體素羸承母教勿少怠十歲爲制舉業輒見知先達諸名家十五補弟子員十八論交當世同人於當事座中有辨及異同者公瞿然曰今日當論邪正不當論異同聞者縮舌會里中揭竿索餉宗人憤之公躡足曰此不可以憤爲也憤則無類矣佯與之約餉千金卒擒其魁識者知其器識不凡云孟津李僖平公視浙學搜奇俊會選拔拔之戊子秋試不第僖平搜三場卷藏之曰

使吾後人知天地閒有此種文字也洎入都 廷試第二庚子登
順天賢書甲辰會試以策論取士公曰生平學古此其時矣遂冠
南宮 廷對擬一甲第二旋更置二甲一名館選未與念朱太孺
人歸不忍違奉養日講求理學經術諸書十餘年閒巖泉嘯詠未
嘗以得失介懷乙卯長安與公有通家誼者欲得公朝夕論文爲
援授中書候補丁巳分校北闈得法樗等六人皆愜物望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宰相高陽寶坻益都三公合疏薦之己未 御試
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傳述論贊有史館三長之目辛酉 召
宴瀛臺 賜文綺表裏及蓮藕恭進紀恩詩六十韻八月 簡用
順天副主考與歸修撰惺巖交相砥礪誓不負 朝廷得王元介

等一百六人皆知名士壬戌元旦 賜宴內廷恭進 聖烈頌六月以疾乞歸卽舉先贈公及朱太孺人葬丁卯 恩頒敕命兩世並荷 寵榮焉生平素懷繩檢日閉門息機以窮經研理爲務於邑東之龍山講太極圖說顏淵問仁二章於齊安講白鹿洞規於武原之學宮講西銘繼講河圖洛書中庸首章洪範疏義於本邑學宮又著大學經文發疑先後講學惟欲學者於日用事物間求致知力行之要闡明濂洛關閩之傳著述已刊者其耿巖文鈔初集二集龍山齊安諸會語詩集甲辰策彙時藝小問篇曉集六子初集二集三集慧居兩生草諸種其未刊者則有棲遲草鴻詞草投閒草消夏詩譚稼郵偶見稼郵緒論雜說尺牘存彙時藝彙自

訂年譜諸種所纂輯者於經則十三經文緯外孝經通解周易精義書禮篇義詩經疏義集要集注精義學庸或問纂大全撮要諸書於性理則有性理纂四先生學約纂明儒言行錄鈔諸書於史學經濟則有文獻通考纂明史要略明禮考評案筆記諸書他如史遷班固昌黎廬陵三蘇以及漢唐諸家暨有明景濂希直升庵鹿門遵巖震川歇庵楓山姚江崆峒弇州諸家古文古樂府唐詩賦臨川宛陵東坡諸家詩明九家詩先輩諸大家時藝下至養生岐黃家言皆有纂輯又有見聞隨錄玉林說苑屑金隨鈔雜組選蒼摭餘詩人遺事諸種雖片錦寸瓊咸手鈔存笥蓋一生之神力畢萃於簡編學行中無一刻之暇逸也公年七十有七不可謂不

壽迺一旦仙逝遠近悲之生卒年月及所生所配所娶所適詳狀
與銘中此不多贅

論曰吾上下千古未見文章能事獨萃於一門於父子之間若斯
之隆也耿巖先生爲吾甲辰榜名元是科會試專用策論表判公
策則洋洋乎晁董而參之以子瞻水心之疏暢論則本漢宋之策
疏運韓歐之體制表則靡濫已極黜徐庾之豔而爲歐蘇之雅用
是冠冕南宮爲後學矜式自時厥後研精理學纂修著述雄文大
篇爲一代大手筆充棟汗牛海內宗之而令嗣岱瞻英年能承家
學復後先輝耀焉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公襁祿失怙岱瞻亦襁祿失恃太孺人以母兼父公
又以父兼母勞勞相依可謂苦矣讀書無閒寒暑無閒晝夜可謂
勞矣家素貧寤可謂餓且乏矣天欲予之文元而先以選拔嘗之
欲置之翰苑而又以絲綸試之所行不可謂不拂矣卽令畀之以
大任或調元贊化或公孤卿貳或建業樹勳或萬鍾千駟此天之
所以降之任之之意也而官不出木天祿不踰升斗則又獨何歟
追觀公文乃知天於彼齋之於文豐之於彼斬之於文縱之於其
子之文又縱之自天開地闢以來世代亦云遙矣人物之生不可
窮究而紀極矣中間王侯將相名公卿不啻幾千百矣而號稱能
文者屈指寥寥不盈百焉造物者何以予人以他美反若不甚愛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六十一 詞臣六

惜此則難之又難何也蓋文章一道天地之所獨鍾山川之所毓秀洩鬼神之祕而發古今之藏顛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雖南面百城不與易焉公一門萃之然則公之所得於天者良厚已公之子之得於天者並厚而大任尙未可量也嗚呼盛哉

右傳趙士麟撰

沈昭子編修假歸寓秀水之鴛湖時嘉興同知孫曰恕督修海船訪昭子於僧寺昭子引唐代轉運船場之利病見於眉山之論者以爲說孫大稱善後水師平海寇如埽落葉賴曰恕所部橋樁之助居多用昭子言也

右事略李元度撰

喬萊

喬萊江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御史以伉直著聲萊康熙六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七年禮部主事趙隨舉應博學鴻儒科試列一等授翰林院編修與修明史二十年滇黔平二十一年二月補行鄉試 命萊爲廣西正考官還充實錄館纂修官二十四年大考一等四名間日覆試列第五 上褒其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修 三朝典訓遷侍講轉侍讀會御史奏濬海口瀉積水而河道總督靳輔上言濬海口不便請於邵伯高郵間置閘洩水復築長隄抵海口以東所洩之水使水勢高於海口則趨海自迅下廷臣議多是

國朝實錄卷之六十一 詞臣六

河臣言適萊入直 召問萊疏陳四不可行略言河臣議開大河
築長隄隄在內地者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隄高一丈
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隄畝毀村落不可行一河臣議先築圍埂
用車蹋去埂內之水取土築隄淮揚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
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
之隄束水一丈是隄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
卽當未潰之時瀦水屋廬之上豈能安枕不可行三至於七州縣
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河
卽不能入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 上是之河臣議乃
寢二十六年罷歸三十三年 召來京旋卒所著易俟二十卷雜

采宋元諸家易說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得失蓋誠齋易傳之
支流詩文有應制集直廬集使粵集歸田集孫億工詩近體在王
孟錢劉間五言古體直追漢魏著有小獨秀齋窺園吟彙晉游草
夕秀軒遺草惜餘存彙劍溪說詩二編詩蒙記藝林雜錄

右 國史館本傳

朝廷侍從之臣股肱耳目寄焉自宜竭節奉公直言無隱其於士
習委靡持祿養交容容默默者固不足言卽號稱賢者平居類能
小廉曲謹至國家有大利害大是非則逡巡瞻顧不敢措一詞有
言責者尙然他官益復以言爲戒蓋忠諫直諒之風不行於世久
矣幸而有一人焉明目張膽不避怨仇爲 天子別白可否其言

既用矣卒傷於讒沈困以死若侍讀喬君者誠可為拊膺流涕也
 君諱萊字子靜號石林寶應人父可聘明末掌河南道御史廉直
 著聲為清流標鵠娶潘宜人人生五子君其叔也自幼英敏絕倫癸
 卯舉於鄉丁未成進士除內閣中書舍人壬子同考順天鄉試矢
 心剔弊無纖芥私以御史公年高請假歸養尋丁艱服闋補官戊
 午 詔舉博學鴻儒君被薦試列高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
 粵西初平補行鄉試君出主考稱得人還充 實錄纂修官乙丑
 春 上御試詞臣君名在第四閒日復試之君名在第五 上甚
 悅有學問優長文章古雅之褒令充日講起居注官尋擢中允纂
 修典訓旋升侍講五月再遷俱出 特簡於是館閣代言之文多

君起草 實錄以漢文譯滿文苦相抵牾君詳加訂正曲暢本指而辭義雅馴 上稱善者數四駸駸嚮用矣而海口濬河之議起淮揚郡縣瀕漕河者舊有隄以捍水河臣靳輔設減水壩洩水東流灌民田廬被其災者七邑臺臣有請濬海口出積水者 上遣官行視還奏當如御史言河臣冀董其役而 上以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非河臣意乃別搆一議爲疏上之其略曰海口高昂內地低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更足爲患惟當築隄束水使高於湖方可赴海請悉閉諸減水閘而建二大閘於邵伯鎮南高郵城外洩洪澤湖天長盱眙之水使入隄自車邏鎮築大橫隄一道抵高郵自高郵城東築大隄二道歷興化白駒至海口束所

洩之水使入海其隄在內地者高一丈六尺河寬一百五十丈在海灘者高一丈河寬一百八十丈隄面闊二丈底闊二十丈此隄築於積水之中無從取土嘗先定隄基舟載遠土就近築圍埂埂成車去埂內之水取其土以築隄諸工共需銀二百七十八萬餘兩三年而工可畢請先給帑而取償於田畝及鹽運七州縣合有田十四五萬頃而額田不過十一萬頃河工畢當丈量之以額外田爲官田募民耕之初田分收子粒三年後納田價於官給爲永業計可得銀二百七十萬兩以一百九十七萬還帑金以七十餘萬益治諸隄淮南綱鹽一百三四十萬引河成每引省搬運費一二錢令每歲輸銀九分可得十二萬金七歲則得八十四萬官帑

畢還矣誠與此工當設監修官五十四員分管官二百餘員清地
課屯官二十餘員皆擇才能敏練者補之優其升轉或工成卽升
或帑完議敘疏入下九卿諸司會議疏凡萬餘言覽者不能竟未
習河事者莫知要領君閱之大驚言其害於司空司空曰事必行
矣言之何益 上以役大費多召河臣與臬臣廷論之臬臣痛排
前議廷臣多右河臣者 上意不決命訊淮揚人官京師者河臣
使其客以厚利陷君君笑不應淮揚士夫羣集邸君慷慨言曰以
朝廷言之請帑至三百萬 州紳矣題官至三百員銓政亂矣派
夫至數十萬民力殫矣以七州縣言之工未成害不忍言工旣成
害又不忍言未成之害曰築隄曰派夫旣成之害曰賣田曰決河

築隄先定其基址甲之田在南取其賄可移而北乙之墓在北取其賄可移而南在一百五十丈以內者固付之波濤矣在外者亦將恐以虛聲收其實賂貪吏之誅求猾胥之擾害三百里中有漏網者乎害一也役夫一日官給銀四分例也而夫所得未能三一里甲雇夫月費銀二兩許每邑役數百人工及數月猶病不支今三工並興每邑須派夫萬餘人又久至三年是每邑歲費銀二十餘萬富者貧貧者逃不待三年無子遺矣害二也且夫役數十萬之夫糜二百七十八萬之帑棄民田廬墳墓無算曰以救田也然工未成水中之田民田也魚可捕菰蒲可採也工既成民之田河臣之田也向之糜帑藏棄廬墓勤畚鍤以成萬不可成之功者

今乃沒其產而絕其食民何利焉七州縣之田起科不等有三四畝折一畝者有十餘畝折一畝者以地有磽瘠也今但據額丈量而以其餘爲官田賣之卽如泰州四畝折一畝將有田四十頃者沒入其三十頃而以十頃之田納四十頃之賦能存一人一家乎害三也往時漕隄雖屢決河閘不踰十丈今引洪澤湖萬頃之水注於一百五十丈之河中又停蓄於一丈六尺之上獨特一線爛泥之隄以爲固何必伏秋狂風暴雨而後決哉城郭且爲蛟宮何有村落何有廬墓害四也今日之事當以死爭之功名不足顧身家不足惜矣諸人皆曰善君乃篝鐙草議明日君入直起居注是日秋決故事 賜閣臣及講官飯君與某學士並席坐某學士亦

言河臣議非是既而 上御南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某學士
海口一事何如某學士復右河臣 上顧問君君敷奏百餘言劄
切詳明 上大悅曰此爾一人意耶有同者否君對淮揚人皆與
臣同尙有公議進呈翌日進議河臣見之語塞君復至會議所具
論其得失聲情激烈聞者感動雖力主河臣者不能難一語吏部
尙書李公之芳揖君曰知仁勇先生兼之矣戶部尙書梁公清標
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某學士亦謝君曰吾甚愧公於是河臣
議遂寢 上知君鯁直益重君而忌君者滋眾比而構君遂中蜚
語罷歸歸而裹足掩關絕口不談世事就廢圃爲園疊石疏池刺
小船往來賦詩飲酒爲樂潛心讀易著易俟二十卷修邑志二十

券益肆力爲古文辭汪鈍翁亟稱之有集若干卷家居七載無片札入長安銜君者猶螯之不已甲戌春奉 旨來京居住人以上意不測爲君懼既至 上初無意督過君君則鍵戶不見一人讀易著書如故不半歲而病作遂卒朝野莫不悲之君爲人明達寬和洞見表裏友愛兄弟終身無間言篤於故舊不以存亡易心輕財樂施急人之難如不及家狀中所載撫孤子還鬻女葬故友賤族人請義舉不可勝書喜汲引才士士多倚以成名有司甚敬君君絕不干以私惟桑梓利病如築子嬰隄啟閉涵洞募派夫役等事侃侃爲當事言之常得所請鄉里多蒙其利而海口一節關國計民生甚大故詳著之自昔詞林號清班不涉吏事居職者養

望待遷而已君業以文學見知於上擢用方新豈不知力大援
多者忤之足以掇禍緘默不言誰得而責之惟其忠義根心不忍
負主恩不忍視民瘼故樹大敵而不畏犯眾難而不辭推君之
心苟利於國奇禍是甘一官豈所惜哉惟朝廷有如此人才而
不能究其用天復不假之年可爲憤惋痛悼然古來直臣多有身
受禍而言不用者君幸遇天子聖明悉聽君議消大患於未形
身雖廢而言則行德被生民甚厚祝夫碌碌致公卿而傳無可書
之事者光榮多矣君生崇禎壬午二月四日卒康熙甲戌七月二
十一日得年五十有三娶邱氏封宜人子四長崇烈丁卯舉人
次崇讓崇修貢生次崇禱女五戶科給事中劉國徽溫江知縣邱

璋任宸朱經黃之鈞其壻也君於同薦中與余尤善又以壻劉出
余門數相往還既歿其子以遺書持狀來請銘不敢辭銘曰
維古於言無專官百工庶士皆可言孰塞廣路畱一門惟以言責
歸臺垣立仗畏斥舌每捫悠悠國事誰與論喬君和易如春温遇
大利弊披忠肝昌言讜論酬至尊握蛇騎虎不覺難竟中駭機
鍛羽翰屏退不得棲邱園繁維京邸訃忽聞身非言官以言屯人
誰不死傳者君屹然一柱當頽瀾迴天轉日須與閒淮壻萬井安
耕耘不死徙盡誰之恩白田高原馬齒存千祀勿毀徵斯文

右墓誌銘潘耒撰

翰林院侍讀寶應喬君以疾卒於京師其子崇烈扶其柩歸葬於

縣治東南箕山之陽乞檢討吳江潘君耒銘其藏又請彝尊爲文
伐石以表君墓君諱萊字子靜別字石林世爲寶應人曾祖邦從
祖份不仕父可聘明天啟二年進士掌河南道御史以廉直聞母
王氏有壺行君中康熙二年鄉試六年 賜進士出身除內閣中
書舍人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闕節不到以父老請歸終養
尋丁憂居喪盡禮服除補原官十七年有 詔舉博學鴻儒備顧
問君被薦明年 召試體仁閣下賦詩居一等改授翰林院編修
纂修明史史館初設在東安門內肩輿不得進君體肥寤於步趨
騎贏一頭晨入申出考稽典籍念崇禎朝乏寶錄與同館四人先
撰長編以資討論會廣西平補行鄉試君奉 命主考稱得士還

充 太祖高皇帝實錄纂修官 實錄以國書譯漢文文義後先
恆齟齬君能曲暢本指一濡削語簡而事加詳經進 天子稱善
時 上再試詞臣悅君作曰喬萊學問優長文章古雅爰 命君
充日講官知起居注尋遷左春坊左中允纂修 三朝典訓晉翰
林侍講再晉侍讀 皇朝漕運沿明舊制自淮入河以達會通河
既失故道從安東入海清口日淤淮泗泛濫由洪澤以南諸河下
注清河使者又開減水壩洩之淮揚州縣七蕩析離居積事俱廢
天子覽臺臣奏濬海口以瀉積水遣使者相視還報 可乃出
帑金 命安徽按察使于公成龍董其役總督河務都御史靳公
輔上言海口高於雲梯關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因請

築隄東水使高置二牖於邵伯鎮南高郵州城外洩洪澤盱眙天
長之水俾入隄自車邏鎮築橫隄一道抵高郵自州城東築大隄
二歷輿化白駒場至海口東所洩之水入海計需銀二百七十八
萬有奇請先給帑而徐取償於田畝子粒綱鹽又請設官二百七
十餘員擇才能者任之疏入 天子下廷臣議多是河臣言適君
入侍直上御乾清宮西煖閣閣臣奏事畢 上顧問君濬海口
事宜君直前奏河臣疏非是 上悅曰此爾一人意見邪君對淮
揚人所見皆與臣同翌日合戶科給事中劉國敵等十人持議河
臣之言有四不可行海口原有故道第令塞者通之淺者濬之俾
停蓄之水悉趨於海斯已耳河臣議開大河築長隄隄在內地者

高丈六尺河寬百五十丈近海者隄高一丈河寬百八十丈勢必壞隴畝毀村落掘墟墓慘有不忍言者不可行一河臣之議先築圍埂用水車蹋去埂內之水取土築隄不知臣鄉地卑原無乾土況積潦已久一旦取土積水中投諸深淵工安得成亦易壞不可行二河臣欲以丈六之隄束水一丈是隄高於民間廬舍多矣伏秋風雨驟至勢必潰潰而南則邵伯以南皆爲魚鼈潰而北則高郵以北靡有孑遺卽當未潰之時瀦水於屋廬之上豈有安枕而臥者乎不可行三至於七州縣之田向沒於水今束河使高田中之水豈能倒流入河不能入於河卽不能歸於海淹沒之田何日復出不可行四 上善君言河臣之議乃寢未幾君中蜚語罷

歸歸治廢圃曰縱棹園壘石疏池刺小船往來讀易其中著易俟
二十卷縣志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君之建議也于公頗德之及
出領河務值君歸恆以地方利弊諮君君必直言無隱然終不干
以私三十三年春有旨召君入京師居住人疑上意且不測
既至初不督過君鍵戶不接見賓客讀易著書如常時居數月病
作遂不起君居家孝悌謹事師友疎於財恆周人急後進有一善
爲人誦其文不去口性不飲酒好觀人飲竟席不倦嘗闢一峯草
堂於宣武門斜街之南暇與布衣紉履之士詩篇酬和退朝輒考
證史事同館有持異說者審其本末而匡正之不與之爭也河議
初出大學士梁公清標時爲戶部尙書歎曰江淮之間可謂有人

君卒時年五十有三娶邱氏 封宜人子四人崇烈康熙丁卯舉人崇讓貢生卒崇修貢生崇禧女五人國徽其長女壻也次邱璋次任宸次朱經次黃之鈞孫五人嗚呼古之進言者不必皆言官也工執藝事亦可以諫諫而不入則罪浮於有言責者自唐宋元明以來詞臣之以言獲罪者多矣或死於戍所或斃於獄或殞於杖下論世者盡傷焉君遭遇盛時片言動 聖主之聽鄉黨之患既釋返初服而退可不謂榮焉方其再 召畱之京安知非別有任使特不幸而君死爾表諸墓後之以詞臣進言者勿援君以爲戒而不善乎

右墓表朱彝尊撰

賈應喬先生諱萊字石林康熙己未博學鴻儒官至翰林侍讀撰
易侯十八卷雜采宋元後諸家易學而參以己意前列諸圖不主
陳搏河圖洛書先天後天方圓橫直之說於卦變亦不取虞翻以
下諸家而取來氏之反對其解經多推求人事參以古今治亂之
得失如謂履卦六三爲成卦之主而引莽卓安史解啞人之凶謂
三百八十四爻惟離九四最凶而引燕王旦建成元吉高煦爲證
謂小畜九三爲小人籠絡君子而引溫體仁文震孟近事爲說蓋
誠齋易傳之支流假借牽合在所不免而理闕法戒終勝莊老之
虛談也

右學案唐鑑輯

汪琬

汪琬江南長洲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大通橋監督
遷員外郎改刑部郎中以奏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戶部
主事權江甯西新關以疾假歸結廬堯峯山閉戶著書者九年以
左都御史宋德宜翰林院掌院學士陳廷敬薦博學鴻儒科試列
一等授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在史館六十日撰史彙百七十五
篇以病乞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七初 聖祖仁皇帝嘗問廷敬
今世誰能爲古文者廷敬舉琬以對遂薦琬應詞科及琬病歸
仁皇帝南巡還次無錫 諭巡撫湯斌曰汪琬久在翰林文名甚
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是誠可嘉 特賜御書一軸當時

榮之琬少孤自奮於學銳意爲古文辭古文自明代膚溢於七子
織佻於三袁至啟禎而做極 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唐
宋以來之矩矱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灑澹
疏暢頗近南宋諸家廬陵南豐固未易言接跡唐歸無愧色也琬
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其敘事尤有法度一時公卿
誌表傳必以琬爲重詩則兼范成大陸游元好問之勝少年所擬
六朝三唐諸體則夷然棄之性狷介深歎文章家好名寡實鮮自
重特立之士故褒譏不少寬假琬未入翰林時其所歷京朝官雖
僚屬皆有名蹟可紀爲刑部郎援經附律務母枉縱爲兵馬司指
揮治奸民之以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陵脅人者禱神得殺

人者之主名而正其罪見路死暴尸而親爲收瘞其任滿去時民送之者溢衢巷兵馬司秩卑職冗而琬得民心畱遺愛如此再入戶部盡心句校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端皆自琬發之蓋琬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其所自得者已厚矣琬請告以前自輯詩文爲類彙六十二卷先刊版置之堯峯皆山閣歸田後十年作爲續彙三十卷又取明史列傳彙汪氏族譜及其父行略爲別集二十六卷刻之琬復取其愜意者爲堯峯詩文鈔屬門人林佶繕之惠周惕序之世多有其本而類彙遂不顯

右 國史館本傳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翰林院編修汪琬卒明年其學者爲狀以其孤書幣走京師乞銘於其友人陳廷敬曰先生治命也公毋辭予是以不辭而銘先生字蒼文又字鈍庵晚而天下學者皆稱曰鈍翁云順治中廷敬在翰林太宗伯端毅龔公以能詩接後進先生與今宰相合肥李公天馥今戶部侍郎新城王公士禎吏部郎中穎州劉公體仁監察御史長洲董公文驥及海內名能詩之士後先來會顧予亦以詩受知龔公日與諸子相見於詞場先生初見予詩大驚語新城曰此公異人也蓋是時予年踰弱冠矣先生雖以與諸公游實已歸然攬古文魁柄自立標望抗前行而排後勁嘖鋒踣堅騰蹕萬夫之上予旣感先生知己之言又方年

少志銳雅不樂以詩自命至是始學爲文先生又語人曰我固以爲異人也龔公旣歿諸子或散去或畱其後先生以戶部主事病免歸長洲廷敬嘗侍 上禁中問今能爲古文者誰與輒舉先生以對先生方臥堯峯不甞起學者又皆稱堯峯先生王公以戶部郎中 召見懋勤殿曰廷敬與俱來各以所爲詩來旣進見退甞臣問士禎學行明日改翰林侍讀自是 上銳意嚮用文學之士矣 詔舉博學鴻儒廷敬遂奏疏薦先生兵部尙書宋公德宜亦別爲疏同日以薦而余以母夫人憂去京師有司敦迫先生以來實康熙十七年也明年詔試 上親拔其文授翰林編修與修明史先生旣以道德文章爲己任由是有側目之者益思歸故山在

史館六十日撰史彙百七十五篇杜門稱疾者一年以病免而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有七始先生以孤童自奮讀書一目能五行俱下盡三徧不忘順治十一年經魁其鄉明年舉進士時進士觀政於諸曹先生以二甲得通政未幾假而歸研古纂辭一掃今文陋跡嘗慨然念前明隆萬以後古文道喪沿溯宋元以上唐韓柳宋歐蘇迄明之唐應得王道思歸熙甫諸家益追宗正派而廓清其夾雜不醇者卓然思起百數十年文運之衰此先生之志也自戶部福建司主事分司大通橋歲滿進雲南司員外尋改刑部河南司遷山東司郎中以例降北城兵馬司指揮轉戶部山西司主事差榷江甯西新倉還而歸臥堯峯也凡職事之餘觴詠之次無

時不以古文自娛而四方賢士大夫苟知文之可貴求爲金石鏤刻傳敘之作以示後裔附不朽者惟先生是歸先生因文見道務爲經世有用之學故向所歷京朝官及一再分司皆有名蹟可稱紀爲刑部郎時河南巡按御史覆奏部民張潮兒手格殺其族兄生員三春罪當死 詔法司覈議先生以潮兒母先爲三春所殺宜下御史覆訊爲復讎論引律文祖父母父母被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又引罪人本犯應死而擅殺者杖一百爲據他疑獄必援經附律務毋枉縱降而爲兵馬指揮也不變易剛直閣學某公欲并其鄰人居會鄰人之母自經死閣學欲因以重其罪巡城御史故閣學所取士也以之屬先生先生卒辨其枉誣閣學

怒必欲置鄰人於理先生毅然爭於同官同官欲上聞事乃得解
旗人與民爭縛民至司其黨數十人皆偃仰臥踞聽事中官出視
事岸然屹不動先生舉手讓眾人厲聲言曲在民當盡法若曲在
旗敢厲民乎卒直民而懲旗人關壯繆廟道士弟子爲人所殺無
主名禱於神神告以夔鞠一瞽者得其情其人匿西山中雜逮徒
黨與督索之遂正厥辜道路死暴尸者親爲收瘞笞治奸民之以
假命噬人者懲豪家奴以勢陵脅人者當任滿且去空北城民炷
香於道提酒漿送者填溢衢巷當道大官呼殿至者擠塞不得行
問之曰民送兵馬司也兵馬司秩卑而職冗士大夫左官於此往
往偃蹇不屑其事故前此無得民心至去時請畱遺愛如先生者

也及再入戶部設左右餉司先生在左司尙書王公宏祚以郎
拜侍郎晉秩正卿故嘗物色諸郎雅重先生曰君異日當繼此席
也先生亦感王公言盡心郎事句校遞年存貯錢糧得移文十四
司及右司會戶科都給事中姚君文然疏言夏稅以五六月秋糧
以九十月請下部察糧項果足充一季兵餉則緩徵實便於是先
生大集諸司窮日夜會計得存貯銀二百四十萬兩有奇以覆於
王公曰兵餉可以無虞而緩徵可行矣退而輯其遺意撰爲兵餉
一覽書成朝議格不行書置篋衍中先生曰異日有爲緩徵之政
者吾書可取而視也議民輸糧加漕贈外五米十銀爲官收官兌
法而旗弁之橫息議裁吳三桂兵餉以充國用而強藩之勢沮其

端皆先生發之分司於北則條議三闕及車戶利弊數事分司於南則上其羨餘金如干一皆洗手莅事有潔清名世徒目先生爲文章之士豈知其施於用者卓卓自持守樹立有如此哉先生性狷介雖交游天下賢人文士而庸眾人往往不悅其所爲深中者尤忌畏之以故自登仕籍前後退而閒居者二十餘年雖其不合於流俗亦先生泊然有以自樂於中也自史職歸也日手一編書窮年矻矻若爲諸生攻苦者客問之曰吾老猶冀有所得也四方賢士從遊請業者日益衆爲設科以誨之使學者悠然以得快然以解如春風時雨也世有知先生所張設於時者如彼豈知其歸而老也以其所自得使人各得其所得有如此哉以先生之才所

施於隱見之際者於世賢豪之士不無觖望而先生之所自得者固亦已厚矣惟上重念文學砥行之儒嘗論本朝人物首稱數先生則先生之所以自得者亦不可謂徒然已矣予自踰弱冠與先生遊既數年而別別而復合又別十年而先生歿始終之際先生惓惓於予者豈可漠然忘於心也哉先生先世徽州人明初葉遷蘇州隸衛官籍曾大父禱萬歷丙子舉人贈中大夫江西右參政大父起鶴贈參政公第三子有文名父膺天啟丁卯舉人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妣徐氏贈宜人先生喪父方十有一齡家貧自立爲世大儒賢矣哉子男五人長筠諸生次蘅殤次是穉監生次毅貽廩膳生次景蘇殤女四人皆嫁士人其學者顧君

希喆實爲狀賢而有文者也銘曰

生不夔皋顯且顛仕以樂行百已焉退斯進學文乃傳爲汪夫子
僉謂然五湖欽心嶽嶽賢斗杓所建四氣旋漢津海梁迴狂瀾霧
雲披抉光晶穿末流俗學相資緣取青媿白子所憐遺經獨抱老
愈專迴如一手障百川生徒婉變相後先宗鱗集翼風氣還天長
地極元會殘斯人不沒星芒寒鄙夫斯覽薄者敦光我銘石永不
鏽

右墓誌銘陳廷敬撰

汪琬字蒼文別自號鈍翁晚居堯峯學者稱堯峯先生幼孤奉母
讀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除戶部主事遷員外改刑部遷

郎中曾江南奏銷案起例奪二官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北城於京兆尤劇號難治琬當官不畏強禦多惠政大著聲跡滿漢大臣有斂手避之者簿書雜冗裁決如流朝士知之者曰汪某文士不意其長吏事如此再遷戶部主事時設左右餉司琬官左司堂官命兼攝十四司兵餉尙書王公宏祚雅器重之用才能出視西新倉得羨金上之 朝使竣以疾請告歸琬力學於書無所不闕而尤遠於六經其爲文出入廬陵震川專務疏通經傳闢身心性命之旨海內以文章大家推之而碑版之文尤盛稱於世旣歸屏居堯峯麓益讀書事著述晝夜手一編咿唔如諸生時自從游弟子外卽方面大吏躬造請罕見其面由是望逾起 今上十七年 詔

舉博學鴻儒大臣交章薦徵詣闕 御試體仁閣下 上親署名
甲等改翰林院編修 命纂修明史琬入史館僅六十日撰史傳
一百七十餘篇遽以疾請總裁者難之琬力請不已後年餘竟
予告歸歸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年終不復言出矣甲子
冬 聖駕東巡至蘇吳門在籍諸臣恭迎河干 上獨顧問琬良
久徹 御前餅餌二盤以賜還次無錫 駐蹕惠山 召撫臣湯
斌 諭曰汪琬久在翰苑文名甚著近又聞其居鄉不與聞外事
可嘉 特賜御書一軸已巳再 巡幸蘇 命鴻臚寺官 召見
行在又 賜御廚供饌及果品時論榮之其明年冬遘疾卒年六
十有七琬性卞急不能容人過意所不可輒面批折人對客談論

大聲頰發赤目光炯炯雖詩文小得失不冝稍徇以是人多嫉之士友相傳汪鈍翁喜嫚罵人然坦率冝無城府遇其服善處不難首俛至地喜獎借後進片語之佳稱揚不容口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大指如此通籍三十餘年家食幾二十年杜請謁絕苞苴敦儉素其難進易退亦近日薦紳先生所難者所著鈍翁前後類彙續彙凡若干卷歿之前三月合諸彙手自刪定益以晚年所作曰堯峯文鈔五十卷行世嘉興計孝廉東序其文以謂儒林道學史家分而爲二惟先生能貫經與道爲一而著之於文世以爲知言云

右傳宋學撰

汪琬字若文少孤自奮讀書五行俱下舉順治十二年進士觀政
通政司假歸銳意爲古文辭以起衰自命尋授戶部主事分司大
通橋晉員外郎改刑部遷郎中河南民張潮兒以報母讐殺其族
兄三春巡按御史論潮死琬爲復讐論引律文罪止杖爲據以奏
銷案降北城兵馬司指揮兵馬司秩卑職冗左官者多偃蹇不屑
意琬剛直不撓理冤誣決疑獄懲奸豪任滿去民炷香攜酒送者
塞道復爲戶部主事權江甯西新倉以病假歸結廬堯峯山益閉
戶著書家居九年以博學鴻儒 召試授編修在明史館六十日
撰史藁百七十篇出杜門稱疾踰年仍告歸歸十年而卒年六十
七琬之爲文根柢六經浸淫史漢取法唐宋元明諸大家立言命

憲皆有所本嘗自言吾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於易書詩春秋
三禮喪服咸有發明其敘事尤有法度一時名公鉅卿誌銘表傳
必以琬爲歸性伉直不能容人過失雖賢人文士交游徧天下而
忌之者亦眾自知不容於流俗故前後閒居二十餘年泊然自樂
也所著鈍翁類彙百十八卷自刪定爲堯峯文鈔五十卷並行於
世

右傳石韞玉撰

汪琬字茗文別自號鈍翁長洲人晚居堯峯之麓學者稱堯峯先
生幼孤力學能自刻苦順治乙未成進士歷官部郎會江南奏銷
案起謫北城兵馬司指揮再遷主事以疾歸鈍翁於書無所不窺

而尤粹於六經爲文出入廬陵震川閒而碑版之作尤工海內翕然推之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之儒修明史大臣交章論薦御試名列甲等改翰林院編修入館僅六十日撰史傳百七十篇遽以疾陳情總裁者難之再三請不已年餘竟 予告時年未六十自是訖其歿且十餘稔終不出山想矣鈍翁性卞急遇意所不可輒攘臂爭卽詩文得失不少假士友相箴鈍翁喜罵人然坦率無城府喜獎借後學片語之佳不難首俯至地家居弟子日進常教之曰學問不可無師承議論不可無根據出處不可無本末其指歸如此詩以餘力爲之要自屏絕恆蹊疎秀有致淮上閭百詩每肆譏評謂僅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比於山人清客然者語

涉輕薄今三復其集大致脫去唐人窠臼而專以宋爲師於宋人
中所心摹手追者石湖居士而已取徑太狹造語太纖且隱逸閒
適話頭未免千篇一律口實之來毋乃自授之隙而吳人香火情
深直奉爲不祧之祖相與鑄銅事之昔宋玉不云乎天下之佳人
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東家之子鄉
曲之言存而不論可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汪鈍翁編修居堯峯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議文章者
恆面斥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堯峯不百里延接後
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

國朝書目類編卷之二十一

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峯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峯之道尊矣

右紀聞陳康祺撰

米漢雯

米君漢雯字紫來宛平人明太僕少卿萬鍾孫順治辛丑進士歷
知長葛建昌二縣康熙己未 召試授編修典試雲南遷中允好
學工詩兼善小令書畫承其家法時呼爲小米家蓄古硯太僕物
也嘗渡江沈於水遺沒人求之勿得將解纜忽紅霞起水面光燭
天舟人索之硯隨手出焉

右事略李元度撰

黃與堅

與堅童年穎悟詩一目文二三目卽記憶年十四慨然有志於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三年讀周末諸子及六朝以上者幾盡

右今世說張維屏錄

黃先生與堅字廷表江蘇太倉州人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十八年召試鴻博科授編修遷贊善著有忍庵集錢牧齋序其詩謂長安金陵雜感諸篇頓挫鉤鎖纏綿惻愴在韓致堯元裕之間吳梅村祭酒嘗選婁東十子詩以先生爲冠十子者周子俶顧伊人許九日王巽公王虹友王惟夏王端士王懌民王次谷也

右事略李元度撰

五
十
三
二
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戴梓

耕煙先生者浙江仁和人萍居揚州謫遷遼東自稱耕煙老人遼人咸呼爲耕煙先生先生狀頗皙美鬚髯骸髀自喜於書無所不讀尤好兵家言父蒼明監軍道與海賊戰斷肋破腦不仆以勇聞先生年十二詠淮陰釣臺曰有能匡社稷無計退飢寒諸老宿皆賞之監軍獨不悅曰是詩讖也康熙十三年三藩逆命 仁皇帝命康親王率師駐浙王聞先生名禮聘之爲王陳天下大勢如指掌且曰三孽不足慮可計日擒王喜延之上座大兵勦閩賊僞將馬九玉屯九龍山我師不得進眾方議戰守未決先生曰守固不可戰亦非計誠得說九玉而降之卽用以導上策也王卽命先生

往果如所言時僞總兵劉進忠兵最盛王假先生監軍道職招撫之先生單騎入賊營夾道列戟如薺進忠方持劍啖人頭飲酒呼先生入比至足未定卽厲聲曰汝畏否先生曰我來救汝汝當德我何畏哉進忠遽無以應曰壯士能飲乎命左右持巨瓢至先生仰首擲其瓢於地曰賊眾旦夕且盡殲乃強我飲鬼酒進忠惶迫出位謝先生曰揮眾退吾與爾言進忠屏左右延入室自酌獻先生與語未淹刻大呼曰言盡此進忠俯首揮涕曰諾諾卽探懷中劄授之曰勉之勿忘今日進忠遂降韓大任以兵數萬來歸王疑其詐使先生曰君覘之先生謂大任曰爾禍至矣大任愕然先生曰君旣投誠而擁眾自衛能使人無疑乎十步之閒一夫可縛雖

眾何益祇自取死耳大任曰然則奈何先生曰釋爾甲卻爾眾隻身歸命王必憐汝是轉禍爲福也大任曰吾固欲持兩端因便取事今知之不可爲矣遂竝馬詣軍門其餘寇江機揚一豹葛如篋皆以次傳檄定大軍之討鄭國信也造戰艦需十三丈桅不可得閩督遣先生入山求木過期牙門將持軍帖至曰取首繳眾皆大驚不知所爲先生乃謂使者曰我首可爲木耶軍令不得不然耳於是日夜製機器運木下見督曰木至矣恐廢事故戴首見將軍督笑曰軍令不得不然耳初督與先生有隙欲以是中先生及聞木至乃大喜稱其才厚勞餽之十五年以父喪歸未免王趣令赴軍時臺灣尚未平製衝天礮以獻會班師遂隨王入京師見上

試春日早朝詩授翰林院侍講偕高士奇直南書房旋移直養心殿紅毛國獻蟠腸鳥鎗 上謂其使曰是中國所有也命先生倣造之以十鎰賚其使歸 上謂先生曰法瑯器中國所無也汝能思得其理乎奉 詔五日成以進西洋南懷仁謂衝天礮出其國造之一年不成 上命先生造八日成 上大悅率諸臣親試之即封礮爲威遠將軍鑄製法官名以示不朽衝天礮子在母腹母送子去從天而下片片碎裂銳不可當從征噶爾勒以三礮墮其營遂大捷在南書房時與西洋徐日昇纂律呂議不合及礮成懷仁慚且憤交謀傾之侍衛趙某有寵悍恣廷呼先生名先生叱之某叱於內 上曰爾當師之某受 詔來謁師北面頓首而項盡

赤不言而退張獻忠養子之子陳宏勳投誠爲部郎性狡鷲一日
召先生飲出家僮百餘持百棊舞庭下舞止雁行立廖翼客前宏
勳持棊酒跪曰吾將有所勾許我醕此不許死棊下先生曰爾何
事宏勳曰我欲金三千先生笑叱之曰賊是區區者安用此猶猥
爲舉棊一飲盡宏勳曰券之先生笑曰賊賊遂書券去宏勳取金
得金而不歸券索無已先生之子京恚曰是谿壑安可填拔劍擊
之誤中几宏勳怒揮捷健僕數十人入室恣掠先生訟宏勳以劫
而宏勳誣先生以捕當是時噶爾勒方捷將議封趙某與西洋人
乘閒力構之上不忍實於法詔徙關東籍瀋陽先生至醫書
畫賣文自給常冬夜擁敗絮臥冷炕凌晨踰冰入山拾榛子以療

飢年七十八卒先生性孝友好施子年四歲撫其父所斷肋曰恨兒不生是時以殺賊母周淑人嚴下嘗掌批先生先生捧母手急索杖後遂私賃杖徧諸處母怒卽自奉杖受撻終身不衰奔父喪淚灑地盡血左目遂盲少與弟行逢獬犬以身衛弟傷左股歸而不言父命持金有所鬻道逢賣女者持其女哭卽以金與之婚夕大寒雨雪謂新婦曰吾將以若奩拯凍人婦曰諾遂括釵珥諸器服一夕徧施盡新婦曳布裳椎髻廟見富商聞之爭相效活數千人幼劬書得瘵有善療者曰用艾四十九壯可愈也然奇痛須縛之先生曰丈夫死不受縛痛何傷灸背七處五臟沸聲如瓶笙煙裊裊自口鼻出終灸屹立不爲動病遂痊先生抱經世大略凡象

緯句股戰陣河渠之學靡不究悉總河于成龍得其治河十策至今多用之詩雄勁畫盡諸家所長書兼董米子四長京次亮武舉次亨進士歷官齊河知縣敦行能詩工草書與李錯陳景元齊名號遼東三老次高郡諸生早卒高子秉瑛進士歷官內外皆有聲初監軍有難周淑人奉其姑避於梓潼廟夢神以兒授之姑婦同所夢遂生先生故名先生曰梓字文開云

金兆燕曰三藩之變東南洶洶 仁皇帝赫然一怒羣寇皆殲仁義之師豈有敵哉兆燕賤不獲窺成籍悉 本朝掌故嘗往來浙東西欲攜拾舊聞而當年民獻魁有存矣茲有所聞於先生之子亨者輯爲傳俟作史者採焉亨純愨人也述其先必無贅語

右傳金兆燕撰按戴公隨康熙十九年入都係康熙十九年

戴侍講梓字文開少有機悟自製火器能擊百步外先良王南征時公以布衣從軍獻連珠火礮法下江山縣有功王承制授以道員劄付仁皇帝召見喜其能文命直南書房授侍講公兼善天文算法與南懷仁詰論懷仁為之屈心甚忤刻因誣公通東洋上大怒譴戍黑龍江後赦還卒於旅邸人共惜之

右錄宗室昭榘撰

文開剛直不阿受其挫者共倚撫之詔徙瀋陽詩挺勁有力諳

戍後尤佳

右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吳苑

國家造士之地莫要於成均前代常以清德重臣爲祭酒掌其教法政令人才之出其中者多彬彬可觀自三舍法廢入貲者得充生徒於是講肄爲虛文士子不居學舍而祭酒一官爲詞臣迴翔之地養望待遷而已罕有能淬厲振興以論造士爲己任者也今天子加意作人臨雍勸講簡廷臣有學行風節者爲之師於是歛縣吳君超遷爲祭酒君至則勅立規條痛洗夙弊士習嶄然一新焉故事國子生初就舍自司成以下凡相臨者俱操幣以見於是到監之費迨歲滿當咨部授職必視其月課中程與否而人之實在監者少於是出咨之費君曰師道也而以市道交可乎

砥礪同官悉除贄幣月課中程者立予咨不及格者執不予諸生
遂無一錢之費而課試無敢不身至者匡坐橫經講解不倦月日
課藝面定甲乙獎其才俊董其怠荒無或不勸舊制貢監生之教
習八旗子弟者年滿試吏部十人中八人授縣令二人授州倅君
日資格年勞相等何分優劣徒滋弊耳奏請以教習生兼贄禮儀
歲滿悉補縣令以塞倖門八旗子弟在官學者舊不在考校之列
君令一體考校請於 朝鄉會試量增其額以示鼓勵二事皆報
可又以前代成進士者皆勒名太學而 本朝自丙戌後缺勒
石者十八科後將何考謀於在朝次第補立又稽元明諸碑之缺
者或埋或仆發地畢出之精敏有爲皆此類也諸教習官學者得

補縣令比進士異時多挾大力出重貲以求必得比君疏行皆縣令無州倖尤爲善地會當選補君度營求者必倍甚於往年一日集諸生出袖中文告先師曰吾官可去教習不可以干求得也立試士定去畱諸生出不意無所用力得者二十四人皆寒素輿論翕然稱至公雖勢家不快者亦不能訾議也而君歸志決矣陳情請假賢公卿多力阻之天子知君公廉能實心任事將大用君君念母老求去益力自壬申擢任至甲戌假歸在成均僅二載而聲績大著當代稱賢祭酒者屈指於君斯可謂能勤其官不負任使者矣君諱苑字楞香少穎異博通今古不專爲帖括之學丙午領鄉薦第三壬戌成進士選爲庶吉士館課常冠其曹旣授檢討

館中諸撰述屬橐爲多分修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皆精覈
有體裁監修總裁多倚以集事充日講起居注官每進詞翰輒被
獎賞分校禮闈主順天武鄉試並稱至公 天子屬意嚮用自檢
討遷中允晉侍講擢祭酒僅百日異數也旣著聲司成跬步可至
卿貳而君不汲汲於榮進輒引退歸而母夫人猶強健侍養六年
乃沒自曾祖以下三世皆身自營葬繕修遠祖荒塋并及無祝宗
人之壟僅有田三十畝盡歸諸宗祠以增春祭族人貧弗能娶者
循長幼爲娶歲二人新紫陽書院集耆儒講學其中築昌竭以溉
田邑人均蒙其利性剛果不可干以私而重然諾敦氣誼素善蘇
郡守高蒼巖高沒於官負帑金累萬親故悉散去君公車過蘇獨

襍被入署綜理其簿書曲爲區畫其家得完舉主戴御史卒於官君爲之代償逋負經紀其喪歸其櫬與孤同年友金會公輩病京邸君日夕候視挾良醫手注善藥令痊乃已居鄉尤清謹足不至公庭戒飭子弟不得與戶外毫髮事品望益高中朝士大夫引領望其復出而君遽以疾卒天下聞而傷之君居黃山之陽有大好山水錄若干卷北騷山人集若干卷晚家吳門遂卒焉年六十三八世祖甯仕前明景泰朝爲兵部侍郎祖一初客固安與其令守城城破死之父曠少有雋才不遇 贈祭酒母唐氏 贈太淑人娶程氏 封淑人子四人瞻泰瞻淇瞻澳瞻原女二人適汪春滋許朝遴瞻淇今爲翰林庶吉士請假歸將葬君於故里乞余文揭

諸墓道余始拔君於禮闈知其文而已既乃得其爲人久而風節益彰冀其爲持世之人於其沒也傷痛尤甚其可以無銘銘曰
禁近之臣文學有餘試以政事或患迂疏世多英流豈乏才術孰能清修表裏若一矯矯吳君秉德之剛既果且達知圓行方奮其才藻受知 天子秉大著作衡文武士旣長成均師道是膺力砥清節玉尺朱繩陋習甚深一屐而盡士氣甚靡一鼓而振進退黜陟廓然大公勢莫之撓情無所通惟此風裁臨事乃見宜公宜卿爲國楨榦辭榮勇退不究其施言坊行表鄉邦是師正人云亡俗失砥柱澤流後昆尙纘厥緒佳原鬱鬱君藏在中山石可泐令名無窮

右墓誌銘潘耒撰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夏五月國子監祭酒新安吳公歿於家後十八年戊戌冬十月其子某等將葬公及配程淑人於某山之原貽書京師屬其門人湯右曾爲銘其墓右曾每讀前史如陽城之在太學躬講經籍諸生斤斤皆有法度旣去任而太學生何蕃等二百人爲請畱柳宗元以爲陽公漸漬訓導所致又許衡爲祭酒教人有法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旣去人皆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未嘗不喟焉歎息以爲國家興賢育才首在太學必得名儒耆德典領其任諸生徒彬彬郁郁足裨世用顧千百年間相望無幾如公者始可不愧右曾自戊辰舉禮部出公門受

公知最深悉公之當官立身亦非他比雖卑不誅尊顧念昔嘗忝
爲史官職在紀述則公恢宏醇懿之德與其陶煦長養之化泚筆
詮次以藏諸幽亦其職也謹按公諱苑字楞香世爲歙人累代以
隱德著至公王父某父某始以儒學顯公自幼舉止如成人慕忠
孝大節讀書十行並下人目爲聖童丙申舉鄉試第三壬戌成進
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爲會試同考官又爲武鄉試主
考官惟以甄拔真才爲事尋充日講起居注官辛未遷右春坊右
中允壬申升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授國子監祭酒公自入翰林
卽以文學荷殊知每奏一篇上輒稱善及被命太學公慨然
曰受恩深矣其敢不勉視事日卽以振起士風剷剔積弊爲先務

初國子生始就含有到監錢閣歲滿當咨吏部考職又有出咨錢
公曰師道也而以市道行之可乎悉禁革之奸胥有不奉法輒杖
隲月課中程者立予咨否則執不予由是諸生始知淬厲嚮學課
試無敢不身至者公道充而行完詞豐而學博風貌嚴毅凜不可
犯及與諸生匡坐橫經講解辨析色愈和而言益親朝夕寒暑無
少厭倦故士以此服公之誠率公之教久益加愛敬焉舊制八旗
子弟在官學者止講經義不與考校公命一體入試擇其能文者
獎異之由是莫不鼓舞遂上疏請鄉會中式八旗官學生比各省
例量增中額 上特允行之又舊例貢生教習八旗子弟者年滿
試吏部每十人以八人授縣令二人授州倅公曰資格年勞等耳

何分優劣適以滋弊遂奏請教習生兼贊禮儀歲滿悉補縣令亦
報可先是教習官學者得補縣令比進士人爭趨之及公又疏
請並去二州倅人益出重貨挾大力以求必得勢家要人爲請囑
倍於常時公奮然曰我官可去教習不可以干求得也誓於先師
以文去取得陸士璟等二十四人一時翕然服其至公嗣以母唐
太淑人春秋高請歸奉養執政者強留之明年再請遂得假歸公
在太學二年歲月不可謂久而道德風流衣被天下六館之士爭
自濯磨知砥礪名節之重豈非以身教者歟始公在任時少傅王
文靖公謂公日子近今第一祭酒也公去後至今二十餘年而太
學益廢弛不可問其考試教習非貨賄請託不得進寒賤之士扼

腕太息或追念公至於泣下於是益信師儒之官當務得人而彌
惜公之不久其任以去也公孝於親友於昆弟敦宗族信朋友自
會祖以下三世皆身自營葬家僅有田三十畝歸宗祠以供祀事
族人貧不能娶者循長幼爲之娶歲率二人葺紫陽書院集宿儒
講學其中築昌竭溉田邑人蒙利嘗與蘇州高守善高卒於官負
帑金累萬公曲爲區處其家得完舉主戴卒官公爲代償逋負經
紀其喪歸其櫬其制行卓絕又如此所著有北豸山人集若干卷
大好山水錄若干卷歿時年六十有三配程淑人有賢行子某歲
貢生某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皆有才名女二人孫幾人銘曰
道之貞兮不圓而方學之粹兮不晦而明俎豆弦誦兮聖人之堂

侏侏諸生兮有秩斯行觀經考古今蔚其耀光貽厥子孫兮俾熾而昌卜云其吉終允臧銘諸幽宮永其藏

右墓誌銘湯右曾撰

麟潭祭酒之卒也余哭之有詩凡四章其卒章及於進士題名碣客以爲問余荅云太學之有進士題名尙矣世祖章皇帝開科丙戌碑亭具在厥後十有八科闕焉麟潭昌言於朝凡進士見官京師或子若孫在朝列者捐金伐石眾論翕然趨恐後居亡何碑版林立矣迺按明進士自永樂至崇禎凡七十有八科唯五十餘碑存掘諸土中得宣德庚戌成化甲辰麟潭色喜或問故曰先少司馬公諱甯庚戌進士先巡按御史公諱瀚甲辰進士也已而歷

科氏名盡出而永樂首科復於啟聖祠煇得之蓋有明一代之制科班班可考矣一日獲元碑三一爲至正庚子學貢試題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各有正副榜一爲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列三甲狀元爲朵列圖漢人南人列三甲狀元爲文允中據此則知榜眼探花元代所無一爲至正丙午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從六品漢人正七品皆有正副榜鱗潭曰此亦一代典故也爲文紀之嗚呼昔人集古錄以爲可與史傳正其闕繆用傳後學庶益於多聞然揜地上耳而今乃發諸地下嗚呼才如鱗潭好事如鱗潭居官盡力如鱗潭方將有爲於天下而今則已矣能不悲哉踰年厥子瞻泰以所撰行述來乞余作家傳余誼

不可辭乃据狀而蒼藂焉鱗潭姓吳名苑字曰榜香唐有左臺御史少微者家於歙州之休甯是爲始祖十傳爲宣議疎遷歙縣之澄塘又十五傳爲司馬仕仁遷萃墟又七傳爲太學一初是爲鱗潭之大父今 贈中大夫娶鄭繼方今俱 贈淑人鱗潭之父縣學生曠學者稱前僧先生方出也今 贈如子官母唐 封太淑人人生男子四人鱗潭其長也當明崇禎時一初肄業北雍有固安令王九鼎延致縣署縣有警帶甲登陴畫戰守城破死焉方淑人拊九歲孤事八十老姑茹荼禦侮督孤學學成爲歙名士試督學李御史用七藝補學官弟子第一人遷居梅莊鱗潭自入小學輒舉止儼恪如成人十七入縣庠康熙丙午鄉舉第三人時前僧先

生方客游羅浮歸而寢疾明年卒麟潭讀禮暇博極羣書通曉經國大計壬戌成進士廷對策極論黃淮分合之勢略言用淮刷黃其說始自明潘季馴而後來治河者因之然河自宋熙甯開決澶淵曹村北流斷而南徙至南清河始與淮合前此刷黃者何水乎指陳剴切非經生家語及館選掌翰林院澤州陳公以經濟才薦改庶吉士授檢討當是時上典學稽古詞臣橐筆入直能者多所纂著大清一統志明史禮志禮經講義麟潭分纂每奏一篇總裁未嘗不稱善然亦眠食俱廢矣戊辰分校禮闈得李斯義湯右曾等十三人率知名士尋克日講起居注官冬扈從謁陵庚午奉命主順天武鄉試得張振等百十一人辛未冬十二月升

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明年二月轉左三月升翰林院侍講未浹旬擢國子監祭酒先是前祭酒去位鱗潭尙爲檢討懸數月特三遷而授斯官既拜命與滿祭酒鄂公司業席公彭公約慨然以振飭士習爲己任曰南陳北李遠人乎哉國制雍中設滿漢祭酒司業凡一切課試漢官主之後稍稍不克盡其職鄂公席公重鱗潭獨循舊制故鱗潭得行其道八旗官學生止講經不入試鱗潭令悉糊名考課文優者數以精筆良墨激賞之由是蒸蒸日上嚮學其國子生教習八旗子弟例與助教並坐後有欲抑之旁坐者鱗潭視事之初諸教習入謁則出席三揖之曰若等固諸生然視八旗子弟則師也吾不可無禮於人師及諸助教以爭坐位

爲請鱗潭曰官學教習 章皇帝所勅也豈不知助教爵尊於教習顧所教者八旗子弟師也若等其父兄也豈有父兄爲子弟延師而屈之旁坐乎聞者帖服由是教習得正師席先是大司寇翁公叔元爲祭酒建言考用貢生十人贊釋奠禮行未久而罷而教習貢生部試聽除銜頗不均得知縣者八人州同二人有教習琉球國子者亦下考臺省數以爲言部議格不行鱗潭乃用教習諸生攝贊禮徐請期滿盡以知縣用其委曲成就人才之意有如此又請鄉會中式八旗官學生比漢人各省例量增其額兼請募御書闕里萬世師表額榜之廟中疏入 俞旨允行初八旗教習之設選子弟之秀者爲官學生使教習教之期滿授職後每試取

教習奔競成風主者苦不能自主鱗潭與同官誓天公閱得陸士
璟等二十四人造請之路遂絕朝野無不悅服數十年來所未有
也官祭酒脯脩毫無所取而課試則出清俸飲食諸生不闕凡三
年如一日至今歌思之顧念太淑人春秋高乞省覲再請始得歸
歸而太淑人方康彊侍寢門足跡不出者六年郡縣存問到門往
往無報謝而經營高曾以來墓田則次第舉焉族有統宗祠舊每
歲冬至一祭鱗潭謀諸宗老置祀田增設春祭宋時有祖曰大用
者濬昌塢溉田田不一姓矣而修築之役鱗潭獨任曰承先志也
族子貧不能婚者歲捐貲爲二人婚循長幼序及之前是舉主滄
州戴御史卒於邸舍鱗潭經紀其喪爲代償責家其諸子乃得扶

概以歸大司空朱公寢疾召鱗潭至牀頭有所囑拜受命卒凡其
家事纖悉靡不周同門王進士下世孤兒來京師鱗潭於齊年公
宴日以孤兒見於廣坐釀白金可百兩又恐不戒於筦鑰或惡少
年豪宕訪得孤兒親戚召至面授之爲區畫歲可得子錢若干緡
以養其母其篤於師友之際天性然也飲人楚游者爲余言昔與
蘇州守高君巖相友善君巖沒負庫金累萬家人散走鱗潭公車
道問門徑入署清理其簿書諸負以次得完闕寇之破徽郡也羽
檄旁午巖鎮爲兵馬要衝鱗潭率鎮人具羊酒走迓大將軍大將
軍令下兵無譁居民安堵鄉人德之徽守某以虧空繫獄法不贖
鱗潭馳書廣陵趣其弟爲捐助倡守得免於法欽令孫君以棄城

落職而其初實有捍禦功鱗潭直諸上官還令職海陵吳野人詩
友也官京師時夜夢野人索棉布十丈詰朝憶夢中語寄以詩與
布野人得之曰神交哉報以詩郡有紫陽書院崇祀朱考亭蓋章
齋先生讀書處鱗潭官祭酒時請 御書學達性天額事下禮部
如所請其歸也鳩工且新其棧棟己卯暮春迎 鑾江上忽聞太
淑人有疾遄歸侍湯藥閏七月太淑人卒擗踊叫號尋與兩弟卜
宅兆寢處山林精力銷耗庚辰五月暴病遂不治鱗潭與余同事
久余知其爲人近於古之狷者義所不可輒而發赤嘗數人過人
所難堪然急人之急甚於身受纏絲悻惻見乎詞今所刻北影集
是也所居面北影故晚節一字北影山人

論曰歐陽文忠有言不獨賢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反顧
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嗚呼此余之所以拊膺而太息也雖然
士大夫之傳家以學余嘗覽娑羅堂合集及瞻淇鄉會文字則信
麟潭身教之善而亦知其世澤之遠矣陳文莊魯文恪皆以祭酒
邀易名之典於朝廷是在後人哉

右傳金德嘉撰

進士題名碑舊立於國子監麟潭先生爲祭酒稽考舊碑明永樂
至崇禎凡七十八科碑僅存三之一 本朝制科始於丙戌碑亦
列焉厥後十八科未之繼也吳祭酒謀於朝伐石鳩工樹之又令
吏掘地徧索獨永樂碑不見一日墻傾吏諱曰永樂碑得矣於是

前後井井用全一代之制

右知新錄張維屏錄

康熙朝吳君苑自檢討泮搢祭酒僅百日同館榮之然苑為祭酒
 實克舉其職宜 聖祖臨雍勸講於什百詞臣中簡一人焉為天
 下師不次超遷若以為非苑莫屬也比歲吾同郡嫻連如章采南
 盩張子騰家驤二君相繼長國學余每以鼎足孫吳祝之孫文定公教曾
時大著聲績今太學諸生以孫吳並稱 二君人品學術甚有師法亦每稱 聖祖朝
 之嚮用臣僚無倖受特達之知者

右紀聞陳康祺撰

沈宗伯德潛曰吳鱗潭司成性仁孝讀陽城責諸生歸養語曰吾

人師也身教之謂何卽日陳情歸弟兄侍養天倫之樂可知矣讀
到家詩一章令人神往詩曰巷竹猗猗垂山桂亭亭覆入門拜慈
親白髮顏微瘦薄宦十餘年懽愛類穉幼款款問中朝不私及堂
構嬌兒髮垂額及歸盡婚媾闕門孫暗窺茲客曾未覩憶昔少年
時老屋填簾奏樹下共嬉遊兄先弟隨後樹今已成圍山石還如
菴擬采南陔蘭相偕飾容臭匪敢賦閒居獻母南山壽沈宗伯曰
可參我祖東山第三章老杜羌村第一章而情事各別讀者忠孝
之心油然而興起

右述聞謔瑤錄

王詰生

王詰生字醇叔崑山人朱柏廬先生用純弟子也康熙壬戌進士官編修授職七月告養歸絕意仕進讀書敦行檢望日重兩任邑中清丈田畝事先後爲巡撫湯公斌宋公學所推重表章前哲扶持桑梓皆不遺餘力著懿言日錄張清恪稱其精深博大比之抑戒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補錄

詞臣六

茆薦馨

皇上御極之十有八年己未禮部試士得百五十人 上親策之於廷予與孫君子立茆君一峯並列一甲茆君孫君又同里同官翰苑志行相得更相善也同館之士三十五人同譜齒以雁行君在伯仲之列皆服君學問行誼醇然長者以故尤敬愛君每晨入署各誦所肄業閒語及文章政事及古今得失往復辨論權然如平生未幾予立及諸同年先後假歸或以憂去率不下十餘人始歎相聚之盛不可多得予與茆君出入過從疲馬羸僮不減席帽

風塵時期固守清貧稍自豎立以報知己此意日相劇切也嗚呼
孰謂君竟溘然耶予初識君於朝在臚傳時其後常相隨君之得
疾以次年十月臥病七閱月而捐館計與君周旋僅二載中多風
雨離索相見類多窮愁疾病半之甚矣知己之不常聚爲可痛也
君既沒其孤述君之行泣涕請銘予以不文辭則謂予與君最善
知其平生莫宜於予固以請遂不敢辭君姓茆氏諱薦馨字楚畹
一峯其自號也君先世占籍吳興自五世祖華堂公始居宣城子
孫因家焉曾祖諱鑑象山縣佐祖諱允芳屢困棘闈有所著書藏
於家舉鄉飲大賓年九十五而卒父諱遇知澈浦縣丞攝新田令
爲政有能聲于二長即君也君少英敏力學寒暑不輟誦嘗以古

人自命其叔思皇公器之年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名籍籍諸
生間所得餼金輒奉爲兩尊人歡金盡必竭力經營以佐滄漣其
大父有疾君奉侍湯藥衣不解帶暨卒襄其尊人含殮喪葬竭蹶
無遺憾激浦公嘗以孝子順孫目之郡丞龍沙李公延置署齋使
其子受學有富人夜餽百金請爲脫死獄君正色拒曰有國法在
我何敢令死者銜恨地下卒不受其生平正直類此君初娶於周
賢而有婦道繼娶皇甫氏君家貧時館於外經庀家政承奉甘旨
提攜幼弱實藉皇甫孺人及外舅廷獻公之力爲多君連喪兩尊
人皆盡哀毀無缺禮君旣屢困因游學京師水部吳君蘭次深加
禮重勸君游北雍遂改用長興故籍時大司馬宋公爲大司成奇

君文累試皆最以國士目之復困於場屋慚宋公宋公慰曰吾生平不妄許人以子之才而嗷嗷一第邪君益發憤刻勵壬子舉於北闈至己未獲雋出編修允斌沈公之門時相國馮公大司馬宋公掌院葉公副憲楊公爲總裁皆亟賞之及對策 上親覽稱善擢授翰林院編修讀中祕書時 上命儒臣纂修經史甚盛君分輯進呈獻平蜀詩駸駸望大用俄而疾作矣君暴得風疾餌醫藥稍愈能緩步人爲君色喜至四月忽復增劇遂以病請易箚前數日君夢之帝所觀競渡恍聞天語俄歸見車騎騶從數十人來迎問何往曰東嶽廟至則東顧虛一座吏白曰設此座以待公君驚寤具以語其子蓋自知爲兩楹之兆矣五日賦絕句曰半年消渴

望蓬萊夢裏君王賜，藁來隱隱龍舟競渡去，香風天上五更回。詞
致灑然越六日而逝，可見君死生之際空洞無礙矣。君自六館中
受知於宋公暨成名，念君貧甚，仍延館於家。如初暨抱病及卒，所
以拊卹之尤厚，真不愧古之所謂知己者。君所受知自總裁四先
生暨相國杜公贊善總憲兩徐公，自君病時常有周卹，卒賴以經
紀其喪。云君性孝友待人，一以誠信款曲，有終始。尤親賢樂善，讀
書不去手，文不屬草，頃刻成數千言。所著詩歌有畫溪草堂集，其
論文有曰：人生讀書必先器識，而後文章。使心境恬靜儼然如對
聖賢，則此中自有樂地。下筆亦自沛然，常以訓子君爲文，涵養深
粹而議論英爽，不羣其得力。蓋如此君素行廉潔，善自刻苦，其入

署不能具車輿常騎款段蹶躡風日中所居帷幕不周突無炊煙
晏如也嘗大暑其壁曰淡泊明志甯靜致遠君之所存如是殆未
可量而遽以病卒嗚呼可哀也已君生於明崇禎己巳十一月十
一日卒於康熙辛酉五月十一日年五十有三子二振勛邑庠生
娶徐氏元配周孺人出振旂邑庠生娶李氏繼室皇甫孺人出孫
二喜生旂出連生勛出孫女二勛出時振勛來侍疾將扶柩歸以
某月日葬君於某原之某阡銘曰

高冠義義珮玉而委蛇有煒其施實顯於邦家砥志揭揭服仁義
以爲潔良驥不繼迺躡於垓合散變化孰知其故不盡之社以庇
其後嗣

右墓誌銘歸允肅撰

右墓誌銘歸允肅撰

四

陸軍部編譯館不刊
卷三十一

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目錄

詞臣七

金德嘉

史夔

魏學誠

周金然

陸肩堂

陳遷鶴

俞長城

張明先

黃中理
車鼎晉

沈廷文

賈國維
鄧鍾岳

傅王駕

孫致彌

梁佩蘭

竇克勤

顏光敏

陳大章

唐孫華

楊中訥

冉覲祖

阿金

周起渭

顧圖河

陳璋

李姓麟

國朝通志卷之六十一 列傳二十一

補錄

車鼎晉

寶克勤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七

金德嘉

翰林檢討金先生諱德嘉字會公號豫齋湖廣黃州廣濟人祖楚濱公諱鼎赤以經學爲人師父復濱公諱之純萬厯乙卯舉人歷任興安知州明季游賊煽禍危城保障勞績最著擢知漢中府未莅任而歿先生五歲而孤與伯兄德崇事母李宜人至孝從師嚮學卓犖有志於古年十五爲諸生復罹李宜人喪時當鼎革之交楚中荒亂頻仍家輒遷徙先生與伯兄棲止茅屋風雨不蔽爨煙

幾絕而晝夜誦琅琅作金石聲學業日進歲試冠軍食餼學宮
中順治庚子鄉試公車歸里下帷授徒介然以名節自持屏絕邑
中竿牘有墨令某招致再三先生堅拒弗往久之就廷試得教授
安陸在任九年倡明正學造就人才講舍彬彬綽有安定遺風康
熙壬戌會試舉第一人制義瀉龐典雅不在先秦兩漢以下楚中
風氣開自劉穉川熊鍾陵兩先生得先生乃鼎足焉旣入翰林館
中推爲碩儒莫能望其肩項凡遇編纂職務殫思萃力若明史列
傳表揚殉節諸臣一統志分撰楚省諸郡以及禮記解義通鑑講
章鱗次就彙最夥丁卯典貴州鄉試得士二十人多名俊黔中文
風自此始闢先生品行端慤當名場馳驟標新領異之會泊焉自

守深以浮競是恥其所著作俱落落自抒胸臆儼若鼎彝法物視
夫盤視組織之工蔑如也以故齟齬不得志一旦致仕以歸同朝
無不歎惜之座主澤州陳公贈行有句云紅燭三條知己淚秋風
五色故侯瓜頻年萬事悲歌外至竟騷人楚調賒激昂悱惻情見
乎詞矣然先生林居以來坦懷任運絕無寥落曠放之氣荒江寂
寞蓬蒿滿徑斗室中圖書充塞兀坐編摩寢食不倦以復濱公手
輯自警編與宋名臣言行錄相倣得自兵燹散軼之餘珍爲笥祕
晚年更續纂元明諸賢以廣之其他撰述歌吟卷帙不下數十至
於家徒壁立口不言貧足跡不入城府幾二十年如一日蓋其明
義利之介審行藏之宜舉夫窮經考史蘊積有素者一一矢諸躬

行實踐未嘗稍斂於主敬存誠之學故能始終堅定有大醇無小疵屹爲儒林完人得年七十有八而終其門下士私謚曰貞孝先生云余旣與先生誼託同方令子啟洛又爲余在成均所拔士比及並賦閒居音書閒至商量舊學獨有蒹葭秋水之思先生題我先君志矩齋讀書圖特揭六經大義以與矩字證明其於異學之荒渺俗學之支離披繩切而指歸嚴尤足深致服膺也啟洛屬余爲先生傳故不敢以不文辭爰述其梗槩如此

論曰孔門立教曰博文約禮文禮合而後爲載道之學故程子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詞章也自長楊子虛諸體出沿及於風雲月露而文之載道者少所以宋儒特標道學以別於儒林之目夫卒

無有軼於道之名而可以言學者卽漢儒經明行修若董江都鄭康成輩未必與宋儒歧塗異轍也金先生者介於漢宋諸儒閒固可無愧設得置諸虎觀石渠邇英崇政之地俾克大展其抱負則爲世法程豈小補哉然使先生非終以潛確自居則亦無以見其難進易退之節後之論世者於是可考而知焉

右傳彭定求撰

德嘉晚年鍵戶著書時同郡顧景星張仁熙劉醇驥往往追摹秦漢宗尙王李嘗歸有光爲秀善婉媚德嘉獨不爲高論力摹韓歐雖閎肆博贍遜於國初前輩而先民矩矱彷彿猶存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先生作朱陸異同考謂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集羣賢之大成者
朱子又謂姚江之徒龍谿緒山假尊師煽羽翼土苴傳注糟粕前
賢末流乃有何心隱李卓吾潑蕩潰決此豈姚江逆料所及哉又
謂天下非無才之患有才而不遜志於學則大患所論皆守正而
持平而先生生平之宗旨亦於此可見矣

右松心日錄張維屏撰

史夔

史夔字胄司江南溧陽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胄司之詩當時不必有赫赫名然迄今讀之意足韻流無一閒句閒字得唐賢之三昧者也臺閣而不涉應酬山林而不入寒瘦足覘詩品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宮詹扈從 北巡著扈 蹕集典試兩浙著章臺集分理河工著觀濤集祭告南海著扶胥集

右潤故張維屏錄

蔡翁精于平之學史胄司訪之蔡告以生一孫推其命若遲一時

則大賈史叩其日時大驚曰予今歲得子正其月日時也蔡曰此
兒必入閣卽今文靖公也康熙辛酉胄司攜眷入都泊舟水驛生
子聞鐵工家亦生子問其時正相同心識之後文靖已官清禁胄
司南歸復經其地訪之則門宇如故一少年持斤斧操作甚勤問
之則辛酉某日生者也公思之竟日旣乃悟曰此四柱中惟火太
盛惜少水制幸生舟中得水氣補其缺若生於鎔冶之地則以火
濟火全無調劑矣

右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魏學誠

康熙乙卯先君子銓知山西清源縣同考布政司試得肆禮士四
高平澉洋牛先生介休李先生清源王先生其一蔚州諭德魏一
齋先生刑部尚書敏果公冢子也敏果公時任戶部侍郎清望蓋
天下洎先生來謁縣署丰格玉燭雅談紛屬先君子喜甚命大文
曰侑餐而亟駕語同官曰僕雅不謬知人已未澉洋先生中禮部
試式先君子謝博學鴻儒試秋引疾歸壬戌先生年二十有六繼
中式成進士癸亥先君子卽世先生爲位暨文而哭之慟是冬試
內閣辦事中書舍人甲子侍敏果公歸里日宿寒松堂佐輯儒宗
錄知言錄庸言凡數十卷不復有赴銓意洎癸未 天子西巡先

生例迎道左 詔改翰林院檢討旋晉詹事府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是時李先生正代州學澱洋先生銓知廣西灌陽縣王先生繼知山東臨淄無何澱洋先生卒於灌陽李先生卒於代王先生亦以耄疾罷獨先生里居十有四年至是而年猶未耆家世清嚴班行屬目旋總裁歷朝詩館勤其業乙酉主貴州布政司試復 命 詔提督江南學政丙戌禮部試復 特命同考偕黔省胥稱得士復 詔充端敬講官當是時先生四年侍從三 命司衡而寒松之思雅未嘗一日少釋也泊莅江南振淹滯蒐才峻昕夕無停晷又三年而鬢髮胥白大文倦游歸間用諸生禮謁把卮道歲月暨牛李王三先生遊從之雅倏已三十四年矣輒爲慨

然者人之己丑先生以劉太宜人憂歸壬辰冬大文入都時先生
需次於李氏園復獲祗謁乙未春歸亟詣園別先生曰僕業決歸
休計恐不復把晤是秋寄示魏家泉記憶泉詩暨十對詞蓋年五
十有九歲矣戊戌大文復入都再謁先生而先生歸歸而久不復
至都庚子先生次子繹中布政司試式辛未來試禮部而大文遽
聞先生病病而繹遽歸而先生病業以革且不復晤矣嗟乎五十
年師友相知之誼一旦愴訣而先生子董煊暨繹專使慚誌先生
墓大文奚忍辭謹按狀先生諱學誠字無僞號一齋世居蔚州之
邢家莊後徙於城曾祖祖胥 誥贈資德大夫刑部尚書考象樞
敏果公也順治丙戌進士事具 國史妣李氏 封夫人生母劉

氏 封太宜人先生生而警穎七歲工詩博覽強識誨弟學讓學謙學謚學訥胥有師法學讓學謚胥中布政司試式學謚知貴池縣學訥餼於州學娶賈氏甲午舉人知渭南縣時泰女卒 贈宜人繼 封宜人賈氏卽前宜人妹也副室門氏盧氏子五人董煊學謙子而序居長繹中鄉試式者也素大同府學生潔府附學生綬女一適府附學生李若霖孫六人松封松壽松筠松年松林松貞先生生順治乙酉九月二十六日卒今辛丑二月十一日年六十五歲以五月十二日葬於州南之逢駕嶺敏果公 賜塋之左前宜人合祔焉先生勇於義好拯人之急嘗請蔚州廣昌改本色爲折色獲允力拒弁丁園田土事獲釋倡隄環郭壺流河而水不

爲暴里人胥德焉其事敏果公也當公長西臺百僚震悚先生實
飲之公晉大司寇日研讞詞誦案牘以竣公之裁折故先生雖用
文儒進而雅諳吏才公巡撫直隸先生策衛以從時啟委巷閒情
僞嘗直知柏鄉縣邵公嗣堯於獄其事尤偉公出或袖金玉器玩
突排戶置案上值累千金先生亟擲戶外日而何人敢玷吾家案
語尤聞士大夫間嘗語董煊素曰敏果公奏疏雖祇温室之戒然
稟本胥出吾手當時有科不鈔部不知而關機務尤鉅者他日當
爲而曹語然則先生之所以推大議剖大疑以依公汲宋之列而
益章 聖天子臣鄰弼直之義於千萬禩者其識益遠矣大文旣
廁先君子知先生之顛末而復述先生之所以依敏果公者並系

以銘辭曰

黃瓜之堆朱邪之臺壺流載涌逢駕載聳若有人兮霞披颯擁水
曲山支以昌其詩

右墓誌銘儲大文撰

周金然

中允工書法告歸時以平日所書進呈 聖祖製五言十二韻褒
之

右江蘇詩事張維屏錄

金然與施閏章宋琬遊其才思格力亦介於二人之間

右四庫提要張維屏錄

按周公字廣居號廣庵江南上海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洗馬有

廣庵全集

陸冑堂

澠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各充纂修官修明五經史鑑公輒與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調官公里公喆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琢辭以示來者且亟請於余謂曾附譜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冑堂字遼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楫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旁及天文地理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喆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

子次卽公之父 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袞字山補公性儻
多大略妣 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卽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
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闕凌厲
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授歲貢生
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穎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
試第一人是科 皇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 親拔
第一優獎甚至及 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
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
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
衡以至陪侍螭頭入直講幄皆不循年資超擢且疊荷 天語褒

嘉兩謂閣臣曰陸有堂學問甚優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 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掌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撰擬闕里孔廟碑文及試瀛臺諸作纚纚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鮮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之先者固宜備膺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愛護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婿貧不能娶者埽館迎

之宗族戚友餽遺賙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宋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勲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敷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鑑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儻以余言爲不欺其尙有考於此也夫爰撫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千秋馬蹏得意入鼇頭經天奎璧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猗歎休前途遽爾阻驂驪曰

付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
其邱

右墓表張伯行撰

陸行堂字窳升才氣磊落自喜康熙乙丑會試殿試皆第一由
修撰選侍讀卒官國朝連擢會狀者始黃岡劉克猷次則韓慕
廬彭南酌而窳升及王樓村彭芝庭汪潤民繼之皆吳產也世推
科名盛事云

右事略李元度撰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二

陳遷鶴

陳遷鶴字聲士先世泉州安溪人徙郡城父洪圖天啟丁卯舉人
三爲學官祠詔安名宦遷鶴舉康熙十九年鄉試二十四年成進
士選庶吉士年五十矣孫在豐徐乾學李光地相繼爲館師咸重
其文學二十七年授編修遷鶴耽精著述嘗爲太極無極說曰周
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異端者流竊此爲
空虛之說至理晦焉愚謂天地之道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天
地者人心之妙亦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人心者必曰有物立
乎動靜之先思之不得其解遂以冥漠無爲者當之是爲佛老張
其幟也夫天地之道純粹精也所謂太極以其純粹者而動萬物

生焉得名之曰陽以其純粹者而靜萬物成焉得名之曰陰太極
卽在陰陽中也人心具仁義禮智之全德太極也靜而斂精固神
陰也動而舉事宜謀陽也太極卽在動靜中也是故陰陽者生成
之氣也太極者生成之理也氣行理周先後無次然天地將生萬
物始有溫氣將成萬物乃有肅氣理先氣後無次而微有次者也
生者出也因時呈見之謂旣不得謂陰陽本無因太極始有又不
得謂有生於無太極乃無也遷鶴疑胡安國春秋傳深文臆說未
盡合聖人之意因讀韓愈詩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及言春秋
據事迹實錄而善惡自見怡然有得乃上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
窮討端緒而條辨之其言日記曰春秋之失亂非聖經錯亂難讀

釋經者亂之也多立義例前後矛盾甚且自立意見鑿空議論屈
聖人之意以就已又致深文春秋爲鑄鼎之刑書是經之不明傳
害之也傳能害經而紛紛然曰求之諸說戈戟橫生與經爲牴是
重其害也程子云因傳以考經之事蹟因經以辨傳之真僞愚謂
學者且潛心聖經如隱公不正卽位之禮知桓必行篡弑之逆公
薨不地公卽位隱公不葬卽知桓之爲弑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
錫桓之命不書天卽知春秋正桓之罪此不待傳而明者也齊侯
逆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卽知桓公必有夫
人之難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卽知夫人與聞乎弑築王姬之館
于外公及齊人狩于禚卽知莊公之忘父仇夫人如齊師會享齊

侯卽知莊公不能制其母夫人不與公偕至卽知其後必有司晨
之禍亦不待傳而知者也閔僖不書卽位夫人姜氏孫子邾公子
慶父如齊卽知慶父弑二君而夫人與聞亦不待傳而明者也鄭
抗王師衛拒王命荆伐鄭入蔡以蔡侯獻舞歸舉中土之大而侮
於荆蠻則知天下不可無霸主故北杏之會崇獎齊侯無論衣裳
會九召陵伐楚爲聖人所褒卽城楚邱伐山戎亦聖人所予傳或
譏其專或譏其勤兵於遠者過也齊侯沒而楚勢張執宋公敗宋
師于泓伐宋圍滑公子遂如楚乞師舉諸姬南向從楚則知天下
又不可無霸主故侵曹伐衛卽書晉侯踐土之盟功繼九合城濮
之勝威逾召陵傳以爲詐敗而譏之者過也晉文沒而秦虐興其

滅滑也凌諸姬之漸也殺之戰彭衙之師紹霸功而嗣文之烈經
有襄辭何以知之以秦伐晉書人晉伐秦書爵知之而傳貶之不
少怒者過也晉襄歿而靈公不君景厲微弱楚燄大熾莊王挾其
雄心猛氣主盟辰陵敗晉師于邲圍宋圍鄭迫王郊而問鼎春秋
惡焉悉書於冊以著其惡傳乃以殺陳夏徵舒而進之不知春秋
書楚人抑之也何也僭王之人不得操討賊之柄予之者過也晉
君州蒲弑而楚日爭鄭中土受其蹂躪天下又思有霸悼公三駕
伐楚而楚不能爭桓文之動再振會于蕭魚志其盛也然衛侯出
奔不能定卽知霸業漸衰繼以平公懦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
其君卽知其不能攘楚將與楚爲和有宋之會卽知其有虢之會

有虢之會卽知其有申之會有申之會卽知其必滅陳卽知其必滅蔡晉人無辭於諸侯卽知其必有厥愆之盟必有召陵之侵然盟愆欲救蔡而不能會召陵以求貨不得而歸晉霸遂衰不競於楚然囊瓦貪而不仁則知其必有起而害楚者而吳師陳於柏舉柏舉敗楚入郢卽知必加兵於山東之大國而有艾陵之師既有艾陵之師則知必與晉爭霸而有黃池之會數勝莫救不戢自焚則知有於越乘其後而春秋以獲麟終焉孔子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紀其終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中間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奧蹟難知揭其大要莫過於正名分明王法而已是故荆楚雖有小善紀其事而非進之也以其僭王之罪大也君雖無道非人臣

所得弑也以天澤之分不可踰也紛紛戰伐總以王法爲斷能尊
周而攘楚斥秦敗狄者皆予之也以恩怨別曲直者私情而非王
法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益挈大權以歸天子而非孔子自爲
王視孔子太高儼然奉天命行天討袞冕南面而黜陟辟公恐孔
子不敢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春秋立法甚嚴而待
人甚寬刑人殺人則人動輒得罪至於無所容恐聖人意不
如是刻也春秋之始惡有盟誓其終也患無盟誓惡有盟誓者忠
信薄而人心疑紛紛然曰尋詛祝瓦屋石門所以謹之也患無盟
誓者約會寡而人心散天下將尋於交質子于鹹刺陵所以歎之
也且春秋之始傷天下無王其終也傷天下無霸傷無王者爲天

子威福下移列侯敢抗衡王室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王人子
突救衛聖人之所痛也傷無霸者方伯微弱不能翼戴天子勢至
列國自相强大天王將降號稱君會于黃池會于橐皋會於鄖聖
人所不忍言也然而所謂五霸者乃大彭昆吾豕韋齊桓晉文而
非宋襄秦穆楚莊也宋襄不成乎霸秦穆以伐天子之方伯而霸
之楚莊以勝天子之方伯而霸之則是推跋扈者爲雄長而非春
秋書王法之旨矣又曰讀春秋至中途輒廢然而返未有能終卷
者以傳例參差故傳例貶則書人褒則書爵隱桓之初尙有可憑
其後不應書人者亦書人不應書爵者亦書爵傳會穿鑿曲爲之
說學者思之不通乃疑而掩卷矣竊以人字之例有微者而書人

有將卑師寡而稱人有非天子之命大夫而書人有進之而書人有眾而書人啖氏曰一字可徧施於諸例惟人字不可一律拘也至於書爵有中國無霸而忽有霸不得不書爵以正其號北杏卽書齊侯侵曹伐衛卽書晉侯是也霸主多書爵示別也有中國無霸而荆蠻主盟不得不書爵以紀其變而志其橫孟與辰陵之書楚子紀變也伐陸渾之戎入陳伐宋圍之書楚子志橫也盟宋會號而後南北二霸矣欲貶之不勝貶矣不得不從其舊號以著其實所云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會申書楚子此後楚皆書爵著實也楚熿而吳興聖人待之亦然柏舉之戰旣書蔡侯不得不書吳子黃池之會兩霸爭衡不得不書吳子此皆直書其事而美惡顯

然必欲穿鑿而爲之說曰書爵以予之然則伐陸渾之戎犯天子之疆而 出書爵亦予之乎論春秋無誅意之法曰立此說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邾如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魯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抉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漢昭烈治成都天旱禁釀吏搜人家得釀具欲罪之簡雍與昭烈行於郊遇一男子曰此人欲淫昭烈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以意誅人與有淫具而誅姦正相等耳自傳經者剗爲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於是有缺望之律有腹誅之

脩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彼蓋假託於春秋而不知春秋無是法也論春秋無治黨與之法曰虞書曰罰勿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有立爲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相朝力辨其不然蓋儒者立論宜依忠厚況經意所無豈可以經意穿鑿而附益之哉秦漢以下一事而逮及千人百人明太祖於胡藍之逆殺人數萬皆黨與之說爲之毒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傳經者不必過爲張皇也春秋作於魯哀十四年已往之亂賊並不知後有此書同時之亂賊未嘗見此書何懼之有聖人正三綱植五常使君父之分懸之日月而昭然萬世臣子皆有所

畏而不敢動於惡則懼之也至於助惡之黨何國無之誅之不可
勝誅亦止昭明其法使後人觀焉知黨同之人與亂賊並勒在丹
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將戰兢懷慄而謹於所附則懼之也春
秋撥亂世反之正恃有此法而已如傳之意似孔子欲取二百四
十二年之亂賊起九原而親刃之若晉明帝之追戮王敦也又似
孔子終日忿懣鄰國之君有能討賊者即進諸皋夔之列不討賊
即欲加以其驩之誅亦非也論春秋悉憑赴告曰左氏詳於事蹟
公穀精於義理而左氏亦有高於二家者不書不告也折衷乎是
而後儒揣摩億度之論息矣啖子曰列國至多若盟會征伐等事
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數卷况列國之事乎歐陽子曰聖人

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表
皆篤論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又曰春秋
之時天王號令不行胡文定每於經中書戰輒云上告天子譎矣
猶末也莊十六年齊桓同盟于幽中國始有方伯前此未有也若
論强大齊爲之首桓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胡傳云下告方伯則譎矣文二年春王二月甲
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當是時晉襄公卽方伯也亦云下告方
伯尤譎矣遷鶴以詩之雅頌毛詩朱傳間有同異大旨不甚相遠
惟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學者雖宗
朱傳而序說不可不知也論之曰毛詩傳最後出自唐太宗命孔

穎達作正義遵之數百年無異辭朱子起始與小序牴然卽其前
後考之二程張子聞知大賢朱子所私淑也論詩而用序楊龜山
朱子淵源所自也言詩亦用序胡文定朱子之前修也傳春秋引
詩一依序呂東萊與朱子同時亦謂毛詩之義最得其真後起大
儒爲真西山服膺朱子者也引鴛鴦之詩而依序黃勉齋朱子門
人也引風雨之詩而依序文相國引菁莪之詩亦依序至於馬貴
與護序尤力辨之尤明且詳曰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
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今日竟棄置不講矣爲功令懸
朱傳以取士卽精通毛詩於科舉無所用然而窮經之儒與好學
深思之士著爲議論載之文章動稱序說豈非馬貴與所云不可

廢者哉六籍經秦燔之餘詩以諷誦獨不絕漢初去古未遠諸儒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出自子夏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有以爲國史所采錄亦未有定據而史記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序自正風雅頌與夫忠臣孝子諸篇而外凡云刺淫能令讀者發其媿恥所謂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爲詩人之忠厚凡云刺詩能令讀者生其畏懼所謂邦之杌隍曰由一人爲詩人之忠君愛國合三百五篇皆可施於禮義也苟可施於禮義矣雖文字參差何可廢哉今治詩之家終身不見毛序甚且以不宜場屋與稗官小說同類而觀之吾故申明其說俾知六義之傳其原有自爲不可廢而非敢

與朱傳牴牾云爾歷官至左庶子年七十請告歸猶勤勤改訂所
著書不輟也遷鶴勇於行義福州常氏婦未嫁其夫陳國勳得罪
長流山左常徒步入門養姑七年遷鶴聞之爲募金贖其夫歸海
上軍興泉州有里長大當之費胥役恣爲奸利每致破家沿及承
平此風未息爲言於總督興永朝革之鄭成功據臺灣濱海居民
避賊徙內地名其田土曰界外悉不賦之比臺灣平有司按籍徵
科歲久莫知其故業民以大困或挈家流亡遷鶴請於有司就見
耕地履畝定稅界外之人甦焉其有德桑梓多此類卒年七十六
著易說十五卷尙書私記一卷毛詩國風釋一卷春秋紀疑三卷
春樹堂文集二卷子萬策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

士精研算術有館閣絲綸近道齋集萬策從子亮世孫科捷並入翰林郡中號爲清德門戶科捷官鴻臚寺卿有志道齋集

右文獻徵存錄錢林撰

中華書局影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藏書

三

俞長城

俞君長城字桐川浙江桐鄉人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工古文論古尤有識四書文獨闢畦町嘗選制義百二十家始王荊公迄國初諸老每家各爲小序允爲大觀

右事略李元度撰

按俞公一字甯世著有可儀堂集據國學題名碑係康熙乙丑進士

五章
卷之六
行
年
下
二
一

三

張明先 黃中理 車鼎晉

張明先字雪書湖南安鄉人康熙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
直南書房晉中允典試江南視學廣東所得多知名士明先工爲
文有古作者風力著後樂堂宦橐洞庭文集年七十餘卒少後有
黃中理字文在湘潭人寄籍善化三歲授孝經論語默識不忘甫
成童卽以博識名康熙甲戌成進士選庶吉士以父老乞歸養搆
觀稼樓讀書其中足不入城市二十餘年巡撫趙申喬嘗訪以時
事中理言長郡田賦太重民力未堪申喬納之竟勻減其半著觀
稼樓文集陸舫詩集車鼎晉字平嶽邵陽人給事中萬育仲子康
熙丁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壬午典廣西鄉試以父病假歸越

三年父卒時 大駕南巡開書局揚州選詞臣校輯全唐詩以開
晉居金陵因 特召與焉隨傳試恭和 御製回舟青州是夜甘
霖大霑原韻詩成拔第一明日 上召詢其父病卒狀甚悉 諭
令卽葬江甯全唐詩成在局諸臣得邀敘擢開晉獨以居喪固辭
服闋督學福建請增各邑學額而以尤溪爲先蓋朱子誕生地也
請增祀朱子門人黃幹陳淳於兩廡檄毀三教祠而斧其書板闕
人悅服爲生祠祀之任滿奉 命濬河閩人士復輸數千金助其
費工竣歸養母不復出著四書辨體及審音考異天竹山房詩集
十卷雜著十二卷卒年六十六

右傳李元度撰

沈廷文

賈國維

傅王露

鄧鍾岳

康熙戊辰狀元秀水沈原衡廷文年二十時父仲霖於大兵入粵時被執監禁廷文哭訴軍府得釋年已七十矣及廷文官修撰爲介壽徵詩同里陶越作引言有孝子身經百險幸觀止於鯨波鱗沫之餘孤臣迹越千鄉正傍徨於電閃沙驚之候之句都下盛傳又高郵賈國維以工書侍內廷食俸 聖祖嘗以內翰林呼之舉順天鄉試以冒籍被劾蒙 恩賜復丙戌科會試落第又 特賜進士一體殿試遂以第三人及第異數也會稽傅玉筍王露康熙乙未翰林歸田四十年以著述自娛年踰八旬尙能揮翰乾隆初年 上眷注舊臣 恩加宮允儒林榮之聊城鄧悔廬鍾岳康熙

辛丑狀元工書法友愛諸弟或暮歸過時必俟於門諸弟不敢夜
出鄉黨重之

右記余金撰

孫致彌

孫致彌江蘇嘉定人明登萊巡撫元化之孫幼貧力學工書得董其昌筆法詩則跌宕流逸康熙初被薦以太學生 賜二品服充朝鮮採詩使十七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因邑民漕折事牽累去官久之得雪以原官用四十一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庶常典試始此尋授編修累遷至侍讀學士卒詩藁散佚張鵬舛得其寫本選刊之爲杖左堂集六卷詞四卷續集三卷

右 國史館本傳

孫致彌字愷似自號松坪世所稱松坪學士是也嘉定人爲明登萊巡撫大東公之孫公坐兵變論辟其本末具明史學士幼丁家

難稍長卽能樹立旣落魄不自聊發憤讀書不數年而名滿都邑
大東公之建牙海上也幕下偏裨多奇士入本朝皆以勳爵顯
有以學士姓名聞當宁者召試稱旨遂以布衣賜二品
服充朝鮮採詩使臨軒策遣士論榮之旣成進士官庶常會邑民
起折漕之難連染去官禍幾不測中外大臣頗有爲之地者獄稍
解猶頰繫經年乃得釋今所傳西臺和蘇諸詩蓋皆彼時所作悱
惻纏綿擬諸離騷二十五矣復官再晉秩以侍講學士卒於京邸
學士半生坎壈而襟懷灑落不稍挫於憂患之餘著書滿家願獨
以有韻之言名當世常熟馮定遠題其集曰蠶吐五采雙雙玉童
樹覆寶蓋清談梵宮蓋做黃絹幼婦之意謂絕好宋詩也然學士

嘗自言某詩從劉隨州劉賓客入今集中七言律最夥婉麗和諧
誠入二劉之室至五七言古體則又排冪淋漓瓣香蘇陸絕非大
歷貞元蹊徑孤行己意轉益多師作者既得魚而忘筌讀者亦何
必刻舟以求劍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康熙十七年 上命一等侍衛狼曠頒 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
吳人孫致彌爲副奉 命采東國詩歸奏致彌撰朝鮮采風錄詩
甚多不及備載錄其送詔使還京詩序云 皇上紀元之十七年
戊午上駟武備二大人頒 大行皇后諡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
寡君債命之託馳逐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 帝命

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
惟是飲冰之行莫有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歉公私未立
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人大加盡傷一革浮費所索惟詩文與
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囊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
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 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
曰正大光明者卽 先皇帝筆 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
慎勤者 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真可
以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酬
庸 錫予蕃庶最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鯁生非蒙
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

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入徵詩若序要作他日
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
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敘
其槩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其警句云紙上風雷
隱臺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未署伴送使廣州後人
歸巖李元楨

右記余金撰

梁佩蘭

梁佩蘭字芝五號藥亭廣東南海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六瑩堂集

藥亭童時日記數千言通五經百家之學順治丁酉鄉試舉第一時年二十六詩名已播海內戊辰成進士改庶常次年假還清溪自好流覽名山與諸名宿唱酬主持風雅新城王士禎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皆推重之

廣東通志

藥亭養馬行以贊頌之筆寫風刺之旨此種詩前無所承後無所繼應是獨開生面之作

國朝詩別裁

右詩人微略張維屏錄

類名不細

元孝藥亭兩家古詩音節神理皆從古樂府得來元孝沈鬱藥亭
仇爽又各因其性所近也

右聽松廬詩話張維屏撰

寶克勤

寶敏修名克勤河南柘城人少勤學讀書每過夜中稍長徧治諸經聞耿介石傳蘇門孫徵君學從之嵩陽居五六年入京應禮部試謁湯文正公日夕請業錄其語以自檢文正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敏修就教職得泌陽教諭泌陽地小而荒人鮮知學敏修爲立五社學設之師各置規過勸善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學授以孝經小學次及四書五經暇則齋居讀書館粥不繼宴如也康熙二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丁母憂歸學者踵至於柘城東門外耕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於時四方學者自嵩陽外獨朱陽爲盛矣服除入京授檢討 聖祖命諸翰林作

楷書敏修書學宗孔孟治法堯舜而其要在慎獨 聖祖器之尋
以父老乞歸日與朱陽學者優游講習溫故知新反躬自得立家
規著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多切於內行居頃之方侍父食氣逆上
危坐而逝年六十四

右述彭紹升撰

先生父大任邑諸生爲學以不欺爲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
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篝鐙默誦少
長徧治諸經時孫徵君旣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
非父召不歸其以檢討告歸也父趣之入 朝踰年竟歸蓋痛母
深不忍久離其父也家居時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

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歿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齎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卒年五十有六按彭紹升述六十有四先生敦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酒茹葷世稱其盡禮子三人容端容莊容邃皆舉人能承其家學柘城有專祠

右事略李元度撰

按公子容端邑增生學嚴慎獨前卒與祖大任俱視鄉賢

柘城竇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奧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為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為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

河南縣志卷之十一 詞臣七

七

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開闢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詳加考訂闡繹且會眾說而爲之折衷刪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朱子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子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

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柏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己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

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
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
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
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
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
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
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辭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
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
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
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

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
徧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
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
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閒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
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
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
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
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
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做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
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

國朝書目類考卷之二十一

三

讀五經性理人皆與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尋
樂堂家規日錄等書

右學案唐鑑輯

顏光敏

顏督學公諱光敏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生而奇警儀觀甚偉少孤師其兄吏部公喜讀春秋傳國策莊騷太史書謂餘鮮當意者好沈思孤詣當其專精寒暑飢渴風雨不知也故其爲文抉幽出險劍拔弩張無與人同者康熙甲子舉於鄉其冬天子幸闕里釋奠至聖助祭者特恩卽授職公當得宰縣不肖就越三年戊辰登進士第入翰林授檢討講官缺上憶公名召問其家世及幸魯時事喜甚遂補日講官起居注主浙江鄉試所拔多寒賸會學臣當遣禮部列名以請是時天下惟直隸江浙有學院例以閣部大臣爲之上意在公也顧問曰翰林未開坊者亦可乎部

臣曰簡在 聖心耳遂以公提督浙江學政編檢爲學院自公始也浙人士聞公再至皆延跂鼓舞公益自激奮思捐軀命以荅主知經請謁嚴校束芻粒米不以累有司閱文每夜分乃寐至積勞嘔血不少懈訓士如嚴師慈父士氣騰踊文風丕變所跋之牘琅琅可誦浙中文遂甲天下天下莫不求而讀之後先所得士亦皆耿耿名海內爲人所指計時有攝郡者餽公以私不見應欲掎摭他事以動公公發其奸將疏劾之其人跽門哀請至再三乃舍之士論快焉處州郡邑以催科凌轢士類士不堪聚哭於至聖廟不赴考郡守乞嚴懲之公大言曰吾拜疏後盡禿治之矣守令大惶懼退扶其吏胥勾學博爲諧講以謝諸生吐氣其培育膠庠類

如此然公是時已病甚矣三年在官雖舉主恩門不少徇顧大逆
諸貴人意多睥睨之者中朝近要又不能尺寸餽遺不肖者往往
爲蜚語欲中傷公文吏吹索以簿書微疵鑄二級公夷然不芥蒂
瀕行巡撫線一信來祖送直入臥室見篝鏡敝幃文籍外無長物
太息而去抵北新關樵使擬畱難之假拜謁入舟窺其裝見數敝
篋無肩鏹者乃錯愕愧謝及復命遂引疾 上嘉公廉慎特命大
學士宛平王公熙視疾傳 旨慰諭不忍聽其去以篤 聞乃得
歸明年戊寅三月卒於家兩浙之士聞公歿皆行哭失聲貧者至
質鬻以爲佛事士有請祠公名宦者當事遲之至爲士所訟公所
建立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公神悟非常從琴師學崇朝盡得其曲

折初習射不中不歸食至日昃遂發五中三其生平用心至危苦
故以傷生也性純孝每侍母朱淑人輒依依不能去在翰林時貧
甚母憐之不往公欲棄官歸乃得迎養焉友人贈詩有每向高堂
憂菽水何嘗太史不簞瓢之句其人可想見也公臨危顧影自歎
曰我竟作如是已乎事母未竟報君未能死不瞑矣累息而絕其
不忘忠孝如此公服官早又年止四十有所撰著皆無成書子肇
亮嗜學文有父風將遂公之志焉

右傳李克敬撰

陳大章

陳大章湖北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深於毛詩著詩傳名物集覽十三卷徵引極富可資博覽

右 國史館本傳

黃岡陳先生諱大章字仲夔號兩山進士著詩傳名物輯覽十二卷先生於毛詩用功頗深所作集覽本百卷凡三易槩而後成此卽其摘錄付梓之本凡鳥二卷獸二卷蟲豸二卷鱗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蓋尤其生平精力所注也其中體例未合者則如釋鶉之奔奔引莊子之鶉居列子之性變以及朱鳥爲鶉昔子夏衣若懸鶉釋雞棲于埭引列子之木雞呂氏春秋之雞跖漢官儀之長

鳴雞體近類書有乖說經之旨然其徵引既眾雖精駁不足亦多識之一助也

右學案唐鑑輯

唐孫華

先生姓唐名孫華字實君江南太倉人也居臨東港別號東江晚
又稱息廬老人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者震澤分流入
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
也人亦稱東江先生先生之言曰性靈天與學問人取不可偏恃
而相抵拒也蜃吐氣爲樓暫與目謀鏤冰凜雪見睨則滅庀豫章
聚飯甌儲丹堊苟無慘淡之心雖大匠可得而妄作乎故日讀大
家之文而襲其形貌不可謂之文日誦名家之詩而摹其聲調不
可謂之詩必也根柢經史貫穿百氏融會變化一以我法御之大
風濟而眾歎應秋水至而百川知庶乎可以云爲文爲詩矣九歲

直隸三才集卷之二十一
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稍長從朱昭芑先生遊十七歲補
博士弟子員三年兩試恆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兩派曰慎
交曰同聲各植門戶張旗鼓而慎交差盛爭欲致先生慎交得之
而彌振里中張氏有學山園邱壑絕勝主人延先生坐園中順康
之閒文風初變操選政者輩出無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
視行否分贏絀先生乃哀名流傑構評隲爲學山園選本自是而
諸本悉廢雷行風動業科舉者人抱一編若金鍼寶筏熟其程度
取青矜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顧浮沈諸生中且三十餘年省
試入場屋常自晦匿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字者竊窺先生卷端
見籍貫姓名驚曰乃唐夫子耶招手相告語傾號舍聚觀羅拜請

教益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崑山徐健庵司寇一見禮重握手咨嗟既而曰君太倉一人太倉故吾崑之分地也弇州梅村軌轍相續而又有君移吾崑地脈令震川孤時健庵以文章聲氣籠蓋一世海內名士奉爲宗工既盡出所輯經解付門生納蘭容若校讐而梓之輔注疏而行十餘年矣謂先生曰惜未與君一商推也納蘭容若者北門相公之子也負軼才不永年有弟納蘭愷功方求知名士爲師而先生方客長洲宋文恪所會文恪薨北門相公遂禮先生而致之賓館愷功年富志銳慧辨過人每舉史傳僻事疑義以相質難先生引端竟緒畬無畱滯大叩大鳴小叩小鳴愷功心厭氣折後位至六卿久長翰林其視諸翰林莫先生

若者先生解組後存問不絕爲刊詩集若干卷晚年寄草堂資而先生始有息廬之築當丁卯之在北門館也先生初舉京兆試明年成進士年五十有五矣念太翁春秋高遂歸侍時健庵司寇亦去官歸奉 詔修一統志以書局自隨開局洞庭東山廣集賓從招先生往同事一時湖山詩酒縹緲翰墨之樂望而生羨者歎爲神仙中人健庵卒而局散北門復移書固邀先生入都癸酉文恪之子葑洲學士典江右試浼先生同行爲入幕賓是榜解元卽高安朱文端也以故文端交先生在師友之間而先生意亦重文端文端長柏臺當先生之暮年先生謂胸中蓄三事舍朱公無可告者蘇松浮糧宜援袁瑞之例官司虧空宜施曠蕩之恩州縣城垣

所在顏圮宜乘無事修繕公清節重望 至尊倚毘必可得請也
書成方脫橐而先生疾作不果發惜乎先生平日畱心民社而未
得一試也甲戌太翁趣就選得陝西朝邑令 上咨訪實學廷臣
多舉先生以應遂 召對乾清宮西暖閣稱 旨改授儀曹兼翰
林院行走蓋異數也明年調吏部考功又明年典試浙江撒棘有
考功司註誤處分卽脩然而歸自是不復出太翁亦不復強之太
翁號丹崖湛深經術爲復社眉目先生歸之明年爲太翁舉九十
壽觴先生年六十有四斑衣華髮人謂老萊子復見於今也未幾
太翁及繼夫人趙相繼徂謝先生未嘗以不毀之年自寬假益自
十齡喪母卽致哀盡禮如成人信乎仁心爲質劭德不倦雖當悼

道與人殊矣先生之沒也年亦九十父子大耋若秉符券致可異
云先生爲諸生蓋三十年而羸登第仕宦不及十年而優游林下
則亦近三十年然先生之所以見重者初不在十年之中前三十
年績其學後三十年畜其德繫先生之重於前三三於後十七人
徒以先生晚達位卑不竟所用爲先生病假使先生老於布衣何
減於先生以先生而視彼席豐履通顯敬歷中外數十年歸而
門生故吏滿要路附於炎者若環堵豈不極當時之榮哉然相去
何如也既歸田間人曰吾結髮受書五十餘年顧於經學未歷其
堂奧吾將從事焉吾以懸車之日爲鼓篋之始其可哉故以老自
謝而什讓彼精進少年也遂肆力於經由是學彌邃文彌醇門無

雜賓花晨月夕酒籌詩益相於者僅三四老宿喜獎借後生然厥
弛浮薄者不敢至其前自奉至約食不兼味輿服恥新麗戒子弟
曰節儉乃處約之方彼不免妄取妄求者不約失之也故先生子
弟咸斂飭如寒畯閩里安之當道重先生然未嘗以事請謁遇有
地方利弊則侃侃言之無所避人有爭曲直者輒就先生質成先
生一言實牖之或陰爲不善亦畏先生知則中輟是先生戶之也
癸未 上南巡先生迎 蹕於吳門納蘭愷功以掌院學士在左
右私於先生曰 上注意先生先生亦有意復出乎謝曰吾年七
十矣卽在位義猶當退顧且出何所求耶先生不講道學而見激
名理踐履平實不談宗乘而深達諸相空視一切不禮星斗而棲

神澹泊超超元箸飲酒不能盡一卮食恆不令飽嘗言吾見人腰腹偉然善噉兼人率不過中壽衛生要術肥不如瘦故先生雖末年耳目聰明手足便利對客劇談危坐竟日未嘗欠伸徙倚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或云七十以後令少女同居長則遣之皆宛然處子也視漢張丞相尤不可及焉

右傳顧陳埽撰

唐孫華字實君太倉人居東港別號東江東港者城中斷渠不容刀而東江則震澤分流入海三江之一也卽小思大因居顯人指東港而緬東江自命可知也九歲織簾先生顧麟士見而奇賞之十七歲補博士弟子員三年兩試恆爲諸生領袖時復社餘波判

兩派曰儂友社曰同聲社各植門戶主壇坫未定誰雌雄自先生
入慎交社而壁壘一新斬將奪旗莫敢與爭鋒者里中張氏有學
山岡邱壑絕勝主人延館園中康熙初年文風始變操選政者無
慮數十家坊賈爭請刊布牟利先生乃良名流傑構丹鉛而評隲
之爲學山園選本自學山園本出而諸選悉廢業科舉者人抱一
編若金鍼寶筏熟其程度取青衿登上第猶掇之也而先生願浮
沈諸生中且三十年省試入場屋晦不欲人知鄰鋪生有問字者
竊窺卷端見籍貫姓名大驚曰此唐夫子耶傾號聚觀羅拜請教
益乃散去年五十一始以明經貢入太學丁卯舉京兆試明年捷
南宮年五十有五矣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史學以文章

經術久負海內盛名顧不屑屑於聲律閒雖偶有題詠而流傳者
絕少晚歲需次京華乃舉平日學問之所積沈浸穠郁而盡發之
於詩文質相宣正變迭奏軒軒霞舉其標置在少陵義山之閒而
尤於玉局爲近一時之詞客騷人莫不奉敦槃進也史稱高達夫
五十始爲詩而詩卽工說者謂達夫之詩在五十以後而達夫之
學在五十以前嚴滄浪固云詩有別才有別趣而非多讀書多窮
理則不能極其至東江論詩以爲學問性靈缺一不可有學問以
發抒性靈有性靈以融治學問而後可與言詩豈非橫截眾流獨
標心印與嚴氏言若合符節而爲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乎先生授
朝邑宰行有日矣會大臣有以閩博薦者改儀曹嗣以考功郎典

浙闈試所摸索皆名下士偶緣他事左官遂堅臥不復出生平不服藥亦無疾苦年逾九十乃終蓋詩人之令名而壽考者也人聞先生六十以後與少女同臥起更番數輩及長則遣去皆宛然處子也視漢丞相尤不可及焉

右小傳鄭方坤撰

吳梅村連舉十三女而公子曠始生時唐東江已爲名諸生舉湯餅會客儼然居上坐焉迨康熙戊辰曠舉禮部而唐與之同榜事亦奇矣

右柳南隨筆張維屏錄

唐東江旣成進士需次選朝邑 天子熟聞先生名 召試乾精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一百二十一

宮稱 旨不令之任用主事銜行走翰林中

右白樓文集張維屏錄

楊中訥

嗚呼經學之不講久矣自分經取士之法行士率以帖括爲捷徑就其所肄習者則曰本經餘皆度諸高閣父以是教子以是承師弟以是相授受拘守一家之說出口入耳不踰四寸之間取足徇時尚而博決科一得志於有司輒詡詡然誇於眾曰習某經出某房世亦遂指目之曰此以明經得第者也明經者固若是乎哉考明初科詔經義多參用古注疏及諸儒傳說逮其後於易則去程傳專主本義於詩於書則去注疏專主朱注蔡傳於春秋則去左氏公羊穀梁張洽傳專取胡氏於禮記則去注疏別取陳氏章句小儒又從而滅裂破碎之節刪注腳杜撰講章習舉業者嘉其說

之膚淺而便於勦襲也往往奉爲矩矱由是聖人之微言大義反湮沒於家傳戶習中求其於本經中舍講章而體認傳注者千百不得十一孰肯旁及他經乎卽或稍加涉獵孰能於傳注之外參攷諸家同異折衷六義指歸乎自非上下古今好學深思不以一時科目爲榮卓然儒者自命鮮有不與齊俱入與汨偕出者此余於晚研先生云亡不禁過時而悲也先生幼受業於秀水竹垞朱公長從姚江梨洲黃公遊兩公皆湛深經術先生遂傳其學焉先生姓楊氏名中訥字崙木學者稱晚研先生先世自將樂遷居海甯至司馬公而族望始著司馬公諱雍建字以齋順治乙未進士歷官兵部左侍郎世德宦業詳竹垞所撰墓志中先生其長子也

生而穎異讀書數行俱下過目不忘自爲諸生所稱述著作固已驚前輩而壓曹偶矣旣而貢入國學舉順天丁巳鄉試四上南宮以文中用經語輒被斥至辛未始成進士 殿試二甲第一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丙子充河南鄉試正主考癸未假歸適丁司馬公艱服未闋奉校刻全唐詩之 命開局揚州已赴補原官稍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出視江南學政未終歲而去官家居者六年奉 旨修理密雲城垣工旣竣以逋帑未歸逾年得疾卒於京邸長子守知匍匐扶柩南歸卜兆於鳳凰里之北原葬有日矣以嘉定張檢討大受所撰行狀來乞銘余與先生同邑長同學仕於朝以後進爲同官老又同歸田里以余之迂疏無似惟先生

知之獨深則世之知先生者固宜莫余若也雖不文其敢辭竊窺先生自壯及老無非讀書之時自入仕迄歸休無非讀書之地故於書無所不讀而最深於經於經無所不窮而尤精於易春秋其於易也謂聖人立象設卦以前民用自王輔嗣以理言易乃入於虛無幻眇之域故言易不言數非易也言數而不知變非易也余嘗叩以卦變圖及十九卦之義先生曰卦變之說昉於虞仲翔至朱子始作圖以陰陽對待兩卦一前一後合爲一圖六十四卦合爲三十二圖如重乾居首則重坤居末姤居圖首則復居圖末之類是也以三十二圖反復之則爲六十四圖每圖首末各以一卦爲主如遇前一卦有爻變則自前而後其變六十四卦如遇後一

卦有爻變則自後而前其變六十四卦此三十二圖之凡例也進而推其詳如本卦只一爻變自初變上便成六卦有兩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三爻變自初變上共成二十卦有四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十五卦有五爻變自初變上共成六卦若六爻全變只一卦連本卦共六十有四也以前後論後卦一爻變與前卦五爻所變之卦同二爻變與前卦四爻所變之卦同三爻變與前卦三爻所變之卦同四爻變與前卦二爻所變之卦同五爻變與前卦一爻所變之卦同若六爻皆變卽是前卦前後交互所以兩圖合爲一圖也凡占變例者自六爻皆不變至一二四五六爻全變固可無待十圖唯三爻變通二十卦以前後十卦分貞悔非按圖

國朝考索辨其前後須玩六十四圓圖凡變在前十卦者初爻
皆有變凡變在後十卦者初爻皆無變占值一卦三爻變者專看
初爻之變與不變初爻或九或六則變在前十卦初爻或七或八
則變在後十卦以此推之一一不爽三百八十四爻無一爻不變
卽無一卦不變其指訟泰等十九卦爲卦變者朱子特因彖傳有
上下往來之文故舉以見例耳何嘗謂卦變止於十九卦耶其於
春秋尤嗜左氏傳余又曾舉五始之說叩之先生曰春秋一書聖
人爲尊王作也旣爲尊王而作則所以正天地之常經垂萬世之
大法者豈特謹始一端云爾哉自王褒因圖緯之說以黃帝受圖
而得五始謂春秋書改元卽位取法於此何休從而和之殊不思

改元正號卽位謹始王者事也諸侯用之則僭矣當春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得安得有元年魯君不奉王命安得卽位聖人於元年之下卽位之上以王法繩之故首書云元年春王正月意蓋託魯以尊周正以見元者王之所自出正朔者唯王乃得改而非謂魯之元年足以善始魯君之卽位足以奉元也左氏與公羊唯知此義故以正月爲周正以加王於正爲大一統王褒何休之徒不明乎此遂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卽位其與聖人筆削之微旨不幾刺謬哉之二說者余退而識之至今罔敷云大抵先生之學蘊蓄包函宏深而粹密如鐘之在懸隨叩輒應如泉之有本遇坎斯盈傳有之記誦之學

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其先生之謂與惜其不自表暴心
所獨得事若有待未嘗筆之於書而今已矣學者雖欲質疑請業
無從矣夫余之知先生者世或不盡知卽余自以爲知先生而究
不足以盡先生之蘊然則世之知先生者抑又淺矣早工制義及
詩古文詞典雅精深各臻其奧書模晉唐於縱橫中具有法度他
人分其一節皆可名家由先生視之直餘事焉爾先生生於順治
己丑五月歿於康熙己亥八月享年七十有一恭遇 覃恩敕授
承德郎配徐氏 敕封安人先幾年卒子二長卽守知來速銘者
庚辰科進士歷任陝西平涼府知府次觀成太學生女三一適乙
酉科舉人吳方大一適康熙乙未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陳世仁

一適候選縣丞彭載奕孫男三守知出者一師侯觀成出者二師
倫師何孫女三一適邑庠生陳源生守知出餘幼未字噫先生視
余一年以長余早衰多病先生精神視履過余奚啻十倍憶丙申
閏月先生將北行余舉酒相屬期先生早賦歸來蓋慮余溘先朝
露不朽之託當以相累嗚呼豈意余乃銘先生墓乎又重自悲已
銘曰

唯古造士非一區兮降而科舉迺權輿兮被服古訓疇非儒兮敷
衍爲文拾唾餘兮用悅羣目流時譽兮一往不復迷厥初兮孰拯
其流俾歸墟兮先生與世豈異趨兮獨爲其難闢經畚兮原原本
本先注疏兮旁綜百家並資須兮唐捐俗學如土苴兮磨礪奮發

皆道腴兮欲然自視實若虛兮有問斯奮端貫珠兮傾倒出之以
誠輸兮易精於數自堯夫兮春秋義例傳江都兮既得其精不著
書兮余悔失學負居諸兮老知向方嘗問途兮飲醇且飫解飢劬
兮古之學者今則亡兮神明摧傷形影孤兮鳳凰之阡鬱楸梧兮
爰銘貞石納幽墟兮誰其表之燦龜趺兮過者下馬斯人徒兮

右墓誌銘查慎行撰

冉覲祖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蟬庵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
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清
文獻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
潤保定平山三縣仕至鹽運使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 贈
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
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卽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
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
鄉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並諸大家文集遂
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

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其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
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
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
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
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藁時論
盛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卅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
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
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叢雜而
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
開博學鴻儒科郡縣交推君開府遲君一見卽入告君不往事遂

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諡德耿公逸庵葺嵩陽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眾皆悚然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冊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礪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上徧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試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敦學之事旣退掌院學

士傳 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衰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
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 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
以示優異也丁母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閭修之士秋 上北征
凱旋 御太和殿霈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 敕贈君捧之而
泣曰 聖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行焚黃禮余官京師
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太極西銘
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
眾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
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
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士大夫尤高之歸而育士益勤好

學益力時 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裕李公以五經詳說上
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 上
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
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土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
發屢癒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
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
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歿而其子
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
邠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簪
鏡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撫摩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

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說衍以固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謠衢國子生調衡丁酉科舉人詮衢國子生皆以學業繩檢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纂輯寢食萬卷中晚自號蟬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閣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兼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尙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檢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問優渥僚友心孚生徒

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
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右傳張伯行撰

中牟冉先生諱觀祖字永光號蟬庵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
好古不汲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封耿逸庵先生特延
主嵩陽書院先生倡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
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
旋乞假歸里脩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儀封張孝先生方闢請見
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
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

臣等謹將所錄各書

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右學案唐鑑輯

臣

阿金

阿金字雲舉滿洲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有培風堂集

王士禎居易錄以編修阿金為福建正主考滿保為浙江副主考喀爾喀為河南副主考法保為陝西副主考滿洲翰林官出典鄉試自今科始阿金喀爾喀余幸末科所取士也

右

熙朝雅頌集鐵保錄

按居易錄今科鄉試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三

周起渭

周起渭貴州新貴人康熙三十三年進士改庶吉士三十六年散館授檢討四十四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洊升詹事府詹事時輦下若姜宸英湯右曾顧圖河諸人方以詩古文詞樹幟文壇後進率望而卻步獨起渭以儻才相與角逐嘗作萬佛寺大鐘歌一時推爲傑作其爲詩上自建安下逮竟陵無不研究而尤肆力於蘇軾元好問高啟諸家云

右 國史館本傳

周起渭字漁璜貴陽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詹事府詹事貴州向日未聞詩人又因天遠無從蒐羅故祇采漁璜前輩又未得全彙所

收從略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爲誰相國以周
起渭史申義對時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陛辭 聖祖問將
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南進宮坊未肩大任僅
以詩集傳耳

右紀聞陳康祺撰

顧圖河

顧圖河字書宣江南江都人康熙甲戌 賜進士第二人官翰林
院編修著有雄雉齋集太史韻語都從性靈流出無一言依傍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陳璋

陳璋字鍾庭江南長洲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著有東
治集學士係左之先生令嗣韻語克承家學卽應制詩亦不膚浮
其本領可知矣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李姓麟

李姓麟字丹書號畏齋先世自棗強遷武定父之莊卽相國文襄公介弟也君幼稟至性生四歲遭母喪哭泣跪拜如成人康熙丙子舉於鄉丁丑捷南宮改庶吉士以省親請假旋里奉繼母病終夜不寢及居憂毀瘠幾不能起父感痰疾日事淺苓量水稱藥十一年無惰容既病亟請高僧息疑誦金剛經祈減己算既捐館痛不欲生營度葬事難斯徒跌逡巡風雪中遂得腳疾久之不瘳年三十七絕意仕進廣儲羣籍肆力其中開設義塾宏獎後進藉以成就者甚眾郡費以積雨就頽命子壽淵鳩工修葺視家之所有悉以充之以是樂輸者眾殿廡規制大備皆君所冊也同郡袁熙

宇天啟中以侍御劾逆璫與楊左諸公同死詔獄疏彙散失君搜輯爲一編攷其遺事爲之立傳又輯武定四賢集四賢者前都憲李伯淵總制劉範董少司馬史磐石及熙宇也又輯前黔藩吉甫馬公暨夫人邢氏遺文爲忠貞集以補志乘之闕與人交不輕爲然諾以急告不以無爲解公安同年馬君來京謁選人負官逋百餘金檄至蒼黃計無所出君檢篋中金盡以畀之聞風者競相仗助事遂得解新城王思遠以唐山令解官後任某誣揭虧帑金數千獄詞株連君爲走千里之順德力白於郡守卒雪其事媼家杜誠方援例大同所託非人侵捐項千餘金移原籍行追而誠方已物故孤子弱小求解於君君與曹君枚巖謀走使白諸當事責之

代捐者俾完項累始釋霑邑宗人迪九教習在都猝遇疾惟一老僕從迪九握君手淚承睫不得語越五日卒君爲買槥躬視含斂斂金歸其骸前州牧壽爾康卒於官其子以帑累羈滯武定困頓不能自存君爲首倡買田以資其生不數年其子復病歿雙棺厝孤廟中君歲時必祭卒還其喪卽壘同年黃長文司教武定薪米恆不繼及夏去貧無以行君經理其歸裝女櫬寄荒祠中復捐地葬之信邑馮盛章五十無子買妾有成議懼爲宵小所乘藉君力獲娶歸連舉二子州牧何去州有民欠借穀若干君代認五千石是歲歉收穀價踊貴遂竭薄田所入交納一時人士慕義捐補倉項遂清君復資以薪水何藉是得免聖吏議霑邑同年任瀘溪令

國朝三原縣志卷之二
三
罷官欠庫銀售產不足以償君力拯之於危急之中割田以贖其
子家室保完泗源季君任州倅歸家計蕩然晚歲益困君時其飢
寒兼恤其後人君承先世積累見義必爲不計力不問家所贏餘
嘗曰若必待從容吾家世清白何時從容耶方癸未歲大饑道殍
相望君之父兄爲粥以食餓者君躬稽米薪徧給之凡三月全活
者逾二萬人病者有醫死者有槨葬埋之費不他求歲甲申疫大
作鈔錄奇方製金不換膏朔望施給歲辛丑旱甚居齋宿三學寺
爲文牒龍神越二日甘雨立霑邑遭兵燹後城隍多遺骸夏雨暴
漲白骨暴露君於寒食中元節令人繞郭檢拾南門外義冢纍纍
皆是也諸子皆克自樹立君教之嚴而有法壽彭爲介休令輯居

官要箴一書令時時省覽邑當衝道辦軍需者歲無甯晷用度至不給家人東歸無以爲甘旨奉君爲之色喜曰居官有貧聲此是好消息吾無憂矣孫本樟成進士任刑部主事貽書戒之曰西曹刑名總匯民命至重有纖毫可原者務求其生路勿妄逞意見也晚年於所居齋右疏泉架石構亭其上自號怡山老人親知入社者皆耆年碩德周覽名勝極林泉之樂事預刻死期神明清湛不亂山左尙德厲行之士至今以李氏爲法

右書事杭世駿撰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補錄

詞臣七

車鼎晉

先生諱鼎晉字麗上號平嶽先世江南潤州人後有別駕於楚者過邵陽耽其山水遂家焉至高祖大敬膺歲薦不仕曾祖泌書由明經教授常德府事載楚通志中迄萬育公力學益勤以松脂代膏火康熙甲辰進士拔庶常官至兵科掌印給事前後抗疏數十直聲動朝野子四人長鼎錫叔道南季世南而其仲則先生也給諫之志在移孝以作忠先生之志則以盡忠而成孝幼通帖括能詩成童冠國子諸生庚午舉鄉魁丁丑捷南宮拔庶常亦如給

諫王午典粵西試得卿君悅等名俊百粵風氣遂變時給諫退居
金陵先生就養病則衣不解帶喪則哀毀骨立痛范太安人早逝
孺慕終身 聖祖南巡命在籍詞臣校刊全唐詩錄先生與焉入
覲 行在 上問給諫卒葬期甚悉先生退而流涕曰凡我子孫
宜永佩天語勿忘也後因分獻太學燔肉不至大聲力爭當事以
識大體嘉之嗣是 三朝政治典訓治河方略玉牒館諸職靡不
恪襄其事癸巳典順天武闈李維寧都輩出其門入旗會狀於是
始視學闈申於簡陳二生之孤寒則錄之於夏午尼之邪說則火
之於考亭莫禍宰木則葬之於黃幹陳淳之從祀則請之在官則
扁舟蕭然士子負米輸薪舟幾爲之覆去後則踴躍樂輸代清道

負者至二千餘金計先生入官凡數轉其間受 御書三文綺一
綠松石硯一佩文韻府一周易折中一明心寶鑑一進呈經鋤堂
志一奉和 御製甘霖詩一而荷 寵日隆自牧愈謹令嗣敏來
敦本由科甲牧民所至皆守先生教烏乎給諫移孝作忠之訓先
生真不負也哉車氏自其曾祖祖若父三世皆祀於鄉賢先娶彭
太安人早卒繼娶顧太安人男子子六人長東早殤彭恭人出次
敏來進士官州牧次敦本孝廉官縣令次述次速俱國學生王氏
出次陳幼楊氏出女子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二人曾孫女三人
生於楚邵陽沒於江甯郡卜葬於前山之陽爲之銘曰
先生之家父子子世德作求忠孝而已父也作之子也嗣之風

夜匪解式穀似之靈風徜徉瞻望故鄉重湖之上召國之陽

右墓誌銘王文清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補錄

詞臣七

竇克勤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閏三月二十五日檢討靜庵竇公卒於里第冬十一月十二日諸孤將卜葬於邑東三里許之新阡先期持行狀乞銘於予予與公同舉進士又同爲史官共晨夕者有年稔知公學術淵源於考亭其於金谿姚江之學每辨析之必求於至當不强爲附和之詞也丁亥予校士睢陽經朱襄故墟遊歷朱陽書院見門下士濟濟雍雍公擁皋比爲指授立品制行讀書明道之規使成人小子俱得虛往實歸益信繼往開來之功不在紫陽下

一且長逝盡焉傷懷蓋未嘗不太息於斯文矣按狀公諱克勤字敏修號靜庵一號良齋又號遜齋其先晉之沁水人自五世祖兌川公遷河南之柘城遂家焉曾大父紹川公積有隱德大父筠峯公值明季異學遽起仔肩斯道再傳至封庶常道康公是爲公父恪守家訓竇氏理學之傳於茲益著以順治十年癸巳十一月初六日巳時生公幼穎異五歲受四子書能解句讀八歲受易學爲文輒得驚人句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於鄉益肆力經史讀書外無他嗜也一日讀大學章句序恍然悟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於大學一書沈潛反復五閱月不能釋手自是奮志聖賢屏棄舉子業定學規輯家規立日錄以自省一言一動必以誠意爲

兢兢時耿逸庵先生倡道嵩陽公以所學印可道義切劘爲忘年
交就試南宮與湯潛庵先生商學燕臺潛庵先生以師席不整勸
就教職公偕天下貢士 廷試名列第一丙寅授泌陽教諭抵任
具詳上官大修夫子廟宮牆爲之改觀課士做考亭白鹿洞規使
學者知所淬厲分五社而署以仁義禮智信擇學行足式者爲之
長糾察社眾以申獎懲又設童子會萃邑中俊秀十五以上讀五
經性理十歲以下讀孝經小學三日一會溫經習儀講說義理以
提撕之暇乃輯理學正宗自濂洛關閩以及懷孟河津諸儒之原
本孔孟者示崇正以黜邪也戊辰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迎養
道康公李太孺人於京邸色養不減童孺時未幾太孺人疾作公

爲文偕王孺人禱天求代會病劇不起公哀毀骨立居廬奉諱經
畫墨食一遵古制無有遺憾讀禮之暇建朱陽書院於邑東門外
來學者日益眾公躬親督課講學會文踵泌陽之法而行之與從
遊諸子日相研究者孔門仁孝之旨主敬存誠之功窮理力行希
聖希天之實事蓋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闢荆榛循塗轍一時朱陽
之盛媲美嵩陽甲戌散館授檢討直南書房時道康公思歸切
公請假旋里教授生徒往還朱陽書院雖盛暑祁寒無倦容己卯
復入京師庚辰會試公與分校語同人曰籲俊大典安得苟且塞
責以辜 聖明委任平日銜杯酒接慇懃交情非不可念然甯負
友朋不敢欺 君上也文場穉穉之士舌端非不可懼然甯蒙謗

謫不敢不畏簡書也至若利錢帛徇虛聲庇少年抑耆宿種種敝習有一於此天地鑒臨鬼神昭察矜我子孫永絕先祀作誓焚告諸公益嚴敬之比撒棘得士二十一人皆海內名宿至未經薦拔者亦歎羨感愧執經盡弟子禮先是不知公者妄爲暮夜之求危其辭齋以權勢公曰吾行吾直道爾禍福何容心焉至是亦心折無異辭頻經 御試 溫語褒嘉 上命詞臣書字公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公名久達 宸聰加俸金 賜御書將駸駸大用而公移疾假歸矣歸田以來杜門卻掃誦法先王遇後進諄諄勸誘教思無窮量能容不喜道人過至忠孝大節有關綱常名教者則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處桑梓閒

溫厚和平鮮倨容厲辭而蒿目時艱惕懷民瘼若軍需之浩繁力
止科斂柳夫之協濟曲解倒懸至今邑人德之年纔服官政而屏
跡巖壑自淑淑人所著若經書闡義事親庸言諸集具能溯流窮
源爲經傳羽翼公之有功世道人心詎不偉歟嗟乎正學不明高
者淪於虛寂卑者溺於詞章公崛起中原爲一代名儒立德立言
直與伊洛諸子並垂不朽今春大梁晤語每及興學造士事公毅
然爲己任予方謂君子三樂良友可以無憾竊幸朱陽一席人文
蔚興予俟兩河蒞事後亦得共襄盛舉孰知竟以此永訣耶公年
五十有六配王氏 封孺人男三長容端增廣生員前卒次容莊
廩膳生員次容遠康熙乙酉科舉人候補內閣中書舍人女四孫

三綱縉紆孫女三爰爲之銘曰

峩峩儒宗代有其人是紹是繼泓毅之瀆震起鏗鉤厥聲以振卓
立遊夏有炳其文蔚爲國華如絲如綸 天子曰嘻時維多聞循
陔三省養隆於親一經之詒以昌子孫公與道奧實體厥身豈惟
體之更傳其薪講堂禮器弟子伉伉流風餘澤可采而詢銘諸幽
宮俾垂不泯

右墓誌銘湯右曾撰

靜庵寶先生克勤字敏修號良齋又號遜齋而靜庵之號行於世
其先晉之沁水人高祖兌川公遷柘家焉祖筠峯公以理學鳴當
時父封公道康紹先啟後學行卓然先生生而穎異五歲授書十

歲爲文能出驚人語弱冠入庠遂與鄉薦不自滿假益肆力於學
一日讀大學章句序躍然有得曰學求爲己非爲人也格物致知
後喫緊處在誠意關頭過此則聖昧此則狂大學一書熟讀潛玩
五閱月不釋手聞耿逸庵先生講學嵩陽書院致書往還因赴嵩
陽就正初至執後進禮甚恭逸庵先生接其丰度聆其言論心重
之曰吾良友也投契甚深爲莫逆交聞者嘖嘖稱羨曰二先生之
謙德相得益彰也畱書院者數月凡所讀書所作詩文皆晨夕商
榷久之益復洞然於洛閩正傳六年五至嵩陽不厭也旣而晤湯
潛庵先生接待一如逸庵講學之次語及可就微祿小試所學因
從之得泌陽教諭泌地荒殘絃誦絕響至卽集諸生誨以正學大

指分五社付以勸善規過簿各糾其社登籍行勸懲又立童子社少者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士風蒸蒸日上變公餘擁書自娛屢空宴如凡考試舊習可以自潤者皆棄不取爲近今學博所未有可以騰薦章致大用會南宮報捷讀書中祕名動長安願交者眾先生益閉戶澄懷砥礪身心性命之業不少怠以內艱歸家居讀禮執經者踵接於門無所容先生自念嘗與逸庵先生言宋四大書院中州居二西曰嵩陽東曰應天今應天湮沒無可問當有以復之於是相基柘東門外勸朱陽書院以配嵩陽補前代之缺遺其規制科條一倣嵩陽蓋兩地如一堂兩學如一師也服阕補原職散館試高等授檢討其勉學猶庶常時封公以事在任旋

里請假侍親歸增修朱陽書院生徒雲集日講學課藝無再出之意封公謂豈以我歸遂不復供職耶督之北上單車就道值會闈分校公慎自矢所得多知名士屢經 御試蒙嘉賞又 上諭詞臣各書字一幅隨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謹獨數語以進不與書駢詞麗句者較長短無何疾作復假歸決意不出矣殫力書院爲經久之模四方慕書院者競相饋遺規恢益廣雲構崇宏舊士重集新學日至先生於侍親寢膳之餘優游書院觸目皆適自謂疾疢脫然進學當無止境迺奄忽而逝人共惋惜子謂先生學優而仕固已身列侍從籍注館閣矣然其心始終一於書院而無他其遊歷風塵屢進屢退特應迹爾其志或未竟而考其

造詣所至謂之篤學深識成已成物無愧也逸庵先生歿後嵩陽
無主幾於樵牧狎遊茂草充階而竇氏子姪科名方盛繼述有人
書院常存多士不去先生可不歿矣先生學兼體用不克大有發
抒而仁言利溥爲惠實多其關通省利害者則言之中丞方伯關
郡邑利害者則言之守若令而其請復二程祀田尤有功先賢昔
杜密不肯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見美史冊以今觀之先生其爲杜
密不爲劉勝者歟生平著述甚富已授梓者理學正宗家規學規
泌陽學條規朱陽書院志禮闈分校詩勸善歌悲飢詩未梓者孝
經闡義四書闡義聖學集成天德王道編樂飢集事親庸言婚禮
喪禮輯略遊燕日錄遊嵩雜記爲學錄詩樂堂文集詩彙日錄劄

國朝書目卷之二十一
記同志譜晉遊草藏於笥

論曰靜庵先生所學稟之性生傳之庭訓而成於嵩陽者居多其
教於泌陽經畫釐然卽以所學者見之行事何其果歟及其建朱
陽書院與嵩陽相羽翼規制科條若合符節可謂不忘久要者矣
官京師廉慎自持講誦不輟分校禮闈無敢干以私舉朝推服可
以徵所守里居日日擊時事侃侃爲當事諸公言之動中竅要又
可徵其學能坐而言起而行也于忝久交每見其志期有用不自
暇逸故爲之撰次以著其仕學之實蹟且以雪處士虛聲之言

右傳冉覲祖撰

柘城艮齋竇先生乃明儒筠峯先生之孫而道康先生之子也生

而穎異五歲從道康公受學塾中舉止儼若成人八歲授易學爲
文卽驚其長老家貧膏火不繼先笥遺藏盡銷兵燹時省舅氏長
公李先生展視案上毛詩心悅之遂借讀竟其業弱冠入邑庠旋
赴棘闈太守陳公以先生新進未諳音律先以表判試其藝先生
舉草立就音韻鏗然老生宿儒謝弗逮壬子舉於鄉益肆力於文
自秦漢及唐宋諸大家窮源竟委往往寢食爲之俱廢一日讀朱
子大學章句序躍然曰道在是矣坐思行吟晨夕以之更旁搜曲
禮少儀內則弟子職等篇以及先儒理學諸書因作槃水歌以自
警立學規定家法毅然以聖賢大業爲己任不復攻舉子業時登
封耿逸庵先生修復嵩陽書院一時稱盛先生致書商所學相得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二
歡甚遂爲忘年交六年五至其地互闡仁孝之旨力肩開承之寄
徘徊雙柏疊石閒魚躍鳶飛天光雲影皆道機也當是時先生屏
舉子業幾十年一旦聞逸庵先生忠孝之言遂翻然改曰有志聖
賢之學者獨不可卽舉業爲理學耶爰作論以發其意後先生捷
南宮竟以理學策獲雋京師傳其事先是壬戌下第將歸潛庵湯
先生設館畱止數月商榷古今潛庵先生知先生學有本原道可
覺世力勸就教職丙寅諭泌陽抵任後焚文以告先師朔二日講
學十六日會文訓生徒一準考亭白鹿洞規而加詳焉立五社置
勸善規過簿付之社長稽其善過以示獎懲更起童子會聚邑中
子弟十歲以上令讀五經性理十歲以下令讀小學孝經講幼儀

以開導之質諸古者小學教人之法蓋後先一轍也以致人心競奮士風丕變破學校之例執贖受業者趾相錯去之日子弟攀轅父老遮道日以師道而父母我者實惟竇公云戊辰成進士讀書中祕願交者眾先生抑然自下省克益密甘淡泊絕迹於權門快庵郭先生贈以句曰官是條冰君自耐捧盈執玉問前賢可以狀先生之槩矣未幾丁內艱歸讀禮餘暇闢朱陽書院以詔來學規畫與嵩陽相埒而講學會文仍踵泌陽之法一時學者爭赴焉及再補授檢討侍直南書房益治所學以備顧問不稍苟且爲進取計也 御試翰林論理學真僞先生喜曰是可以正學入告矣乃上潮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下及漢唐宋元明諸儒源流

真僞之辨者甚悉具載甲戌五月日錄中兵部右侍郎李光地奉
命視學畿輔遭母喪有請假九月之疏先生忿然作色曰人心至
此尙何言哉會給諫無山彭公疏劾之先生侃侃正論再三陳書
利害不少顧忌其所以存天理而植民彝者衛道之力至堅定也
及彭公之謫河干勒限出京舉朝無敢省視者先生挺然獨任爲
賦孤鴻海外來一章祖於道嫉彭公者自是噤先生先生遂決意
去歸田以來杜門卻掃著書自娛接引後學愍愍懇懇而弟子日
進蓋自嵩陽撤講座中原文獻之傳盡歸朱陽矣己卯道康公促
裝北上不得已單車就道復入都輦下諸公想望丰采先生未嘗
妄交一人庚辰大比禮官列名以上先生謂顓俊大典勿得苟以

塞責凡投刺請謁槩辭不見卽親族亦不得識其面有妄爲暮夜
之求者迫以權勢先生曰國法不我宥此心不敢欺吾行吾直道
禍福何有焉及視事矢公矢慎作誓焚告諸公益嚴憚之每閱一
卷必想其入之心術學問品行經濟異日足爲 國家用乃力呈
薦稍涉險僻僞體輒抑之撤棘所得皆一時耆宿眾論臆之長安
四君子之稱先生則首推也其未經薦拔搜閱遺卷見先生憐才
苦心溢於毫端咸感激泣下介所知受業於門 上命詞臣書字
先生敬書綾幅以獻其詞曰治法堯舜是謂至治學宗孔孟是謂
正學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外綱常倫紀而別有移風易俗
之術孔孟之傳仁義而已矣未嘗置詩書易禮而別有修己治人

之方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治教之統百世不易者也程子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朱子曰敬者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一事有一理一物有一理自然見得此又指言窮理之要主敬存誠之功以明治教之必由乎此也再言皇太后萬壽無疆賦稱上意賜御書加俸金將駸駸大用宰執以下爭相引重而先生之德業聞望徹乎上下矣值萬壽聖節京師寺觀結壇設醮以慶惟恐後時先生以天子爲社稷神人主邀靈浮屠大爲不敬草疏千餘言欲上格於勢汪涵齋大理亦以親老勸止請筮之得遯之晉先生憮然久之曰神明示我矣取

疏燬焚之更其居曰遜齋作歌以自況明日遽請假告歸宗姪僚友不及知也大學士京江張公聞之詣其門曰稍畱數月卽列爲章何亟去爲欲令吏部撤回請假之疏先生固辭乃止出都之日行李蕭條琴書外無長物飄然引去一以傳道吾徒爲汲汲從容禮法涵泳性天卽事親理因人施教遠近學者仰止高山履滿戶外講舍不能容先生顧而樂焉以爲成己於斯成物於斯明道卽所以行道也朱陽片席可終身焉竟以是卒於家年五十六歲訃音所至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四方有志之士以未得親炙爲恨其執贄靈座前者則郭子含章輩五六君子也至歸德郡屬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流涕失聲愚夫愚婦賣粟易布以臨其喪噫非

先生窮理盡性隨人隨分行其所學誠能動物何以得此於人哉
門弟子董喪具視含斂朝夕哭奠服心喪三年亦猶行古之道也
嗚呼聖道遞衍五百年必有名世先生崛起襄陵不由師授而自
得夫斯道之正傳闢學之荆榛循學之塗轍歷學之階級躋學之
堂奧淵源於濂洛關閩而上達乎洙泗其剛健明睿之才廣大寬
平之量難進易退之操純粹中正之修紫陽而後直與河津相頡
頄自餘諸子固不能無醇駁偏全之憾也穎先問學有年微言奧
旨不敢妄窺姑以所見所聞者摭拾一二以補傳誌之缺而未備
者俟後之君子或有採擇焉

右紀略張穎先撰

先生外舅王伯敘先生厚重寡言爲人扳累至縣庭邑令廉知其故釋之後令見先生曰子壻貴顯而外舅緣事何弗早通一言先生曰老翁原無事賢父母自能白之何須多言

性不嗜酒然量無盈溢嘗與親故夜飲坐客跛倚欠伸不克自主先生終夜危坐言笑自如翌日省視先生應事讀書不改常度

右補記張穎先撰

先生爲童子時不作嬉戲態耽志詩書旦晚莊誦無倦容平生少過舉卽偶不及檢一經道康公指示終身不蹈前轍

家貧膏火不繼時乘月坐讀案下置石登橫足其上嚴冬盛暑不知風寒之侵入也後十八九時中足疾時作時愈爲終身沈痾嘗

戒子弟曰偶爾疾恙必須拔去病根使精神完足方好理業慎勿以強壯自恃養成病根在這裏一有所觸便縛累百端道康公年近八旬矍鑠健飯先生雖病中侍側恪謹端莊必齋如也私室燕處聞咳嗽聲必肅然起敬一日病坐席端道康公忽至不能起立坐又不安因仆臥席上曰如此庶差安爾

右記李圖南撰

先生初登賢書謁房師雪塘谷公於滎陽官署谷公居以別館一日微服出視眾賓競逐戲場先生獨正襟危坐手持一卷不忍釋谷公歎曰敏修年方弱冠涵養純篤乃如此後谷公歿十餘年先生授館職將過陵縣其子命侯夜夢谷公謂之曰爾弟遠來骨肉

聚首宜埽除相待既覺命侯異甚遂設榻以俟日未及午而先生至矣先生少命侯數歲故云弟也翌日先生設祭墓左涕泣失聲視命侯如昆季畱數日始去

康熙二十六年冬先生年三十有五赴試禮部中途見老人求濟而似不能爲乞者狀偵其意悉以箚中資斧遺之

右記楊潛撰

劉君嚴濟寬訪先生於京邸值庚辰大比聞客至君嚴避屏風後一貴顯蒼黃而入執先生手曰今日奉某公之命來願閣中稍徇情面先生正色拒之曰某止知有朝廷焉知有某人其人怒目而視曰獨不自愛功名耶先生曰功名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何妨

儻此事存一毫私意便天誅地滅其人拂衣去君嚴曰先生將無過於嚴厲乎先生曰如此絕之猶有貪污其行者若猶豫持兩端未有不致身罪戾中矣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早辨也

索公之子託賢爲先生禮闈所得士索公言於朝曰小兒叨與科第外人曾有物議否京江張相公曰以明公貴盛易來物議但出竇君之門物議自無爾後索公數延相會先生辭不見索公歎曰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於竇先生益信

先生季嗣容遠婦陳氏來省京師未數月被盜京師傳曰竇先生被竊大屬異事侍御宋公朝柙來慰問知所盜者盡陳氏妝奩物乃相視而笑曰我固知先生無可竊之物也

或問先生宜居何官先生曰天下無不可爲之官惟治河一事似非人力之所能勝也時河工方急每閱河臣奏章必熟思詳審書之於冊以驗成效

右記程兆鵬撰

耿逸庵先生屬纊時戒其子曰平生知交惟寶先生一人一旦不諱當求作傳自能道我心事後訃音至先生爲位以哭傳旣成曰庶幾無憾於耿先生也

先生再補京師居室狹隘從者不能甘相繼辭去諸子親爲應門傳命之役每風清月皎繞坐膝下游泳性天灌溉詩書油然樂也先生偶與謙會李剛主私勘坐客曰惟靜庵先生位望俱重而最

謹飭可法也因思人容貌有三種有一種隱然天君在內線索默
默提撥者有一種面目四肢飛揚依附與內無干者有一種內亦
無主外亦不支頽然塊然者而三者之分形則千萬矣

右記鍾德音撰

侍直出同官有謂先生曰中使某爲買房計有所索願轉致先生
曰禁庭何地容人賄中使耶上用儒臣甚隆眷注若徇此輩之
欲萬一發覺連坐悔何及矣急宜謝絕勿得扶同自爲厲階也

右記唐會午撰

同姓某遺厚貲欲聯譜先生曰的繫同宗何須厚貲如非同宗而
強爲聯譜之說是以貨取之矣偵其意果欲藉此以逞私忿因戒

子弟曰遇此等須嚴以絕之母苟貪一時之利致貽累終身至同宗嫡派其行輩稱謂自宜劃然分明貧富貴賤非所論也

邑孀婦某氏夫兄弟利其產偪之再醮不遂邀結兇黨數十人劫之去氏父曰暮號泣於門以求救先生白邑令捕治之孀婦得完其節真源魏姓者家庭不睦以求解忿先生諭以敦崇孝道又出家規示之其人愧謝感泣而去

右記田元龍撰

江南學使者與先生有舊一生挾八百金求通於學使先生曰以此濫入膠庠柰屈抑寒素何力絕之崑山尚書徐公聞之曰真古君子也愛一言擲八百金尚有別事可移其志操乎

右記程璞撰

一餓夫行乞於市聞先生歿奔號如有所失曰天道無知善人何遽至是及入弔慟哭不自禁既出曰吾慟未已復入而哭或叩其所以曰非爲竇公慟爲柘邑慟也

有爲周處之無行者仇視官紳人以先生之喪告矍然曰竇公焉得有此再告曰竇公若死天道尙可信乎既而果然搥胸失聲曰吾儕無天矣蒼黃入弔涕泗滂沱不能自己出謂客曰柘邑當厄予復何言儻此生可贖願捐軀以代遂拭袂掩襟而去

右記黃宗舜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二目錄

詞臣八

姜宸英

趙申季

從子熊詔

汪繹

董玘

韓孝基

徐昂發

李薛

王式丹

從子懋茲

查慎行

弟嗣琛
族子昇

楊緒

補錄

趙申季

臣等謹將本月奏作平書
卷三十一
二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一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詞臣八

姜宸英

姜宸英浙江慈谿人明太常卿應麟曾孫少工舉子業兼善詩古文詞屢躋於有司而聲譽日起 聖祖仁皇帝稔聞之嘗與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並目爲三布衣會開博學鴻儒科翰林院侍讀學士葉方藹約侍講韓菼聯名上適方藹 宣召入禁中浹月 菼乃獨牒吏部已不及期方藹旋總裁明史薦之入館充纂修食七品俸分撰刑法志極言明三百年詔獄廷杖立枷東西廠衛之

害痛切淋漓足爲殷鑒康熙二十八年尙書徐乾學既罷官卽家
領一統志事設局於洞庭東山疏請宸英偕行久之得舉順天鄉
試三十六年成進士及 廷對進呈名稍殿 上識其手書特拔
置第三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年已七十矣三十八年副修撰李
蟠典順天鄉試比揭榜御史鹿祐以物論紛紜糾其弊 命勘問
並覆試舉子於 內廷大學士九卿差次其等上奏 諭曰諸生
俱各成卷尙屬可矜落第者在外怨謗勢所必有焉能杜絕祇黜
數人餘仍令會試蟠尋遣戍宸英爲蟠牽累人皆知其無罪顧事
未白先病卒獄中宸英居家孝友與人交悃悞無城府然遇權貴
不少阿常熟翁叔元任祭酒時劾湯斌僞學宸英與叔元舊識遠

移書責之生平讀書以經爲根本於注疏務窮精蘊自二十一史及百家諸子之說靡弗批閱績學勤苦至老猶篤故其文閱博雅健有北宋人意詩兀界滂葩宗杜甫而參之蘇軾以盡其變書法鍾王尤入神品著有江防總論海防總論各一卷湛園集八卷欽定四庫書俱著錄葦閒集詩十卷又劄記二卷皆證經史之語雖小有疎舛而考論禮制精覈者居多宸英丁丑榜第一人李蟠而第二人爲嚴虞惇文學尤粹

右 國史館本傳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行實以移館中子乃撫

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爲之而移其副於史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爲湛園先生浙之甯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爲周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甯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閒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留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 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尙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

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
及先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聯名上薦而葉公
適以 宣召入禁中浹月旣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
二而先生不與翰林新城王公嘆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
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與一統
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願俛得俛失而先
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
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麤其有出乎先生曰義
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膳顧先生所以連蹙正
不止此常熟翁尙書者先生之故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

雖州湯文正公而尙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雖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徧雖州以雖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徧傳京師尙書恨甚願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於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飲助某以父子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杯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

枋臣遂與尙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尙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
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
其氣力尙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
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達格受卷官見之嘆曰此老今年不第
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 聖祖識其手書
特拔置第三人 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
名爲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
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
希旣登中祕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 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
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己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

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
病死新城方爲刑部嘆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
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尙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
所以戾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閒與人交悃愾不
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
纖毫失德故旣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彙
葦閒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彙刑法志極言明中
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
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子生
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絢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

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克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
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垣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
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吾鄭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湛園翁白
頭一第亦已僮凍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黃土冥冥太空

右墓表全祖望撰

姜宸英字西溟慈谿人以古文詞馳譽江表書法亦通神 聖祖
仁皇帝稔識之嘗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目之曰三布衣己未鴻
博之舉朱嚴皆入翰林而先生不遇久之用薦入史館食七品俸
未授官年七十始捷南宮是爲康熙之丁丑 殿試進呈名稍殿

上問十卷中有浙人姜宸英乎大臣有識其字蹟者謂第八卷當是 上云宸英績學能文至老猶篤可拔置一甲爲天下讀書人勸於是以前三人及第授史職己卯主順天試所搜羅多名下士以是來謾應者之口下獄勘問事未及白而先生已赴玉樓召矣在昔沈詩任筆兼擅爲難自韓柳歐蘇諸作家外餘率不無遺憾先生既以古文詞雄視一代而有韻之言則又滂葩寡兀宮商抗墜與前人角勝毫釐閒韓歐諸公安得而獨有千古也先生在史局時日與輦下詩人縱酒論文嘗謂我輩人人有集然其詩或傳與否均未可知惟當牽連綴姓名於集中幸有傳者卽所附載之人亦因以顯如少陵之於阮生朱老東坡之於杜伯升老符秀

才是已今先生集固已大傳於世卽更數十百年當不泯泯特不知誰爲附之以傳者因鈔詩集並爲紀其話言如此

右小傳鄭方坤撰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

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之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庵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庵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駮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雖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

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憮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莛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聖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列文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狷隘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眾白

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右記事方苞撰

西溟先生葦閒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余爲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間集龔讀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康熙丁巳戊午閒入貲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句云北闕已除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寶錄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榜眼嚴虞惇以子弟中式降

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王新城以爲鼎甲之
衰無如此科見居易錄又康熙癸未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
牽涉卒於非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籍爲巡撫張
伯行奏參伏法探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 世宗憲皇帝斥爲
名教罪人又乾隆乙未一甲三人亦不利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清
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榜眼汪鏞以傳臚不到未授職先罰俸
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改御史見北江詩話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
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辟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
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

關節之有無昔讀鮎埼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園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汙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嫺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

人詩文筆劄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詞臣入

日本書紀卷之二十一

--	--	--	--	--	--	--	--	--	--

趙申季 從子熊詔

趙公申季字行瞻恭毅公申喬弟康熙丁丑進士任遷江令革除科派禁獍蠻劫掠及豪強債利舉卓異改授編修異數督山東學政廉慎自矢評文不假手幕友以勞疾卒官

趙熊詔

趙公熊詔字侯赤恭毅公申喬長子康熙己丑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因同官許奏記注事落職仍畱供奉戊戌以大臣子弟從軍肅州出私財濟運父憂歸未而月以毀卒有詔復職所著述多爲時所稱

右事略李元度撰

汪繹

汪繹字玉輪號東山康熙庚辰對策第一 賜及第授修撰年少
擢高第名籍甚而謙退不矜蘊籍多風韻臚傳日馬上口占有句
云淨生止辦十年官旋予告歸乙酉奉 命校全唐詩於揚州尋
卒時以爲詩識所著曰秋影樓集

右事略李元度撰

東山詩切磋於邵陵然邵陵真而近俚東山則骨秀天成稟諸性
生友朋莫易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常熟汪太史繹成康熙丁丑進士未及 廷對以外艱歸迨庚辰

服闋邵青門名陵亦常熟人非長務也送之詩云已看文彩振鸞鷲重向青霄
刷羽翰往哲緒言吾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汪果大魁天下他卷
會記補殿試鼎甲謂爲昔有今無如太史者通籍四年至使三百
青袍翕然退讓尤僅遇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董玘

雍正七年二月四日吾師翰林院檢討舉孝廉方正 特予終養
文山董公卒於籍其孤兆瀛以狀來曰今年將卜窆竅敢請志諸
幽按公諱玘字玉崖號文山先本王姓爲江南鳳陽府定遠縣人
明洪武初有諱曠者從沐黔甯開滇以功封武略將軍世職正千
戶遂爲雲南某縣人數傳至諱琪者贅於董因繼董氏嗣又四傳
至公大父諱志補博士弟子員生 贈翰林院庶吉士諱廷試寶
生公公生而穎異贈公及從父石公鍾愛之甫四歲嘗攜之游指
鄰家門額春字使識之更他門額輒辨從父異之授以四書再徧
成誦比長益嗜學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越兩載贈公捐館家貧

兩叔父幼弱晝則稍逐什一夜則就膏火於太夫人之側機杼晝聲中宵不絕踰年仲父珣能治家事遂矢志下帷陳篋伏讀丙子登鄉薦庚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恭遇 覃恩贈父如其官母爲太孺人癸未散館 御試錄四人公與焉授檢討入直內廷屢試詩賦有 旨褒嘉 賜御製詩集及淵鑑齋古文 簡命典福建乙酉鄉試號稱得人是歲以 國書精熟爲閣臣首薦 命纂修 三朝國史大清 玉牒丙戌夏乞假省覲先是庚辰春公仲父珣卒戊子季父璘又卒公遂決意家居曰吾不復仕進矣甲午以例休致公恬然曰養親吾志也性坦夷待人不設城府無矜容亦無情氣嫺黨閒婚喪不能舉者量力助之以文公家禮倡於

鄉力革浮靡俗爲一變生平喜讀書每持一卷必盡卷始休誨人
曰讀書須字字體貼自身不爾卽成誦何益誨誘後學不倦鄉邦
有礙禮法者侃侃爭之不隨俛仰薦紳依爲柱石當事咸敬禮之
公之養太夫人也盤飧不過一蔬一肉而左右省視志餘口體二
十三年如一日 今上御極之初以恩例復原官總督高公其倬
巡撫楊公名時舉公孝廉方正公以太夫人春秋高固請終養戊
申夏太夫人寢疾公在病躬親藥物及告終一慟幾絕以今春正
月卜葬附身附棺公皆力疾區理二月疾遂劇竟以哀毀而卒享
年五十有八著詩古文若干卷嗚呼公之文章重於館閣而受知
於 聖祖仁皇帝公之孝行推自里黨薦自開府而上達於 至

尊雍正三年世遠以起居注侍直乾清門部議謂公以孝廉舉願
終養應俟母終之後來京 上曰董某純孝豈有當孝子之前而
曰俟爾父母既沒而來京者哉此豈人子所忍聞哉但允其請足
矣以見公之至孝上孚於 廟廊而 聖天子之以孝風示天下
爲無窮也世遠自己丑官庶常明年請假省覲又明年而先君棄
我服闋赴京修書竣事卽歸省母甫三年而母氏棄我視公二十
三年之養有如天上非公誠孝所感能如是乎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公以五十七歲喪母猶孺慕哀毀喪葬甫畢卽隕其
軀嗚呼非所謂至孝者乎禮曰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公之謂
矣元配戴氏先公卒五年 覃恩封孺人生子男二長兆濂早卒

次兆瀛甲午科舉人女二一適庠生梁聖揆一適蘆山知縣趙君
河子峯繼配張孺人生子二兆沆兆泖俱幼孫二佶倓銘曰

孰使我二十三載不得登堂以請益也自滇徂閩山川阻以逖也
公奉母家居胥華顯榮而不以易也公在翰林賢聲籍籍公舉
孝廉純孝可則 天子知公嘉以爲式昊天不弔母氏永隔喪葬
甫畢從母晨夕母曰嗟子子來亟公投諸懷有涕霑臆會不反顧
旣夷旣懌公有令子構堂式克旣窆於幽有耀孝德地祇嶽靈護
茲窀穸子孫賢昌永世無斃

右墓誌銘蔡世遠撰

韓孝基

乾隆十八年正月東籬韓先生年九十考終里第遠近人士弔哭不絕葬有日仲子洗馬君彥曾率孤姪承詩來請銘以闕諸幽先生鍾人長德邦之典型忽焉傷逝失所矜式曷敢辭先生諱孝基字祖昭東籬其號始祖諱思聰自鳳陽遷長洲後三世爲太醫院冠帶醫士諱世賢弟諱世能歷官禮部左侍郎其家始大又二世爲黃巖縣知縣諱治先生曾祖也祖長庠生諱勳考文懿公禮部尚書諱葵先生少穎異性敦厚與兄北萊先生淬志於學後居京師朝夕濡染庭訓學大成當是時文懿公文望天下仰重海內名流半出其門先生繼起復爲士林翹楚而禔躬接物退然自下若

初不見爲貴公子高才生者庚辰成進士入翰林文懿公方以少
宗伯掌院事父子迴翔 禁近時謂後先濟美如王敬和之有珉
蘇瓌之有頰可踵相接也而先生恬於仕進旋奉母氏南歸旣文
懿公薨盡禮盡哀服闋不出惟與伯兄諸季循陔采蘭修潔白之
養太夫人沒先生年近六旬矣擗踊哭泣無異孩稚 世宗憲皇
帝卽位重修明史乏史才大臣咸薦先生以原官 召分修英宗
及景皇帝本紀先生於北狩奪門登極守禦諸大事考據實錄參
覈野乘審定是非直伸褒貶更作列傳數十發潛誅諛合良史法
事竣卽移疾歸仍不渝素志云先是奉 詔直省開設書院吳中
書院以紫陽名制府高公重先生文行延主講席時士求速化好

爲橫決浮剽之習先生曰作文而不準理法是驟新羈之駟而弛其銜轡操郢人之斤而循而規矩也反覆開示時趨漸移昔文懿公制義出而風氣一變眾比之昌黎起衰至此先生又以前民典則力挽頽波其功可繼文懿公後生平不事生產文懿公所遺薄田半以婚弟嫁妹屢空晏如閒有餘貲暇日開尊具饌招二三老友道故論文盡歡乃已庚戌後洗馬君偕弟中書舍人並官於朝先生郵寄手書勛以忠勤事主無墜先訓嗣君體先生言爲國樹人佐理閣務各盡職先生喜形於色曰我八十餘老翁自今庶可免於憂矣辛未春今上南巡召對行在所稱旨賚子優渥御書家學耆儒寵之明年春天子念故尙書韓菼種德積學

湛深經術未邀易名典特錫諡文懿先生以先人追膺曠典於家
廟易主設祭感激涕零顧謂子姪諸孫曰爲常人子孫易爲名家
子孫難我祖父讀書樹德垂數十年致汝曹叨科目列仕籍盛者
防衰盈者防昃勿以門第自詡漫啟驕矜絲先澤卽以報 國恩
也此與萬石君之訓慶馬伏波之誠嚴敦何以異哉綜先生一生
恭敬謙和不逐名利不立城府平心率物無競無忤與相習者初
不見有喜怒之色遇他人有善稱之恐不及然無過情譽後皆一
如其所許范史稱黃叔度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士君子
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潁川荀淑至比之顏子郭林宗性明
知人好獎訓士類所獎士人皆如所鑑先生之行準之二賢洵乎

無媿也已生康熙三年正月十九日卒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
前翰林院庶吉士 敕授徵仕郎晉 封朝議大夫司經局洗馬
兼翰林院修撰配范恭人文正公裔孫以勤儉相夫子以敬慎執
婦道撫庶子若己出待妾媵如女弟先十四年卒某年月日合葬
於某縣某原子六人省會貢生彥會卽洗馬君慶會內閣中書舍
人仕會考授州同知萊會舉人揀發四川知縣悅會太學生爲弟
後女六人俱適望族孫九人承詩太學生承源舉人承澍承濂承
蘭承昌承毅承志承恭孫女十三人會孫三人儀鳳起鳳鳴鳳會
孫女五人銘曰

宗經術深典禮一動作循正軌篤孝友樹根本施於家行諸遠滄

不濁激不清量淵涵泯虛盈尊天爵返初服茂叔蓮淵明菊令德
純箕福備生無憾沒無媿善有餘昌厥後守彝訓天啟佑勒吾銘
辭匪誣望修隴懷德隅

右墓誌銘沈德潛撰

府君諱孝基字祖昭先世自鳳陽遷長洲會祖治祖勳皆 贈資
政大夫禮部尚書父焚官禮部尚書諡文懿府君爲文懿第三子
少承家學能文章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是
時文懿以文章負海內望學者稱爲慕廬先生四方名士爭趨之
因樂與府君昆弟游旣得假歸里旋奉文懿諱免喪後奉母孝太
夫人十餘年不離左右雍正初 世宗憲皇帝重開明史局總裁

疏府君名 召赴闕下以原銜食俸分纂明英宗景帝本紀及列傳數十篇事竣移疾歸府君於經善三禮之學於詩歌喜陶淵明因自號曰東籬子篤本行事伯兄如嚴師友愛諸弟無間言族黨有匱者以時周之窮無所歸者分以室於朋舊知交尤惓惓焉嗣君彥曾入翰林思以終養告府君郵書敦勉不許遲之乃乞歸乾隆十六年春 上南巡府君年八十有八矣 特召見行宮慰問者再自浙 回鑾 御書家學耆儒四言以賜之蓋 上每念慕廬先生時爲廷臣諭及之故加 恩於府君者如此府君卒於乾隆十八年正月初八日年九十配范恭人先卒子六省會歲貢生彥曾進士司經局洗馬慶會舉人內閣中書仕曾太學生萊曾舉

人悅會太學生出後季弟孫九人承詩太學生承源舉人承澍承
濂承蘭承昌承穀承泰承萱會孫男三女八孫女十三會孫女五
今以乾隆某年月日葬於吳縣之新阡沈侍郎德潛爲之銘啟豐
與彥會同舉於鄉於府君爲通家子熟府君行事因爲文以表於
墓道焉

右墓表彭啟豐撰

徐昂發

徐昂發字大臨江南崑山人長洲籍康熙庚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著有畏壘山人詩集畏壘文酒自豪堂傾四座所著駢體追倣六朝筆記亦見博洽儻能本此出政何遠不爲完人五言古從杜陵出近體得力樊南而能白出面自同時談藝名士無與儷者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詩林卷之二十一

五

李辭

李辭字諧孟河南夏邑人讀書不出戶者二十年康熙庚辰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天性孝友父歿三年不輟哭泣撫季弟俾克成立田產盡讓之其在都聞母病也惻然曰父不及養母不能事何以官爲蒼黃歸里驚鬱成疾竟先母卒事聞言者請治私歸罪賴掌院韓奕力救得以孝思請急免議所著古今文藏於家辭受生時父夢郡守辭公諧孟詣其家遂命名詳具王阮亭先生居易錄

右傳查岐昌撰

國朝三才圖會卷之三十一

三

王式丹 從子想茲

王式丹字方若一字樓村寶應人爲諸生卽負海內重名差池晚
近年幾六十始登壬午賢書癸未會試第一臚唱復第一都人士
踊躍歡呼快若景星鳳凰之先見也史館十年長假歸里乃以同
年生科場事發牽連對簿久之事得白又二年卒昔者新城長水
爲南北兩詩伯如畫家之有摩詰道元禪宗之有慧能神秀分道
揚鑣指麾羣雅狎主齊盟歷五十年勿替厥後演其傳者初白太
史暨樓村殿撰已耳殿撰詩排冝陡健一洗吳音暉緩蓋以昌黎
爲的而汎濫於廬陵眉山劍南道園之間至其徵材之奧博使事
迹精數述以排山倒海之氣琢以炊金饌玉之詞如入郇公廚飲

食之香錯雜不飯而筋骨舒也如游建章宮千門萬戶經駘盪而
出馭娑而神明屹其特起也如坐多寶船中觸目皆木難火齊空
青結綠爛然不知爲何器也維古固云本深而末茂實大而聲宏
心醇而氣和援作題詞庶幾其無虛美也已殿撰積學嗜古久躋
名場迨及暮齡卒能以第一人自奮士論榮之然會狀率三年而
一見榜墨未乾見者已瞠目不知爲誰某然則殿撰之所傳者仍
在此而不在彼也纂錄遺詩爲私論之如此

右小傳鄭方坤撰

王氏丹字方若江南寶應人康熙癸未 賜進士第一人官翰林
院修撰著有樓村集樓村壬午鄉舉年已六旬明年會試殿試皆

第一鄉舉時已定元矣後得吳楚琦卷改置第六其實吳卷遠不
逮王知 本朝三元應有待也歸里後以同年友累至於對簿辨
雪未幾遂成古人藝林重其才因悲其遇云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王懋竑

王懋竑字子中寶應人少從叔父式丹學式丹康熙四十二年進
士第一翰林院修撰少以詩文知名宋犖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
式丹爲首潛學堂集懋竑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潛學堂集
精研朱子之學身體力行國朝詩別裁集康熙五十七年成進士年五十
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 召

引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福敏徐元
夢朱軾蔡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懋竑尤邃於經術元本本有
叩即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為喪葬費 諭以

治喪畢即來京不必俟三年懋竑素善病居喪哀毀明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

潛學堂集
詞林典故

越十六年卒

王應和種竹懋竑
軒集懋竑傳懋竑

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

矣歸里後杜門著書較定朱文公年譜

潛學堂集

大旨在辨為學次序

以攻姚江晚年定論之說

四庫提要

又所著白田雜著八卷於文公文

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

作

潛學堂集為宋元以來儒者所未發

四庫提要

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

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會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

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平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及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

合餘一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又謂家禮亦後人依託

非朱子之書潛學堂集朱子答江元適書辭士龍書考一篇語盈一卷

皆根柢全集語錄鉤稽年月辨別異同求其始末幾微得失無不

周知故其言平允如是非浮慕高名借以劫伏眾論而實不得其

涯涘者也四庫書目又於諸史皆有考證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齊

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湣王十三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

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

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為後人所增通鑑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

王十年遷就伐燕之歲亦可謂實事求是矣四庫提要潛學堂集

右傳阮元撰

王先生懋竑字子中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知名海內宋尙書學巡撫江南選刻江左十五子詩以式丹爲首康熙四十二年登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卽自刻厲篤志經史恥爲標榜聲譽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在吏部乞就教職授安慶府學教授雍正元年秋以薦被 召引 見 特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公敏徐公元夢高安朱公軾漳浦蔡公世遠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元元本本有叩卽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之費 諭以治喪畢卽來京不必俟三年服滿先生素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年

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少時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歸田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同年生高星源嘗謂之曰君無過人處但本色耳晚年較定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攷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會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入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圓圖其伏羲八卦圖文

朱子易學圖說卷之二 詞臣八

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
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
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
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而孰傳之耶乃云伏羲四圖之說皆出邵
氏按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
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
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
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
並誣希夷也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

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著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象傳卦變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疑卽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

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似無可疑者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著汪尙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

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寵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恐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禘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

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
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
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
建既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
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
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
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
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
堂一條云族人育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
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

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
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並不得祭而
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本無
高祖之龕將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
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
之房旣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
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語類沈憫錄云或問嫡孫主
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尙在乃是祧其高曾於心安
乎曰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是推之則謂遷於最
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荅南軒書

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已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爲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指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攷證實事求是

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攷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

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滅滑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滅皆未
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滑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
所言齊王皆滑王非宣王也滑王初年兵強天下與秦爲東西帝
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
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
後來傳孟子者改滑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
去齊當在滑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滑王之歿更二十五年孟子
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
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
二十四卷朱子年譜若干卷讀史記疑則予嘗於金陵嚴氏齋見

之

右傳錢大昕撰

寶應王先生諱懋竑字予中號白田進士官教授以薦授翰林院編修上書房行走居母憂瘠甚遂以老病不復出先生博極羣書而於朱子著述尤精研細勘一字一句尋考其所由來較定朱子年譜大旨存辨爲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存彙其中雜著及與人書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其易本義九圖論謂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謹按易本義九圖沿誤已久其讀朱子之書者因而致疑而未能考索精詳決然辨其非真其不讀朱子之書者援據古經而不暇尋求源委肆然詆其非是先生之論真

足破千古之誤指後學之迷而使詆訶者之爽然失報然羞也論
後九則條分縷析至纖至悉極爲明了讀先生雜著自知其家禮
考謂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原文同前兩傳竊嘗推求其故必有因三家禮
範跋語而依倣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
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倣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
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
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耳朱子季子
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李公晦
從游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黃勉齋
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

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憾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考訂遵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節跋語多疎略未有一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考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註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予亦得免鑿空妄

言之罪也夫按此篇後載家禮後考及家禮考誤五十餘則旁搜博考證據詳確觀之則知世所稱文公家禮實非朱子之書矣蓋先生於朱子之書反覆玩味身體力行者數十年其朱子先後用功皆何往來問答若何晚年指歸若何心領神會言之親切不啻朱子之自爲言也其答朱宗洛書曰前辱手書以病未及作答也昨覆閱鄒琢老所寄年譜其規模大槩本之尊公先生而議論則多取愚說所增入文集語錄欲發明朱子學問次第爲舊譜之所未及其刪削聯比甚費苦心而考訂歲月先後尤極精密但不著舊譜異同僅指摘其舛誤間有增入數條亦不言其所據又以他人之說與己說混而不明此則非著書之體也主靜之說前與尊

公先生往復論難卒不能合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未可以意見窺測今但以文集語錄求之略見彷彿非敢自立一論也程子曰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又曰言靜則偏了而今且只道敬又曰若言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朱子之論本此而發明尤詳如曰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不可專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此其大指亦瞭然矣朱子教人專以四書集註章句而集註章句未嘗有主靜一語大學或問發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最詳且盡只言主敬不言主靜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朱子作濂溪祠記凡四未嘗一及主靜以此爲證更大煞分明矣太

極圖解以仁義中正分動靜而言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工夫其
引翕而後闢專而後遂亦言其先後輕重之序耳下言君子小人
只以敬肆分之不及主靜也尊公先生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
息以愚見妄論之則既曰主敬又曰主靜心有二主自相攖拏非
所以爲學又主敬之上更有主靜一層未免頭上安頭是太極之
上又有無極上天之載之上又有無聲無臭恐其卒歸於虛無寂
滅而已朱子以靜爲本必曰主靜之論皆在己丑庚寅閒壬辰癸
巳以後則已不主此說其或隨人說法因病與藥亦有以靜爲說
者而非學問之通法也至於從居敬以透主靜消息則反復朱子
之書未有所據故未敢以爲信然耳來示所云與舊說略有不同

而未免以主靜兼說至所論朱子爲學次第以愚見求之亦有未盡合者蓋朱子自十五六時卽用力爲己之學內外並進齊頭用功未嘗有偏卽其出入老釋亦從心地本原處用力故延平言其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著裏體認至於考釋經書講磨義理則自其時用心爲己極矣及見延平始悟老釋之非其於考釋講磨益以精密獨受求中未發默坐體認之旨反而求之未有以自信是以延平歿而往問南軒已而自悟心之動靜皆爲己發而未發爲性體自以爲無疑矣比至潭州與南軒論不合朱子謹守師說而南軒以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不然至未發已發則無以異其後又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戊子諸書皆主此

論己丑春乃悟己發未發之各有界地時節於是改從程子而於未發復尋延平之說又至庚寅乃極言敬字用功親切之妙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呂東萊劉子澄書與延平之云亦少異自是指歸一定終身守之不易若三十年以來考釋講磨之功雖有淺深精粗之異而未嘗一日廢也蓋於答江元適書而知戊寅前出入釋老之非於答薛士龍書而知己丑前馳心空妙之失於答陳正己書所云中閒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所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則自己丑以前亦非錯用工夫也又云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者爲不妄此亦自明所得非延平之傳所能盡矣來示云見

延平後一意於格致上用功已丑悟未發之旨乃知主敬涵養爲學問本領似未免說成兩截非所以言朱子之學也又前云主靜涵養後云主靜持守中又有主敬持守字未知涵養工夫主敬乎主靜乎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其不可混而爲一明矣來示又言於一本涵養栽培而平日之銖積寸累者皆豁然貫通此亦似說成兩截又云及造之熟則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是豁然貫通之後又有造之熟一層矣大學或問云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無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則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無內外精粗之擇矣補傳云及其一旦豁然貫通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矣夫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所謂渾然一致者非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後又有一層工夫而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也至虛至靈之中萬理咸備此惟顏回方能與此子貢以下所不得聞今日何敢擬議及此然嘗聞之程子曰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何嘗有孝弟來又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所謂萬物咸備者卽或問所云心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非必事事物物納入心中而後徐徐自此出之也陳白沙曰一片虛靈萬象存楊慈湖默自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心外事與此亦復何異而何以爲禪學乎卽云從格致得來非由反觀而見亦朱子所云別有一物光明燦爛動盪流轉必

要提取此物藏在胸中而後別分一心出以應事接物也毫釐閒
其不陷而入於虛無寂滅者幾希矣凡此皆與鄙見有未盡合處
輒爾妄言之亦未知其是否也尊公先生閉戶讀書不涉世事於
靜中大有得力處其於文集語類反覆推尋非僞輩之所能及今
日當識其苦心用功及其自得處而於小小離合自可置而不論
顧念初始之難而思有以廣續成之嘗欲以文集語類一一考其
前後而極異同之趨其中可疑者亦各疏於其下以待後人之考
證此不過言語文字之間而於學問源流實大有關係今已衰且
病度不足以了此望足下與星兄共有以成之也嘗妄論朱子少
時知行並進幾類於生知安行無積累之漸者及己丑庚寅後指

歸一定終身不易又與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略同其後則所謂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語錄載朱子言六十一歲方始無疑又云上面隔得一膜此皆謙己誨人有而不居之辭而或者以爲晚年始悟不亦妄乎朱子曰曾子工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中間一唯乃不期而會偶然得之非別有一節工夫作得到此而曾子本心漸向必欲得此而後施下學之功也其言最爲明了今日學朱子之學者只於平實切近處加功默默作去而至於豁然貫通境界且可置之雖云射者之的行者之歸而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今遽妄論及此正患朱子所訶必欲漸向得此而後施功也愚見若此未知如何幸有以訂正之病後心思枯竭語多冗長

前後亦有不相應處亦不能復改正也作字已覆閱之語多冗長而喫緊處尙未分明大抵此要分別敬靜兩字敬者心在之謂與畏字相似卽中庸之戒愼恐懼也朱子曰當自整頓得醒醒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而已此言似淺而實盡之故居敬窮理對言則分內外以統體言則未有窮理不本於居敬者此敬所以貫動靜而可言主敬也至於靜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已及其感而遂通則爲動而不名爲靜故靜與動對而別無不與動對之靜此靜不能以該動而不可以言主靜也蓋敬專以心言動靜則以時節言如人閉戶獨坐默然無思此靜也而忽有一念之起將禁之乎忽有一事之來將卻之乎若以靜爲主必屏絕念

慮坐禪入定則類朱子所云貌曰僞視曰盲聽曰聾言曰啞思曰
塞者而又必以靜統動則雖應事接物而其心塊然如木石一無
所動於中又朱子所謂未發別爲一物與已發不相涉入而已發
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者而豈理也哉夫人之心不可以二用當
其動也必不可別有一心以主靜此亦最易明之事矣中庸戒慎
恐懼與慎獨時節不同而工夫則一此卽敬貫動靜之旨旣曰致
中又曰致和此卽靜不可以該動之旨未有致中而不能致和者
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者此正發明敬貫動靜意故曰體立而
後用行其實非有兩事而一體一用動靜之殊則終合併不得也
聖人發用處在行達道時出之而立大本溥博淵泉爲行達道時

出之之本若止立大本溥博淵泉則聖人之學亦無所用矣示云自此而感自此而通孔子六十九歲尙未敢云從心所欲卽七十從心所欲尙著不踰矩三字曾子一唯之後戰戰兢兢臨深履薄死而後已非自此感自此通遂都無事也若云立大本又行達道溥博淵泉又時出之則仍是兩言之而非主靜之謂矣翕而後闢專而後遂此不貞則無以爲元之義以此爲主靜之證不又曰元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不又可以主動乎亦可以啞然而一笑矣今之言主靜者據朱子以主靜爲本必曰主靜兩書之語皆在己丑庚寅閒言主敬者則據朱子大學或問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及甲辰荅呂士瞻戊申荅方賓王書楊道夫葉賀

孫沈憫諸錄皆在甲辰癸卯後而大學或問則朱子之手筆以爲垂世立教之大法者其所據之前後得失亦自曉然矣陽明晚年定論所以惑世誣民者在顛倒歲月先後而詆四書章句集註爲未成之書今將力攻其失而不悟其覆轍可乎凡此數條似較爲明晰唯一屏諸說詳考而較正之則合併爲一亦必有日矣按宗洛朱湘陶先生之子也先生與湘陶先生爲切磋友存橐中載蒼湘陶書三湘陶先生歿又重蒼其書拈來書語分十二則詳細辨之謂就來書剖判自不免於破碎繚繞之病然謂主敬窮理以透涵養未發主靜立極之功則斷斷非是此可信其不誤者又書重蒼湘陶書後引董叔重問語而分釋之以決宗指在主靜者失朱

子垂世立教之意則先生之端學術爲洛閩傳正脈爲陽儒陰釋絕假託者其慮亦至深遠矣

右學案唐鑑輯

查慎行

弟則璵

族子畧

查慎行浙江海甯人少受學於餘姚黃宗義於經邃於易然所長尤在詩方爲諸生游覽牂牁夜郎之境齊魯燕趙梁宋之區過洞庭涉彭蠡登匡廬峰訪武夷九曲之勝所得一託於吟詠故篇什最富康熙三十二年舉順天鄉試自其未通籍時卽名聞禁中四十年 聖祖東巡狩以大學士陳廷敬薦驛召至 行在賦詩詔隨入都直南書房四十二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慎行族子昇以諡德侍直內廷且久宮監輒呼慎行爲老查以別之 上幸海子捕魚 賜羣臣 命賦詩慎行有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俄宮監傳煙波釣徒查翰林時以

比春城寒食韓翃傳爲佳話尋以武英殿書局需人充校勘官在局二年竣事仍入直未幾罷歸院供職遂乞病還嘯歌自適遭弟嗣庭案株繫闔門就逮罪且不測 世宗素識其端謹特原之放歸田里遂卒浙人稱詩者首推朱彝尊慎行湯右曾繼之所著敬業堂集五十卷合生平所歷各爲一集多至五十四種未免繁碎然亦可徵其無時無地不以詩爲事也黃宗羲比之陸游王士禛則謂奇勗之才慎行遜游縣至之思游遜慎行所評良允五七言古體尤近於蘇軾曾補注蘇詩五十二卷其教人爲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可謂通論蓋自明人喜稱唐詩至 國朝初年嫌其窳

曰漸深往往厭而學宋麤直之病亦生焉得宋人之長而不染其
弊固當於慎行屈一指云他著又有周易玩辭集解十卷陪獵筆
記黔中風土記廬山游記各一卷嗣琛慎行弟康熙三十九年進
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散館授編修洊官侍講生性警敏數歲卽
解切韻譜聲隨伯兄慎行學爲詩兄唱弟酬斐然可觀生平游跡
徧天下所至與賢豪長者往還題詠無虛日官翰林時名與慎行
相埒亦以嗣庭罪逮謫遣關西卒於戍所著有查浦詩鈔查浦輯
開南北史識小錄音類通考昇亦慎行同族康熙二十七年進士
改庶吉士三十六年散館授編修官至少詹事詩筆清麗尤工書
得董其昌神韻 聖祖屢稱賞之著有澹遠堂集

右 國史館本傳

君諱嗣璉字夏重後更名慎行浙江海甯人也余始入京師查氏負才名者數人而君尤獲重語朋齒中以詩名者皆若爲君屈君少聞吾邑錢先生飲光深於詩卽沂江繫舟樅陽造田閒講問逾時而歸錢先生數爲余道之及與交久長見其於時賢中微若自矜異然猶以詩人目之及余脫刑部籍 聖祖仁皇帝召入南書房中貴人氣傲赫然者朝夕至必 命事專及於余乃敢應唯敬對外此不交一言又夙畏風欬常著緇布小冠諸內侍多竊笑或曰往時查翰林慎行性質頗類此而冠飾亦同嘻異哉余用是益有意於君之爲人而君尋告歸及篤老以其弟嗣庭得罪牽連被

逮同產弟姪並謫戍而君獨見原蓋先帝公聽並觀君恬淡寡營久信於士大夫故在事者閔焉而以情達也君既歿其子克念以狀請銘數年矣乾隆元年十有二月余臥病直廬或告曰君之彌甥沈庶常廷芳屬爲通言速君銘且告克念之喪是夜夢與君間勞如平生晨起命家人檢故狀不得乃就所獨知於君者以誌焉覽者卽是以求之其所狀事迹雖不具可也其詩已行於世者凡四千六百餘篇各以時地次爲五十四集君卒於雍正五年年七十有八父諱遺字逸遠爲浙西耆舊母鍾氏兄弟四人皆成進士妻陸氏子三人克建丁丑進士鳳翔知府克承國子生俱先君卒克念甲辰舉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所嚮所祈詎止於斯而終已無施惟以弼於詩

石墓誌銘方苞撰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皋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甯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 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

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禁中願垂老不
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狩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 行在賦詩
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授編修時公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
查南書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戟眉天半願其積習以附樞
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伎忌互相排擠爲
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卽不能容而先生疎落一
往屐入西出岸然冷然或應 制有所撰述立卽呈稟先生非有
意先人顧不能委曲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武英殿書
局需人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諡書成仍侍直

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璵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又三年嗣庭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其訊亦喟然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遼闊甯復知之儻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其以其情上 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並其子嗟乎先生之掉首於要津者乃

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
世皆集苑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不競進豈
知明哲置身安隱

右墓表全祖望撰

查慎行字夏重別字悔庵晚又自號初白庵主人而初白之名特著海甯人爲逸遠先生之賢嗣少執經於黎洲黃徵君之門紹聞衣德胚胎前光而又天縱異才深沈好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其生平所癖好者惟於詩於山水於友朋其於進取榮利之途泊如也

少日爲諸生卽杖策從軍出入牂牁夜郎之境以及齊魯燕趙梁
宋之區驛壁郵亭揮灑殆徧又嘗渡彭蠡過洞庭登匡廬五老之
峰探武夷九曲之勝尋無諸之故墟訪尉佗之遺跡江山神助詩
益富而且奇癸未成進士簡翰林卽受特達之知 召入內廷供
奉比歲 西巡賡歌載筆凡幽岨之區甌脫之境爲從古詩人所
未歷者盪胸駭目悉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 上未嘗不動色
咨嗟稱善者再也顧常懷引退志年未及懸車已決計賦遂初家
食二十餘年嘯歌自適忽遭門戶之難全家赴 詔獄而先生坐
家長失教罪且不測 世宗皇帝稔識其端謹無他腸放歸田里
蓋歸田未兩月而卒先生纒長水新城後而稱詩伯一時壇坫於

斯爲盛嘗教人作詩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
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誠詞苑之良規學海之
寶筏也嘗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又人來絕
域原拌命事到傷心每怕眞俯仰情深殆與玉局無二所注蘇詩
抉摘穿穴不采曾有實能爲髯公道出胷臆閒事惜未開雕問世
世有流傳祕寶嘉惠後學如宋開府徐尙書其人者乎將旦暮遇
之矣

右小傳鄭方坤撰

敬業會試出汪東山殿撰之門東山向日執後輩禮相見者也至
是敬業居弟子列甚恭而東山仍事以前輩時論兩賢之生平敬

慎篤實見重內廷同時班揚之列無一人疑忌之者又施注蘇詩
行世久矣敬業補所未及兼多駁正緣無力未及鐫行所爲詩得
力於蘇意無弗申辭無弗達或以少蘊籍議之然視外強中乾襲
面目而失神理者固孰得而孰失也惟學之者勿更揚其波斯爲
善學者耳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初詩人以王施宋朱爲諸名家查初自慎行繼以蘇陸之調著
名當時其詩句亦頗俊逸峭勁視西厓義門諸公自爲翹楚公以
晚年入翰林嘗隨 駕木蘭襃衣襍服行山谷間 仁皇帝望而
笑曰行者必查某也其風度如此晚年家居以弟嗣庭獄緹繫入

京憲皇帝閱其詩曰查某每飯不忘君杜甫流也因免其罪焉
右錄宗室昭榭撰

海甯查先生諱慎行字初白號悔餘進士官編修著周易玩辭集
解十卷卷首河圖說二一謂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
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一謂洛圖出於讖緯
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次爲橫圖圓圖方圖說論其順
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次爲變卦說謂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
之易次爲天根月窟考列諸家之說凡六而以爲老氏雙修性命
之學無關於易次爲八卦相錯說謂相錯是對待非流行又謂相
錯只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次爲辟卦說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

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次爲中爻說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次爲中爻互體說謂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次爲廣八卦說謂說卦取象不盡可解當闕所疑其言皆明白篤實足破外學附會之疑矣

右學案唐鑑輯

徐立齋元文登己亥狀元授職後嘗召至便殿門問家世及父母年歲兄弟幾人立齋具奏上嘉嘆曰爾可以當孟子三樂之一矣一時以爲榮迨庚戌健庵乾學及第立齋已任大司成或贈詩云祭酒先成文廟禮探花初采上林芳爾時釋褐豈竟弟坐而入拜耶癸丑臬亭秉義及第入館健庵以掌院司教習具疏題明

免果亭教習職典也後來查初白慎行入館於位功敘掌院揆爲
介受業弟子亦奏明免查教習

白茶餘客話阮葵生撰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
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
恙否查慎行詩台抱波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海甯查慎行夏重嗣琛查浦昆季皆負儁才少以詩文相劇切康
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
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

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爲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鶴原
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右紀聞陳康祺撰

查嗣璫

查浦與兄初白酬倡斐然可觀俱成進士同館十年歸里未幾而
家難作閔門三十口悉付 詔獄賴 天子仁聖竟從寬典查浦
長流陝右

右 國朝名家小傳張維屏錄

刑部福建司有甘露軒配四川司之白雲樓王李當年賦詩唱和
地查查浦嗣璫詩所謂甘露飛來綴柏枝是也

查查浦翰林詞琰奉使典試粵東午門宣旨恭紀詩云敢謂
九重親試用尙煩諸老更延推自注是日命下復令九卿公覈
賢否殆康熙閒故制如此

查查浦詩有恭紀神靈瑞應九章自注甚詳皆符瑞志中史料也
別擇登之一天台山民於雍正七年十一月見神鳥飛鳴石梯兒
溝各臣民於八年正月見鳳皇翔集峰頂一景陵碑文初勒時
卽有靈芝繞石之瑞世宗按原注稱今上龍興之始孝陵著英履

見一雍正四年黃河六省俱清五星聚於奎壁一南掌貢象生黎
輸丁西邊亦皆臣服一四川撫臣奏七年七月六日犍爲祥雲捧
日山西撫臣奏十二月保德州祥雲繞日三環臨晉縣慶雲屢見

河東督臣奏十二月登萊二府祥雲互見雲貴督臣奏七月至閏
月有五色雲凡七次見八月慶雲六次見九月新嶠營亦疊見又
重建孔聖廟大成殿上梁前二日卿雲見於關里 上命親詣文
廟設奠以申感慶一七年九月雲南白崖鄉約等呈報地方少水
本年閏月平地涌出甘泉二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一湖州
府有萬繭同功之瑞一磁州民拾遺金四十兩錢三千悉俟原主
還之一七年冬奉天將軍奏小米一斗價三分豆一斗價一分二
釐十一月貴州撫臣繪瑞穀圖進呈一穗三莖以至一穗十五六
莖者不等康祺敬按 列聖家法惟知 敬天勤民從未嘗侈言
祥瑞然雍正初元數年之間卿雲甘醴鳳集河清嘉穀靈芝神鳥

瑞繭凡古來祥符上慶駢集於薄海內外者至於史不勝書 三
聖繼興萬葉鞏祚太和翔洽事豈偶然則亦載筆之士所未宜闕
略者也

右紀聞陳康祺撰

查昇

余嘗感於夢以沈生廷芳言爲海甯查夏重銘幽之文生因請表
其外祖韓山墓曰吾母謂芳能爲母之從祖言曷不爲母之父言
余謝以無暇又十年生巡漕山東以書來言吾母老矣外祖先生
故舊也非有言無以慰吾母之心始余在京師海甯諸查皆索交
丙子館於汪氏與韓山寓同巷數過從時韓山始爲翰林甚貧窶

而盤飧潔以旨叩之皆其內子所手治也余再至京師則聲山入南書房爲時所崇居內城或寓海淀扈從塞上屢言欲就余而終未得一見及余難後則其歿久矣時論皆曰南書房爭地也未有其事此聞而不生猜嫌懷媚嫉者當長洲韓公既歿長南書房爲聖心所注青無如聲山而聲山推挽後進無嫉心然終爲爭者所困聲山以詩詞書法四六名然古之人弗重也故爲揭時論嗚呼其可表也已聲山諱昇字仲章康熙丁卯舉人戊辰進士選庶吉上除編修己卯主江西鄉試充日講官由諫德庶子至少詹事祖繼序父嗣琪俱諸生 贈通奉大夫大母某氏母某氏妻陳氏並 贈夫人子二廣貢生早卒呂洵承蔭知廣東長甯縣女一適

仁和沈元滄知廣東文昌縣卽廷芳父也

右基表方苞撰

宮詹書法得董文敏之神入直南書房 聖祖屢稱賞之

右 國朝詩別裁集小傳沈德潛撰

國朝詩集卷之二十一

五

楊緒

武陵楊太史緒權奇倜儻抱負不凡雍正間苗民蠢動王師征之太史學鄉生單身入洞說之羣苗羅拜乞降亦奇事也

右記余金撰

按楊公康熙四十二年進士

湖南衡州府衡陽縣人
武王二十二年詞臣入

記

臣等謹將所奏各款
○

○

○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百二十二補錄

詞臣八

趙申季

攷古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所以大報功而揚顯烈也契爲司徒祭典列水冥農稷之間以此知教澤及人恆百世祀振古有然矣漢祀文翁於蜀唐祀韓愈潮州皆未嘗專司教士而風化素行人立廟而尸祝之志不忘也今 上御極之四十有五年以翰林院編修毘陵趙公督學山左清勤勵職士風丕變粵三載盡瘁試事而卒於官東人士感慕追思欲衍其澤於不泯也余司校適承其後士皆以廟祀爲請余亟獎成其事且出薄

俸伏之遠邇歡欣樂輸卜地青社之震維鳩工度材逾年而廟成
眾以麗牲之石宜有屬辭以景颺公之懿績而復請於余余諾其
請而著之曰夫師儒之官其角才論藝者文也而礪世磨鈍者其
行也世必有卓然特立之行其見理也湛而明其攷言也篤而實
然後文教興焉公江南茂族貞風亮節稟自家傳 皇上以甲科
清望擢自縣邑晉歷承明遂以二東人士付之月旦旋參 經幄
公感慨激勵本其平日志殖思爲國家得人才爲庠序正學術益
粹品素立而炳蔚之觀屬焉豈偶然也哉公之施教於士也敦勸
之以仁義孝弟之道詩書禮樂之術體於務實發於至誠而懦者
興澆者革秀良者益鼓舞向善六郡風馳鮮一不率教者其論文

也以經史性理爲根柢以先正大家爲繩墨力振其空疏淺陋之習勤勤懇懇引掖備至而文氣日以適上當其午夜篝鐙蕭晨握槩目眇手胝殫事評騭得一才儁如飢渴之於飲食夤囑不行旁徑屏絕以故單門陋巷之彥無不登也誠黃髮白之儒無不售也暨公之歿則山陬海僻鄉閭里塾無不流涕而相弔也於戲公洵無愧於其職矣學政以文章課率無金穀刑名足以叢弊然士子占名註籍詭寄舛僞主書吏因緣爲奸又如學租贍貧飲祀旌德之類率多陋規虛冒屢經儒臣做飭而積習猶滋公至則覃心爬剔一準以法吏不得爲骫骳而宿弊釐然一清世或論公之神峯高峻何不少爲淇達而石守太專然人有以爲公曠而公弗顧也

究其勸懲並施明恕兼濟在不學者怵公之嚴而績學者仍樂公之寬不知公者謂公爲孤介知公者直謂公爲廉平至於事久論定遺愛翁思而公曷嘗子子然計揭此千秋百世之名哉繁考公之生平澹泊甯靜者其志剛方直大者其學未嘗舐顏厲角有意拒人而名勢之流望之而自遠故其存也如介圭鎮俗如明霜照人凜凜栗栗絕不可干以私其亡也如莫邪之蝕土寶鼎之沈淵赫赫熊熊光氣自不可磨滅古所稱下爲河嶽上爲日星者非公其誰與歸公之卒朝野惋歎皆惜其未竟於大用至今士大夫之評論有談公之懷冰食檠不名一錢者未嘗不正容而動色也海之濱河之滸二千里中之黨庠術序俎豆祀公者所在皆是也而

青州爲公舊經駐節之區所謂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尤在於斯
故邦人士援古沒身勤事之典竊附比於文翁石堂韓子潮陽公
庶幾瞻言顧之而康此祀乎於戲是東人之志也余不敏慙隨步
武誦高山景行之詩志希公之萬一而適觀廟貌落成幸有以寄
敬慕之私也故灑筆以記其事且拜手而繫之頌曰

天水才人古君子瓊宮蚤擢明星棨炎荒桂海鷺鳴枳排躡天閭
涉蓬史河岱東西輯文軌 帝曰汝諧式多上胸抱璿珠手玉咫
繩度方圓辨朱紫蕭稂翦刈褰蘭芷門絕郵笥敢包匭型周說孔
斥邪詭揚曾挖閔振衰靡千尋壁立山嶮嶮一掬冰衷淨如水嘔
血磨丹心未已投軀殉職報 明旨遺裝敗簾存故紙萬人雨泣

送靈軹浩氣還空名不死二東哀思浸肝髓雲門峯高洋水瀾奕
奕新宮城闕起襴衫席帽舊桃李入門載拜淚頻醜公平鑒此人
依止雲車風馬來筵几歲歲烝嘗潔釜錡牲有肥牢觴有醴大招
作歌迓神祉令德繩繩永明祀

右祠堂碑記黃叔琳撰